大仲马 著
罗玉君 译

红屋骑士

四川人民出版社

〔法〕大仲马著　罗玉君译

红屋骑士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责任编辑：汪四中　金　平
封面设计：戴　卫

红屋骑士　〔法〕大仲马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25插页2 字数350千
1981年3月第一版　1981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1,500册

书号：10118·428　定价：1.36元

内容简介

《红屋骑士》是大仲马写的一本历史小说，叙述了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愤怒的群众把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安东尼特推上断头台，红屋骑士千方百计营救王后出险，终于失败的故事。全书惊险紧凑，开卷后非一口气读下去不可。

目　录

一

志 愿 兵

这是一七九三年①三月十日的夜晚。

圣母院的钟声刚才敲了十下，一声声断断续续，象一只夜鸟，离开它的巢穴，飞向空中。它的啼声又凄惨、又单调、又震动。

夜色已经降临巴黎，没有暴风雨的威胁和电光的闪烁，而是迷雾沉沉，寒冷而凄清。

那时的巴黎，一点也不象我们所认识的巴黎——千万盏眩眼的灯光，在镀金的泥淖里反射，忙碌的行人，欢乐的喁喁私语，酒食喧啸的城市，拚命争吵，大胆犯罪的制造所，千百怒号的洪炉。这时它却变成了羞耻、怯懦、忙碌的城市，稀少的居民在街道上溜过，藏进小巷或者能通马车的门底下去，好象被猎人赶慌了的野兽，爬进巢里去躲藏起来一般。

总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七九三年三月十日的巴黎。

让我们首先略说一下使京城改观的政局，然后再开始谈到和

---

① 法国大革命高涨的一年，即法王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一年。

这个故事有关的一些事情。

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以后，法国已经和整个欧洲发生了破裂。在同它旧日交战的国家：普鲁士、帝国①和庇野蒙②之外，又加上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瑞典和丹麦因看见卡德琳二世③分裂波兰，忙于戒备，只好保守着它们一向的中立态度。

情势是骇人的。法国，由于它物质的力量，没有那样被人轻视；由于它精神的力量，没有那样被人尊重。自从九月的屠杀④，一月二十一日的斩首⑤以来，法国是真的象一座小城市那样被整个欧洲包围起来。英国攻打我们大西洋的海岸，庇野蒙和奥地利攻打亚尔俾斯山，荷兰和普鲁士攻击尼德兰⑥的北部，从上莱茵⑦以至爱斯哥河⑧就有二十五万大兵来攻击法兰西共和国。

我们的将领到处退却。麦兴斯基放弃了爱克斯—拉—沙伯尔，退守里野日。斯坦吉尔和纳宜战败于灵堡；包围马斯特利赫的米兰达被挫在东格锐斯；法朗斯和邓庇尔因败退，弃掉了大批军械。一万多兵士逃亡，散布在法国境内。最后国民公会⑨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杜莫利挨将军身上，频频发出诏令，叫他迅速放弃荷兰，由庇野斯布，回去领导缪斯河上的大军。

巴黎在法国的重要性，恰如心脏在人身那样，每一个攻打，不管是外来的袭击，内部的叛变，纵然来得很远，影响都会达到

---

① 指德意志帝国。
② 那时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公国。
③ 俄罗斯女皇（1729—1796）。
④ 指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巴黎人民杀戮保王党人。
⑤ 指一七九三年路易十六的斩首。
⑥ 亦名洼地，中古时包括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
⑦ 即现今法国东北的亚尔萨斯省。
⑧ 流过法、比、荷三国境内的河。
⑨ 法国大革命时代立法组织，自一七九二年九月至一七九五年十月。

心脏。每一个胜利在心里是一个欢乐，每一个失败在心里掀起一阵恐惧。因此我们容易了解刚才所说的这些失利的消息，在巴黎会引起怎样一种骚动。

三月九日的前夕在国民公会里有一场暴风雨般的争辩：所有的军官都接受到同时归队的命令，丹东②本是一个大胆的谋士，素来是以转危为安著名的，走上了讲台，大声叫道：“你们说缺乏兵士吗？给巴黎一个拯救法国的机会，叫它出三万人，把他们送给度穆累，不但救了法国，而且拿稳了比利时，征服了荷兰。”

这个建议得着大家热烈狂呼的通过。许多地方立起了招兵的登记处，当天夜晚就集合入伍。为着避免大家分心，娱乐场所都关了门，黑旗悬挂在市政府门前，表示情势的危急。

半夜以前已经有三万五千个姓名写在登记簿上。

不过那夜晚发生的事，已经在九月①的日子里发生过了：在每个登记的地方，应征的志愿兵都要求在他们出发以前，需得惩办了内奸。

所谓内奸，其实就是反革命分子，革命既然已经受到来自外国的攻击，岂可再受国内这些隐藏着的阴谋家的暗算。可是很容易了解：内奸这个字的意义，按照那时正分裂着法国的极端派的意思，是很广泛的。内奸就是软弱的没掌权的党人。恰好吉伦特党③是最软弱的。山岳党④人便断定吉伦特党人是内奸。

第二天——三月十日——山岳党的代表全体出席。吉伦特党

① 丹东：国民公会议员。

② 即一七九二年九月凡尔登陷落，国民公会招集志愿兵入伍。

③ 法国大革命时的政党，因其领袖人物多为吉伦特省选出的议员，故名。

④ 法国大革命时，在国民公会中坐位最高的党人，取激进的手段。

人带着武器把旁听的妇女逐走以后，坐上了议席，巴黎市长率领巴黎公社①全体议员出席，表示同意国民公会特派委员会关于公民忠诚的报告，并且重申前夜一致表决的意愿：即是组织一个特别法庭来审判内奸。

大家立刻高声呼叫，要听特种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立刻集会，十分钟以后，罗伯特·朗德出席报告说：有九位法官组成的法庭就要成立，他们是自由地被选举出来。这法庭分为两个常务委员会，或直接地，或受国民公会的委托，控诉一切要把人民领到迷途上去的内奸。

大家很容易了解，这一条规定的含义是很广泛的。吉伦特党人明白这是在向他们宣判。他们一起站了起来：

"宁肯死掉，"他们叫道，"也不能承认这种威尼斯式的宗教法庭②！"

山岳党人对于这个呼叫，大声地喊着投票表决。

"是的，"费若③叫道，"是的，让我们投票表决，使世人认识想用法律的名义来暗杀无辜的人民的叛徒。"

于是大家投了票，出乎意料之外，大多数议员宣称：（一）应有陪审人；（二）这些陪审人应当按州籍选出相等的人数；（三）他们都由国民公会提名。

当这三个条款通过的时候，外面的人声呼叫得喧天动地的厉害。国民公会经常是许人民进来参与的。立即派人去问大家需要什么；回答是新近入伍的志愿兵，刚才在谷市聚餐，派来代表要

① 这是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至一七九四年七月廿七日在巴黎组织的革命机构。

② 即欧洲基督旧教徒审判异教徒的法庭，初为一一三二年罗马教皇格列高里第九所置，至十二世纪宗教改革时才废掉。

③ 费诺（1764—1795）：山岳党议员，被杀于议会席上。

进议会来请求检阅。

议会的大门立刻打开，带着刀、枪和长矛的六百名壮士，半沉醉地在议会中出现，在欢呼中列队走过，高声呼叫要杀内奸。

"是的，"哥洛·德波瓦[1]回答他们道，"是的，朋友，不管有怎样的阴谋，我们一定要救你们，你们和自由！"

这句话说出以后，跟着他给吉伦特党人狠狠地看了一眼，这一眼使他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地位的危险。

国民公会休会了，山岳党人便冲到各个俱乐部——科尔德利[2]和雅各宾[3]——去，建议把内奸弄成不合法的，就在那夜晚把他们扼死。

鲁维[4]的妻子住在圣·翁诺芮街，雅各宾党的会所附近。她听见人声怒骂，走下楼来，跨到俱乐部去，听得党人们的提议，急急忙忙爬上楼去，通知她的丈夫。鲁维带着武器，急忙奔走，挨门告诉他的朋友，恰巧他们都不在家，从一位朋友的仆人，才知道他们都上伯雍[5]的家去了，他立刻跑到那里，看见他们正在平静地讨论第二天应该提付讨论的一道命令，他们正庆幸巧遇有多数赞成票，可望把这条议案通过。他向他们报告了适才经过的事，不但把他的恐惧报告了他们，并且说出雅各宾党人和科尔德利党人对他们的阴谋，最后作出结论，叫他们拿出有力的办法来对付敌党。

伯雍站起来，抱着他素常平静自若的态度，走去打开窗

---

① 哥洛·德波瓦（1750—1796）：法国革命时代公安委员会议员，被流放死于南美洲。

② 科尔德利俱乐部：是丹东等人于一七九〇年在科尔德利修道院所建立的。

③ 雅各宾：法国革命时的左派政党，以经常在圣雅各宾修道院开会得名。

④ 鲁维：吉伦特党人，小说家。

⑤ 伯雍：吉伦特党人，巴黎市长。

子，瞧一瞧天色，把胳臂伸到窗外，再缩回被雨点打湿的手，说道：

“在下雨，今夜晚不会发生什么了。”

由这个半开的窗子，透入刚敲十下的钟声的最后颤动。

这就是前一夜和那一天在巴黎所发生的事，这也是三月十日夜里所经过的事：在这样阴湿的黑暗里，威胁人的沉寂里，原来是荫蔽着活人的屋子，好象成了埋着死人的坟墓。

真的，国民军的长列的巡逻队，沉默地在巡逻，前面有搜索兵开道，手中拿着刺刀前进；市民的队伍，偶尔组织起来，互相联合；宪兵在每一道关卡，每一条巷口盘查着行人；这些便是唯一敢在街上行走的人，大家凭着本能，都了解有什么未知的、可怕的阴谋将要出现。

一种微细冰冷的雨——使伯雍安心的雨，使得这些巡察的人更加不安，发起脾气来，每次他们碰头，都象预备着要作战，互相怀着不信任的情绪，缓缓地、悻悻地交换着口号。他们分开以后，大家都朝背后一望，好象彼此都怕遭受暗中的袭击。

却说那夜晚，巴黎正堕落在恐怖之中，这些恐怖间息地出现，人民却有点不大习惯，那一夜晚大家都担心着要屠杀那些温和的革命党人，他们大多数在有保留地投票表决国王的死刑。对于拘囚在丹普尔监狱的王后和她的儿女、姑子的死刑，大家便犹豫起来。那夜晚有一个女人，包藏在丁香色的花布镶着黑毛的大氅里，头上顶着，或者说头脑埋在这大氅的风帽里面，沿着圣翁诺芮街的房屋溜向前去，每次撞着巡逻队的时候便躲藏在门凹里，或者墙角边，象雕像那样站着不动，屏住气息，一直等到巡逻队离开以后，跟着她又迅速地、不安地向前奔跑，直到同样的危险再一次来到又使她沉默不动。

由于她的谨慎，她已经没有遇见危险，走过圣翁诺芮街的一段，来到格尔列儿街的路口，她忽然落在不是一批巡逻队，而是一小群勇敢的志愿兵手里，他们刚才在谷市吃了晚饭，他们的爱国热忱被祝贺将来的胜利的干杯所鼓舞。

这个可怜的女人叫了一声，企图朝雄鸡巷逃走。

“嘿！那，那里，女公民，”志愿兵们的首领叫道，因为人们需要领导是很自然的，这些可贵的爱国者已经选出他们的首领。“嘿！哪……哪里……你上哪儿去？”

逃走的人一句话也不回答，继续向前奔跑。

“瞄准！”那首领说，“这是一个化装的男人，一个想逃走的贵族！”

两三只枪在几双摇荡而瞄不准的手里发出嘎嘎的声音，向这可怜的女人宣布着立刻到来的致命的射击。

“不，不！”她停住了脚，转过身来叫道，“不，公民，你弄错了，我不是男人。”

“那么，走过来，”首领说，“规规矩矩地回答。漂亮的、黑夜里行走的女人，你这样地走到哪里去？”

“嗯，公民，我不去哪里……我回家。”

“啊！你回家吗？”

“是的。”

“女公民，一个好女人不在这样晚的时候回家。”

“我刚去探望一个害病的亲戚。”

“可怜的小猫儿，”首领说，同时做出一种手势，使那受惊的女人迅速地向后退缩。

“你有通行证吗？”

“通行证？为什么要那个，公民？那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

问我要那个呢？”

“你没有看见公社的命令吗？”

“没有。”

“你总听见别人讲过吧？”

“完全没有。那命令说些什么，我的上帝呀？”

“首先，大家不说我的上帝，只说崇高的存在。”

“请原谅，我弄错了。这是旧日的习惯。”

“不好的习惯，贵族的习惯。”

“我努力去改，公民。你刚才说的什么？”

“我说的是公社的命令，禁止在晚间十点钟以后，没有公民通行证的人在街上行走。你有通行证吗？”

“哎唷！没有。”

“你把它忘记在你亲戚家里了吗？”

“我不知道应该带着证件出来。”

“那么，让我们一齐到最近的巡警局去；你可以在那里好好地向警长解释一下，如果他认为满意，他可以派两个人送你回去，否则他就把你留下，一直到弄明白的时候。朝左边来，赶快走，前进吧！”

女囚人发出恐怖的叫声，使得这位志愿兵的首领明白那个可怜的女人怎样害怕这个建议。

“啊！啊！”他说，“我相信我们捕获了一条出色的野物。前进，前进，我的小旧党①。”

于是这个首领把这被告的胳臂夹在他自己的胳臂下面，不管她的呼叫和眼泪，直向平等宫方面的巡警厅拖曳去。

① 旧党：法国第一次革命时，革命党人这样称呼依附旧日地位、爵位和旧制度的人。

他们到了军曹栅那里的时候，忽然间一个身材高大的、浑身藏在大衣里面的年轻人从小田十字路转角过来，正遇着那女囚人在哀求释放了她。但是志愿兵的首领却不听她的话，粗暴地拖着她走。那少妇叫起来，一半是恐惧，一半是痛苦。

这个年轻人看见她的挣扎，听见她的叫声，他从街的那一边跳了过来，就面对面的撞着这小小的队伍。

“什么事？你们对于这个女人要干些什么？”

“不要问我，干你自己的事吧。”

“公民们，这女人是谁？你们要对她做些什么？”这个年轻人再问，声调比前一次更有命令的意义。

“但是，你是谁，敢来这样问我们吗？”

这位年轻人解开他的大氅，大家看见一个肩章在他的军装上闪闪地发光。

“我是军官，”他说，“你们该可以看得出来。”

“军官……哪里的？”

“护卫队的。”

“嘿！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队伍里一个人说道。“我们才认不得什么护卫队的军官咧！”

“他瞎扯些什么呀？”另外一个人故意拖长声音，带着巴黎人快要发气时的讥诮口吻说道。

“好呀，”那年轻人立刻答辩道，“如果肩章不能引起人尊重军官，刀剑就要使人尊重肩章。”

同时这位少妇的保护者向后退了一步，从他的大衣的摺绉里抽出一把步兵的大钢刀，在街灯的照耀下闪闪地发出光来。跟着，一个迅速的动作（这表示他是一个械斗的老手），他捉住那志愿兵首领短衣上的领巾，把刀尖放在他的颈子上。

“现在，”他说，“好好地讲。”

“但是，公民……”志愿兵的首领说，努力想摆脱掉。

“哼！我告诉你，如果你动一下，或者你的人动一下，我就刺穿你的身体。”

这时候，队伍里的两个人仍然扣留住那个女人。

“你问我是谁，”那少年继续说道，“你没有那个权力，因为你还没有领导一个正式的巡逻队。可是，我就对你说：我叫穆里斯·林德；我在八月十日① 曾率领过一个炮兵联队。我是国民军的中尉，兄弟朋友队的秘书。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啊！中尉公民，”那首领回答，总是感觉到刀尖越是严重地威胁着他，“那便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真是象你所说的，一个好的爱国的人……”

“那么，我早知道只要几句话我们便会解释清楚的，”军官说。“现在该你回答我了：这女人为什么呼喊？你们要对她干些什么？”

“我们要把她带到巡警局去。”

“为什么你们要把她带到巡警局去呢？”

“因为她没有居民证，根据公社最近的命令，十点钟以后没有居民证在巴黎街道上闲逛的人一概逮捕。难道你忘记祖国在危险里，黑旗飘扬在市政厅上面吗？”

“黑旗飘扬在市政厅上面，祖国在危险里，那是因为二十万奴隶来攻打法国，”军官再说，“不是因为十点钟以后有一个女人在巴黎街道上行走。但是，公民们，算了吧，既然公社有命令，你们有权这样做，如果你们老早对我说明，一句话就解释明白，便不会有这场风波。爱国固然好，但是有礼貌也不算坏，我

① 即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革命军胜利的日子。

想公民们应当尊重的军官便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那一位。现在，如果你们愿意，把这个女人带走，你们是自由的了。”

“啊！公民呀，”那女人本来以极其不安的神情追随着这场争吵的，现在抓住穆里斯的胳臂，叫道：“啊！公民呀！不要把我扔给这些粗野的半醉的人，让他们来摆布我呀。”

“那么，”穆里斯说，“抓住我的胳臂，我带你同他们一道上局里去。”

“上局里去，”那女人惊惧地重说，“上局里去吗？为什么带我上局里去，既然我没有做什么害人的事？”

“他们把你带到局里去，”穆里斯说，“并不是因为你做了害人的事，也不是因为怕你会做害人的事，而是因为公社的命令禁止无证件的居民在夜里出来，而且你是没有证件的。”

“但是，先生，我事先却不知道呀。”

“女公民，你在局里将遇见好人，他们能够明白你的理由，你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先生，”那少妇说，一边紧紧地依着军官的胳臂，“我并不怕受辱，我怕死：如果他们把我送到局里去，我就算完了。”

二

陌生的女人

这个声音里有那样高贵的格调，而又混淆着恐惧的情绪，使得穆里斯惊诧起来。好象受了电击一般，这颤栗的声音直刺进他的心里去了。

他转身去面对着正在交谈的志愿兵。他们感觉一个人给他们这样的挫折是一种屈辱，显然是在商议要怎样恢复他们的损失：他们是八个对一个，而且三个有长枪，其余的也有手枪和长矛。穆里斯只有一把剑，这场斗争对他们显然是占优势的。

那女人也明白这个，她把头垂在胸上，叹出一口气来。

至于穆里斯，他皱起他的眉毛，轻蔑地翘起他的嘴唇，剑抽出鞘来，犹豫地站在那里，在维护妇女的丈夫气概和应该交出她的责任观念，两者之间徬徨。

忽然间，在好孩巷的转角处，大家看见一些刀枪的光辉，并且听见一个巡逻队有节奏的步伐，他们看见有人围住在一团，在离这一群人十步以外停住了，这一队的联队长叫道："谁在那里？"

"朋友！"穆里斯叫道，"朋友，过来，罗兰。"

这一位被招呼的人开步走，迅速地走向前来，他带头，后面有八个人跟了上来。

"嘿！穆里斯，原来是你呀，"联队长说："嗯，放荡的人！这时候还在街上搞些什么？"

"你知道，我才从兄弟朋友队出来。"

"是的，为着要上姐妹女友队里去；我们明白那个。

美人，听吧：

听半夜的钟声，
这只忠实的手，
这只情人的手，
要轻轻地抽回来，
去在黑暗里，
抽开门闩，

黑夜沉沉，

门朝着你开了。

嘿！不是这回事吗？”

“不，朋友，你弄错了；我正要回家去，看见这个女公民在这些志愿兵公民们手里挣扎，我跑过来，问问为什么要逮捕她。”

“我早料定是这样的，”罗兰说。

“法国的骑士，就有这样的性格。”

这位吟诗的联队长跟着转身向志愿兵们问道：

“为什么你们要逮捕这个女人呀？”

“我们已经给中尉讲过了，”这一小队的首领说道：“因为她没有安全的证件。”

“呸！呸！”罗兰说，“这就是一个美丽的罪名！”

“难道你不知道公社的命令？”志愿兵的首领问道。

“怎么不！怎么不！但是还有另外一道命令取消了它。”

“哪一道？”

“就是这个：

在班得[①]和巴拿斯[②]山上，

爱神下了一道命令：

美丽、青春和文雅，

可以在日里不拘什么时候，

自由地行动，不要证件。

① 班得：是在希腊特萨尼的山，供献给阿波罗（太阳和音乐的神）和缪斯（文艺美术的神）的。

② 巴拿斯：是在古希腊福西德的山，也是供献给阿波罗和缪斯的。

嘿！公民，你觉得这道命令怎样？我看，那很是取媚妇人的。”

“是的，我看这是靠不住的。首先它没有印在公报上，而且我们既不在班得，也不在巴拿斯山上；况且现在是夜里，不是日里；最后，这位女公民既不年轻，又不美丽，而且也不文雅。”

“我打赌你刚好说反了，”罗兰说，“女公民，我们瞧吧，证明我的话是对的，抬起你的帽子，大家判断她是不是合于命令里所说的条件。”

“啊！先生，”那少妇更靠紧穆里斯的身子说道，“你既然保护我抵抗你的仇敌，请你也保护我抵抗你的朋友。”

“请看，请看，”志愿兵的首领说，“她藏起来了。我看她不是贵族的奸细，便是无耻的贱妇，夜晚在外面跑的女人。”

“啊！先生，”那少妇说，同时更向穆里斯跨上一步，露出她那青春夺目的、出色无比的美丽的面貌，在街灯下面闪烁。“啊！请看我，我有象他们说的那种下贱像吗？”

穆里斯昏眩得呆住了。他适才看见的是他从来所梦想不到的。我们说他适才看见的，因为这陌生的女人把她的面貌露开了一下，立刻又遮盖起来了。

“罗兰，”穆里斯很低声地说道，“请你要求把这女囚人带到你自己的局里去吧，作为巡逻队队长，你是有这个权力的。”

“好！”少年联队长说，“不须多说，我明白了。”

跟着转身向那陌生的女人说：

“走吧，美人，走吧；既然你不愿意向我们证明你是合于那种命令里的条件的，你就该跟着我们走了。”

“怎么跟你走？”志愿兵的首领说。

“一点也不错，我们要把这个女公民带到我们值班守卫的市政厅的巡警局里去，我们到那里去审问她。”

“不行，不行，”那首领再说，“她是我们的，我们要留住她。”

“啊！公民们，公民们，”罗兰说，“我们就生气了。”

“管你生气不生气，他妈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共和国的真正战士，你们不过是街道上的巡逻队，我们是要在国境上流血的。”

“当心不要把血流在街道上，公民们；如果你们不礼貌一点，那是很可能的哟。”

“礼貌是贵族的道德，我们不过是一群‘没套裤汉’①”志愿兵们再回答。

“滚蛋，”罗兰说，“在太太面前不许这样撒粗。她也许是英国女人。不要生气吧，我的美丽的夜鸟儿啊，”他再谄媚地转身向那陌生的女人说：

一位诗人给我们歌诵，
我们跟着他吟咏：
英国是天鹅的巢穴，
在巨大的沼泽当中。

“啊！你反叛了，”志愿兵的首领说，“啊！你承认是皮特②的党人，一个英国的雇员，一个……”

“闭口，”罗兰说，“你不懂诗，朋友；我就用散文对你讲吧。听好，我们是国民军，温和而忍耐，但是巴黎的孩子们啊，只要把我们惹红了脸，我们是会硬干一下的。”

---

① 这是一七九三年法国革命时反动派给革命党人的绰号。

② 皮特（1708—1778）：英国首相，极力反对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的反动派。

“夫人，”穆里斯说，“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再猜猜快要到来的情况，五分钟内十个或者十二个人就要为你撕杀。我们为保护你而砍杀起来，这值得流血吗？”

“先生，”那陌生的女人合住手回答。“我向你说一桩事，只是一桩事：如果你让我被人捕去，将要使我和别的人遭遇巨大的灾祸，我宁肯哀求你用你手上的剑直穿我的心，把我的尸体投到塞伦河①里去。”

“好的，夫人，”穆里斯回答，“我担负起全部的责任。”

跟着他放了那美丽的女人的手，向国民军的兵士们说：

“公民们，我以你们的军官、爱国者、法国人的名义，命令你们保护这个女人。你，罗兰，如果这些流氓说话，就用刀刺吧！”

“预备……战斗！”罗兰说。

“啊！我的天！我的天！”那陌生的妇人拿风帽盖住她的头，依靠在一根木柱上叫道。“啊！我的天！保护他哟！”

志愿兵们努力防卫。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了一枪，子弹穿过穆里斯的帽子。

“上刺刀，”罗兰说。铛铛、铛铛、铛铛……

于是在黑暗里掀起了一场恶斗和混乱，大家只听见一两下枪声，跟着便是吼骂声，呼叫声，喊杀声；但是没有人敢出门来，因为，如象我们说过的，大家都知道屠杀即将到来，并且以为这就是屠杀的开始了。只有两三个窗子打开一下，立刻就关上了。

志愿兵们人数既少，武器又不好，一会儿就被打败了。两个受了重伤，四个背贴住墙；每人胸上都有一把刺刀顶住。

---

① 流经巴黎的一条河。

“那，”罗兰说，“我想，现在，你们该温和得象小羊了吧。至于你，穆里斯公民，我叫你把这个女人带到市政厅的巡警局去。你该明白你的责任吧。”

“明白，”穆里斯说。

跟着他悄悄地问道：

“口令呢？”

“嘎！见鬼！”罗兰搔搔耳朵说，“口令吗……是……”

“你不要怕我滥用了它。”

“啊！我的天，”罗兰说，“随你去滥用；由你自己去负责。”

“你说什么？”穆里斯再问。

“我说，我就告诉你；但是先把这些流氓赶掉吧。而且，和你分手的时候，我还要给你一句劝告的话。”

“好，我等你。”

罗兰带着他的国民军转来，他们对于志愿兵们仍然取的是防卫的姿态。

“那，现在，你们该满意了吧？”他说。

“是的，吉伦特党的狗，”那首领回答。

“你认错了人，朋友，”罗兰沉静地答道，“我们比你是更好的‘没套裤汉’，弄清楚我们是属于火热队①俱乐部的，那里的人大家都承认是有爱国热忱的。让公民们走吧，”罗兰再说，“他们该不反对吧。”

“不管怎样，这女人总是一个可疑的人。”

“如果她是可疑的，她就不会在这里等到斗争完结的时候

---

① 火热队有名的希腊的常胜军。

了。”

“哼！”一个志愿兵说，“火热队公民说的话也是有理呀。”

“既然我的朋友把她带到局里去，我们将会知道的，至于我们呢，要去喝酒，为国家的健康干杯。”

“我们也要去喝吗？”那首领说。

“自然，我渴极了，我知道在多马—杜—鲁屋街转角有一家漂亮的酒店！”

“嘿！公民，为什么不立刻说出来呢？我们真抱歉怀疑了你的爱国的热忱，为着补偿，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让我们拥抱吧。”

“让我们拥抱吧，”罗兰说。

于是志愿兵和国民军热烈地拥抱起来。在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抱头相亲和砍头相争是一样乐意去做的事。

“朋友们，走吧，”两个联队合起来叫道，“走到多马—杜—鲁屋街转角处去吧。”

“还有我们呢？”负伤的人带着呻吟的声音说，“难道就把我们丢在这里吗？”

“啊！是的，丢掉你们，”罗兰说，“把你们这些为祖国作战倒下去的勇士丢掉，反对爱国者，是真的；弄错了，也是真的；我们去找担架来抬你们。等待期间，唱唱马赛曲，消消遣吧！”

走吧，祖国的孩子们，
光荣的日子已经到了。

跟着他挨近穆里斯，这少年正和那陌生的少妇站在雄鸡巷

口，那时候国民军和志愿兵手挽手走向平等宫前的广场去。

“穆里斯，”他对少年说，“我答应要给你一个劝告，听吧：同我们一道去，不要去保护这个女公民，连累了自己，她是漂亮的，我承认，但是那就更加可疑；因为半夜还在巴黎街上走的迷人的女人……”

“先生，”那女人说，“我请你不要据外表来判断我吧。”

“首先你说先生，这便是一个大错，女公民，你懂吗？我说的是你。”

“啊！是的，是的，公民，让你的朋友完成他的善行吧。”

“怎么样呢？”

“伴送我回家，沿途一路保护我。”

“穆里斯！穆里斯！”罗兰说，“想想你要去干的事；你将会受到可怕的连累。”

“我很明白那个，”那少年回答：“但是你要怎样呢！如果我丢掉她，可怜的女人，每走一步，都会被巡逻队挡住。”

“啊！是的，是的，有您，先生……我该说，有你，公民，我就得救了。”

“你听见吗？得救了，”罗兰说，“因此，她实在冒着很大的危险哟！”

“啊！我亲爱的罗兰，”穆里斯说，“公道点吧！不管她是爱国者或者贵族。如果她是贵族，我们保护她就算错了！如果她是一位好的爱国者，保护她就是我们的责任。”

“原谅，原谅，好朋友，我真恼恨亚里斯多德①；但是你的伦理学是愚蠢的。你就象这位诗人说的：

① 希腊哲学家，这里指的是他的伦理学。

伊锐思偷去我的理智，
她还要向我索讨聪明。”

“嘿，罗兰，”穆里斯说，“我请你放下你的多拉、巴列、伯纳尔②。说正经话，你究竟愿不愿意把口令告诉我呀？”

“那就是说，穆里斯，你要我为朋友牺牲职务，或者为职务牺牲朋友。可是，我怕，穆里斯，职务是不应该牺牲的。”

“朋友，决定牺牲一个吧，但是藉着上天的名，立刻决定吧。”

“你不会滥用它吗？”

“我应允你。”

“这还不够；赌咒！”

“赌什么呢？”

“在祖国的祭台上赌。”

罗兰脱了帽，把帽章那一面递给穆里斯，觉得这件事很简单，正经地在那临时的祭台上宣了誓。

“现在，”罗兰说，“口令是‘高卢与吕特斯②’。也许有人会对你说如象对我说一样：‘高卢与亚克芮斯③’但是管他的！让他走吧，总之都是罗马的。”

“女公民，”穆里斯说，“现在我听你的命令。谢谢，罗兰。”

“旅途平安，”罗兰重新把祖国祭台戴上说道。

---

① 法国十八世纪的三个诗人。
② 即法国和巴黎的古名。
③ 亚克芮斯：罗马的贞洁妇人。

他诗味很浓地走开了，还吟诵道：

“究竟，我亲爱的爱娜乐儿，
你认识了这个迷人的罪恶。
你既爱它，而又怕它，
既怕它，而又尝它。
啊唷！告诉我，那究竟有什么可怕的呢？……”

三

圣·维克多尔街

穆里斯单独地和这少妇在一起，一会儿感觉得有点呆窘。怕受骗的恐惧，奇特的美貌的诱惑，热心的共和党人的良心上一点模糊的懊悔，当他把胳臂递给这少妇的时候，这种种情绪把他禁止住了。

“女公民，你往哪里去？”他问她。

“啊唷！先生，很远，”她回答他。

“但是究竟……”

“植物园那边。”

“好，走吧。”

“啊！我的天！先生，”那陌生的女人说，“我明白累赘了你；但是如果没有刚才遇见的不幸事件，如果我相信那是寻常的危险，请你相信，我不会滥用你的慷慨的。”

“但是究竟，夫人，”穆里斯说，在和这女人面对面的时

候，他忘记了共和国字典上的话语，用起旧日话语来了，“据良心说，怎么这个时候你还在巴黎的街上跑？请看，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另外的人吗？”

“先生，我对你说过了，我上鲁尔郊去看人。正午离开家的时候，对于外边的情形一点儿也不知道，转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时间都消耗在一个稍微偏僻的屋子里了。”

“是的，”穆里斯喃喃地说，“在某个前辈的屋子里，在贵族的巢穴内。女公民，承认吧，你一面大声地向我求援，一面悄悄地耻笑我给你的援助。”

“我吗，”她叫道，“怎么会那样做呢？”

“无疑；你看见一个共和党人在做你的向导。呃，这位共和党人背叛了他的党纲，事情就是这样。”

“但是，公民啊，”那陌生的女人赶忙说，“你弄错了，我同你一样的爱共和国呀。”

“那么，女公民，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爱国者，你就没有什么要隐瞒的了。你从哪里来呀？”

“啊！先生，开恩吧！”那女人说。

在这先生的一声称呼里含着那样温柔、深沉的害羞，穆里斯感觉得那声音已经深深地打进他的心里了。

“一定是，”他想，“这女人一定是会了情人转来。”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他感觉这个思想使他心上泛起愁闷。

从这个时候起，他就默默不说话了。

可是这两个夜游人已经到了玻璃街，在途中已经撞着三、四个巡逻队，因为有口令的原故，大家都让他们自由地通行过去了，可是最后一个军队好象对他们有一点为难。

于是穆里斯想在口令之外还该加上他的姓名和住址。

“好，”军官说，“你算是过去了；但是那位女公民……”

“女公民吗？”

“她是谁？”

“她是……我妻子的妹妹。”

军官让他们都过去了。

“先生，那么你已经结婚了？”那女人喃喃地说。

“没有，夫人；为什么问那个呢？”

“因为那时，”她含笑地说，“你很可以简单地就说我是你的妻子。”

“夫人，”穆里斯在他的轮次上说，“妻子这个名字是一个神圣的头衔，不应该随便地就送给人。我还没有荣幸地认识你啊。”

这又轮到这位陌生的女人，在她的心上泛起了愁闷，她也默默不说话了。

这时候他们已经过了玛丽桥。

快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这少妇走得越来越快了。

他们又越过杜勒尔桥。

“看呀，我想到了你住的那一区了，”穆里斯脚踏在圣·伯纳尔码头的时候说。

“是的，公民，”那女人说；“就是在这里我最需要你的帮助了。”

“说真话，夫人，你不要我疏忽，同时你又竭力引起我的好奇心。这真是太不慷慨。呃，拿出一点信心吧；我想，我是值得相信的。你竟不愿意给我这个荣幸，告诉我：我在同谁讲话吧？”

“你在同，先生，”那女人含笑地说，“你在同你在从她极大的危险里救出来的女人讲话，而且她是终身感激你的。”

“我并不要求你这样多，夫人；少感激一点，只须在这一秒

钟，告诉我你的姓名。”

“不可能。”

“可是，如果他们把你带到局里去，这是你对于第一个军人就要说的。”

“不，决不会，”那女人说。

“那么你就到监牢里去了。”

“我决意遭受一切。”

“但是在这时候的监牢呀……”

“我知道，那就是断头台。”

“你宁肯上断头台吗？”

“不愿背叛……说出了我的姓名就是背叛！”

“我已经向你说明白了，你使象我这样的一个共和党人，表演一个奇怪的脚色！”

“你表演的脚色是一位慷慨的男子。你看见一个可怜、受辱的女子，你并没因为她是属于平民而轻视她。你使她免得再受侮辱，好象救了一个快被淹死的人，你陪她到了她住的贫民区域；这就是一切经过。”

“是的，你说得对；但只是表面的说法；如果没有看见你，听见你的话语，我会是那样的相信；可是你的美丽的容貌，巧妙的言语，都是一个上等女人的；就是因为这样出色的表现，和你的衣服与住居的区域有那样的不同，使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出去，一定隐藏着一些神秘；你沉默着不说话……走吧，我们不再谈下去了。我们离你的家还远吗，夫人？”

这时候，他们走进了福塞·圣·维克多尔街了。

“你看那个黑色的小房子，”那神秘的女人伸手指着植物园的围墙那一边的一所房子，对穆里斯说。“我们到了那里，你就

可以离开我了。”

“很好，夫人。命令吧，我服从你又去那里。”

“你生气了吗？”

“我吗？一点儿也不；况且，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与我大有关系，因为我还要求你一个恩惠。”

“哪一个？”

“那是一个很亲热、很爽直的告别……一个朋友的告别！”

“一个朋友的告别吗！啊！你给我太大的光荣了，夫人。这个奇特的朋友还不知道他的朋友的姓名，而且她还隐瞒着她的住址，无疑地怕他再去看她的烦恼。”

那少妇低头，不回答了。

“还有，夫人，”穆里斯继续说，“如果我发现了一些秘密，你该不会恨我吧，虽然我不故意去寻找它。”

“我走到了，先生，”那女人说。

他们对面是圣·扎克老街，两旁是高高的黑房子，到处是阴森的小巷，塞满着工厂和硝皮坊，两步之外流着庇埃弗尔小河。

“这里吗？”穆里斯说，“怎么！你住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吗？”

“是的。”

“不可能！”

“可是就是这里。再见，我的勇敢的骑士，再见；我的慷慨的保护者，再见！”

“再见，夫人，”穆里斯带着稍微有点讥诮的口吻回答。“但是请告诉我你不再会撞到什么危险，我才好放心。”

“没有什么危险了。”

“那么，我就回去了。”

穆里斯行了一个冷冷的礼，同时朝后面退了两步。

那神秘女人不动地呆在原来的地方一会儿。

“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就和你分别了，”她说。“呃，穆里斯先生，你的手呢。”

穆里斯靠近那女人，向她伸出手去。

他感觉那少妇在他的手指上带上一个指环。

“啊！啊！女公民，你在那里干什么？你不觉得你丢了一只指环吗？”

“啊，先生，”她说，“你那样做真是太不好了。”

“我是忘恩的，不是吗，夫人？”

“呃，我恳求你，先生……我的朋友。不要这样就离开我了。呃，你要求什么？你需要什么？”

“你是要偿付我的服务费，不是吗？”那少年酸辛地说。

“不是，”那少妇带着妩媚的语言说，“为着使你原谅：我对你不能不保守的秘密。”

穆里斯在阴暗里看见一双美丽的眼睛闪着晶莹的泪珠，同时感觉他握着的手在颤栗，并且听见一阵诚恳得象祈祷的声音，他愤怒的情绪高涨起来。

“我所需要的吗？”他叫到。“我需要再看见你。”

“不可能。”

“即使是只有一次，一点钟，一分钟，一秒钟。”

“不可能，我告诉你。”

“怎么？”穆里斯说，“那是认真的话吗，你说我绝不要再看见你。”

“绝不！”那神秘的女人回答，声音如象是一种痛苦的回响。

“啊！夫人，”穆里斯说，“你真的是在玩弄我。”

于是他抬起他高贵的头，摇摇他的长发，好象想摆脱不由自主地抓住了他的力量一般。

那神秘的女人带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气概瞅着他。显然她也不能完全摆脱她所激起的情绪。

“听我说，”在一阵只被穆里斯不能抑制住的叹息所打断的沉寂之后，她说。“听我说！拿你的荣誉对我发誓，把你的眼睛闭住，从我说开始时起，一直数到六十秒，才再睁开，懂吗？但是那个……靠着你的荣誉啊。”

“如果我这样宣了誓，有什么事要向我来呢？”

“向你来的便是我对你的感激，我绝不会表示给任何人的感激，纵然他比你为我做的还要多些，虽然那是很困难的了。”

“但是究竟我能知道吗？……”

“不，相信我，你且看……”

“说真话，夫人，我不知道你是天使或者恶魔。”

“宣誓吗？”

“呃，好吧，我宣誓。”

“有事要向你来，不许睁开眼睛？……有事要来，你很懂吗，你感觉一把匕首插进你的心里吗？”

“凭我的荣誉说，你简直在蛊惑我。”

“呃！宣誓啊！先生；我想你不会冒顶大的危险的。”

“好吧！我宣誓，有事要向我来，”穆里斯说，同时闭上了眼睛。

他停住了。

“让我再看一眼，只是一眼，”他说，“我请求你。”

那少妇抬起她的风帽，带着无限的风情嫣然一笑；在两朵云

彩当中溜过的月亮所发出的清光里，他再一次瞥见她黑漆般的长发成髻的吊在腮边，一双象中国墨描出的完美的蛾眉，两只劈开的杏仁般的眼睛，既含情意又带愁郁，一个美妙的鼻梁，两片光润得象珊瑚一般的嘴唇。

“啊！你美，很美，太美了！”穆里斯叫道。

“闭住眼睛，”那神秘的女人说。

穆里斯服从了。

那少妇把他的一双手拉着在自己的一双手里，让她摆布转了一转。忽然间一阵芬芳的热气接近了他的面孔，一张嘴从他嘴上掠过，把他所拒绝的那只指环留在他两片嘴唇里。

这感觉迅速得象思想一样，烧灼得象火焰一般。穆里斯感觉着一种差不多是痛苦的震撼，它是那样的深邃而且出乎意料之外，它是那样的刺到他的内心深处，使得他所有的神经纤维都发抖了。

他伸臂向前陡然地一动。

“当心你的誓言啊！”已经走远的一个声音叫道。

穆里斯把他痉挛的手压在他的眼睛上，以抵抗背了誓言的诱惑。他不再数数，也不再思想；他站在那里，哑了，呆了，晕眩得要倒了。

片刻以后，他听见在五、六十步以外，一只门开闭的声响；跟着一切都落在沉寂里了。

于是他揭开他的手指，睁开他的眼睛，好象才从梦里惊醒转来那样，真的他相信醒了，而且刚才所经过的实在是一场梦，如果他嘴唇当中所含的指环，不来证明这场不能相信的遭遇，的确是一桩不可辩驳的事实。

四

时代的风尚

当穆里斯·林德清醒转来，向他周围一望的时候，他只看见几条阴暗的小巷，在他左右两旁伸展出去；他企图寻找、辨识；但是他的精神已经受了扰乱，夜色又是那样黑沉沉的；前一会儿出来照耀着那神秘女人的迷人面貌的月儿，现在又溜进云里去了。一阵残酷的惶惑以后，这少年再踏上回到他在鲁尔街的住所的道路。

走到圣·亚弗依街的时候，穆里斯惊异地看见很多巡逻队在丹普尔区巡逻。

"什么事，军曹？"他向一队很忙的巡逻兵的队长问道，这一队人刚才在喷泉街搜查过来。

"出了事，"那军曹说："军官，今夜有人想抢走卡贝[①]女人和她那一窝人。"

"怎么抢的？"

"旧党的一队人，不晓得怎样偷得了口令，穿着国民军步兵的服装，进了丹普尔监狱，正要把他们劫走。幸而那个假扮队长的家伙，对守卫军官讲话的时候，称呼他'先生，'这样他自己就把贵族的身份泄漏了！"

"真是见鬼！"穆里斯说，"我们把这些造反的人捉住了

① 卡贝是法国布尔朋王朝始祖的姓，所以革命时代法国人民以卡贝这个姓称呼王室的人。

吗？”

“没有，那一队家伙冲出街去，逃跑了。”

“还有希望把这些流氓捉住吗？”

“他们当中那瘦削高大的首领，很重要，须得捉住的……他是被市政府的一位官员把他引到守卫军那里去的。这混蛋，使得我们好跑呀！也许他由后门逃出，从玛得隆修道院跑掉了。”

别的时候，穆里斯会同这些爱国者一道，为着拯救共和国看守一夜的；但是，一小时以来，对祖国的爱不是他唯一的思想了。他继续走上回家的道路，他刚才听得的消息渐渐就从他脑子里消逝，而且在前一会他所遭遇的事故以后更快地消逝了。况且劫狱的举动近来时常发生，爱国的人知道这事已经成了一件政治上的策略，所以这新闻对于少年共和党人已经不大感觉兴趣了。

穆里斯转回家来看见他的勤务员；那时代大家已经没有仆人，穆里斯看见他的勤务员在等他，因等他，就睡着，一睡着便鼾声如雷地使人不安。

穆里斯用了许多方法才把他叫醒，请他为他主人脱掉长靴，再叫他重新去温他的旧梦，于是穆里斯才躺上床去。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又是个年轻人，虽然他精神上还不能平静，不久他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在他的床边小桌上，发现一封信。

这封信上的笔迹文雅、秀丽，不认识是谁人写来的。他瞧瞧信封上的火漆印章，那上面只有一个英国字 Nothing——“无。”

谢谢！

永远感激回报一个永远的忘怀！……

穆里斯呼唤他的仆人；真的爱国者已经不再揿铃，因为铃子是叫仆人的；况且许多勤务员来到主人家服务的时候，便把不要这样做作为他们服务的条件，自然主人们也只得应允。

穆里斯的勤务员差不多三十年前在洗礼盘上得着约翰这个名字，在九十二年①由于他私人的权力，把约翰这 个 名 字 废掉，感觉它是既贵族又宗教了，于是改名叫斯克屋拉②。

"斯克屋拉，"穆里斯问，"你知道这封信的来历吗？"

"不，公民。"

"谁交给你的？"

"看门人。"

"谁送给他的？"

"既然那上面没有国家的邮票，无疑是一个当差的人"

"下楼去请看门人上来。"

看门人上楼来，因为穆里斯叫他，因为穆里斯是很受同他交往的一切勤务员爱戴的；看门人发誓说如果是别的房客，他是要叫他下楼去，他绝不会上楼的。

这看门人名叫亚里斯特得。

穆里斯询问他。那封信是一位不认识的人早上快要八点钟送来的。这位少年枉然地问了许多问题，从各方面反复盘诘，那看门的人却答不出什么来。穆里斯报酬了他十个法郎，并 且 请 求他：如果那个人下次再来，你要跟随他的行踪，把他的去向告诉穆里斯。

亚里斯特得虽然很满意，可是要他去追探他的同类的行踪，却感觉有点受屈，但是那送信人不会再来了。

---

① 即一七九二年。

② 罗马的一位爱国者的姓。

穆里斯一个人的时候，轻蔑地把信揉绉，去掉他的指环，把它包在揉绉的信纸里，放在床边的小桌上，翻身把鼻向着墙，疯狂地假想再去睡觉，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穆里斯又非常兴奋地再去吻那个指环，念那封信：这指环是一颗很美丽的蓝宝石嵌成的。

如象我们说过的，那封信是一张迷人的小柬，无疑是从一个贵族那里来的。

穆里斯正在这样研究的时候，他的房门开了。穆里斯赶忙戴上他的指环，把那封信藏在他的枕头下。这是由于初恋者的羞怯呢？还是爱国者的惭愧？他不愿意别人知道他在和写这样书信的人交往，即凭从信里带来的芬芳气息便足以把那写信的和受信的人牵联在一起了。

进屋来的人是一位穿着爱国者服装的少年人，可是这服装却有无上的标致。他的短衣是细料制成，他的长裤是小呢的，他的彩色袜子是细丝的。至于他头上的赤帻①，由于它别致的形状，和它美丽的紫色，使得所有巴黎的赤帻都变得黯淡无光。

他在他的腰带上挂着一对凡尔赛皇室制造的手枪和一把直而且短的剑，同战神广场的学生所佩的一样。

“嘿！还在睡，布鲁达斯②，”新来的人说，“祖国在危险中。哼！可羞！”

“不，罗兰，”穆里斯含笑地说，“我没有睡觉，我在做梦。”

“是，我明白，梦见你的悠乞里斯③。”

---

① 赤帻：一七九三年法国共和党人标榜自由主义的徽章。

② 布鲁达斯：刺杀凯撒的一位罗马将军。

③ 悠乞里斯：费伦隆小说里的女主角。

"呃，我不明白。"

"呸！"

"你讲些什么？这悠乞里斯是谁？"

"嘿，还不是女人……"

"哪一个女人？"

"圣·翁诺芮街的女人，巡逻队的女人，你和我昨夜晚冒着脑袋的危险去夺回的神秘女人。"

"啊！是的，"穆里斯说，他完全明白他朋友的意思，故意装做不了解谁是这神秘的女人！

"喂，她是谁呀？"

"我不知道。"

"她漂亮吗？"

"呸！"穆里斯轻蔑地嘟起他的嘴唇。

"一个可怜的、被人忘记去幽会的女人。"

……是的，无论我们是怎样的软弱，

总之是被爱情搅乱了的男人

"那是可能的，"穆里斯喃喃的说，他起初也有这个意念，可是现在却认为不合适，这位美丽的神秘女人，他现在宁肯把她看做是一个叛徒而不是一个荡妇。

"她住在哪里？"

"我一点也不知道。"

"怎么！你一点也不知道！不可能！"

"为什么呢？"

"你带着她走的呀。"

"她在玛丽桥逃走了……"

"从你手里逃走了？"罗兰哈哈大笑，"一个女人从你手里逃走了，真怪呀！"

在空中暴君秃鹰的爪下
小鸽怎能飞跑？
在荒郊恶虎的口中
羚羊怎能脱逃？

"罗兰，"穆里斯说，"你没有一般人那样讲话的习惯吗？你那些残酷的诗把我啰嗦够了。"

"怎么！向一般人那样讲话！但是我觉得，我比一般人讲得好些。我象德木斯提页[1]公民那样讲话，不管是散文或是诗歌。至于诗吧，亲爱的，我认识一位爱蜜李[2]，她还觉得不错哩；但是转来谈你的吧。"

"谈我的诗吗？"

"不，你的爱蜜李。"

"我有一个爱蜜李吗？"

"嘿！嘿！你的小羚羊一定变成母老虎，向你露出了利齿，所以你才烦恼，可是密恋。"

"我，在密恋吗？"穆里斯摇着头说。

"是的，你，在密恋。"

不要老使人疑猜；

① 德木斯提页（1760—1801）：法国作家。
② 爱蜜李：女子的名字。

这一击从爱神打来，
稳稳地打在心上
比雷霆还打得更加利害。

“罗兰，”穆里斯说，拿起小桌上的一把钥匙作为武器说，“我对你说：不要再念一篇使我厌恶的诗。”

“那么，谈政治吧。况且，我就是为着那个而来的；你知道新闻吗？”

“我知道卡贝寡妇想逃跑。”

“呸！只是那个吗？”

“还有什么呀？”

“那著名的红屋骑士到巴黎了。”

“真的！”穆里斯从他的坐位站起来叫道。

“他本人亲身。”

“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夜晚。”

“怎样来的？”

“化装成国民军步兵。一个女人，大家以为是一位贵族化装成平民的女人，把衣服给他带到关卡那里，过一会他们手挽手地就进了城。直到他们走过，守卫的士兵才起了疑心。他们首先看见一个女人夹着一包东西出城去，随后看见她挽着一个象军人那样的家伙进了城来；这真有些不明不白；于是发出警报，大家跟着追赶。他们来到圣·翁诺芮街的一家旅馆，一扇门着魔似地给他们开了。这家旅馆 还 有 另外一道门开向 香榭 丽 榭；眼睛一转！嘿，红屋骑士和他的同谋人都不见了。大家虽 然 把 旅馆拆

掉，把店主杀掉，但却不能阻止骑士来再较量一下，虽然前四个月交锋一次，昨天交锋第二次，都失败了。”

“他没有被捉住吗？”穆里斯问。

“哼！是的，这象是要捉蒲若得①！你知道亚里斯特得②要捉蒲若得淘了好大的神呀：

于是罗兰朗诵了味吉尔的一首诗。

“当心啊，”穆里斯说，同时把他的钥匙放进他的袋子里。

“哼！你才该当心咧；这一次你要厌恶的不是我，而是味吉尔③。”

“只要你不把它翻译出来，我就没有话说。但是再转来谈红屋骑士吧。”

“是的，我们必须承认他是胆大的人。”

“真的，要做这样的事须得有无上的勇气。”

“或者是无上的爱情。”

“你也相信骑士对于女王的爱情吗？”

“我不相信；我不过象大家那样讲讲。不过她使得许多人爱她；她可能诱惑了他，有什么可以诧异的呢？据说她真的迷住了巴尔拉夫④。”

“不管这些，骑士在丹普尔监狱总有内应吧。”

“可能的：

‘爱情打破了铁栏，

---

① 蒲诺得：能变多种形象的海神，常用以比喻变化莫测的人。

② 亚里斯特得：古希腊神话里的大将。

③ 味吉尔：公元前一世纪罗马诗人。

④ 巴尔拉夫（1761—1793）：法国律师、议员，死于断头台上。

更取笑什么闩锁。”

“罗兰，诗又来了！”

“啊！真的。”

“那么，你象别人一样地相信那个吗？”

“为什么不呢？”

“因为据你计算，女王会有两百个爱人。”

“两百，三百，四百。她真美丽得该有那许多。我不是说她爱他们；总之，他们都爱她。人人看见太阳，太阳不必看见大家。”

“那么你说红屋骑士？……”

“我说这时候大家搜索他，而他却逃脱共和国的侦探，他真是一个狡猾的狐狸精。”

“公社对这一件事将要怎样对付呢？”

“公社将发布一道命令：每个人家，就象一本打开的书，在门前贴上一张条子，让人读出屋里男女居民的名姓。这样实现了古人的梦想：但愿在每一个内心的窗上，大家都能看出那里做些什么！”

“啊！真想得妙呀！”穆里斯叫道。

“在每人心上开一堵窗子吗？”

“不，只是在每家门上贴一张条子。”

真的，穆里斯因此想到这样就可以寻着他那神秘的女人，至少可以觅出她的踪迹来。

“不是吗？”罗兰说，“这样，我敢打赌：一下就可以给我们打出五百个贵族来。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早上我们在俱乐部接见了一群志愿兵代表；他们是被我们昨夜的对手领来的，昨夜我离开的时候，他们都醉得快要死了；我告诉你，他们带着花

绳和花环来的。

“真的！”穆里斯微笑地答着，“他们有好多人呀？”

“三十个，都刮了胡子，钮扣洞上还带了花。‘火热队俱乐部的公民们，’有一个还演说道，‘我们本着真正爱国者的身份，希望法国人的联合不因小小的误会受到阻碍，我们来重新合好’。”

“又怎样……？”

“于是我们又重新结拜，如象笛亚弗芮斯说的，大家暂且把秘书桌当做祖国的祭台，并且在瓶里插上了几束鲜花。因为你是这会上的主角，大家叫了三次，要为你戴上花冠，因为你没有回答，知道你不在那里，总之要找东西戴上花冠，他们只好把花冠放在华盛顿的半身像头上了。这便是这场盛会的经过了。”

罗兰刚说完这段真实的情景，那个时候，这样的事一点也不奇特，忽然间他们听见人声嘈杂，鼓声咚咚，由远处越来越近，这原是一般人习惯听了的声音。

“这是什么？”穆里斯问。

“这是宣布公社的命令，”罗兰说。

“我跑回队里去。”穆里斯说，同时跳下床来，叫他的勤务员来，帮他穿上衣服。

“我呢，要跑回家去睡觉，”罗兰说，“因为你那些疯狂的志愿兵，我才睡了两小时。如果他们打得不厉害，你让我睡；如果打得凶狠，你来找我。”

“为什么你打扮得这样漂亮？”穆里斯爬起来要走，又瞟了罗兰一眼说道。

“因为上你这里来，我需得经过伯迪斯街，那条街的三层楼上有一扇窗子，在我经过的时候是常常打开的。”

“你不怕有人把你当做香狸①吗？”

“我吗？香狸？嘿，是的，说反了，人家叫我是一个真正的没套裤汉。但是为了女性，总应该牺牲一点儿。对祖国的崇拜并不排斥对爱情的崇拜；反过来，它们是互相帮助的：

共和国布告
大家效法希腊；
自由的祭台下
还是有爱神的地位。

“你敢献这一首诗，我就告发你是贵族，我把你剃光，使你从此戴不上假发②。再见，朋友。”

罗兰热忱地伸出一只手给穆里斯，那少年书记热忱地握着，并且跨出门去，还在考虑是不是要买一束花送给葛洛丽。

五

穆里斯·林德公民是怎样一个人

再说穆里斯·林德，他急忙穿上衣服，跑到他在勒卜特页街的队里去，如象我们说过的，他是那队里的秘书，我们现在再来为大家描写一下他的祖先，才好了解为什么诞生了这颗激情的心，只在勇猛慷慨的天性里才有的心。

---

① 香狸：是法国第一共和时代衣着华丽、洒满香水的游荡青年的绰号。
② 十八世纪欧洲男女均戴假发。

前一夜晚这位少年人回答那神秘女郎时，他说了全部无遗的真实：他真的名叫穆里斯·林德，住居在鲁尔街上。他还该说他是半贵族，出身在缙绅门第的。两百年以来，他的祖先都是议会里反对党中出色的人物，跟穆列[1]与穆甫[2]那些人一样的知名。他的父亲和暴政斗争了一辈子，当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巴士底监狱落在人民手里的时候，他看见暴政被军政所代替，怀着恐惧的心情死去，留下他的独生子，具有独立精神、共和党人的感情。

正当革命时大事件不断发生的时候，穆里斯长成壮年，秉着青春的活力，进入生活的战斗；时常参加俱乐部，不断地阅读宣传的小册子，完成了他的共和党人的教育。他阅读之多，只有天才知道。他从理智出发，忿恨阶级政权，从哲学出发，了解民主政府，绝对否定一切贵族的体制，对于过去有不偏的爱好，对于新事物有极高的热忱，对于人民富有同情，而又混合有高尚的贵族性格，这一切便是我们的主角的性格。他不是我选择出来的，而是时代给我们产生出来的人物。

至于穆里斯·林德的体格，他身长五呎八时，年龄二十五、六岁，有赫克利斯[3]的肌肉，法兰西人的美丽，宽阔的额、蔚蓝的眼、栗色鬈鬈的头发、红润得象玫瑰的腮、白似象牙的齿。

谈了这人的像貌，让我们再看看他公民的地位。

穆里斯虽非富裕，却无牵挂，他有一个被人尊敬而且被人爱戴的名声，大家都知道他自由的教育和他更自由的主张，他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爱国少年们所组织的集团的领袖。也许在没套裤汉

---

① 穆列（1584—1656）：法国议会第一任会长，以热心公益著名。

② 穆甫：法国首相，被路易十六放逐而死。

③ 赫克利斯：有神力的，曾做十二件奇事的希腊英雄。

旁边他显得是温和派，在队伍里显得是纨袴子。但是他使没套裤汉原谅了他的温和，因为他能把粗硬的短杖象芦苇那样折断；他使队员们原谅他的修饰，因为他能从二十步以外打来一拳，使轻蔑他的人倒地。

穆里斯凭着他的体格、精神和公民的身份，参加打破巴士底监狱的战役；他又参加了攻取凡尔赛宫的战斗①；在八月十日的交锋里②，他勇猛得象一只狮子；在这个纪念的日子里，说一句公道话，他杀的“爱国者”和瑞士兵是一样的多；因为他对共和党的穿红裤的敌人和穿短衣暗地杀人的奸细，一样地要消灭掉。

为着劝告王宫的卫兵投降，减少流血，他曾经奋勇地抵住行将开火的炮口；不顾五十多名瑞士卫兵的枪弹和一样多的贵胄的埋伏，他是跳窗进去第一个攻入鲁屋宫的人；已经看见投降的旗帜，他的可怕的剑还杀伤十几个穿制服的士兵；可是看见他的朋友们在残杀弃械求命的俘虏时，他就忿怒砍杀他的朋友，这一切使他获得盛大的名声，正如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时代的英雄一般。

战争发生了，穆里斯应征入伍，奔赴前线，以中尉的身份，带着一千五百名志愿兵去抵抗侵略者，这是巴黎输送的第一批兵士，以后每天都有一千五百人前去接济。

他参加的第一战役，在让马坡③展开，他中了一弹，医生把他肩上钢铁般的肌肉割开，他不得不平躺在床上。人民的代表认出了穆里斯，才把他送回巴黎来疗养。整整一个月，穆里斯被烧热病制服着，痛苦得在床上打滚；正月里他好了起来，名义上他

① 事在一七八九年十月五至六日，迫使路易十六移居巴黎。

②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革命军攻取巴黎王宫，捕获路易十六，法国王朝颠覆。

③ 让马坡：比利时的村庄，一七九二年法军在这里打败了奥军。

虽然不是，事实上却是火热队俱乐部的领袖，这是一百名巴黎的资产阶级少年，武装起来和想劫走卡贝暴君的人作斗争的。还有：在国王被砍头时，穆里斯因深沉的忿怒，锁住眉头，眼睛睁大，额头苍白，内心混合有精神上的忿恨和身体上的怜悯，手里持着剑，站立在断头台前，在这圣·路易①的后裔脑袋落地，灵魂升天的时候，穆里斯是唯一静默的人；直到这个头落了下来，他才举起他那把可怕的剑，他的朋友们都高呼："自由万岁！"可是没人觉察他的声音混在他们里面。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三月十一日的早晨，走向勒卜特页街去，我们的故事就要在那个人的、生活在那个时代不能走样的、暴风雨般的生活上，详细地展开。

大约在十点钟的光景，穆里斯到了他的队里。

情形骚动得很厉害。这是要表决国民公会里镇压吉伦特党的阴谋的一篇演说。大家正在不耐烦地等着穆里斯。

大家都谈到红屋骑士的再度转回巴黎，他的大胆的阴谋，他明明知道巴黎正悬着偿金购买他的脑袋。大家把他的转来和前不久丹普尔监狱的事变联系起来，每一个人都表示了对叛徒和贵族的仇恨。

但是不管大家的期待，穆里斯沉静无力地写好了宣言，在三个钟头以内把一切事都办好了，他问是不是要休会，大家赞成以后，他拿起帽子，走出门，向着圣·翁诺芮街方向走去。

到了那里，巴黎在他的眼里好象是崭新的。他再看雄鸡巷口那个角落，昨夜就在那里，那美丽的神秘女人从志愿兵手里挣扎着向他奔来。于是他从雄鸡巷一直到玛丽桥沿着他伴她走过的旧路

---

① 即路易九世（1220—1270）率领十字军东征的法国君主。

重新走了一遍，每逢巡逻队稽查他们的地方，他都停下来，并且在他们谈过话的地方停下来，重新把他们讲过的话语再温习一遍，好象那些地方还保留着他们话语的回声一般；只是这时还是午后一点钟，太阳照耀着他的道路，使得夜来的回忆，在每一步里，更加鲜明罢了。

穆里斯越过了两道桥，不久就来到从前名叫维克多尔街那里。

"可怜的女人啊！"穆里斯喃喃地说，"昨天她没有想到黑夜只有十二小时，她的秘密也许仅仅能够保留象一夜那样长久。在太阳的光辉里，我要去寻出她溜进去的那一扇门，谁知道我不一眼就望见她出现在某一扇窗口上？"

于是他跨进那古老的圣·扎克街，使自己站在昨夜那神秘女郎吩咐他立着不动的地方。他闭了一会眼睛，可怜的疯人啊！他还想也许昨夜的一吻会第二次再来烧灼他的嘴唇。眼前他感觉到的只是回忆。回忆里那一吻是烧灼的。

穆里斯睁开他的眼睛，看见两条小巷，一条在左、一条在右。到处都是泥泞，破旧不堪，到处都是栏栅，且夹杂着一些跨过溪流的小桥。那里还有弓形的横梁，僻静的角落，二十几座腐朽不稳的房舍。这是贫民窟里粗陋的丑恶的景象。到处都是院子，有些是被荆棘篱、有些是被葡萄架遮拦住的，有些是被土墙封住的；仓库旁边铺晒着兽皮，散发出制革的恶臭，使得人要发呕。穆里斯找了又找，一直经过了两个钟头，既不能寻出来什么，也不能猜出什么，他转回身来向前徘徊了十几次。一切努力都成了枉然，一切寻觅都归无效。那少女的踪迹好象被雾和雨揩抹掉了。

"真的，"穆里斯对自己说，"我做了一场梦。这污秽的地

方不能作为我那夜来的美丽仙子片刻逗留的处所呀。”

在这位英勇的共和党人心里怀着一种诗意，比他那喜凑四句调子的朋友更要真切，既然他意念里不愿意这样去玷污了那神秘女郎顶上的金光，他只好失望地回去了。

“再见吧！”他说，“神秘的美人啊；你把我当做傻子或者孩子。如果她真的住在这里，她会把我领来吗？不！她不过从这里经过，正如象天鹅从污秽的沼泽飞过一样。也象空中的鸟儿一样，她的行踪是看不见的呀。”

六

丹普尔监狱

就是在穆里斯痛苦失望地走过杜勒尔桥那一天，同时，几个市政府的兵士，被巴黎国民军的军长桑特尔①领着，到丹普尔塔作了一次严密的查询，这地方自一七九二年八月十三日以来，已经改为监狱了。

这个检查特别在第三层楼，那里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前厅。

其中的一间住了两个妇人和一个少女、一个九岁的孩子②，大家都穿的是丧服。

年长的一个女人，大约有三十七、八岁。她靠着一张桌子坐着，在念书。

---

① 桑特尔（1752—1808）：原来是制啤酒的工人，革命时巴黎国民军的将军，是山岳党专政时的出色人物。

② 即路易十六的妻、妹、女、子四人。

第二个女人也坐着，在做刺绣的工作：她可能有二十八、九岁。

那少女只有十四岁，依偎着病卧在床上的孩子，他闭着眼睛，好象是睡了，可是市府的兵士弄出的声响显然不会使他睡着的。

几个兵士在翻开床铺，几个兵士在展开衣服；还有一些在搜查完毕之后，用轻蔑的眼光，注视着那些不幸的女囚，她们坚决地低着头，一个看书，一个刺绣，第三个望着她的弟弟。

年长的这个女人身材高、面色苍白，而且美丽，她好象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书本上，其实很可能只是她的眼睛而不是她的精神放在书本上面。

跟着一位兵士走近她的身边，夺去她手中的书本，扔在房间的中间去。

那女囚把她的手伸到桌上，再取一卷，继续看下去。

这位山岳党人忿怒地再夺去这第二卷，犹如第一卷那样。这凶恶的姿态，使得在窗旁刺绣的那个女囚战栗，而那少女跨步向前，用她的胳臂包住那念书人的头脑，涕哭地悄悄说：

"啊！可怜的母亲呀！"

于是那少女吻她。

跟着那女囚把她的口放在那少女的耳朵上，好象也在吻她，并且对她说：

"玛丽，在火炉门前藏得有一个小字条；赶快拿掉它。"

"滚开，滚开！"那市政府的官员粗暴地把少女拖过来，使她和她的母亲分开。"你们该吻完了吧？"

"先生，"那少女说，"国民公会是不是曾经命令不许孩子吻她们的母亲？"

“不，但是它却命令惩办卖国者、贵族和旧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来检查。喂，安东尼特①，回答吧。”

这个女人受了这样粗暴的查问，甚至不愿意抬起头来瞧一下查问她的人。她反转把头掉到另外一面去了；由于痛苦，一丝红霞从她苍白的腮庞掠过，一线泪痕也出现在那上面了。

“不可能，”那人继续说，“昨夜的企图你不可能不知情。究竟从哪里来的？”

女囚人那面仍然静寂无声。

“回答吧，安东尼特，”桑特尔上前说，他没有觉察这少妇看见他，便混身战栗起来，原来在一月廿一日的早晨，便是他走进丹普尔来，带着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去的。“回答吧。昨夜有人阴谋反叛共和国，想把你从监里劫走。这原是人民的意志，把你放在这里等候你的罪行得着惩罚的时候。这阴谋你总该是知道的，对吗？”

玛丽·安东尼特一听见这声音就打抖，她坐在椅上尽量向背后退缩，好象想逃避似的。但是她仍然不回答。

“你真的不愿回答吗？”桑特尔凶猛地跺着脚说。

那女囚徒从桌上取下第三卷书。

桑特尔转过身去；这位带领八万兵士的领袖具有凶猛的力量，只须眼睛一扫便盖住了快死的路易十六的声音，可是在这女囚的尊严前面却受了挫折，他虽然也还可以把她的头砍掉，可是不能使她屈服听命。

“还有你，绮丽沙白，”他向另一个女人说，她早已暂时停止了刺绣，阖着双手在祈求，不是向这些人，而是在向天主祈

① 路易十六的王后名玛丽·安东尼特，原来是奥国的公主。

求。

“你回答吗？”

“我不明白你问的什么，”她说，“因此我不能回答你。”

“呃！见鬼！卡贝女公民，”桑特尔不耐烦地说，“我的话很明白。昨夜有人要想使你们逃走，你该认识那些罪人。”

“我们和外面没有来往，先生；因此我们不知道他们怎样维护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样陷害我们。”

“好，”那位市政府的官员说，“我们去听你的侄儿说些什么。”

他走到太子的床边。

在这个威胁下，玛丽·安东尼特忽然站了起来。

“先生，”她说，“我的儿子在害病，睡着了……不要惊醒他。”

“那么回答吧。”

“我一点也不知道。”

那位市政府的军长对直走到那小囚人的床边，如象我们说过，他假装在睡觉。

“嘿，嘿，醒来，卡贝，”他说，并且粗暴地摇他。

孩子睁开他的眼睛，微笑一下。市府的人员便把那张床包围起来。

被痛苦和恐惧所扰乱的王后，向她的女儿做了一个手势，这女孩子借着这个机会，溜到隔壁那间屋子里去，打开火炉的一扇门，抽出那个小字条，立刻烧掉，于是即刻转回这间屋里来，丢了一个眼色，使她的母亲放心。

“你要什么？”孩子问。

“昨夜你听见了什么？”

“没有，我睡着了。”

“好象你很爱睡呀？”

“是的，因为我睡着，就做梦。”

“你梦见谁？”

“我看见你们杀掉我的父亲。”

“这样，你一点儿声音都没听见吗？”桑特尔凶狠地说。

“一点儿没听见。”

“这群小狼原来和母狼都是预先约好的，”那忿怒的市政军长说，“可是一定是有阴谋的。”

王后微笑了一下。

“那奥国女人在鄙视我们，”那市政军长叫道。“既然这样，严厉地执行公社的命令吧。站起来，卡贝。”

“你要干什么？”王后忘我地叫道。“你没有看见我的儿子在害病，在发烧吗？你真的想把他弄死吗？”

“你的儿子，”那市政军长说，“是丹普尔管理委员会的累赘。他正是一切阴谋者的争取对象。他们想把你们一齐劫走。嘿，来吧。提松！……叫提松来。”

提松是监狱里做一切粗笨工作的工人。他来了。

他有四十多岁，皮肤灰暗，形容粗野，黑发蓬松，一直拖到眉毛。

“提松，”桑特尔说，“昨天有谁给犯人们带饮食来？”

提松说出一个姓名。

“她们的换洗衣服，谁带进来的？”

“我的女儿。”

“你的女儿是洗衣妇吗？”

“不错。”

“你把犯人们的东西交给她吗？”

“为什么不？反正都一样是赚钱。她赚的不是暴君的钱，是国家的钱，因为国家是在为他们付钞。”

“我们告诉过你下细检查进出的衣服。”

“嘿，难道我没有尽好我的本分吗？譬如昨天有一张手巾，上面打了两个结子，我立刻交给管理委员，他命令我的女人打开结子再熨平，然后才交给卡贝太太，并且不说什么。”

对于手巾上打了两个结子这个说法，王后战栗了，瞳孔也扩大了，绮丽沙白夫人同她交换了一个眼色。

“提松，”桑特尔说，“你的女儿是一个公民，没有人怀疑她的爱国热忱；但是，从今天起不要她再进丹普尔来。”

“啊！我的天！”骇住了的提松说，“你们对我讲些什么？怎么！我就不会在这里再看见我的女儿吗？”

“你也不许再出去了，”桑特尔说。

提松朝四周一望，他的忿怒的眼睛没有盯在任何东西上面；忽然间他叫了起来：

“不许我再出去！哼！就是这样干吗？嘿，好！让我完全出去。我辞职不干了；我既不是暴君，又不是贵族，你们要把我拘在监里，我告诉你我要出去。”

“公民，”桑特尔说，“服从公社的命令，闭口，否则你就要吃苦，是我这样命令你留在这里，监视着有什么事发生。我警告你，也有一只眼睛监视着你。”

这期间王后以为别人把她忘记了，渐渐恢复了她的宁静的心绪，重新把她的儿子放上床去。

“叫你的女人上来，”那市政军长对提松说。

这人不说一句话，便下去了。桑特尔的威胁使得他温柔得象

一只小羊。

提松的女人上来了。

“女公民，过来，”桑特尔说：“我们就到前厅去，你搜查这些囚犯的身子。”

“喂，女人，”提松说：“他们不要我们的女儿再进丹普尔来了。”

“怎么！他们不要我们的女儿进来吗？那么我们从此就不能再看见我们的女儿了吗？”

提松不住地摇头。

“你在那里说些什么？”

“我说我们给丹普尔委员会打了一个报告，请委员会决定。在这期间……”

“在这期间，”那女人说，“我要看我的女儿。”

“安静！”桑特尔说：“我们叫你来搜查囚犯的，不许说话，快去搜查她们，过后再看……”

“但是……可是！……”

“啊！啊！”桑特尔皱着眉头说：“我看，弄糟了。”

“照将军公民说的去做吧，女人；过后，你看他会说我们再看见……”

提松带着一个卑贱的微笑望着桑特尔。

“好吧，”那女人说：“你们走开，我就去搜她们。”

男子们都出去了。

“我亲爱的提松太太，”王后说，“相信……”

“我什么也不相信，卡贝女公民，”那可怕的女人咬牙切齿地说，“如果不只是你一个人为人民带来这一切的灾祸。现在我要在你身上找出一些可疑的东西，你等着吧。”

四个男子站在门边，如果王后拒绝，他们便进来帮助提松女人动武。

先从王后下手。

在王后身上寻出一条手巾，上面有三个结子，这好象是安排好作为提松所说的那条手巾的回答，另外还有一枝铅笔，一幅肩挂，一些封信的火漆。

“呃！我很明白这个，”提松女人说。“我已经报告过市政府的委员们说，她写信，那奥国女人！有几天我在蜡台的盘上找着一点火漆来。”

“啊！太太，”王后带着一种恳求的声调说，“只把披肩交出去吧。”

“啊，对，是的，”那女人说，“怜悯你！……人家会怜悯我吗？……他们要把我的女儿拿走。”

绮丽沙白夫人和公主身上没有找着什么。

提松太太呼唤市府的人员，桑特尔带着他们再进来；她把在王后身上搜得的东西都交了出来，这些东西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成了无限多的猜度的对象；特别是那条打了三个结子的手巾，使得那些查抄皇族的人作无边的幻想。

“现在，”桑特尔说，“我们要对你宣读国民公会的命令。”

“什么命令？”王后问。

“那命令叫你和你的儿子分开。”

“真的有这一道命令吗？”

“是的，国民公会很担心：国家交付给公会这个孩子，不该让孩子和象你这样腐败的母亲在一道……”

王后的眼睛发出了怒火。

“纵然你们是虎狼，至少也该对我作出一些控诉的理由呀！”

“这又有何困难呢，”一个市府的人员说，“哼，听吧……”

他于是作了一个很肮脏的控诉，好象叙东①用来控诉亚格里庇伦②一般。

“啊！”王后挺起身子，面如死灰，忿怒得傲气无比的叫道，“我只有向天下的母亲的心呼吁！”

“走吧！走吧！”那市府的军长说，“一切都弄好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两个钟头了，我们不能费掉一整天的光阴；起来，卡贝，跟着我们走吧。”

“绝不！绝不！”王后闯上前去站在市府的人员和小路易当中，不要他们挨近床边，象一只母老虎保护她的兽穴一般，“我绝不让你们把我的儿子夺走！”

“啊！先生们，”绮丽沙白夫人阖着双手，带着可称赞的恳求态度说，“先生们，凭借上天的名，怜悯两个母亲吧！”

“说吧，”桑特尔说，“说出姓名来，供出你们的阴谋诡计，解释提松的女儿给你带来的衣服里、那条手巾上的结子，和在你袋里找出的手巾上的结子；那么，我们就把孩子给你留下。”

绮丽沙白夫人给王后丢了一个眼色，好象请她做出可怕的牺牲。

王后的泪珠在眼睑上象一颗钻石那样在放光辉，她骄傲地拭去了说：

① 叙东：罗马的历史家，生于公元前七十年代。

② 亚格里庇伦：罗马暴君列雍的母亲。

“再见，我的儿子。决不要忘记你在天上的父亲，你的母亲不久就去同他在一起；每天早晨和夜晚，念我教你 的 祷 告。再见，我的儿子。”

她给了他最后的一吻；冷酷地、不可屈服地站了起来说道：

“先生们，我一点也不知道；照你们的意愿去做吧。”

可是王后所应该具有的力量，实在超过了一个女人的心，特别是一位母亲的心所能容忍的。她昏倒在椅子上去了，同时他们把孩子带走，他流着泪伸着臂向着他的母亲，但却没 有 发 出叫声。

门在带走太子的市府人员的身后关上了，只留下三个女人。

室里只有一片绝望的沉寂，被几阵呜咽的哭声打断了。

王后首先打破了沉寂。

“女儿，”她说，“那张字条呢？”

“我把它烧了，象你对我说的，母亲。”

“没有看过吗？”

“没有看过。”

“最后的光明而崇高的希望也永别了。”绮丽沙白夫人悄悄说道。

“啊！你说得对，说得对，我的妹妹，太痛苦了！”

跟着她转身向她的女儿说：

“至少你看过那上面的笔迹，玛丽。”

“是的，母亲，一会儿。”

王后站了起来，走到门边去，看看是不是有人在监视她，从发上抽下一根针；走到墙边，从缝里挑出一张摺成象一个小束那样的纸条，把它送给公主看。

“我的女儿，在回答以前，下细想想那笔迹是不是和这笔迹

相同？”

“是的，是的，母亲，”公主叫道，“是的，我认识这笔迹。”

“赞美天主啊！”王后热忱地跪下叫道，“如果今天早晨，他还可以写字，那么他是得救了。感谢，我的天主！感谢你，这样一个高贵的朋友值得你为他显示一个奇迹的。”

“母亲，你说的是谁呀！”公主问道，“这个朋友是谁？把他的名字告诉我，我要在祷告里，向天主为他祈福。”

“是的，你说得对，女儿；绝不要忘记这个名字，因为这是一个充满荣誉和勇敢的君子；他并不想得到什么酬报，因为他是在灾祸里才出现的。他从来没有看过法国的王后，宁肯说是法国的王后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他却献出他的生命去保护她。也许他要得着的报酬，亦如今天一切有道德的人所得着的一样：一个残酷的死亡……但是……如果他死了……啊！上天！上天！我只有在那里去感谢他……他叫……”

王后焦急地朝四下一望，低下她的声音说：

“他叫红屋骑士……为他祈祷吧。”

七

竞技者的宣誓

劫走王室的企图，既然还没有实现，不管怎样总不能认为是事实，可是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忿怒和另一些人的兴趣。有力去助长这件事的，便是公安委员会探听到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以来，

一群逃亡的人从边界各处重新回到了法国。自然这些冒着生命危险的人不是没有计划而来的，这个计划里最大的可能性，便是协力来劫走皇室的家族。

根据国民公会议员阿斯南的建议，一道恐怖的命令已经宣布了：凡是逃亡在外复返法国的人，凡是企图逃走的被捕的人，一切帮助别人逃亡或者帮助逃亡者返国的人，一切给与逃亡返国者住宿的人，概行处死。

这恐怖的法律带来了恐怖的岁月。只是关于嫌疑犯的法律还没有宣布罢了。

红屋骑士既然是很活跃、很大胆的一个敌人，他重返巴黎，出现在丹普尔监狱这个传闻，不得不引起严重的措施。从来没有做过的严厉的查抄，在许多嫌疑的家庭里实施过了。除了几个回国的妇女，让人拘禁，几个老人知道岁月不多，不愿和刽子手争辩之外，这些检查却没有得着什么结果。

因为这个事件，各个部队，我们可以想象，整整忙了好多天，因此巴黎最有力的勒卜特页队的书记很少有时间来想到他神秘的女人。

首先他离开那古老的圣·扎克街的时候，他已企图忘掉；但是象他的朋友罗兰说的：

想到的应该忘记，
却又不断涌上心头。

但是穆里斯没有说出什么，也没有承认什么。他只在心里紧紧地藏住那番奇遇的一切细节，因此他的朋友竟没有能够查觉出来。但是罗兰素来知道穆里斯是一个欢乐而开朗的人，可是现在

看见他总是喜欢在清静的地方去作沉思，这引起他的朋友怀疑，如象罗兰所说的：“居必东[1]那小子把他射中了吧。”

十八世纪的法国王朝时代里，很少有象现在一七九三年那样的神秘的年头。

可是红屋骑士没有被人捕获，也没有人谈到他了。王后既然成了丧夫的寡妇，又成了丧子的孤母，只好伴着她的女儿和小姑啼哭。

那幼年的太子开始落在鞋匠西蒙的手里，备受虐待，两年以后才去和他的父母的灵魂住在一起。现在只是暂时的平静。

山岳党人的火山吞蚀吉伦特党人以前，也暂时平息了一会。

穆里斯感受到这静止的沉重，正如象人们在暴风雨前感受空气的沉重一般，他不知道怎样利用他的闲暇。除了把自整个人沉浸在他的情绪里，即使不算是爱情，也却是强烈得令人忍受不住的一种情绪，他把那封信念了又念，那蓝宝石的指环吻了又吻，虽然发过誓不愿再去追寻，却又打定主意再去作一次最后的尝试。

那少年想起了上植物园那一区的队上去，向那里的秘书打听一下消息。但是另外一个意念：他的神秘美人可能和某些政治的阴谋发生联系，这个意念，使他退缩了；而且他这样不谨慎的行动可能把他心上的美人领到共和广场，而使这个天使的头落在断头台上，他想到这里不禁有一阵可怕的寒战从他血脉里流过。

于是他决定单独地、不带什么任务，去探索一下。他的计划是很简单的。每家门上所贴的屋内人名贴子应该供给他第一个线索，跟着再向看门人一问，总会揭破这个神秘。以他的勒卜特页

---

[1] 居必东：即爱神，常持弓矢，惯射击一对爱人的心。

队的秘书身份，他是有绝对的权限去做这个访问的。

首先，这神秘的女郎的姓名，他全不知道，但是使用比较、推理法总是会找出来的。象这样一个漂亮人儿，名字一定是和她的形体相调和的：至少是有天神、仙女、天使的名字；因为她生下来，大家会庆祝她，如象一位超自然的精灵来到凡间那样。

名字算是有着落了，可以作为他的向导。

穆里斯穿上褐色粗布的短衣，戴上红色无帽边的、在特殊的日子才戴的帽子，不通知任何一个人，独自出发去探寻他的秘密。

他手上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短杖，当时人们叫做“法制”的，握在他有力的拳头里，这武器具有黑克利斯的棍棒的价值。他袋子里藏着他勒卜特贡队的秘书的委任状。这东西同时是身体的安全和精神的保障。

他开始重新走上维克多尔街，古老的圣·扎克街，借着夕阳的光辉，去读每家门板前的木板上写出字迹好坏的姓名。

穆里斯已经到了第一百户，因此他已经念到第一百个名单，还没有碰见一个名字如他所梦想的，能使他相信觅得他那不认识的美人的踪迹，可是忽然间一个鞋匠看出，这位读门牌的人脸上的焦急情绪，打开他的门，带着他的皮带和他的锥子，从他的眼镜的上面去瞧穆里斯。

“你要找这房子里的人吗？”他说，“那么你讲，我可以告诉你。”

“谢谢，公民，”穆里斯结结巴巴地说：“但是我找一个朋友的名字。”

“公民，我知道这一区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你的朋友住在哪里？”

“他住在，我想，古老的扎克街；我怕他已搬走了。”

“但是他叫什么名字？我须得知道这个名字。”

惊着了的穆里斯迟疑地呆在那里一会儿；跟着他就说了一个他随便想到的名字。

“尔勒，”他说。

“他的职业呢？”

穆里斯周围都是硝皮厂。

“硝皮的童工，”他说。

“那么，”一位刚才停在那里的资产阶级的人，带着一些好奇，夹着一点怀疑的意思望着穆里斯说道，“你应该向他的主人交涉。”

“不错，”看门的人说，“真是不错；厂主知道他所有工人的名字，请看，这就是迪克斯麦尔公民，硝皮厂厂长，用得有五十多名工人，你应当向厂长交涉。”

穆里斯转过身去，果然看见一位资产阶级的人，身材高大、面貌安静，从他的衣服的富丽看去，显然是一位有资财的工业家。

如象看门公民所说的，那资产阶级的人说：“只须你说出他的姓来。”

“我已说了，他叫尔勒。”

“尔勒只是一个名字，我问的是他的姓。所有的工人在我那里都登记下他们的姓。”

“我的天，”穆里斯被这样盘问，弄得着急起来，说，“他的姓嘛，我不知道。”

“怎么！”那位资产阶级的人说，带着一种讥笑，是穆里斯所不愿意看见的，“怎么，公民，你不知道你的朋友姓什么吗？”

“不。”

“那么，你可能就找不着他。”

于是那位资产阶级的人恭敬地向穆里斯敬了礼，走了几步，跨进古老的圣·扎克街的一所房子里去了。

“很明白，如果你不知你朋友的姓……”看门的人说。

“嗯，不，我不知道，”穆里斯说，为着发泄他的脾气，他是不惜寻找一个机会去同人争吵一架的，我们该说这时候，他已经蓄意去找这个机会了。“你在说些什么？”

“没有说，公民，一点儿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如果你不晓得你的朋友姓什么，如象迪克斯麦尔所说的，你可能找不着你的朋友。”

于是看门的公民把肩头一耸，钻进他小屋子里去了。

穆里斯很想打那看门的公民几下，但是他上了年龄，他的衰老救了他。

假使他年青二十岁，穆里斯会和他较量一下气力，人们在法律面前平等，可是在气力面前却不平等。

可是，那时候夜色将要降临，穆里斯只有几分钟的阳光了。

他利用这几分钟先查第一条，再查第二条小巷，他研究每一扇门，他深入每一个角落，从每个栅栏上面瞧去，垫起脚去望每一堵墙内，在每一个铁栏前面都瞟一眼，每一个锁孔上都瞅一下，敲一声无人的铺面，得不着回答，就象这样枉费了他两个钟头，没有丝毫结果。

夜晚的九下钟敲了。天已经黑尽了。在这个荒凉的区域里，生活好象随日光一道收场，大家已听不见丝毫声音，看不见丝毫活动了。

绝望的穆里斯正要转身回去，忽然间在一条窄巷的转弯处，

他看见一线灯光。他跨进这条黑巷，没有觉察到一个好奇的人，一刻钟以来就在一丛树木里藏着，把头靠在墙上，窥伺他的行动，现在这个头仓卒地隐藏到墙的后面去了。

这个头消失后几秒钟，三个人从这墙上所嵌的一扇小门出来，去挡住穆里斯刚才进去的那条窄巷，第四个人为着更加谨慎，便把这条巷子的门关上了。

穆里斯走到巷子的尽头，发现一个院子，他看见的光线是从这院子的那一边射过来的。他敲敲一所破烂孤立的房门；但是他刚敲一下，那灯光就灭了。

穆里斯再敲一下，可是没有回响；他知道里面的人决意不回答他。他明白继续敲下去枉费功夫，于是他穿过院子，再回到窄巷来。

同时那房子的门绕着它的铰链缓缓地开了，三个人从那里闯了出来，而且发出一阵阵口哨声。

穆里斯回转身去，看见在他的手杖两倍长的距离，有三个黑影。

在黑暗里久了，眼睛习惯了的微光下，可以望见三把灰暗的刀刃在闪闪发光。

穆里斯明白他是被围住了。他本想用他的手杖和那些刀较量一下；但是巷子实在太窄了，他被夹住在两边的墙里，挥舞不开他的武器。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头挨了凶猛的一下，把他敲昏了过去。这真是一个没有料到的袭击，从墙内出来的四个人和门里出来的三个人，七个人一齐动手，冲向穆里斯来，他纵然拚命抵抗，终于被他们打倒，把手缚住，把眼缠住了。

穆里斯并没有呼叫，也没有喊人来救。他总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勇气能够胜过敌人，要别人来协助是羞愧的事。

况且，纵使穆里斯呼喊，在这个荒凉的区域里，也没有人来救他。

因此穆里斯是被捆住、扼住，如象我们说过，使得他不能呼喊。

他回想一下：既然他们把眼睛给他缠住，那便不是要把他立刻杀掉。在穆里斯的年龄，一切延缓都是希望。

他于是竭力镇静着，期待着。

“你是谁？”一个被斗争还弄得兴奋的声音问道。

“我是被人暗杀的人，”穆里斯回答。

“还有，如果高声讲话或喊叫，我就立刻把你杀掉。”

“如果我要叫，我就不会等到现在了。”

“你预备好回答我的问题吗？”

“你先问吧，我看是不是该回答你。”

“谁派你到这里来的？”

“没有人。”

“你是据自己的意思来的吗？”

“是。”

“你撒谎。”

穆里斯拚死命想摆脱他的手；可是办不到。

“我从来不会撒谎。”他说。

“不管你是自己来，或者被人派遣来，总之你是一个暗探。”

“你们这一群懦夫！”

“我们是懦夫吗？”

“是，你们七、八个人来对抗一个被缚住的人，反转来侮辱这个人。懦夫！懦夫！懦夫！”

穆里斯这一阵凶暴，没有使他的敌人发怒，反转平服了他们。这阵凶暴证明这少年不是他们所疑虑的人；一个真的暗探是会发抖求饶的。

“我们并没有侮辱你的意思，”一个更和缓的声音说，这个声音比以前几个声音都更有权威。“在我们这时代里，一个诚实人也可以做暗探；只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吧了。”

“说这话的人是受欢迎的；我忠实地回答你的问题。”

“你跑到这一区来干什么？”

“来找一个女人。”

一个不相信的声音回答这个借口的话。

这私语扩大成了暴风雨般的喧嚣。

“撒谎！”那个声音又说，“这里没有女人，我们明白什么叫女人，这一区里没有女人；快招认你的阴谋，不然，就要你的命。”

“哼，”穆里斯说，“你该不会为着杀我取乐而杀我吧，除非你是真正的匪徒。”

于是穆里斯拚命再做一次更凶猛，更不堪预料的努力，要摆脱系住他双手的绳索；忽然间一阵痛苦、尖锐的寒冷、刺激他的胸膛。

穆里斯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缩一下。

“哼！你觉得那个吗？”一个人说，“呃，你才认识了一时，还有八时要进来哩！”

“那么，放进来吧，”穆里斯淡然地说，“至少，立刻就完结了。”

“你是谁？讲！”那又和缓又有权威的声音说。

“你要知道我的姓名吗？”

“是，你的姓名。”

“我是穆里斯·林德。”

“怎么！”一个声音叫道：“革命党人，……爱国者，穆里斯·林德吗？勒卜特页队的秘书穆里斯·林德吗？”

这些话带着很大的热忱说了出来，穆里斯了然这些话有决定性的意义，不管怎样回答，他的命运都注定了。

穆里斯是决不会怯懦的。他象一个真正的斯巴达人直立着，拿出一种坚定的声音说：

“是，穆里斯·林德；是，穆里斯·林德，勒卜特页队的秘书；是，穆里斯·林德，爱国者、革命党人、雅各宾党人；总之，穆里斯·林德，他最美丽的日子就是为自由而死的日子。”

一个死样的沉寂来接受这个回答。

穆里斯·林德挺着胸膛，时时刻刻期待着那把他已经感觉着尖锋的刀剑，整个地刺进他的心来。

“你的话果然是真实的吗？”几秒钟以后一个泄漏了它的情绪的声音说。“嘿，少年人，不要撒谎。”

“搜我的袋子，你可以找着我的委任状，”穆里斯说：“瞧我的胸膛，如果我的血没有把它们遮盖，你会在我的汗衣上找着绣着的M和L两个字母①。”

跟着穆里斯感觉被几只有力的胳臂挟持走了一会。他听见开了第一道门，又开第二道门。只是第二道比第一道更窄，因为抬他的人和他不能一齐过去。

他继续听见低声交谈和耳语。

“我算是完了，”穆里斯对自己说，“他们要系一块石头到

① 即穆里斯·林德两字的缩写

我的颈项上去，把我扔在庇野勿尔河的某个涡坑里去。”

但是，过一会，他感觉抬他的上了几步楼梯。一阵比较温暖的空气迎面拂来，他们把他放在一个座位上面。他听见一扇双重上锁的门关了，脚步声也远了。他感觉一个人被留下在那里了。他注意地听，如象生命系在一个字上面的人那样注意地听，他听见同一个声音，在他耳里混着坚决同和缓两种意思，在对另外的人说：

“让我们商量吧。”

八

让维也芙

一刻钟过去了，在穆里斯看去，好象是一个世纪。这是很自然的：象他这样年轻，貌美、精强、力壮，被一百个忠实的朋友所爱戴的好汉，有时梦想着同他们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而现在措手不及提防，忽然间在一个阴谋的埋伏下，就要丧掉他的生命。

他明白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但是不是有人监视着他呢？

他在努力想挣断缚住他的绳索。他的钢铁般的肌肉膨胀、挣扎，绳索勒进他的肉体，但却不断裂。

最可怕的是他的手被缚在背上，他不能够揭掉他眼睛上的蒙头带。如果他能观看，也许他能逃脱。

可是，在这些挣扎里，没有人来禁阻他，而且他周围没有一点响动，他推测是孤单地关在那里了。

他的脚踏着一些细软微弱的东西，象是砂或沃土。一种刺鼻

的辛辣气息表示周围有些腐坏的植物。穆里斯以为关在一个养花的温室一类的房屋里。他向前几步，便撞着了墙壁，转过身去，用手摸索一下，接触着耕作的器具，他欢乐地叹了一声。

他异常地努力，终于一个一个地探索出那屋里的器械。他的逃跑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机遇或者上天给他五分钟的功夫，如果在这些器具里找着一件有锋刃的东西，他就算得救了。

他找着一把铲子。

象穆里斯那样被缚住，要把这铲子翻过来使它铁刃的一端翻到上面来，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他用腰身压住那铁铲，把缚住他的绳索在铲口上勒来勒去。这工作是缓慢的，因为铲口并不锋利。汗水直从额上冒出来；他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做了最后一次凶猛的努力；那绳索被割了一半，便被他挣扎断了。

这一次他发出的却是一个欢乐的呼叫声；他确信，即使被杀掉，至少也是因自卫而战死。

穆里斯一下扯掉蒙着他眼睛的手巾。

他没有弄错；他虽不在温室里，而这里却是一个小屋子，里面塞满了不能在户外过冬的植物。在一个角落里盛着园艺的器械，其中一个器械便帮了他的大忙。他对面是一扇窗子，他纵步到窗子边去，它是加了铁栏的，他看见一个拿着短枪的人立在门前守卫着。

在园子的那一边，大约有三十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小亭子，和他所在的这个屋子是相似的建筑。百叶窗放了下来，透过百叶窗似乎有些光明。

他靠着门静听一下，还有一个守卫人在门前走来走去。他听见的就是这个守卫人的脚步声。

但是在走道里还有好些模糊听不清楚的声音；商量显然已经

成了热烈的争辩。穆里斯不能继续不断地听到他们所说的话。达到他的耳里只有几个字，这几个字当中有一些不是距离能够挡住的，他听出："暗探、尖刀、死亡。"

穆里斯更留心听。一扇门开了，他听得更清晰些。

"是的，"一个声音说，"是的，他是一个暗探，他发现了一些事，他是被派遣来窥探我们的秘密的。如果把他放了，他去控告我们，很危险。"

"但是他的誓言？"另一个声音说。

"誓言，他先宣誓，然后背誓。难道他是可以信靠的绅士吗？"

穆里斯咬牙切齿地忿恨这个意念：还有人以为只有绅士才能不背信义。

"但是他怎样去控告我们呢？"

"不，真的，他不认识我们，他不知道我们做些什么；但是他知道住址，他将带着大队人转来。"

这理由好象是不能辩驳的。

"哼，"穆里斯已经听到几遍的声音，好象是这一群人的首领，说，"那么，就是这样决定了吗？"

"是，一百个是；我不了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大量，朋友，如果公安委员会把我们捉去，你看他们将用尽一切方法来残害我们哩。"

"先生们，那么你们一致坚持你们的决议了？"

"无疑，我希望，你该不会反对。"

"先生们，只有我的一票，主张把他释放掉。你们有六票都赞成把他杀掉。去杀吧。"

在穆里斯头上流着的汗水骤然就冰冷了。

“他要叫喊，要呼号，”那声音说，“至少，你已经把迪克斯麦尔夫人远远地遣走了吗？”

“她一点也不知道；她在对面那小屋子里。”

“迪克斯麦尔夫人，”穆里斯喃喃自语：“我明白了。我现在在那个老圣·扎克街和我讲话的硝皮厂厂主家里，就是我不能说出我的朋友的姓名的时候，他取笑着我离开的那个人。但是一个硝皮厂厂主要把我杀掉，究竟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总之，”他再说，“在人杀死我以前，我先弄死他几个。”

他纵到耕具那里，那原本无害的东西在他手里将成了可怕的武器。

然后他躲到门后面去，只要门一打开，就会把他藏起来。

他的心跳得要冲破他的胸腔，在寂静里可以听出这个跳声。

忽然间一个声音在说，穆里斯从头到脚都战栗起来：

“如果你听我的话，你只须打破一片玻璃伸进你的长枪，只须一下便结果了他。”

“啊！不，不，不要有破炸的枪声，”另一个声音说，“破炸声音可能把我们泄露了。喂！你来了，迪克斯麦尔，你的女人呢？”

“我才透过百叶窗看见她，她一点也不知道，她在看书。”

“迪克斯麦尔，你来为我们决定吧：你赞成给他一枪呢，或是给他一刀？”

“好，给他一刀，干吧！”

“干！”那五六个声音一齐说。

穆里斯是在革命里长大的孩子，有一颗钢铁的心，不信神灵，象那个时代里的许多人一样。但是一听见“干！”这个字，

从把他和死亡分开的那扇门的那一边发出来，他就记起他小时母亲叫他跪下做祷告的时候，叫他划的那个十字架。

脚步声走近来，又停住了，跟着钥匙在锁里嘎嘎地响了，门缓缓地开了。

在刚才经过的这一分钟内，穆里斯对自己说道：

“如果我耗费时间去打，我就会被杀掉。我一向这些暗杀者冲起去，我就骇住了他们；我跑到园子、小巷里去，也许可以逃脱。”

立刻，他象狮子那样的往前面一跳，发出野兽般的一吼，那吼声里威胁多于恐惧，他一下冲倒两个人，因为他们以为他手被缚住，眼被遮着，没有料到有这一下子，他又推开另外几个人，因为他穿上的钢条绑腿，在一秒钟内就越过十个多瓦士[1]那样远的距离，他看见在走道的末端有一扇敞开的门通到园子里去，再朝前面一冲，一下就纵下十级阶梯，冲到园里，定好方向，奔向那扇门去。

那扇门是被两个门闩和一把锁锁住的。穆里斯抽开两个门闩，想去开锁，但没有钥匙。

在这个时候追赶他的人已经到了阶梯上面，他们发现他了。

“在那里！”他们都叫起来，“开枪，迪克斯麦尔，向他开枪；杀！杀！”

穆里斯做了一个狮子般的狂吼：他被关在园子里了；他用眼睛测量一下墙；它有一丈那样高。

这一切象一秒钟那样快就过去了。

那些暗杀者冲向前去追赶他。

---

① 多瓦士：法国古尺度名，约合我国六市尺。

穆里斯在他们面前大约有三十步；他带着一个死囚的眼光向周围一望，只想求一线的机会得着救星。

他望见那座小亭，它的百叶窗、和百叶窗后面的光线。

他只跳了一下就是十呎，抓住那百叶窗，把它扯坍下来，打破窗子，冲了进去，跳进一间光明的房屋。一个女人坐在火炉旁边看书。

这女人恐怖的站起来，呼救。

"站开，让维也芙，站开，"迪克斯麦尔的声音叫道，"站开，我要杀他！"

穆里斯看见十步之外，那长枪的筒子正在向他瞄准。

可是，那女人一看见他，就发出一个可怕的叫声，不但不遵照她丈夫的命令，站到一边去，反转把自己放在他和枪筒当中去。

这动作引起穆里斯对于这仁慈的人儿极大的注意，她一下就维护起他来了。

轮着他，他也发出一声呼叫。

这就是他久找不着的神秘女郎！

"你！……你！……"他叫道。

"闭口！"她说。

跟着，转身向着那批拿着各种武器挨近窗来的杀人者叫道：

"啊！你们不要杀他呀！"

"这是一个暗探，"迪克斯麦尔叫道，他说话时面貌的温和沉静表示出他难于和解的坚决态度。"这是一个暗探，应该处死他。"

"暗探！是他吗？"让维也芙说，"他，暗探？迪克斯麦尔，过来。我有一句话对你说，给你证明你错得奇特。"

迪克斯麦尔靠近窗去，让维也芙挨到他身旁，吊在他耳边，悄悄地向他说了几句话。

硝皮厂主人举起头来，说：

“他吗？”

“正是他，”让维也芙回答。

“你能确定吗？”

这一次那少妇不回答了，但是她转身向穆里斯，含笑地向他伸出手来。

迪克斯麦尔的面貌露出一种温良而冷酷的奇特表情。他把他的枪把放到地上去。

“那么，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说。

跟着他向他的伴侣作了一个手势，叫他们跟随着他，他给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就走开了。

“藏起这只指环，”让维也芙在这时候悄悄地说：“这里大家都认识它的。”

穆里斯赶快把那只指环从他的指头上取了下来，并且把他放在他的背心的袋里去。

过一会，那亭子的门开了，迪克斯麦尔没有带武器进来，向着穆里斯走来。

“请原谅，公民，”他对他说：“早知道我对你的感激就好了！我的女人，虽然时常纪念你在三月十日夜晚对她所尽的义务，可是她忘记了你的姓名。因此我们完全不明白在和哪一位打交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相信吧，我们绝不会怀疑你的荣誉，也不会盘问你的来历。因此我再一次请求你原谅！”

穆里斯惊骇呆了；他感觉四周在打转，站立不住，快要倒下去了。

他靠住火炉。

“但是，究竟，”他说，“为什么你要杀我呢？”

“请听我的秘密，公民，”迪克斯麦尔说，“我相信你的忠诚，不会把它泄漏出去。如你所知道的，我是这硝皮厂的主人和经理。我用来制革的大部份的强酸都是禁止买卖的商品。我手下的偷运人觉得有人向参议会告了密。我以为你是被派来查访的，我害怕；我的偷运人看见你的头上所戴的红帽，脸上表现的坚决，比我更是害怕，我不向你隐瞒，我们决意把你杀掉。”

“天呀，我早已明白了，”穆里斯叫道，“你并没有告诉什么新的东西。我听见你们的商量，我也看见你的长枪。”

“我已经向你请求原谅了，”迪克斯麦尔带着动人的和平气概说。“你要知道，我们就利用现在这个混乱的局势，我和我的伙计穆朗先生快要赚一笔大钱。我们供给军用皮囊，每天我们要做一千五百到两千个那样多。我们的生意很兴旺，市政府有很多的事要办，没有时间来下细检查我们的账，我该向你招认，我们是乘着混水捞鱼；我已经对你说了，再利用走私运来的原料，我们的利益是一百分之二百。”

“见鬼！”穆里斯说，“我看这样的赚钱已算是相当老实的，我现在明白了，你怕我去告发了，断了你们的财路；现在你既然认识我了，你该放心了，不是吗？”

“现在，”迪克斯麦尔说，“我连发誓都不要你做了。”

迪克斯麦尔跟着把手放在穆里斯的肩头上，微笑地瞧着他，对他说：

“呃，现在我们是在小组里，我该可以说，是在朋友之间，少年人，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听清楚，”硝皮厂主人再加上这一句，“如果你不愿意说，你有你完全的自由。”

“可是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想，”穆里斯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一个女人，”那位资产阶级的人说，“我知道你是为了一个女人。”

“我的天！请原谅我，公民，”穆里斯说“我完全同意，我应当给你一个解释。真的，我找一个女人，有一个夜晚，她戴着面具告诉我她住在这一区。我不知道她的姓名，和她的住址。只是，我知道我爱得她发狂，她身材矮小……。”

让维也芙的身材是修长的。

“她有金栗色的头发，气概活泼……”

让维也芙的头发是褐色的，有一对沉思的大眼睛。

“总之，一个娇艳的女工……”穆里斯继续说，“为着要讨她欢喜，我就随便来了这一手。”

“这一下就把一切都解释明白了，”迪克斯麦尔说，故意做出天真的信任，却掩盖不住一点儿阴险的气概。

让维也芙的面孔堆上了红霞，她感觉着脸上烧热，便转过身去了。

“可怜的林德公民，”迪克斯麦尔含笑地说，“我们刚才给你过了怎样坏的时光，你确是我们最不愿意加害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位好爱国者，一个好弟弟！……但是，说真话，我想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盗用了你的名字。”

“不要再说下去了，”穆里斯说，他明白这是该抽身的时候了。“让我上路并且让我们忘怀了吧……”

“你要上路吗？”迪克斯麦尔叫道，“你走吗？啊！不，不！我请，宁肯说我的伙计和我，我们请那些刚才要想扼住你的咽喉的好孩子们用晚餐。我打算请你同他们在一起吃晚饭，你才好明白他们一点也不象他们表现的那样野蛮。”

“可是，”穆里斯又有机会和让维也芙同过几个钟头，充满了欢乐，说：“我真不知道是不是该接受你的邀请。”

“怎么！你是不是该接受，”迪克斯麦尔说，“当然哟：他们都是和你一样的坦白的好爱国者；我不相信你真的原谅我了，除非我们在一道吃一餐饭。”

让维也芙一句话也不说。穆里斯如坐针毡。

“真的，”那少年结结巴巴地说，“我怕太打搅你了，公民……这身衣服……太不好看了……”

让维也芙羞怯地望着他。

“我们诚心地请你，”她说。

“我接受，女公民，”穆里斯鞠躬地回答。

“呃，好，我去通知我的客人们，”硝皮厂主人说，“朋友，请烤烤火，等着吧。”

他走了出去。只有穆里斯和让维也芙在那里了。

“啊！先生，”那少妇说，她的声音是枉然地带着责备的口吻，“你食言了，你不谨慎。”

“怎样，夫人！”穆里斯叫道，“我连累你了吗？啊！那么，原谅我；我就告辞，而且绝不……”

“天呀！”她叫道，同时站了起来，“你胸膛上受伤了！你的汗衫上血染透了！”

真的，在他那件很白、很细的汗衫上（这件汗衫和他的粗布衣服作了一个奇特的对比），有已干了的一大片红迹。

“啊！不要着急，夫人，”那少年人说，“一个走私的用短刀刺了我一下。”

让维也芙面色变白，向他伸出手去，悄悄地说：

“请原谅我，他们给你的这个伤害；你救了我的命，我又几

乎成了你的致死原因。”

“找着了你不是我很好的报酬吗？不会吧，你该不会有一点相信我找的不是你而是别人吧？”

“同我来，”让维也芙打断他的话，“我给你换一件……不应该让我们的客人看见你这样：这对他们是一个太可怕的责斥了。”

“我很打搅你了，不是吗？”穆里斯叹息地答道。

“绝对没有。我完成一个义务。”

而且她还加上这一句：

“我还很欢乐地去完成它。”

于是让维也芙领着穆里斯走到一个大的盥洗间去，那屋子的漂亮、出色，不是他预料在硝皮厂主人家里会看见的。真的这位硝皮厂主人好象是一位百万富翁。

跟着她打开了衣柜。

“取用吧，”她说，“你在你家里。”

于是她抽身出去了。

当穆里斯出来，他看见迪克斯麦尔已经转来了。

“去呀，去呀，”他说，“到客厅去，大家都在等你了。”

九

晚　餐

当穆里斯同迪克斯麦尔与让维也芙走进餐厅的时候，晚餐已经摆好，但是屋里还是空的。

他看见客人们一个一个地进来，总共有六个。

这些人外貌都还悦目，大多数是年轻的，穿着相当时髦；其中两三个还穿短紧衣，戴着红帽子。

迪克斯麦尔把他们介绍给穆里斯，说出他们的职务和本领。

跟着他转身向着穆里斯，对众人说：

“这是林德公民，我的伙计们啊。感谢我们生活着的时代，感谢革命的主义，它消除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大家都生活在神圣的平等的地位上。这张桌子每天两次把我们聚在一起，我很幸运得着你们来共享家庭的饮食。坐上桌来，公民们，坐上桌来吧！”

“还有穆朗先生，”让维也芙胆怯地说，“我们不等他吗？”

“啊！真的，”迪克斯麦尔回答。“我给你谈过的穆朗公民，林德公民啊，他是我的伙计。他的职务，如果我可以那样说，就是厂里的精神部份；他管文书、会计、发票、出纳银钱，总之是我们一切人当中，最重要的职务。因此有时他迟到一些。我去叫他。”

这时候门开了，穆朗公民走了进来。

这人身材矮小，发褐眉浓；戴的绿色眼镜，如象一些因工作使眼睛疲乏了的人喜欢戴的那样，这眼镜遮住他的眼睛，却遮不住那里面闪烁的光辉。他一开口，穆里斯便认出这个人温和而又高傲的声音，在那阵他成了牺牲品的争论中，就是那个时常主张和缓的声音；他穿了一身褐色的衣服，纽扣是大个的，背心是白色丝制的，他的衬衫的襟饰相当精致，在晚餐席上，常被一只手抚摸着，使得穆里斯惊奇地赞叹一个制革商人为什么有这样白而且嫩的手。

大家坐下来了。穆朗公民在让维也芙的右边，穆里斯在她的左边；迪克斯麦尔面对着他的妻子坐着；另外的客人随便坐在这长桌的两旁。

晚餐是精美的。迪克斯麦尔的口味象一个工业家，很殷勤地招待客人。那些工人们，或者当做是工人们的，实在是主人爽朗的好伙伴。穆朗公民很少讲话，吃得更少，差不多不喝酒，更少发笑；也许因为忆起他的声音的缘故，穆里斯对他表现很大的同情；只是他猜不定他的年龄，有时他以为他是四十到四十五岁的人，有时他以为他还是一位青年人，这怀疑使得穆里斯感觉不安起来。

迪克斯麦尔在上桌的时候，想该给他的客人们说明一下邀请这位陌生人加进他们的小圈子的理由。

他假装做天真烂熳不会撒谎的人，执行他的义务；可是客人们好象对于推理这一方面，并不十分考究，因为，这位制革家介绍这位少年的时候，纵然非常笨拙，他的短简的演说，大家都认为满意了。

穆里斯惊异地望着他。

“我的天，”他暗暗地想，“我想我弄错了。前三刻钟这个人眼睛发火，高声威胁我，拿着枪追赶我，一定要把我杀死，现在却变成完全两样的人了。那时我以为他是一位英雄或者一个暗杀者。啊唷！对牛皮革的爱好怎么会把你改变成另外一个人啦！”

穆里斯在这样观察的时候，他的内心里实在有一种深沉的痛苦与欢乐，使得这少年人真不能够说出他精神上是处在怎样一个状态里。他终于得到了在他拼命寻找的神秘美人的身旁。如象他事前所梦想的，她有一个温柔的名字。他沉醉在陪伴着她的幸福里；他凝神静气听她的一字半句和她说话的声音，每次她一开口，便使他内心最秘密的琴弦都颤动起来。可是这颗心早被他眼

前所看见的打碎了。

如象他以前所看见的那样，让维也芙实在很美。他那暴风雨之夜的梦境，没有被现实所摧毁。这正是那个标致、年轻、具有愁闷的眼睛，高贵的精神的女人。在那有名的九十三年以前的几年里，这正是人们常常遇见的情况：一个名门少女，因为她家遭遇比贵族们还要悲惨的破亡，下嫁给有资产的商人。迪克斯麦尔象是一个好人；无疑他很有钱；他对让维也芙的态度象是一个尽责要使妻子幸福的丈夫。但是这种善良与财富，能够消除这一对夫妻之间的距离吗？消除这妩媚、诗情、出色的少女和那庸俗贪利的丈夫之间的差别吗？让维也芙究竟带着什么情绪去补足这弥天的缺陷呢？……呃！那一次偶然的会见已经给穆里斯回答了这个问题：爱情。他不得不再回到起初遇见这少妇的时候，他总感觉：那一夜晚她是和她的情人幽会后回来。

让维也芙爱上另外一个人这个意念，熬煎着穆里斯的心。

于是他感叹，对她恼恨起来；他吞服了一剂份量更大的、人们把它叫做爱情的毒药。

在别的时候他听着这个温柔、纯洁、谐和的声音，瞧着那样澄静的眼睛，好象怕去瞧他的眼睛，人们可以从那里看出她心灵的深底的眼睛，穆里斯断然地相信：象这样贞洁的人是不能够骗人的，于是他感觉着一种酸涩的欢乐，想到这样一个美丽的身体、心灵和本质，永远而且只属于这个老实、粗俗、笑谈自若的好财主了。

大家谈到政治，这是谈话里必然出现的题目。在那个一切皆联系到政治的时代里，菜盘里所绘的，壁上所挂的，每小时街上所宣传的，哪一件不是政治？除了政治，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忽然间，有一位到那时还没有发言的客人，问丹普尔监狱里

囚人的消息。

穆里斯一听见这个声调，不由自主地就战栗起来。他认识这个人就是采取极端的方法，首先戳他一刀、继后又赞成杀死他的人。

可是这个人，一位诚实的硝皮工人，据迪克斯麦尔说是厂里的工头，发表出最爱国的意见，最革命的原则，转眼就得着穆里斯的好感。在某些情形下，穆里斯是一点也不反对那时很流行的暴力的措施，丹东首先极力主张的措施。可是对这个工人，他起初和现在都感到恶心。他却不会报复地杀死他；诬蔑自己是暗探的这个人。但是他要把对方放在一个园子里，各持同样的武器，不客气、不矜怜地决斗一场。这便是穆里斯可能做的，但是他转眼就明白要这样拿他自己的意愿去要求一个硝皮工人，未免有点太过火了。

这个极端派的人物，他政治的见解和他私人的行动都象是一样的强暴，谈到丹普尔监狱时，很惊诧为什么要把这些囚徒，交给容易贿赂的常务委员会，和忠实已经一再经不起考验的市政府的职员们去呢？

“是的，”穆朗公民说：“总之，一直到现在，我们该承认市政府的职员们的行为是值得国家交托给他们的任务的，历史会告诉我们，是不是只有罗伯斯庇尔①公民一个人才胜任‘不可腐蚀的’那个尊号？”

“无疑，无疑，”刚才问话的人再说，“一件事还没有发生，就断定它永远不会发生，是极端不合理的。比如，拿国民军当做一个例子吧，”那工头继续说：“嘿，各区的联队都被召去挨次值班，看守丹普尔监狱，而且这次序又是随意选的。呃，你想过这可能发生什么事故：在二十或二十五个人的一队里，假使有八

① 罗伯斯庇尔(1759—1794)：国民公会议员，山岳党积极分子，死于断头台上，

到十个坏蛋组成一个核心，决心要干一下，在某一个夜晚里，下手扼杀值卫的人，劫走那些囚徒呢？”

“呸！”穆里斯说，“公民，你瞧，这是一个不好的办法，而且在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以前，他们想用这个方法，不是已经失败了吗？”

“是的，”穆朗再说，“这巡逻队里的一个贵族不谨慎地在说话里露出了先生那两个字。而且，”穆里斯为着要证明共和国的警察是可靠的，说：“因为大家早知道红屋骑士转回巴黎来了。”

“呸！”迪克斯麦尔叫道。

“大家知道红屋骑士回巴黎来了吗？”穆朗淡然地问：“你知道他是怎样回来的？”

“完全知道。”

“咦，见鬼！”穆朗把身子向前一倾瞧瞧穆里斯，说：“我到好奇地想知道那个；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肯定地对我们谈到那件事。但是你，公民，你这位巴黎主要联队的秘书，你的消息该要灵通些呀！”

“无疑，”穆里斯说：“而且我要对你讲的，是的的确确的真事。”

所有的客人，甚至让维也芙，都好象拿出最大的注意去听这少年人要说的话。

“好嘛，”穆里斯说，“红屋骑士好象是从房德出发[1]；他带着他常有的幸运穿过整个法国。白日里他到鲁尔关卡，他一直等到晚上九点钟。那时候，有一个女人，化装成平民从关卡出去，给骑

---

[1] 房德：法国太平洋海岸的一州。

士带去一套国民军步兵的服装；十分钟以后，她和他转身回来，看见她单独出去的卫兵，又看见她被人伴着回来，便起了疑心，他们于是向巡警告了警，局里的人四处搜查。这两个犯人知道他们在被搜查，逃进了一家旅馆，这旅馆给他们打开朝着香榭丽榭街的另一道门。好象有一队特别对暴君效忠的巡逻队在巴尔·杜·伯克街转角处等着骑士。你知道以后经过的事，就可以不谈了。”

“啊！啊！”穆朗说“真奇怪，你给我们讲的那……”

“而且一点儿也不差错。”穆里斯说。

“是的，这可能象是那样的，但是，那个女人，你知道她又怎样了呢？”

“不，她不见了，我们完全不晓得她是谁，她走到哪里去了。”

迪克斯麦尔公民的伙计和他本人好象呼吸得更畅快了一些。

让维也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面色灰白，一动不动，而且哑口无言。

“可是，”穆朗带着他素常的冷淡气概，说，“谁敢说红屋骑士不是向丹普尔管理委员会报警的巡逻队里的一个成员呢？”

“我的朋友，市政府里的一位职员，那天正在丹普尔服务时认出了他。”

“那么他认识骑士的面貌罗？”

“他从前看过他。”

“这红屋骑士究竟是个什么样儿呢？”穆朗问道。

“一位身材矮小、有金栗色头发，面貌悦目、明目皓齿，大约有二十五、六岁的少年人。”

大家都深沉的含默了。

“嗯，”穆朗说，“如果你那市政府的朋友认识这位自称红

屋骑士的人，为什么他又不把他逮捕了呢？”

“首先，因为他不知道红屋骑士转回巴黎，他怕受了面貌相似的骗，而且我的朋友是温和派，他做事总从聪明、温和方面着想：有一点怀疑，他就不愿下手。”

“你不是象他那样吧，公民？”迪克斯麦尔骤然发笑，对穆里斯说。

“不，”穆里斯说，“我承认那个，我宁肯弄错了人，不愿让象红屋骑士那样危险的人逃掉。”

“那么，你会怎样办呢，先生？……”让维也芙问道。

“我要做的吗？女公民？”穆里斯说，“啊！我的天！这有何难，我把丹普尔的门一齐关闭；我就直接向那一队人冲去，我就一把扭住骑士的领巾，对他说：‘红屋骑士，我把你当做国家的叛徒逮捕了！’我一经捉住他的领巾，我就不放手，我敢这样向你保证。”

“但是他会遭遇着什么呢？”让维也芙问。

“他将遭遇的便是有人提出公诉，控诉他和他的同谋人，到现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被送上断头台去了。你看，这就是他的下场。”

让维也芙打抖，向她旁边的客人变色地瞟了一眼。

但是穆朗公民好象没有注意到这一眼，冷淡地喝干了他杯里的酒：

“林德公民说得对”，他说：“只有那样做。不幸的是他们没有把他捉住。”

“呃，”让维也芙问，“有人知道现在红屋骑士怎样了？”

“呸！”迪克斯麦尔说，“也许他不敢留下来，看见他的企图失败了，他就会立刻离开巴黎。”

“也许甚至离开了法国，”穆朗插入说。

“绝不会，绝不会，”穆里斯说。

“怎么！他竟敢不谨慎的留在巴黎吗？”让维也芙叫道。

“他并没有移动。”

一个普遍的惊诧和骚动出现在穆里斯带着极端相信的态度所发表的意见以后。

“你所说的，公民，是一个假设，”穆朗说，“不过一个假设罢了。”

“不，我肯定是一个事实。”

“啊！”让维也芙说，“我承认，据我看来，我不相信你所说的，公民；这真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疏忽。”

“你是女人，女公民；你明白有一件东西对于象红屋骑士这样性格的人，足以胜过一切关于个人安全的考虑。”

“有什么东西能够胜过那样可怕地丧失生命的恐怖呢？”

“呃！我的天！女公民，”穆里斯说，“爱情呀！”

“爱情吗？”让维也芙重说道。

“无疑是爱情，你不知道红屋骑士爱安东尼特吗？”

两三个不相信的笑声怯懦地、强勉地发了出来。迪克斯麦尔瞧着穆里斯，好象要向他心灵的深处去探寻一般。让维也芙感觉泪水弄湿了她的眼睛，一个未能逃出穆里斯注意的战栗从她周身透过。穆朗公民刚把杯子拿到嘴边，不觉把酒洒在桌上，如果那少年的注意在这时候不全部集中在让维也芙身上，穆朗面色的变白会惊骇了穆里斯。

“你感动了，女公民，”穆里斯低声地说。

“你不是说我会懂得的，因为我是女人吗？呃！我们这些女人呀，一种忠诚，虽然它是和我们的原则相违背的，总是足以感动我

们的。”

“而且红屋骑士的忠诚更加伟大，”穆里斯说，“据人说他从来没有和王后谈过话，”

“咳，咳！林德公民，那位极端派的人说，“我觉得，如果准许我说的话，你真是太看得起骑士了……”

“先生，”穆里斯说，也许感觉到用了一个已经不习用的称呼，“我爱一切骄傲勇敢的性格；如果有这性格的人是站在敌人那面，这并不阻止我和他战斗。我并没有绝望，我总有一天会和红屋骑士交手的。”

“呃……？”让维也芙叹气。

“呃，如果我撞着他……好，我同他斗个你死我活。”

晚餐毕了。让维也芙先起身，做了一个退席的先例。

这时候钟声响了。

“半夜了，”穆朗冷冷地说。

“半夜了吗？”穆里斯叫道，“就已经半夜了。”

“这感叹很使我高兴，”迪克斯麦尔说：”这说明你不感觉沉闷，这使我希望我们还可以再见。这是一个好爱国者的家，它的门对你是时常打开的，公民，我希望不久你还觉得这是一个朋友的家嘞。”

穆里斯敬礼，再转身向让维也芙：

“女公民也许我再来吗？”他问。

“我不但允许你，而且请求你哩。”让维也芙急忙说。“再见吧，公民。”

于是她回她房间去了。

穆里斯向所有的客人告别，特别向很使他高兴的穆朗致敬，最后和迪克斯麦尔握手以后，就昏昏沉沉地离开了，对于那夜晚

所发生的前后大不相同的事件，他的欢喜多于愁苦。

“不幸，不幸的遇见啊！”穆里斯走后，那少妇当她丈夫带她回屋里的时候，她在她丈夫的面前流泪地说。

“呸！穆里斯·林德公民，公认的爱国者，联队的书记，对于一个只有走私货物在他家里的硝皮匠，这是一件极可宝贵的收获啊！”迪克斯麦尔含笑地说。

“你相信是这样的吗，朋友？……”让维也芙怯懦地问。

“我想这是爱国的证书，赦免的印章，他来贴在我们家里的门上；而且我想从今夜晚起，红屋骑士也可以安然地在我们这里留下了。”

迪克斯麦尔亲爱地吻他女人的额头，更象父亲，而不象丈夫，把她留在特别为她修建的小亭子里，而他回到这建筑的另外一部份去，他同那些我们看见坐在桌子周围的客人住在一起。

十

鞋匠西蒙

这时已是五月初了。温暖活泼的阳光照射在丹普尔监狱的黑色高墙上，冬季冷雾下呼吸厌倦了的人，在这纯洁的阳光下，胸膛又可以舒畅一下。

高塔和花园的分界处，最内一道防守的小门前，值卫的兵士们在抽烟谈笑。

天气虽然很好，看管的人虽然允许囚犯们下塔来，到花园里散步，可是那三个女人却拒绝了：自从她的丈夫上了断头台以

后，王后坚决留在房间里，不愿意从国王被拘禁的房间的门前经过，到二层楼去。

自从一月二十一① 那个不幸的日子以后，偶尔王后要想呼吸一下空气的时候，都是爬上塔顶去，为着戒备，塔顶的墙洞早用百叶窗关闭着了。

值卫的国民军早得着通知，三个女人已经被许可出房来散步，可是枉然地等候了一个整天，她们却没有来利用这个批准。

快到五点钟的时候，一个男人下塔来，走到卫兵队长面前。

“啊！啊！是你，提松老爹！”这位好象是一个性情欢乐的中尉说道。

“是的，是我，公民；我是被市府的人穆里斯·林德，你的朋友，所派遣来的，他现在塔上，叫我给你带来这个丹普尔管理委员会的命令，许可我的女儿今夜晚来看她的母亲。”

“你出去的时候，女儿来过了，不幸的父亲啊！”那军官说。

“唉！出去原不是我的本心，中尉公民。我也想看看我可怜的孩子，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看过她、吻过她了……是的！这要命的工作强迫我出去。他们要我到公社去做报告。一驾马车同两个巡警等着我，而且刚刚碰着我可怜的苏菲回来的时候。”

“不幸的父亲！”那中尉说。

对祖国的爱
扼杀对骨肉的亲
叹息无用，祈求无灵；
守职尽忠才成……

① 即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路易十六被斩首于断头台上的日子。

“嘿，提松老爹如果你偶然找着一个ang(昂)音的韵脚，就告诉我吧，我一时想不起来。”

“中尉先生，我的女儿来看她可怜的妈妈的时候，请你让她进去呀。”

“这命令是合乎规定的。”中尉说，这军官，读者无疑已经猜中是我们的朋友罗兰，不待我再表明了。“你的 女 儿 来的时候，一定让她进去。”

“谢谢，勇敢的火热队队员，谢谢，”提松说。

于是他出去向公社作报告了，还喃喃地说道：

“哈！我可怜的女人，你就要幸福了！”

“中尉，”一个国民军看见提松走远了，而且听着他边走边说的声音，说：“你知道这件事实在伤了他的心么？”

“什么事，德屋公民？”罗兰问。

“怎么！”那富有同情的国民军说，“怎么这个铁面铜心的人，王后的残酷的看管人，含着眼泪，想到他的女人要看见她的女儿，而他却不能够看见她，半喜半愁地走了！军官，不要太想到那件事，实在太愁人了……”

“无疑，为什么他自己不想，如象你说的，他含泪走了。”

“究竟他想什么呀？”

“嘿，他虐待的那个女人有三个月没有看见她的孩子了。他不想到别人的灾祸，只想到自己的快乐。真的，这女人从前是王后，”那军官带着讥讽的口吻继续说，“这两个字的意义，随人去解释吧，自然人们不必被迫去对王后如象对于一个工人的妻子那样地表示敬意。”

“总之，这一切都太愁人了，”德屋说。

“忧愁，可是又免不掉，”罗兰说：“因此最好是，如象你说

的：不去想……”

他又开始低吟了：

> 妮塞特昨日
> 在既阴森又鲜明的
> 丛林里，
> 孤单地徘徊。

罗兰正在低吟着他的牧歌，忽然听见一阵喧嚣的声音从左卫队的左边出来：这声音夹杂着咒骂、威胁、啼哭。

“这是什么？”德屋问。

“好象是孩子的声音，”罗兰听着说。

“真的，”那国民军说，“这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在挨打；真的，这里只该雇用没有孩子的人啊。”

“你唱歌吗？”一个醉汉的嘶哑声音叫道。

那声音好象带头唱起来了：

“维多夫人① 打定主意，

要去扼杀整个巴黎……”

“不，”孩子说，“我不唱。”

“你不唱吗？”

那声音又开始：

“维多夫人打定主意”

“不，”孩子说，“不，不，不。”

“哈！小贱人！”那醉汉的声音怒吼道。

---

① 维多的意思是否决一国元首如皇帝或总统对于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有否决权。维多先生夫人是革命党人用来侮辱路易十六夫妇的称呼。

一根皮条的虎虎声在空气中抽过，那孩子悲苦地发出呼嚎。”

“哼，我的天！”罗兰说，“那个无耻的西蒙又打起小卡贝来了。”

几个国民军耸耸肩膀，两三个想笑一笑。德屋站起来走开了。

“我原说过，”他悄悄地说，“有儿子的父亲不应该进这里来呀。”

忽然间一扇矮门开了，王太子被他的看守人的皮鞭追着，在园子里奔跑逃避；但是，在他背后的石板上有沉重的声音，一个东西扔来击中了他的腿。

“呱！”地一声，孩子叫了起来。

他站立不稳，跌倒了，一个膝头跪下去了。

“把我的鞋子的模型拿过来，小怪物，你敢不……”

孩子站起来，摇头表示拒绝。

“哼！你不干吗？”那声音又叫。“等，等着，你且看……”

鞋匠西蒙从他的小房冲出，好象野兽出了巢穴一般。

“啊哪！啊哪！”罗兰皱眉地说道，“西蒙老板，象那样，干吗？”

“惩罚这个小狼，”鞋匠说。

“为什么惩罚他呢？”罗兰说。

“为什么？”

“是。”

“因为这个小坏蛋不愿意象好爱国者那样唱，也不愿意象公民那样工作。”

“嘿，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罗兰回答：“国家把卡贝交付你，是不是请你教他唱歌的？”

“哈！那个！”西蒙惊异地说，“你为什么要来干涉，中尉先生？我要问你。”

“我为什么干涉呢？凡是有心肝的人都要那样做。看见一个孩子挨打，就让他被人打下去，那人就不配说是有心肝的。”

“呸！暴君的儿子。”

“是一个孩子，一个没有参与他父亲罪恶的孩子，一点儿罪都没有的孩子，因此，我们就不能惩罚他。”

“我，我告诉你，他们把他给我，叫我随便处置。我要他唱维多夫人那首歌，他就该唱。”

“但是，混蛋，”罗兰说，“维多夫人是他的母亲，这孩子的母亲；你愿意别人强迫你的儿子去唱咒骂你的歌曲，说你真是一个大流氓吗？”

“我吗？”西蒙号叫道，“哼！你这中 尉 才 是一个坏贵族哩！”

“啊！不许骂人，”罗兰说：“我不是卡贝，而且也没有人强迫我唱。”

“我就要人把你逮捕了，坏旧党。”

“你，”罗兰说，“你要叫人逮捕我吗？试一试去捕一位火热队的队员嘛！”

“好！好！笑得好的是最后笑的人。等着，卡贝，拾起我的模型，来做你的鞋子，不然，千雷劈你！……”

“等着我，”罗兰气得脸色惨白，拳头举得直直的，牙齿咬得紧紧的，跨前一步，说：“我，我告诉你：他就不拾起你的模型；我，我告诉你：他就不做鞋子，听清楚了吗，混账，坏蛋，

哼！是的，你有一把大刀；它并不比你使我害怕。胆敢抽出来杀我。”

“啊！屠杀啊！”西蒙气得面色灰白地号叫道。

这时候，两个女人走进院里来了。她们当中一个手里拿着一张纸，她向卫队们交涉。

“中尉，”卫队叫道，“提松的女儿请求看她的母亲。”

“让她进去，因为丹普尔管理委员会已经批准了，”罗兰说，他不愿意走开片刻，怕的是西蒙利用机会去打孩子。

卫兵让两个女人一道进去了，可是她们在那些阴暗的石阶上刚刚爬上四级，就遇见要到院里去的穆里斯·林德。

黑夜快降临了，因此他认出她们的面貌。

穆里斯阻止她们。

“你们是谁，女公民，”他问，“你们要干什么？”

“我是苏菲·提松，”两个女人当中的一个说。我得着许可看我的母亲，我就是来看她的。”

“是的，”穆里斯说，“但是那许可证只限于你一个人，女公民。”

“我带来我的朋友，为着在兵士们当中，我们是两个人。”

“很好。但是你的朋友不许上去。”

“随你高兴，公民，”苏菲·提松紧紧握住她朋友的手说，这位女友紧紧地靠住墙，好象是又惊又骇。

“队员公民们，”穆里斯抬头招呼安置在每层楼的卫兵，叫道，“只让女公民提松过去，她的朋友不许过去。她等候在阶梯上，你们当心要人尊重她。”

“是，公民，”卫兵们说。

“上去吧，”穆里斯说。

两个女人走过去了。

至于穆里斯，他跳下还剩余的四、五级，一股风似地到了院子里。

“什么事？”他向国民军说，“谁在吵？在犯人的前厅大家都听见孩子的叫声了。

“这里，”西蒙说，他熟悉了市府人员的习惯，以为看见穆里斯，他便得着救援；“这里有一个叛徒、贵族、旧党、他阻止我殴打卡贝。”

他拿着拳头指着罗兰。

“是的，哼！我阻止他那样做，”罗兰轻鄙地说，“如果你再叫出一次旧党、贵族或者叛徒，我就拿剑戳穿你的身体。

“这是一个威胁！”西蒙叫道：“守卫啊！守卫啊！”

“我就是守卫，”罗兰说：“因此，不要喊，我在你身旁，为你效劳。”

“为我，市政府的公民，为我！”西蒙叫道，感觉这一次被罗兰威胁得厉害了。

“中尉是对的，”西蒙叫来帮助他的市政府人员冷冷地说：“你玷污了国家；怯懦的人，你打孩子。”

“穆里斯，你知道他为什么打孩子吗？因为孩子不愿意唱《维多夫人》，因为孩子不愿意侮辱他的母亲。”

“真无耻！”穆里斯说。

“你也一样吗？”西蒙说，“我被叛徒们包围了呀！”

“哼！鄙棍，”这位市政人员握住西蒙的咽喉，扔掉他手上的皮鞭，说：“你敢乱说穆里斯·林德是叛徒。”

他粗暴地把鞋匠肩上的皮带拖了下来。

“谢谢，先生，”孩子忍耐地看着这一幕，说：“但是他要

向我报复的。”

“过来，卡贝，”罗兰说，“过来，孩子；如果他再打你，大声呼救，会有人来惩罚这刽子手的。来，来，小卡贝，回到你塔里去吧。”

“你们这些保护我的人，为什么也把我叫卡贝呢？”孩子说，“你很知道我的名字不叫卡贝。”

“怎么，那不是你的名字！”罗兰说，“你叫什么呢？”

“我叫路易一查理·德布尔朋。卡贝是我的一位祖先的名字。我知道法国的历史；我的父亲教我的。”

“你想教这孩子修破鞋子吗？他是国王教他学法国的历史的？”罗兰说，“哼，去吧！”

“啊！不要怕，”穆里斯对孩子说，“我要做一个报告。”

“我吧，也做我的，”西蒙说。“在另外一些事件之外，我还要说：只有一个女人有权上塔，你们放了两个上去。”

真的，这时候两个女人从塔里出来了。穆里斯跑到她们跟前去。

“喂，女公民，”他招呼在他旁边那一个，说，“你看见你的母亲没有？”

苏菲·提松那时刚从这位市政人员和她的伴侣当中经过。

“是的，公民，谢谢。”她说。

穆里斯本想看看这少女的朋友，至少也听听她的声音；但是她藏在她的大衣里面，好象决意不说一句话。他觉得她在打抖。

这个畏惧引起了他的怀疑。

他匆忙地赶上楼去，到了第一所房间，他隔着玻璃窗看见王后把一件东西藏到袋里去了，他想是一封信。

“啊！啊！”他说，“我该不会受骗了吧？”

他呼唤他的同事。

“亚格芮哥拉公民，”他说，“快进玛丽·安东尼特的屋里去，不要把眼睛离开她。”

“嗨！”这位市政人员说，“人怎么了……”

“进去，我叫你，不要错过片刻，一分、一秒。”

这位市政人员走进王后的屋里去了。

“叫提松的女人来，”他向一个国民军说。

五分钟以后，提松的女人欢天喜地的进来了。

“我看见了我的女儿，”她说。

“在哪里？”穆里斯问。

“就在这里，这间前厅里。”

“好，你的女儿没有要求会那奥国女人吗？”

“没有。”

“她没有进她的房间去吗？”

“没有。”

“你同你的女儿谈话的时候，没 有 人 从 囚 犯 的屋里出来吗？”

“那是我知道的吗？我只瞧着我的女儿，我有三个月没有见着她了。”

“好好想一想。”

“呃，是的，我记起了。”

“什么？”

“那少女出去过了。”

“玛丽·德芮丝吗？”

“是的。”

“她给你的女儿讲过话吗？”

"没有。"

"你的女儿没有给她什么东西吗？"

"没有。"

"她没有在地上拾过什么吗？"

"我的女儿吗？"

"不是，玛丽·安东尼特的女儿。"

"真的，她拾起她的手巾。"

"啊！坏蛋！"穆里斯叫道。

于是他冲到击钟的绳子那里去，拚命地拉起来。

这是鸣警的钟。

十一

一张纸条

另外两个市政府的人员匆匆地跑上塔去。一队驻防的卫兵跟随着他们。

门都关闭起来，两个队员阻挡住每间房屋的出路。

"你要做什么，先生？"穆里斯进来的时候，王后问他。"五分钟以前，我正要去睡的时候，这位市政府的公民（王后指着亚格芮哥拉）忽然冲进我的房间，没有把他的意思告诉我。"

"夫人，"穆里斯一面敬礼一面说，"不是我的同僚而是我想向你要一件东西。"

"你吗，先生？"玛丽·安东尼特望着穆里斯问，他的礼貌曾经引起她的感激；"你要什么呢？"

“我希望你好好地把那封信，刚刚我进来的时候，你藏起来的那封信交出来。”

公主和绮丽沙白夫人打抖了。王后面色变得很苍白。

“你弄错了，先生，”她说，“我没有隐藏什么。”

“奥国女人，你撒谎！”亚格芮哥拉说。

穆里斯赶忙把手放在他同僚的肩膀上。

“等一下，我亲爱的同僚，”他对他说：“让我对女公民说吧。我是要履行检查者的责任。”

“那么，快去检查吧，不要宽容她，真混蛋！”

“女公民，你藏了一封信，”穆里斯严厉地说：“你必须把它交给我们。”

“是什么信呀？”

“提松的女儿给你带来，你的女儿公民（穆里斯指着那年轻的公主）用她的手巾拾起来的那一封信。”

三个女人互相恐怖地望着。

“可是，先生，这比暴政还要厉害，”王后说：“女人啊！女人啊！”

“不要弄错了，”穆里斯坚决地说：“我们既不是审判官，也不是刽子手；我们只是监视人，换句话说和你同等的公民，负责来监视你的。我们奉有军令，违背了军令就是叛逆。女公民，我请你把你藏着的信交给我。”

“先生们，”王后骄傲地说，“既然你们是监视人，搜吧！今夜又象往常一样，吵得我们不能睡觉。”

“上天不许我们把手放在女人身上。我去通知公社，我们等候它的命令；只是不许你上床去睡，你睡在这椅子上，如果你高兴，我们看着你……如果需要的话，就要开始搜查你。”

“出了什么事呀！”提松的女人把她惊惶的头依在门边问。

“就是这样，女公民，你又协助了一次叛逆，从此不许你会见你的女儿了。”

“不许会见我的女儿吗……你说些什么，公民？”提松的女人问，她还不了解为什么不要她再看见她的女儿了。

“我告诉你：你的女儿不是来看你，而是带一封信给卡贝女公民，所以不许她再来了。”

“但是，如果她不再来，我就不能再看见她了吗，因为我们是不许出去的……”

“这一次你不应该责备别人，因为是你自己的错。”穆里斯说。

“啊！”那可怜的母亲呼号道，“我的错呀！你怎么说是我的错呢？并没有出什么事嘛，我敢保证，啊！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降祸给你，安东尼特，你要重重地偿付给我哩！”

这个激怒了的女人拿起拳头向着王后。

“不许威胁人，”穆里斯说：“我们要使用和平的方法来完成我们所要求的事。既然你是女人，安东尼特也是母亲，自然会怜悯别个母亲。明天，你的女儿就要被捕，要关在监里……而且，如果有人发现什么，你知道，只要我们去做，总是能够发现的，她就算完了，她和她的伴侣。”

提松的女人听着穆里斯讲话，越来越害怕，她昏迷的眼睛望着王后。

“你听见吗，安东尼特？……我的女儿呀！……就是你坏了我女儿！”

王后也骇住了，不是因她的女狱卒眼里发出的威胁的火花，而是因她在那里看出的绝望的心情。

“来，提松夫人，”她说，“我有话对你说。”

“啊哪！不要瞎扯，”穆里斯的同僚叫道：“为什么要避开我们呢？见鬼！在市府人员面前就该正大光明。”

“让她去吧，亚格芮哥拉，”穆里斯在这人的耳朵上说，“只要我们能够得着真情，何必管什么方式。”

“你说得对，穆里斯公民，但是……”

“让我们到玻璃窗背后去，亚格芮哥拉公民，如果你相信我的话，转过身去；我相信我们对她既然这样宽大，她将不会使我们懊悔。”

王后听见这些说给她听的话；她向这位少年丢了一个感激的眼光。穆里斯坦然地掉过头去，并且转身到玻璃窗那边去了。亚格芮哥拉跟着他过去。

“你看这个女人，”他向亚格芮哥拉说：“作为王后看，她是一个大罪人；作为女人看，她有一颗伟大可敬的心灵。推倒皇室是一件好事，因为灾祸清洗掉罪恶。”

“天呀！你讲得这样好，穆里斯公民！我喜欢听你说话，你和你朋友罗兰说话。你刚才给我说的也是诗吗？”

穆里斯微笑着。

在这样交谈的时候，穆里斯所预料的一幕，在玻璃窗那一边进行着。

提松的女人挨近王后去。

“太太，”王后对她说：“你的绝望伤了我的心；我不愿你丢掉你的孩子，那是太痛苦了；但是，想一想，如果照这样下去，你的女儿也是一样的毁了。”

“你照他们说的那样做吧！”提松的女人叫道：“照他们说的那样做吧！”

“但是事先，你该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呀。”

“什么一回事吗？”那女狱吏带着一种野蛮的好奇心问道。”

“你的女儿带来一个朋友。”

“是的，象她那样的女工人；因为士兵们的缘故，她不愿意单独一个人来。”

“这个朋友给了你的女儿一封信，你的女儿把信扔在地上。玛丽从那里走过，把它拾了起来。无疑，这是一张没有什么意义的字条，但是有些怀着恶意的人可能在那上面找出意义来。那市府人员不是对你说过吗：只要人宿意寻找，总是找得出来的吗？”

“以后呢，以后呢？”

“嗯，问题就在这里；你要我交出来这张纸；你愿意我牺牲一位朋友，也许不能因此就救了你的女儿？”

“照他们说的做吧！”那女人叫：“照他们说的做吧！”

“但是如果这字条连累了你的女儿，”王后说：“明白吗！”

“我的女儿象我一样是一个好的爱国者，”那悍妇叫道，“感谢上天！提松家的人大家都是知道的。照他们说的做吧。”

“我的天呀！”王后说，“我怎样希望能够说服你呀！”

“我的女儿！我要他们还我的女儿！”提松的女人顿足地再叫。“把字条交出来，安东尼特，快交出来。”

“拿去吧，太太。”

王后把一张字条递给那不幸的人，她欢乐地把它举在头上，叫道：

“来呀！来呀！市政公民，我得着那张字条了；拿去吧，把

我的孩子还给我吧。”

“我的姐姐，你牺牲了我们的朋友了！”绮丽沙白夫人说。

“不，妹妹，”王后愁苦地回答道：“我牺牲的只是我们。那张字条不会连累任何人。”

穆里斯和他的同僚听到提松的女人的呼喊，走到她跟前来，她立刻把那张纸条递给他们。他们折开，念道：

在东方，一个朋友还在注视你。

穆里斯的眼睛刚在这纸条上瞟了一眼，他就抖了起来。

那纸上的笔迹他不象是不知道的。

“啊！我的天！”他叫道，“这是让维也芙的笔迹吗？啊！但是不，这是不可能的，我疯了。无疑，这笔迹很相似；但是，怎么让维也芙会和王后交往呢？”

他转过身来，看见玛丽·安东尼特在瞧他。至于提松的女人在期待着她的命运，她的眼睛要想把穆里斯吞下去了。

“你刚才做了一件好事，”他对提松的女人说：“你，女公民，也做了一件美丽的工作，”他对王后说。

“那么，先生！”玛丽·安东尼特回答，“我给你开了一个先例；烧掉这张字条，你就行了一件善事。”

“奥国女人，你在开玩笑，”亚格芮哥拉说：“把这张纸条烧掉，把这张可能帮助我钳住一窝贵族的纸条烧掉？我的天，不，我不会那么傻。”

“真的，烧掉它，”提松的女人说：“那可能连累我的女儿。”

“我很相信那个，你的女儿和别的人，”亚格芮哥拉从穆里

斯的手里夺过信来；如果只有穆里斯一个人在那里，他一定会烧掉的。

十分钟以后，那封信便放在公社的人员的桌上了；他们立刻把它拆开，大家给它各式各样的解释。

“在东方，一个朋友在注视，”一个声音说，“他妈的，那是什么意思？”

“天呀！”一个地理学者回答，“在洛芮昂[1]这是明白的：洛芮昂是布尔达昑[2]省的一个小城，位置在万伦和甘佩两地当中。他妈的！我们该把那个城烧了，真的，那里住的都是关心着奥国女人的贵族。”

“更危险的是，”另外一个人说，“洛芮昂是一个海港，他们在那里可以和英国人发生联系。”

“我建议，”第三个人说，“我们派遣一批人到洛芮昂去，做一个调查。”

有人把讨论的结果通知了穆里斯。

“我不知道那信上所说东方究竟是哪里。”他说：“但是那一定不是在布尔达昑省。”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因为不愿经过她丈夫住过的房间的门前，王后不再到花园去，第二天她请求同她的女儿和绮丽沙白夫人上塔去呼吸一点空气。

那请求立刻被批准了；但是穆里斯先上塔去，藏在一个小的隐蔽地方，他等在那里，想发现前一天那封信的效果。

王后同绮丽沙白夫人和她的女儿，起初不经意地散步，跟着

① “在东方”和“在洛芮昂”在法文是同音而异义。
② 布尔达昑：法国西部古时的一省。

她站住脚，同时这两位公主仍然继续散步，王后转身， 朝 着 东方，注意地望着一所房子，那里的窗子上出现了几个人，他们当中的一位女人持着一张白色的手巾。

穆里斯在他这一边从他的袋子里拿出一只望远镜，当他瞄望远镜的时候，王后大大地动了一下，好象在叫那窗上的人躲藏起来。但是穆里斯已经注意到一个金栗色头发的男子的头，那人肤色苍白，异常恭敬地在鞠躬。

这位好奇的少年看去好象只有二十五、六岁，他身后站着一位女人，一半被他掩蔽着了。穆里斯把望远镜对准了她，好象认出是让维也芙，于是惊诧地动了一下，就把他暴露了出来。那女人在她那一面，手上也拿着一只望远镜，急忙向后退缩，而且把那少年同她一道拖了进去。这真的是让维也芙吗！在她那一面是不是也认识出穆里斯来了呢？这一对好奇的人是不是看见王后的招呼才退了进去呢？

穆里斯等了一会，看那少年和那少妇是不是要 再 出 现。但是，他看见那窗子继续空空的，他叫他的同僚亚格芮哥拉严密地监视住，他匆匆地跑下阶梯，埋伏在草门街口，看那房子里的好奇者是不是会出来。这是枉然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走出来。

自从穆里斯发现提松的女儿的伴侣坚决地隐藏住，嘴里不说一句话，他便忍不住咬心地怀疑，于是穆里斯奔到 圣·扎 克 古街，当他走到的时候，他的精神被最奇特的疑虑所颠倒了。

他进来的时候，让维也芙穿着白色的浴衣，坐在素馨花的凉棚下，这是她素常吃饭的地方。她也如往常一样，向穆里斯说了一声亲热的日安，便请他陪她喝了一杯可可茶。

迪克斯麦尔乘着这个时机，表示很快乐在 这 料 不到的白天里看见穆里斯，但是穆里斯端着可可茶的杯子，还没有 喝 的 时

候，总是热心着他的商务的迪克斯麦尔，坚持要请他的朋友，勒卜迪页队的书记去参观一下他的工厂。穆里斯应允了这个邀请。

“我亲爱的穆里斯，”迪克斯麦尔握住少年的胳臂，拖住他，说：“告诉你一件最重要的新闻。”

“政治的吗？”总是被自已的意念萦扰的穆里斯问道。

“唉！亲爱的公民，”迪克斯麦尔含笑地说，“象我们这样的人还会关心政治吗？不，不，完全是一件工业的新闻，感谢上帝！我的可尊敬的朋友穆朗，你知道的，他是一位最出色的化学家，刚才发明一种还没有人看过的完全不褪色的红色羊皮。我想把这种颜色给你看。而且，你还可以看见穆朗在工作，他真是一位艺术家呀！”

穆里斯不大了解一个制红羊皮的工人怎样会是一位艺术家。但是他只好承认着，跟随着迪克斯麦尔，穿过工厂，在一间特别的实验室里，他看见穆朗公民正在紧张地工作：他戴着他的蓝色眼镜，穿着他的工作服，好象他非常忙着在使一张白色的脏羊皮染上深红的颜色。他的手和他的胳臂出现在他卷起的袖子外面，一直红到肘部。如象迪克斯麦尔说的，他是全心全意地贯注在红颜料上面。

他向穆里斯点头敬礼，他是整个地被他的工作吸引住了。

“喂，穆朗公民，”迪克斯麦尔问：“我们怎样了？”

“只靠这个方法，我们每年就可以赚一万个里弗尔①，”穆朗说。“你看我有八天没有睡觉了，强酸把我的眼睛都烧坏了。”

穆里斯让迪克斯麦尔同穆朗在一起，他走回让维也芙去，悄悄地说：

① 里弗尔：法国古货币名，即法郎前身。现在用以表示镑。

“我该承认市政人员这个职业把英雄都弄成傻瓜了。一个人只要在丹普尔一个星期，就会自己当做贵族，控告了自己。好迪克斯麦尔！诚实的穆朗！温柔的让维也芙！我怎么能够对他们有一点儿怀疑呢！”

让维也芙带着她温柔的微笑等着穆里斯，使他把他构成的疑虑，都忘记光了。她总是象她平常那样：温柔、友好、而且妩媚。

穆里斯看见让维也芙的时候，才是他真正生活的时候。别的时候，他都害着一种烧热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九十三年的烧热病，它把巴黎分成两个阵营，使得每小时的生活都是战斗。

快近中午，他须得离开让维也芙，转回丹普尔去。

在圣阿屋依街的末端他碰着罗兰正下班回去，他是押队的军官；他从行列里走出，来到了穆里斯身旁，穆里斯脸上还带着看了让维也芙倾注在他心上的温馨和快乐的表情。

“咦！”罗兰亲热地摇着他朋友的手说：

> 你枉然地挎住你的愁闷，
> 我知道你想些什么。
> 你不说话，只是叹气，
> 爱情在你眼里，爱情在你心里。

穆里斯把手放进袋子里去找寻钥匙。这是他为着抵御他朋友的诗兴的一道堤防。但是罗兰看见他朋友这个动作，带着笑容就逃走了。

“凑巧，”罗兰走了几步再转身回来说，“穆里斯，你在丹普尔还有三天，我把小卡贝托付给你。”

十二

爱情

真的，穆里斯在他生活的这一个时期里很幸福，也是很不幸福的。人们在初恋的时候，总是这样。

日里在勒卜迪页队里工作，晚间上老圣·扎克街去玩耍，偶而上火热队的俱乐部去一下，这样便消磨了他的光阴。

他很明白：每夜晚去看让维也芙是无望地在饮止不住渴的爱泉。

让维也芙面貌羞怯而温和，坦爽地向朋友伸出手去，天真地带着妹妹般的信任、处女般的呆傻，去吻他的额头，在她面前谈情说爱、痴心妄想，好象是一种亵渎。

如果拉菲尔[1]在他最纯洁的梦想里，要把最好的形体表现在他的画幕上，那便是含笑的嘴唇，贞洁的眼睛，天使般气概的圣母像；要想描绘让维也芙的肖像，便须运用伯鲁甘[2]大弟子的这种手笔。

她生活在花丛中，具有花的鲜艳和芬芳。远离她的丈夫和丈夫的工作，穆里斯每次看见她的时候，总感觉她是一个疑迷，他既不能猜出心底的蕴藏，也不敢去探问一声。

有一个晚上，如象往常那样，他和她单独在一起，两人都坐在窗前，夜色随喧嚷的鸟声骤然降临，丁香花的芬芳在夕阳的光

---

① 拉菲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② 伯鲁甘（1446—1524）：意大利画家，拉菲尔的老师。

辉照耀下，在温暖的微风吹拂里飘送着。穆里斯沉默了许久，在这静寂里他追随着让维也芙的聪明纯洁的眼光，这眼光正望着蔚蓝天穹上一颗银色的巨星，他便冒昧地向她问询：为什么象她这样的青春年华配了一个已过中年的男子；象她这样漂亮出色的姑娘嫁给出身庸俗没有教育的粗汉；象她这样诗意的淑女和一个剥染兽皮的工匠终身相守。

“总之，”穆里斯问，“在一个硝皮厂厂主家里，为什么有这座竖琴，这架钢琴和这些你对我说是你自己所绘的粉画呢？为什么这些贵族气味，我在别的人家觉得可恶，而在你家却觉得可羡呢？”

让维也芙带着一种诚实的眼光瞧着穆里斯。

“谢谢，”她说，“你这个问题，证明你是一个细致的人，你还没有向别人去探听我的消息。”

“绝对没有，夫人，”穆里斯说：“我有一个忠实的朋友，他可以为我牺牲性命，我有一百个同志，我可以把他们引到天涯海角去；但是在这一切人的心里，有关一个女人，特别是象让维也芙这样的一个女人的事，我只认识一颗心是可信托的，那便是我自己的心。”

“谢谢，穆里斯，”那少妇说：“那么，让我来把你所想知道的都告诉你吧。”

“首先，你做姑娘时候的姓氏？”穆里斯说，“我只知道你做太太时候的姓氏。”

让维也芙明白这个问题里有一个钟情人的自私心理，微笑了一下。

“让维也芙·杜·特瑞依。”她说。

穆里斯重念道：

"让维也芙—杜—特瑞侬吗①！"

"我的家，"让维也芙继续说，"自美国战争以来就毁了，我的父亲和哥哥都参加过那场战争。"

"两位都是贵族吗？"穆里斯说。

"不是，不是，"让维也芙红着脸说。

"可是你对我说你做姑娘时的姓是叫做让维也芙·杜·特瑞侬。"

"没有贵族的前系字的意思，穆里斯先生；我的家在过去是富裕的，但绝不是贵族。"

"你太不相信我了，"那少年含笑地说。

"啊！不，不，"让维也芙再说，"在美国的时候，我的父亲和穆朗先生的父亲是朋友；迪克斯麦尔先生是穆朗先生的经理人。穆朗先生看见我家破了产，而且知道迪克斯麦尔有一份财产，穆朗先生就把他介绍给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又把他介绍给我。我明白他们在事先，已有婚姻的计划，我也了然这是我家庭的意愿；我那时没有爱什么人，以前也从没有爱过什么人，我就应允了。我已经做了迪克斯麦尔的妻子三年了，我该承认，在这三年里，我的丈夫对我是那样的和善而且良好，虽然趣味和年龄，如你所察觉的，有那样多的差异，我从来没有片刻的时间，感觉到歉憾。"

"可是，"穆里斯说，"你嫁给迪克斯麦尔先生的时候，他还没有做这工厂的厂主吧？"

"没有，那时我们住在布诺瓦城。自从八月十日以后，迪克斯麦尔先生才买过来这所房子和附属的工厂；为着使我不和工人

① 杜（du）字是放在贵族姓氏前面的前置词。

们搅在一起，为着不使我看见那些工作，足以伤害我的习惯，穆里斯，如象你所说的，有一点儿贵族气息的习惯，他把这所建筑给我，我一个人独处在这里，照我自己的兴趣和意愿生活着，特别是象你这样的朋友来消遣，分享我的幻梦，我感觉幸福。”

于是让维也芙向穆里斯伸出一只手去，他热烈地亲吻着。

让维也芙脸上出现一点红晕。

“现在，我的朋友，”她把手缩回来说，“你知道我怎样做了迪克斯麦尔先生的妻子。”

“是的，”穆里斯注视着让维也芙说，“但是你没有对我说明穆朗先生怎样做了迪克斯麦尔先生的伙计？”

“啊！那是很简单的，”让维也芙说：“我曾经对你说过，迪克斯麦尔先生有一份资财，但是还不够去购买象这样大的一个工厂。他的主人，我给你说过，我父亲的朋友，叫他的儿子也投了一半的资本。因为他是学过化学的，他竭力经营这个业务，活跃的情况，正如你所看见的，因此，迪克斯麦尔的商务得着很大的发展。”

“唉，”穆里斯说，“穆朗先生也是你的一位好朋友，不是吗，夫人？”

“穆朗先生具有高贵的品格，她有天下最高尚的一颗心，”让维也芙说。

“如果他没有给你别的证据，”穆里斯对于这少妇给与她丈夫的伙计这样高的赞赏有一点儿不自在，说：“只是和迪克斯麦尔先生分享商业上的利润，或者发明一种在羊皮上的染色方法，让我告诉你，你对他这样称赞，是太过火了吧。”

“他给我有别的证据，先生。”让维也芙说。

“但是他还年轻，不是吗？”穆里斯问，“虽然，因为他戴

着绿色的眼镜，他的年龄是难于判定的。”

“他三十五岁。”

“你们认识已经很久了吗？”

“自从我们的童年以来。”

穆里斯咬着自己的嘴唇。他一向就怀疑穆朗爱着让维也芙。

“哎！”穆里斯说，“那才解释了你对他的亲昵。”

“只限于你看见的范围里，先生，”让维也芙含笑地说，“我看这亲昵也不过是朋友般的，用不着去解释。”

“啊！请原谅，夫人，”穆里斯说，“你知道一切活泼的感情都有它的嫉妒性，我的友谊自然嫉妒你对穆朗先生所表示的友谊。”

他不说话了。让维也芙，在她这一面，也沉默了。那天他们不再提到穆朗，穆里斯这一次离开让维也芙，感觉更是钟情，因为他是嫉妒的了。

纵然这位少年人，眼睛好象被带子缠上是盲昧的，心上却被热情扰乱，可是在让维也芙的话里，有许多的漏洞，许多的迟疑，许多的含糊，他那时候虽没有注意到，但是事后却想了起来，使得他感觉很不宁静，虽然迪克斯麦尔让他和让维也芙有最大的自由在一道尽量地、长时地、静寂地交谈，总不能使他心里平静下来。还有一点：穆里斯既然成了这家的常来客人，不但是安全地同让维也芙常在一起，她好象是用她天使般的纯洁去防卫着这少年的欲望，而且他有时还陪伴着在那住区里走动。

他在这家里熟悉的时候，有一件事很使他感觉奇怪：为着探寻让维也芙的情形，他就越想和穆朗作进一步的认识，可是这个奇怪的人却好象越来越想躲避穆里斯，虽然穆朗戒备着，可是穆里斯对于他高贵的举止是越来越着迷了。穆里斯酸辛的向让

维也芙抱怨，因为他以为穆朗一定把他当做情敌，而且就是因为嫉妒的缘故，穆朗才离开了他。

“穆朗公民恨我，”有一天他对让维也芙说。

“恨你？”让维也芙带着一个惊异的媚眼说，“你，穆朗先生恨你吗？”

“是的，我确实相信那个。”

“为什么他恨你呢？”

“你要我告诉你吗？”穆里斯叫道。

“无疑，”让维也芙说。

“呃，因为我……”

穆里斯不说了。他本要说，“因为我爱你。”

“我不能够告诉你为什么，”穆里斯红着脸说。

这个勇猛的共和党人，在让维也芙跟前，羞涩得象一个少女。

让维也芙微笑了。

“嘿，”她说，“你们当中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也许我相信你。你有热烈的感情，聪明的头脑，审美的口味；穆朗不过是一个商人兼化学家。他怯懦而谦逊……就是由于他的怯懦而谦逊的性格，阻止他在你面前先走一步。”

“呃！谁叫他在我面前先走一步呀？我已经在他前面先走五十步；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回答我。不，”穆里斯不住地摇着头说，“不，真的不是因为那个。”

“呃，那么，又是因为什么呢？”

穆里斯宁愿不说话了。

在他和让维也芙做了这番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在午后两点钟到了她的家；他看见她正穿好衣服要出门去。

“哈！欢迎，”让维也芙说，“你来做我的骑士吧。”

“你上哪儿去呢？”穆里斯问。

“我上阿得依去。天气这样美，我想散散步；我们的车子把我们载到城关外面去，把车子留在那里，我们再下车走到阿得依去，我在阿得依把事情办妥以后，我们再回去搭车子。”

“啊！”穆里斯很高兴地说，“你要给我一个畅快的日子啊！”

这两位少年人出发了。经过了巴席关，车子停在路边，他们轻盈地跳下车来，在人行道上继续缓步前进。

到了阿得依，让维也芙停住了脚。

“在公园附近等着我，”她说，“我办完事的时候，就转来找你。”

“你上哪儿去？”穆里斯问。

“一个女朋友家里。”

“我不能陪着你上那儿去吗？”

让维也芙微笑地摇头。

“不可能，”她说。

穆里斯咬自己的嘴唇。

“好的，”他说，“我等着。”

“呃！怎么了？”让维也芙问。

“没有什么，”穆里斯回答，“你去得久吗？”

“如果我早晓得打搅了你，穆里斯，如果我早知道你没有功夫，”让维也芙说，“我绝不会请你来为我做这一件小事，我会请别人来陪伴我的。”

“请穆朗先生吗？”穆里斯赶忙地问。

“绝不是，你知道穆朗先生现在朗布依的工厂里，要今夜晚

才能回来。”

“那末，我原来该这样做的啊？”

“穆里斯，”让维也芙温柔地说，“我不能叫同我有约的人久等待着；如果你感觉不便陪我回去，你就转回巴黎去，只是把车子给我叫来。”

“不，不，夫人，”穆里斯赶忙说，“我听从你的命令。”

他向让维也芙敬礼，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就走进阿得依去了。

穆里斯只好随便地踱去踱来，象达尔甘①那样，拿着他的手杖去敲打他在道旁碰见的花、草，大蓟的头。而且他所走的道路是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如象放心不下的人，穆里斯走几步又转身回来。

穆里斯所关怀的：是想要知道究竟让维也芙爱不爱他，她对这少年的一切举动都象是一个妹妹或者一个女友那样；但是他感觉这还不够。他是尽心竭力地爱她。她是他白日的思想，黑夜的梦魂萦扰的对象。从前他只想看见让维也芙，现在这却不够了，他希望她爱他。

让维也芙去了一个钟头，在他好象是一个世纪；他看见她向他走来，嘴唇上挂着微笑，穆里斯大步地向她跨过去，眉头却是皱了起来。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制造的：即使在幸福的胸怀里，还是努力去找寻烦恼。

让维也芙微笑地挽住穆里斯的胳臂。

“看，我转来了，”她说：“原谅，朋友，使你等待得太久了。”

---

① 达尔甘：罗马的皇帝。

穆里斯把头摇了一下当做回答，他们走进一条柔软、阴凉、树木密茂、美丽的小径，从那里转一个弯，便可以把他们引上大路。

这是春季最美的一个下午，每棵植物都向大地发出芬芳，每只雀鸟，或栖息在树枝上，或跳跃在荆棘里，都向大自然唱出赞美爱情的诗歌，这是一个应当永远留在记忆里的良辰美景。

穆里斯不说话；让维也芙也在沉思；她一只手在摘一束花的花瓣，另一只手靠在穆里斯的胳臂上。

“什么事？”穆里斯忽然问，“使你今天这样的愁闷呢？”

让维也芙应该回答他：“我的幸福。”

她带着温柔的诗意的眼光瞧着他。

“但是你自己，”她说，“你不是也比往常更愁闷些吗？”

“我，”穆里斯说，“我有理由发愁的，我是不幸的；可是你呢？”

“你，不幸吗？”

“无疑，听见我战栗的声音，难道你有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察我的痛苦吗？我和你或者和你的丈夫谈话的时候，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忽然站立起来，好象我感觉胸膛快破裂了，要去多呼吸一些空气吗？”

“但是，”困窘的让维也芙问，“你把这些痛苦归咎于什么呢？”

“如果我是一位年轻的太太，”穆里斯带着一种苦笑说道，“我就说我的神经有病。”

“现在，你痛苦吗？”

“很痛苦，”穆里斯说。

“那么，回家去吧。”

“就要回去了吗，夫人？”

“无疑。”

“嗯！真的，”少年低声说，“我忘记了天黑的时候穆朗先生要从朗布依转来，现在天快黑了。”

让维也芙带着责备的眼光瞧着他。

“啊！又来了？”她说。

“那一天为什么你对我那样称赞穆朗先生呢？”穆里斯说，“那是你的过错。”

“自从什么时候，”让维也芙问，“在我们尊敬的人面前，就不能谈到别的可尊敬的人呢？”

“这种尊敬是很高级的，弄得人赶忙想走回去，如象现在你所做的，害怕迟了几分钟的时光。”

“今天，你真是太不公道，穆里斯；我不是已经和你消磨了半天吗？”

“你说得对，真的我太苛求了，”穆里斯说，让他的脾气发作起来，“让我们回去看望穆朗先生吧，走！”

让维也芙感觉她的愤慨从脑里也走到了心上。

“是的，”她说，“让我们回去看穆朗先生。他至少是不会使我痛苦的朋友。”

“只有那些人才算是宝贵的朋友，”穆里斯被嫉妒气封了喉，说，“我知道，在我这一面，我想结交这样的朋友。”

这时候他们已经踏上了大路，天边的红霞照耀得象火在焚烧，夕阳把它最后的光辉照射在废兵院的镀金的圆顶上面。一颗明亮的大星，在往常早已引起让维也芙注目。它在蔚蓝的海水般的苍穹上闪烁发出光芒。

让维也芙带着忍耐的愁绪，离开了穆里斯的胳臂。

“你有什么使我痛苦的呢？”她说。

“唉！”穆里斯说，“我没有象我认识的人那样能干，我不能够使人爱我。”

“穆里斯！”让维也芙叫道。

“啊！夫人，如果他总是善良，总是那样，就是因为他不痛苦。”

让维也芙又把她白皙的手去依靠住穆里斯有力的胳臂。

“我恳求你，”她带着一种变调的声音说，“不再说了，不再说了！”

“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你的声音使我痛苦。”

“那么，我一切都使你不高兴了，即使是我的声音？”

“闭口吧，我祈求你。”

“我服从，夫人。”

这位勇猛的少年用手去擦他额头上涔涔的汗。

让维也芙明白他真是在痛苦。象穆里斯那样性格的人，有旁人猜不透的很深的痛苦。

“你是我的朋友，穆里斯，”让维也芙带着天神般的面貌瞧着他，说：“对我是一位宝贵的朋友，说吧，穆里斯，不要使我失掉了我的朋友。”

“啊！你不会懊丧得久的！”穆里斯叫道。

“你错了，”让维也芙说，“我会永久的懊丧的。”

“让维也芙！让维也芙！”穆里斯叫道，“可怜我吧！”

让维也芙战栗了。

这是穆里斯第一次带着这样的声调去叫她的名字。

“唉！”穆里斯继续说，“既然你猜着了我的意思，让我对

你说出一切吧，让维也芙！纵然你的一个眼光可以把我杀死……我沉默得太久了；我要说，让维也芙。”

“先生，”那少妇说，“藉着我们友谊的名，我已经恳求过你沉默；先生，我再恳求你；即使不想到你，也想到我。不要再说下去，藉着上天的名，不要再说下去了！”

“友谊，友谊。啊！如果你对我表示的那种友谊，象你对穆朗先生那样的友谊，我不愿再要你的友谊，让维也芙，我需要的是比你的友谊，比你对别人的要多得多。”

“够了，”迪克斯麦尔夫人带着一个王后的态度说：“够了，林德先生，看前面是我们的车子，请你把我送回我丈夫的家里去吧。”

穆里斯烧热和忿怒地战栗着；当让维也芙走向放在前面几步的车子那里时，她把手放在穆里斯的胳臂上，那少年人感觉这只手烧热得象火一般。两人都上了车子；让维也芙坐在里面的一边，穆里斯坐在她对面。车子穿过整个巴黎，他们两人都没有说一句话。

只是，在整个途程中，让维也芙总把手巾贴在自己的眼睛上面。

他们进工厂的时候，迪克斯麦尔在他工作房里忙着工作；穆朗刚从朗布依回来，正要去换衣服。让维也芙要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去时，伸手给穆里斯，对他说：

“再见，穆里斯，你早就想离开我了，”

穆里斯不答话，对直走到悬着让维也芙的小像的火炉架那里去：他热烈地吻它，把它压在心上，归还在原来的地方，然后才走出去。

穆里斯莫明奇妙地走回自己的家里来。他经过了整个巴黎，

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刚才经过的这些事情，在他面前好象是一场梦，他不能解释他的动作、言语、以及引起他的动作和言语的情绪。有时最澄静、最镇定的心灵，因受幻想的小小的暗示，也会变成凶暴的。

我们曾经说过，穆里斯不是走回来，而是跑回来的。他不需要他的仆僮的帮助便脱了衣服，他的女厨子给他摆上一顿晚餐，他却一句话也不答复她，跟着，他拾起桌上的信，一封一封地都念完了，可是不了解里面的一个字。嫉妒的迷雾，爱情的沉醉，一点儿也还没有消散。

十点钟，他机械地去睡了，自从他离开让维也芙以后，他对于一切事情都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告诉素常镇静的穆里斯，说他刚才有这样奇特的行为，他必定不会相信。他一定会将有这样绝望的行为的人看做疯狂；他所感受到的只是在他还不大了解的希望上受了一下可怕的打击，这些希望虽然是模糊的，可是他一切幸福的美梦就在那上面，这些美梦正象不可捉摸的云雾，无定形地飘荡在天界上一般。

正如一般人在这样情形下所遭遇的那样，穆里斯一下被打昏过去，他一倒上床就睡着了，宁肯说他失去了知觉，直到第二天。

可是一个声音把他惊醒过来了：这是他的勤务员开门的声音。按照习惯他来打开穆里斯俯瞰一个大花园的卧房的窗子，而且送花进来。

在九十三年，人还是爱培养花，穆里斯爱花，可是他没有举眼看一下自己的花，他把抱在手里的重沉的脑袋略微抬起，尝试去追忆一下前一夜经过的事情。

穆里斯问他自己，都不大了解，为什么他的心绪这样地不愉快。他把原因归咎在嫉妒穆朗，嫉妒一个不在哪里而在朗布依的人，特别在和自己恋爱着的女人相对谈心，而且又在春光明媚的自然美景里，要去玩弄嫉妒那套把戏，时间可算选得太不恰当了。

可是他丝毫没有疑心到让维也芙到阿得依那所房子里去，而且还住了一个钟头，究竟是为了什么；没有，他生活里不断的苦恼只是穆朗恋爱着让维也芙那个意念。脑子里奇特的幻想，情意上奇特的综合，迪克斯麦尔的伙计从来没有一个姿态、没有一个顾盼，没有一句话足以给这样的假想以丝毫的真实的迹象。

仆僮的声音把他从梦想里惊醒过来。

“公民，”他说，一面指着桌上那些拆开了的信，“你已经选出来了你要保存的吗，或者我把它们一齐拿去烧掉呢？”

“烧什么？”穆里斯说。

“就是公民昨夜睡觉以前念过的那些信呀。”

穆里斯记不起是不是曾经念过一封。

“一齐烧了，”他说。

“请看今天这些吧，公民，”勤务员说。

他送上一卷信给穆里斯，要去把另外那些扔到火炉里去。

穆里斯拿过来送到他手里的一叠纸，手指摸着一层厚厚的火漆，茫然地感觉到一种熟悉的香气。

他在那些信里寻找，看见一个印章和一种笔迹，使他战栗起来。

这个在一切危险面前那样刚强的人，对着一封信里的一点气味，脸色就变成灰白了。

勤务员走向前去，问他是为了什么；可是穆里斯做手势叫他

出去。

穆里斯把这封信翻来复去；他预感到那里面包藏着他的灾祸，他战栗如象人在未知灾祸前面战栗一样。

可是他鼓起他所有的勇气，拆开了信，念出下面写的这些：

> 穆里斯公民：
>
> 我们当中的关系是应该断绝了，因为在你那面已经超过了友谊的范围。公民，你是一位有荣誉的人，现在已经过了一夜，从昨晚我们之间所经过的事看，你该明白你再到我家里来已是不受欢迎的了。我让你向我的丈夫作任何借口的解释，写封信来。看见今天你给迪克斯麦尔先生的信到来的时候，我将可惜失掉了不幸走错了路的一位朋友，但是社会上的一切礼仪，阻止我再和你见面。
>
> 永别了！
>
> 让维也芙
>
> 附言：送信人等候着复信。

穆里斯呼唤，仆僮再进来。

"谁送来这封信？"

"一个差役公民。"

"他在这里吗？"

"是的。"

穆里斯不叹一口气，不迟疑一下子。他跳下床来，穿上一条裤子，坐在他的桌前，拿起手边的第一张纸（恰巧是额上印得有联队的名称的一张），他便写道：

迪克斯麦尔公民：

> 我曾经爱过你，现在还爱你，但是我不能够再见你了。

穆里斯寻觅他不能够再见迪克斯麦尔公民的原因，他只想到一个：这是那时代可能来到任何人的意念里的一个。他继续写道：

> 有人传说你对于政治的温和态度。我不愿控诉你，但是我也不能维护你。请接受我的歉意，并且相信你的秘密将埋藏在我的心里。

穆里斯把这封信写完，念也不再念一遍，如象我们所说过的，这是在一阵冲动之下写的。无疑这封信是将要发生效果的。超等的爱国者迪克斯麦尔，如象穆里斯从他的言论里所判定的，他接着这封信的时候，一定会生气，他的女人和穆朗公民无疑要劝他忍受，他不会回答的，于是遗忘象黑幕那样，把欢笑的过去掩盖起来，终于造成了愁苦的未来。穆里斯签了字，粘上信，交给他的勤务员，送信的差役走了。

终于一个微弱的叹气从这共和党人的内心深处迸发出来；他戴上手套、帽子、上联队去了。

可怜的布鲁达斯，他希望在国事面前再得着他的坚忍精神。

国事正在恐怖状态里：五月三十一日的事变①正在酝酿之中。“恐怖”象一股洪水，从“山岳”的高处汹涌地冲了下来，把那些抵抗住这洪水的堤防的吉伦特党人一下冲走，这些大胆的温和

① 这就是山岳党人把吉伦特党逐出国民公会的政变。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把它当做是“恐怖时代”的开始。

派曾经主张要对九月的屠杀①报复，有一个时候曾经为着拯救 国王的生命作过斗争。

穆里斯拿出高度热忱来工作，他本想赶走的烧热病，却来侵蚀他的脑袋，不攻打他的心，那时候送信的差役走进老圣·扎克街，使那一家充满了骇愕与恐怖。

那封信，经让维也芙过目以后，送给迪克斯麦尔。

迪克斯麦尔拆开读了，起初一点也不了解，跟着他把它转给穆朗公民，他把他白得象象牙般的额头，倾倒在他手里。

如象读者所知道的，迪克斯麦尔、穆朗和他的伙伴的情况是怎样的，穆里斯一点也不明白，可是这封信真的是一声霹雳。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吗？”迪克斯麦尔焦急地问。

“是的，”穆朗不怀疑地回答。

“不管怎样！”那个主张用极端办法的人说：“很显然，我们弄错了，没有把他杀掉。”

“朋友，”穆朗说，“我们在对残暴作斗争；我们岂可用犯罪的名义去打击残暴。我们做得好，不管可能引起什么后果，总之没有暗杀一个人；而且，让我再说，我相信穆里斯有 一 颗 高贵、诚实的心。”

“是的，可是这颗高贵诚实的心是属于一位狂热的 共 和 党人，如果他发现了秘密，而不把他自己的荣誉牺牲在他所说的祖国的祭坛上面，他也许会看做是犯罪。

“但是，”穆朗说：“你相信他知道了一些事吗？”

“呃，你不了解吗？他谈到将要埋葬在他心里的秘密。”

“这些秘密显然是我告诉过他的，关于走私那一类的事；他

① 指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监狱中保皇党人被杀的事件。

不会知道另外的事。”

“但是，”穆朗说，“在阿得依的会晤里，他没有什么怀疑吗？你知道他陪伴你的女人去的。”

“那是我叫让维也芙约穆里斯同她一道去，以好得着他的保障。”

“听我讲，”穆朗说：“我们且看他这些怀疑是不是真实的。我们的大队轮流在丹普尔监狱值卫的时间将在六月二日，即八天以后；迪克斯麦尔，你是队长，我是步兵，如果我们的大队或者我的队伍得着取消前令的命令，如象那天毕特一木南的队伍所接得的那样，桑特尔临时用格拉里页队去代替了，那么，一切都被人发现了，我们不是逃出巴黎，便是战死。但是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我们也是一样地毁了，”迪克斯麦尔回答。

“为什么呢？”

“天呀！”一切不是都须得这位市府人员的合作吗？不是要靠着他，使他不知道，为我们开一条道路到王后那里去吗？”

“真的，”穆朗颓丧地说。

“你看，”迪克斯麦尔皱起眉头说，“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总该再和这位少年来往。”

“但是，如果他拒绝，如果他怕受牵连呢？”穆朗说。

“听我讲，”迪克斯麦尔说，“我去问问让维也芙，她最近才和他在一起，也许她知道一些事情。”

“迪克斯麦尔，”穆朗说：“我痛苦地看见你把让维也芙牵连在我们的一切阴谋里；那倒不是因为我怕她那一面会有什么不谨慎，啊，伟大的上帝啊！我们所担负的任务是可怕的，我是又惭愧又怜惜地把我们的赌注放到一个女人的头上去。”

“女人的头，”迪克斯麦尔回答，“和男人的头是一般的重，在那里诡计、诚实或美丽比力量和勇敢一样有力，有时还要多些哩。让维也芙既然赞成我们的主义，对我们表示同情，她就该和我们有一样的命运。”

“朋友，做去吧，”穆朗回答：“我已经说过我们要说的。做吧，在所有的观点上看，让维也芙都值得去做你给她的任务，宁肯说她自己愿意负起的任务。殉道者是从圣女而来的。”

她向迪克斯麦尔伸出她那只白皙女性的手，迪克斯麦尔紧紧地握住在他有力的手里。

跟着迪克斯麦尔向穆朗和他的伙伴们劝告，比往常更要特别警惕，他便走到让维也芙的房里去了。

她正坐在一张桌子前面，眼睛盯在一幅彩绣上，额头是低垂的。

她听开门的声音，转过身来，认出迪克斯麦尔。

“啊！朋友，原来是你呀？”她说。

“是的，”迪克斯麦尔带着沉静微笑的面孔回答道：“我从我们的朋友穆里斯那里接得一封信，我一点也看不懂。拿去，念一下，告诉我你的意见。”

让维也芙一只手接过信来，虽然她竭力镇静，她不能掩盖住战栗地去念这封信。

迪克斯麦尔用眼睛追随着她掠过了每一行字。

“呃，怎样？”当她念完的时候，他说。

“呃，我想穆里斯·林德先生是一位诚实的人，”让维也芙带着最沉静的态度回答，“在他那一方面，一点也没有可怕的。”

“你想他不知道你到阿得依去会的是什么人吗？”

“我敢确定他不知道。”

“为什么他有这样骤然的决断呢？昨天你看他比往常是不是更冷酷或者更烦恼一些？”

“不，”让维也芙说：“我想他是和往常一样。”

“好好地想想你回答我的话，让维也芙。因为你的回答，你应该明白，对于我们的计划将有一个严重的效果。”

“等一等，”让维也芙竭力保持着冷静，但不免有一种情绪透露出来，她说：“等一等……”

“好！”迪克斯麦尔脸上的肌肉微微收缩了一下说：“好，回想那天的一切经过，让维也芙。”

“是的，”那少妇再说，“是的，我记起了，昨天他不愉快；穆里斯先生在他的友好里有一点儿粗暴……我们有时几个星期都在赌气。”

“那只是一个简单的赌气吗？”迪克斯麦尔问。

“或者是的。”

“让维也芙，在我们的地位，你该明白，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或者而是一定。”

“呃，朋友……我认为是一定的。”

“那么，只是不再上这里来的一个藉口吗？”

“朋友，你怎么要我向你说这样的事呀？”

“说吧，让维也芙，”迪克斯麦尔回答，“对别的不象你这样的女人，我就不问了。”

“这是一个借口，”让维也芙低下眼睛去说。

“嗄！”迪克斯麦尔叹道。

跟着，沉静了一会儿，靠着他妻子的椅子靠背，从他背心里抽出一只手来，这只手是他刚才压抑住他心的跳动的，迪克斯麦尔说：

“亲爱的朋友，帮我一个忙吧。”

“哪一桩事？”让维也芙惊异地回头问。

“避免丝毫的危险，穆里斯也许知道我们的秘密，超过我们的想象。你以为是一个借口，也许是一桩事实。给他写几个字。”

“我吗？”让维也芙战栗地说。

“是的，你；告诉他，你拆开了那封信，你要他作一个解释；他要来，你盘问他，你便很容易猜出问题究竟在哪里。”

“啊！不，一定不，”让维也芙叫道，“我不能够照你所说的去做，我不能那样做。”

“亲爱的让维也芙，当那样重要的任务，如象我们所担负起的，在赌注之中，怎么你在自尊心的可怜的打算上就退缩了呢？”

“先生，我已经把我对穆里斯的看法告诉了你。”让维也芙回答：“他是诚实的，他是英雄，可是他是任性的，除了我丈夫给我的奴役之外，我不愿意再受别人的奴役了。”

这个回答同时是既安静又坚定地说了出来，使得迪克斯麦尔明白坚持，至少在那时候坚持，是无益的事；他不再说一句话，装做不经意的那样去瞧让维也芙，把手拂过他湿透了汗的额头，走出去了。

穆朗焦急地等待着他。迪克斯麦尔把刚才经过的事逐字逐句地告诉了穆朗。

“好，”穆朗回答，“就等它这样，不要再去想了。如果要再给女人的忧愁加深暗影，如果要再伤害让维也芙的自尊心，我宁肯放弃不干了……”

迪克斯麦尔把手放在他的肩头上。

“你疯了，先生，”他注视着他说，“否则你说的话是什么

意思。”

“怎么，迪克斯麦尔，你竟相信了吗！……”

“我相信，骑士，你不比我更有权去受你自己的情绪的冲动。你、我和让维也芙都不属于我们自己，穆朗。我们不过是拿来维护主义的个体，主义放在个体身上是压碎人的。”

穆朗战栗着，不说话，带着出神的痛苦沉默着。

他们这样在花园里绕了几个圈子，没有交谈一句话。

于是迪克斯麦尔离开了穆朗。

“我有几个命令要发布，”他带着完全沉静的声音说。“我必须离开你，穆朗先生。”

穆朗伸手向迪克斯麦尔，望见他走远了。

“可怜的迪克斯麦尔，”他说，“在这一切里，我怕他所冒的危险最大。”

迪克斯麦尔回到他的工作房来，发布了几个命令，重读了日报，叫人把面包和燃料分送给区里的穷人，于是回到他屋里去，脱下工作服，穿上出街的衣服。

一个钟头以后，穆里斯正在忙着阅读演说稿的时候，被他的勤务员的声音打搅了，他靠住他主人的耳朵，悄悄地说：

“林德公民，有一个人，据他说，有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讲，在你家里等你。”

穆里斯转回家来，一进门很惊异，看见迪克斯麦尔坐在那里，翻阅日报。在回家的路上，他问他的仆人，因为仆人从来没有见过硝皮厂的厂主，不能够对他说出什么情况。

穆里斯一看见迪克斯麦尔，便停住在门槛上，不由自主地脸上发红。

迪克斯麦尔站起来，含笑地向他伸过手来。

“什么苍蝇刺了你，你给我写些什么？”他向那少年人问道。“真的，我亲爱的穆里斯，你伤害了我。温和的假爱国者，你这样的批评我吗？嘿，你该不会当面再这样控诉我吧；你承认吧，你是要向我寻衅。”

“我承认你所要我承认的，我亲爱的迪克斯麦尔，既然你的行动使我感觉你是一个正直的人；可是我也做了一个决断，一个不能更改的决断……”

“怎样？”迪克斯麦尔问：“据你亲口招认，你没有什么可以责备我们的，而你却偏要离开我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亲爱的迪克斯麦尔，你以为象我这样做，丢掉象你这样的一位朋友，我须得有很大的理由吗？”

“是的；但是，总之，”迪克斯麦尔假装微笑地说，“这些理由一点也不是你信里给我所说的理由。你信里所写的不过是借口的话罢了。”

穆里斯想了一会。

“听我讲，迪克斯麦尔，”他说，“我们生在一个时代，一封信里所表现的怀疑能使而且该使你感觉不安，我是了解的；一个有荣誉的人不能使你留在这样焦急的重压之下。是的，迪克斯麦尔，我给你的理由总是一个借口。”

这个供招，本来应该使这个商人的额头开朗，好象反转把他弄得愁苦起来了。

“但是究竟，真的动机呢？”迪克斯麦尔说。

“我不能告诉你，”穆里斯急忙回答：“可是，如果你知道了，我相信，你一定是赞许的。”

迪克斯麦尔逼迫着他。

“你一定要知道吗？”穆里斯说。

“是的，”迪克斯麦尔回答。

“好嘛，”穆里斯回答，接近真实他感觉有一点轻松，“就是这样的：你有一个年少貌美的妻子，虽然大家很知道她是很贞洁的，可是我常上你家里，总不免引起旁人的误解。”

迪克斯麦尔的脸色略微有点变白。

“真的吗？”他说。“那么，我亲爱的穆里斯，做丈夫的人应该感谢你对朋友所做的损害吗？”

“你明白，”穆里斯说，“我不是自负，却敢于相信，我上你家里来，不会对你和你的妻子有什么危险，但那总是诽谤的来源，而且，你知道，越是荒谬的诽谤，越是容易使人相信。”

“简值是一个小孩！”迪克斯麦尔把肩头一耸说道。

“小孩，你可以那么想，”穆里斯回答：“但是远远的，我们仍然可以做好朋友，既然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互相责备的；至于挨近了，倒反转……”

“呃，挨近，又怎么样呢？”

“事情终于会发生的。”

“你想，穆里斯，我会相信吗？”

“嘿！我的天！”那少年叹道。

“但是为什么你给我写信而不当面明说呢，穆里斯？”

“呃，就是想避免象现在我们之间的这种场面。”

“穆里斯，我爱你到亲自来向你请求解释，你该不会生气吧？”迪克斯麦尔说。

“啊！恰恰说反了，”穆里斯叫道，“我向你发誓，我很幸运还可以又看见你一次。”

“公民，不再看见你吗！可是我们很爱你呀，”迪克斯麦尔回答，同时把那少年的手捉住，紧紧地握着在他双手里。

穆里斯战栗着。

“穆朗，”迪克斯麦尔继续说，这战栗没有逃过他的注意，可是他没有表示什么，“穆朗在今天早上还对我说：‘你该尽一切的努力把那亲爱的穆里斯先生带回来。’”

“嗄！先生，”那少年皱着眉头缩回手来说，“我不相信穆朗公民对我的友谊到了那个程度。”

“你怀疑那个吗？”迪克斯麦尔问。

“我吗，”穆里斯回答，“既不相信，也不怀疑，我没有任何动机去探听这件事情；我上你家里去，迪克斯麦尔，是为了你和你的妻子，可不是为了穆朗公民。”

“你不认识他，穆里斯，”迪克斯麦尔说：“穆朗是一个高贵的人。”

“我同意你的话。”穆里斯带着一种酸涩的微笑说道。

“现在，”迪克斯麦尔继续说，“让我们再转到我来看你的题目吧。”

穆里斯鞠躬，表示自己已经没有话可讲，只在等待他讲。

“你说有人在讲闲话吗？”

“是的，公民，”穆里斯说。

“呃，嗯，让我们坦爽地说吧。为什么你去注意无聊的邻人的瞎说呢？哼，穆里斯，难道你不明白你有一颗明朗的良心，让维也芙是诚实到无可指责的吗？”

“我比你年轻，”穆里斯说，他开始诧异这样的坚持，“也许我用一只更怀疑的眼睛去看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向你宣布：在象让维也芙那样女人的名誉上，不应该去受无聊的邻人的瞎说。亲爱的迪克斯麦尔，允许我坚持我的第一个决断。”

“哎，”迪克斯麦尔说，“既然我们在招认，让我们再招认

一件事吧。”

“什么？”穆里斯红着脸问道，“……你要我招认什么呢？”

“既不是因为政治，也不是因为你常来我家引起的谣言，使你离开了我们。”

“那么是什么呢？”

“你已经渗透的那个秘密。”

“哪个秘密？”穆里斯说，他那天真好奇的表情使硝皮厂厂主安心。

“我亲爱的迪克斯麦尔，”穆里斯说，“我向你发誓，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上你家里去是到走私贩子家里去。”

“真的吗？”

“真的。”

“你不上我家来，除了你说的那个原因之外，没有别的动机吗？”

“凭我的荣誉说，没有。”

“咳，穆里斯，”迪克斯麦尔再说，同时站了起来，握住那少年的手，“我希望你再想想，收回你那个使我们大家都很痛苦的决断。

穆里斯鞠躬，一句话也不回答；表示出他的最后的拒绝。

迪克斯麦尔绝望地走了出去，他叹息不能再和这少年来往，有时候这种关系不但是有用，而且是必需的哩。

时间已经过去了。穆里斯被千百种矛盾的意念扰乱着。迪克斯麦尔恳求他再去；让维也芙也会原谅他。为什么他老是绝望呢？如果罗兰在他的处境上，一定会从他心爱的创作的笔端寻出无数欢乐的诗句。穆里斯总是保留着让维也芙的信，这封正式谢绝的信和他在拯救了她第二天所接着的那一封信，他把它们放在

心上，到处都和它们在一起；还不只是这样，这少年对于讨厌的穆朗老是怀着固执的嫉妒，是使他和让维也芙发生破裂的第一个原因。

穆里斯在他的决断里是坚定不可转移了。

但是，须得承认，他不上老圣·扎克街去，在他每天的生活里造成了一个空虚；在他习惯要上圣·维克多尔区去的时候，他便坠入沉郁的深渊，于是期待和懊悔都涌上他的心来。

每天早上他一醒来，便期待着从迪克斯麦尔那里寄来的一封信，过去他虽然拒绝了恳挚的声音和祈求，这一次他向自己承认却愿意向这样一封信让步；每天他出去，带着碰见让维也芙的希望，而且预先就想好，如果碰见她，该怎样交谈的千方百计。每天晚上他回来，带着再遇见那个送信人的希望，这人曾有一天早上在他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给他带来的痛苦已成了永不分离的伴侣。

在绝望的时光里，这坚强的性格忿怒着，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痛苦，而不把它还给使他痛苦的穆朗。于是他决意要去找穆朗寻衅。但是迪克斯麦尔的伙计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和平，这种想法在象穆里斯这样的巨人这一面，决斗等于卑劣。

罗兰时常来给他消愁遣闷，他虽然不说出他愁苦的原因，却没有否认愁苦的存在。罗兰竭尽力量，从实际也从理论，要把这类沉溺在另外一种爱里的心，挽回到祖国这方面来。但是，纵然情形是严重的，纵然在别的性格上会将穆里斯卷入到政治的漩涡里去，可是这却不能使这年轻的共和党人恢复他初期的活动，——使他在七月十四日[1]和八月十日[2]变成英雄的活动。

---

[1] 即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革命党人攻占巴士底监狱。

[2] 即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革命党人攻占巴黎王宫。

真的，将近十个月以来敌对的两个政党，直到那个时候，不过只是轻微的攻击，前哨的小小接触，现在却预备好要做肉搏的决斗，很明白，这斗争一经开始，便是你死我活，一存一亡。这两党都诞生于革命的怀抱里，温和的一派就是吉伦特党，它的代表人有布利所·伯雍、维尼阿、瓦拉则·朗芮勒、巴尔巴鲁等等，另外的激进的一派叫做山岳党，它的代表人有丹东、罗伯斯庇尔、施尼贝、法布贝、法布尔、马拉、科洛、得尔波瓦、厄伯尔等等。

八月十日以后，政权好象落在温和的一党的手里。一个内阁，根据前任内阁的残余，再新加入了几人，重新组织起来。前任部长罗兰、塞尔凡和克拉维贝尔再被诏入阁，丹东、孟日和列·布冉接受新命。其中只有一员是代表激进党之外，其于的部长均属于温和派。

我们所说的“温和”两个字，自然是一个相对的名词。

可是八月十日的事变在国外发生了影响，同盟国急忙着进攻，并不是要拯救路易十六个人，而是要维持动摇了的君主制度。布伦斯维克[①]恫吓的宣言宣布了出来，隆威和凡尔登都陷落在敌人手里，好象是可怕地证实了这个宣言。于是激进派发生了反动；于是丹东筹划着九月的日子[②]，并且实现了他流血的梦，给法国的敌人表明，法国为着它的生存，尽一切绝望的努力在奋斗。九月里的事变拯救了法国，可是这杀人如麻的法国被人当做是无法无天的了。

被拯救了的法国，暴力终归无用，温和派重新得着势力。于

① 布伦斯维克（1735——1806）：普鲁士将军、同盟军总司令。

② 指一七九二年九月法军大败同盟军的战役，同时在巴黎监狱内屠杀右派政治犯。

是这些人想回来责斥那些恐怖的日子。刽子手、暗杀者的名词到处可以听见。有一个新字甚至加进了法国的字典，那便是“九月惨杀者”。

丹东勇敢的担负起这责任。象克洛维①那样，他有一个时候在血的洗礼下低头，为的是更能够把头高高而吓人地抬起来。去制造另外的一个机会去恢复象审讯国王那种过去的恐怖。激进和温和两派的斗争，还只是在原则上，而没有在人身上。他们的力量的较量，放在王家囚犯上面。温和派战败了，路易十六的头从断头台上落了下来。

正象八月十日，一月二十一日的事件使得同盟军重整旗鼓。他们所敌对的仍然是那一个人，可是幸运竟是两样了。度穆累②因政府管理的混乱，得不着人员和金钱的接济，宣言反对造成这种混乱的雅各宾党人，他加入了吉伦特党，便促成了吉伦特党的败亡。

那时房德省叛变，别的省份恫吓；于是颠覆引起了背叛，背叛引起了颠覆。雅各宾党责斥温和派，想在五月十日，即是我们的故事开场那一夜晚下手。也许是敌方的急促救了他们，也许是精通巴黎人心理的伯雍所说的雨：

“在下雨，今夜晚不会发生什么了。”

但是，自从五月十日这个日子以来，一切都成了吉伦特党人被毁灭的先兆：马拉被控诉，又得着释放，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现在言归于好，至少象老虎和狮子那样为着要吃雄牛而言归于好；九月屠杀者亨利诺被任为国民军总司令，一切都预示那恐怖的日

① 克洛维一世（466——511）：法国皇帝。

② 度穆累（一七三九——一八二四）：法国将军，曾大败同盟军，后叛变。

子：革命抵御着恐怖的最后堤防，将被那暴风雨席卷而去。

那时发生的这些大事件，在别的时候穆里斯以他的英勇的性格和爱国的狂热，一定会积极参加的。但是这些事对于穆里斯是幸运的或者也是不幸运的，罗兰的劝告和街巷的恐怖的事故都不能遣走占领住他胸怀的惟一的意念，到了五月三十一日那天，我们的英勇的攻破巴士底狱和笛勒芮宫的战士反而病倒在床上，被烧热病所侵蚀，这种病虽然可以杀害最坚强的勇士，可是只需一个顾盼，就可驱散，只需一句话语，又可以医治好的。

十三

五月三十一日[1]

在那可纪念的五月三十一日那一天，警钟和紧急的信号从天一亮就拉响了，圣维克多尔郊的联队就开进了丹普尔监狱。

一切习惯上的仪式做完，岗位已经布置妥当以后，市政府值卫的人员和四尊增进防卫力量的大炮开进来加入排在丹普尔监狱门前已有的炮位上。

和大炮一起进来的桑特尔，戴着黄色毛织的肩章，穿上一身溅满油点，表现他的爱国精神的制服。

他检阅了联队，感觉满意，然后点数市政府的人员，到的只有三人。

“为什么只有三个人？”他问，“哪些坏公民没有到呀？”

---

① 即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山岳党人驱逐吉伦特党人出国民公会的政变。

“没有到的，将军公民，却不是一个温和派，”我们的旧相识亚克芮哥拉说道：“他是勒卜迪页队的书记，勇敢的火热队的领袖，穆里斯·林德公民。”

“嗯、嗯，”桑特尔说，“我象你一样了解穆里斯·林德公民的爱国热忱，可是十分钟以后他如果不到，这不能阻止我把他列在旷职单上去。”

于是桑特尔料理别的事去了。

离开这位将军几步的地方，他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个步兵的队长和一个兵士站在傍边，一个依靠着枪，一个坐在大炮上面。

“你听着没有？”那队长低声向兵士说：“穆里斯 还 没 有来。”

“是的，他要来的，放心吧，除非出了乱子。”

“如果他不能来，”队长说，“我把你派在阶梯上值卫，也许她会上塔去，你就有机会对她说一句话。”

这个时候走进来一个人，从他的三色肩章，可以认出市政府的人员；那队长和兵士都不认识他，他们的眼睛都盯住他。

“将军公民，”新来的人向桑特尔说，“我请求你允许我代替穆里斯·林德公民，他病了，这是医生的证明书；我的值卫班期在一星期以后，我和他交换；一星期以后他值我的班，如象今天我值他的班这样。”

“如果这些男女卡贝还活得到一个星期的话，”一位市政府的人员说。

桑特尔发出一个微笑来回答这位热心人的嘲笑语，然后转身向那位穆里斯的替代人说：

“好，在登记簿穆里斯的地位上签上姓名，在附注栏上写明

这样交换的原因。

那位队长和兵士彼此丢了一个欢乐的惊异的眼光。

"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互相这样说。

"迪克斯麦尔队长，"桑特尔叫道，"你带你的队伍在花园里值岗。"

"来，穆朗，"那位步兵队长对他的伙伴说。

鼓声咚咚，硝皮厂厂主带着的那队人向指定的地方去了。

军器架了起来，这一队人分散成了小组，他们任意地在横顺两方行走。

他们散步的这个地方，在路易十六活着的时候，是一座花园，王家的眷属有时候到这里来呼吸空气。可是现在这座花园已经荒凉，花草和树木完全绝迹。

在俯瞰草门街的那道墙背后大约二十五步的地方，盖有一间小屋，市政府修建起来，特别是为在变乱的日子里，驻防在丹普尔的国民军，禁止出去的时候，可以在那小屋里去进饮食，这个小饮食店的管理，许多人都申请要来担任，最后允许给一位好的爱国者的女人、一位死于八月十日战争的郊外居民的寡妇，名叫蒲吕穆老妈。

这间小屋是木料和土墙做成，位置在一座花坛当中，我们还认得它四周的黄杨树的矮篱。这座小屋只有一个十二平方呎的房间，在它下面有一个地窖，可以从泥土砌成的阶梯下去。蒲吕穆寡妇储藏她的酒和她的食物，她和她的十二到十五岁的女儿轮班地看守着。

这些国民军刚刚一散了队，如象我们所说过的，有一些在花园里散步，有一些和看门人聊天，有一些在看墙上所描绘的图画，那些全是表现爱国热忱的图画，例如吊起的国王，下面写

着："维多先生洗空气澡"。或者被斩首了的国王，下面写着："维多先生吐痰在袋内[1]"；还有一些在和蒲吕穆太太闲谈他们的食欲引起的饮食的计划。

在这一批人当中便有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位队长和那位兵士。

"唷！迪克斯麦尔队长，"那女店主说，"我有苏米尔的名酒，要吗！"

"好，蒲吕穆女公民；可是苏米尔的名酒，据我看来，没有布芮的干牛酪，便失掉了它的价值。"队长回答，他在发表这个意见以前，早在他周围望过，看见这店里盛满的各种食物当中，就缺少他欣赏的这一件东西。

"哎！队长，真是这样的，最后一块刚才卖掉。"

"那么，"队长说，"没有布芮的干牛酪，便没有苏米尔的酒；注意啊，女公民，我的购买值得你去淘神，我想请我的全队人吃呀。"

"队长，我请你给我五分钟，我到和我竞争的看门公民那里去找；他常常有，我要多出一些钱才买得来，但是你是一位极好的爱国者，一定不会使我赔本的。"

"是的，是的，去吧，"迪克斯麦尔回答，"这时候我们就到地窖下面去，亲自选择我们的酒。"

"做吧，就象在你自己的家里那样做吧，队长。"

蒲吕穆寡妇竭力跑向看门人的小屋去，那队长和兵士拿着蜡烛，揭开盖子，走下地窖去。

"好！"穆朗研究了一会说："地窖开到羊门街那个方向。它有九到十呎深，没有一点泥水匠的工程。"

"土壤的性质怎样？"迪克斯麦尔问道。

---

① 这个"袋"字指从断头机下承人头的袋子。

“铅质的白土。都是经人翻过的；这些花园都被人覆过几次，没有什么地方有一点岩石。”

“赶快，”迪克斯麦尔叫道，“我听见我们女老板的木鞋的声音；拿两瓶酒，快爬上来。”

他们两人都到了地窖的出口，正值那蒲吕穆女人带着坚执要买的布芮的干牛酪走了回来。

在她后面跟着几个兵，好象是受了那漂亮的干酪的诱惑。

迪克斯麦尔大请其客：他开了二十几瓶酒给他的那一队兵士喝，同时穆朗公民向他们谈说古叙斯①的忠诚，法布芮晓斯②的无私，布鲁达斯和加晓斯③的爱国，这些故事和迪克斯麦尔所请吃的布芮的干酪同昂鲁的酒一样的受欢迎，这真算是很成功了。

十一点钟响了。十一点半钟值卫的兵士换班。

“在正午到一点钟之间不是奥国女人通常散步的时间吗？”迪克斯麦尔向从小屋经过的提松问道。

“不错，是从正午到一点钟。”

于是他开始唱起来：

> 夫人上塔去……
> 米朗冬、冬冬，米朗顿哩。

这首新制的滑稽曲调很受国民军一致的欢笑和赞赏。

跟着迪克斯麦尔对他那一队兵士点名，因为他们要在十一点半到一点半值卫，他催他们赶忙吃完午膳，并且叫穆朗站立在塔

① 古叙斯：罗马传说的英雄人物。
② 法布芮晓斯：罗马的督理官。
③ 布鲁达斯和加晓斯皆罗马将领，谋杀凯撒大将的人。

的最上一阶，在那一个岗亭内，就是穆里斯那天藏着阻碍了草门街的一个窗子上为王后所树立的信号那个岗亭。

如果在穆朗接受这个简单的命令的时候，有人看见他，会发现他脸红到他黑的长头发的根子那里去了。

忽然间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震撼了丹普尔监狱的院落，大家听着远处有一阵暴风雨的呼叫和怒号。

“什么？”迪克斯麦尔向提松问道。

“啊！啊！”那狱吏回答，“没有什么；不过是这群布芮所[1]党的坏蛋们，到断头机去以前的小小骚动罢了。”

这喧嚣的声音越来越加威胁；炮车的滚动声和一群人的叫嚷声从丹普尔附近过去，他们叫道：

“联队的兵士万岁！亨利阿[2]万岁！打倒布芮所党！打倒罗兰[3]党！打倒维多夫人！”

“好！好！”提松一面擦手一面说，“我去打开窗子，叫维多夫人无阻碍的欣赏一下他的人民是怎样地爱她。”

他于是走到望楼的小窗那里去。

“啊咳！提松！”一个可怕的声音叫道。

“我的将军吗？”提松骤然停住手回答道。

“今天不放风，”桑特尔说：“不许犯人离开她们的房间。”

命令是不要点名了。

“好！”提松说，“这样可以少淘一些神。”

迪克斯麦尔和穆朗交换了一个愁苦的眼光；等待现在已不需要的巡哨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他们两人在这酒店和俯瞰草门街的

① 布芮所(1754—1793)：国民公会议员，吉伦特党的一个领袖，死于断头台上。

② 亨利阿(1761—1794)：大革命时代山岳党人，同罗伯斯庇尔一道死于断头台上。

③ 罗兰(1734—1793)：法国政治家，吉伦特党的同情者。

墙壁当中踱来踱去。穆朗开始在那里跨着三呎长的步子测量起来。

"距离多远？"迪克斯麦尔问。

"六十到六十一呎，"穆朗回答。

"需要好多天呀？"

穆朗在砂上用棍子绘了一些几何图形，赶忙擦掉，沉思一会，说：

"至少需要七天。"

"一个星期以后穆里斯要来值班，"迪克斯麦尔悄悄地说。"所以在那天以前，我们绝对须同他和好。"

半点钟的钟声响了。穆朗叹气地扶起他的枪来，被连长带到塔上平台处去和守卫兵换班。

十四

忠　　诚

我们刚才叙述过的这几幕经过以后的第二天，换句话说，即是在六月一日早上的十点钟，让维也芙坐在窗前她素常的位置；她问自己为什么这三个星期以来，晨曦带来这许多的愁苦，为什么光阴过得这样缓慢，为什么她不再带着热忱，而是带着惊惧去期待着黄昏。

她的夜晚特别愁苦；从前她的夜晚是那样美丽，那些夜晚是带着过去和未来的幸福幻梦度过的。

这时候，她的眼睛忽然落在一个虎斑的和鲜红的康乃馨的花

盆上，这是去冬她从穆里斯曾被拘囚的花屋里取出来，要使它们在她房间里开放的。

穆里斯教她怎样在这个檀木花盆里培养这些花朵；只要穆里斯在那里的时候，她总是亲自去灌溉、修剪、包缠，夜晚他来的时候，她总是高兴地向他指出，由于他们友爱的护惜，这些花是在怎样的发育。可是自从穆里斯不来以后，这些可怜的康乃馨失掉了爱护，凄凉的花蕾空空地低着头萎黄了，倒依在栏杆边，凋残无生气了。

让维也芙一接触这个景象，才明白她的愁苦的来由。她对自己说友谊也象花朵，好好的培养，可以开得来心花怒放，可是一旦任情或者不幸从根本上破坏了友谊，这朵心上盛开的花，可以立刻萎颓凋谢的。

于是这少妇的心上感到可怕的痛苦；她本想竭力去抑制的情绪，在她思想的深处斗争着，告诉她这情绪只能随她的这颗心一道死去；于是她绝望了，因为她感觉这斗争越来越不可能；她温柔地低下头去，吻着一个凋谢的花蕾，落下泪来。

当她正在擦掉她的眼泪时，她的丈夫跨进她的房里来了。

在迪克斯麦尔这一方面，被自己的心事苦苦地萦扰着，他没有猜到他的妻子正在经过一个痛苦的危机，他也没有注意到那泄漏消息的红色的眼睑。

真的，让维也芙看见她丈夫进来的时候，赶忙站了起来，掉过背去朝着窗子，把脸藏在阴影里。

“怎样？”她说。

“怎样，没有新的消息；不能接近她，不能递东西给她，甚至不能看见她。”

“怎么？”让维也芙叫道，“在巴黎这样的骚乱当中？”

“嗳！正是因为这样的骚乱，使人加倍地防守；他们害怕有人利用普遍的扰乱，在丹普尔去企图一下，正当王后陛下要到平台上去的时候，桑特尔忽然下令不允许王后、绮丽沙白夫人、公主任何一个人出去。”

“可怜的骑士，这真是使他太不快意了？”

“当他看见机会从我们身边逃去，他真是绝望。他面色灰白得那样。我怕泄漏了隐情，赶忙把他带走。”

“可是，”让维也芙怯懦地问：“在丹普尔完全没有你所认识的市府的人员吗？”

“应该有一个，但是他却没有来。”

“哪一个？”

“穆里斯·林德公民，”迪克斯麦尔说，故意努力做出一个淡漠的声调。

“为什么他没有来呢？”让维也芙问，在她这一方面，也故意做了同样的努力。

“他病了。”

“病了，他吗？”

“是的，还很沉重哩。一个爱国的人，象你所认识的那样，可是不得不把班期让给别人。”

“啊！我的天！即使他在那里，让维也芙，”迪克斯麦尔再说，“也还是一样。象我们现在和他这样不融洽，也许他会躲避，甚至连话都不会同我讲的。”

“朋友，我想，”让维也芙说，“你过于夸大了情势的严重性。穆里斯先生也许因为任性不来了，为着些小事故不来看我们了。但绝不会因此成了我们的敌人。冷淡并不造成无礼。他看见你朝他走去的时候，我相信他会向你迎上来的。”

“让维也芙，”迪克斯麦尔说，“为着我们所期待着穆里斯的，不只是浮浅的礼貌，真实而深厚的友谊也是一点不算过份的。这友谊已经破裂了，因此从这方面不能得着什么希望了。”

迪克斯麦尔发出一个深沉的叹息，一向是很安静的面孔忽然愁苦地皱起额头来。

“可是，”让维也芙怯懦地说，“如果你以为穆里斯先生对于你的计划是那样的需要……”

“那即是说，”迪克斯麦尔回答，“没有他的帮助计划就不会成功，因此我感到绝望。”

“嗯，那么，为什么你不向林德公民重新联络一下呢？”

她觉得用他的姓来称呼这位少年，比直呼他的名字要好些，因为声调里不会包涵那样多的温柔成分。

“不，”迪克斯麦尔摇头回答，“不，我已经做了我能够做的了，再进行一下好象是奇特的，而且必定引起他的怀疑。不，你看，让维也芙，在这件事情上我见到的不比你见到的更远，在穆里斯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伤痕。”

“一个伤痕吗？”让维也芙很感动地问，“嗯！我的天！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讲吧，朋友。”

“我的意思，你也同我一样明白，让维也芙，我们和林德公民破裂的原因，不只是一种任性。”

“那么你以为这破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骄傲，也许是吧，”迪克斯麦尔赶忙说道。

“骄傲吗？……”

“是的，他看得起我们，至少这是他的见解，这位巴黎的资产阶级里的人，这位穿袍的没落的贵族，在他的爱国主义的热忱下面，仍然保持他的容易感染的性格。这位共和党人，在他的联

队上，俱乐部里，市政府内，他是怎样的有力，反转降格来和硝皮的人讲友谊，他真的看得起我们。也许我们报答他得不够，也许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卑微。”

“但是，”让维也芙说，“如果我们报答他得不够，如果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卑微，可是据我看你向他做过的，已经算是可以补偿一切了。”

“是的，假使那过错是从我这一方面来的，但是，如果，反过来，过错是从你那方面来的呢？”

“从我吗！朋友，你想我怎么会对穆里斯先生犯了什么过错呢？”让维也芙惊诧地说。

“嘿！谁知道，对于这样性格的人？你不是曾经首先控诉他是任性的吗？哼，我转回到我的第一个意念来，让维也芙，你不给穆里斯写信，你是错了。”

“我错了吗？”让维也芙叫道，“你那样想吗？”

“我不但那样想，”迪克斯麦尔说，“而且在这绝裂的三个星期之内，我还想了很多哩。”

“那么……”让维也芙怯懦地问。

“那么，我认为这样来一下是必需的。”

“啊！”让维也芙叫道，“不，不，迪克斯麦尔，不要强迫我那样做。”

“你知道，让维也芙，我从来没有强迫你过什么，我只请求你罢了。喂，你听见吗？我请求你给穆里斯公民写信。”

“但是……”让维也芙说。

“听，”迪克斯麦尔打断她说：“不是你和穆里斯之间有争吵的严重问题，便是你同他不和好只是因为在耍孩子脾气，因为在我这一方面，他没有埋怨过什么。”

让维也芙一句话也不回答了。

“如果是因为要孩子脾气而造成这样的不和好，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就算是疯狂；如果还有另外严重的原因，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面，你很明白，我们不应当再计较我们的权贵，甚至我们的自尊心。相信我吧，不要把少年人的争吵和庄严的问题，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控制你自己的感情吧，给穆里斯公民 写 几 个字，他会回来的。”

让维也芙沉思了一会儿。

“但是，”她说，“难道我们就想不出一个没有象这样连累人的方法来，取得你和穆里斯先生之间的谅解吗？”

“连累人，你那样说吗？但是，恰恰相反，据我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方法。”

“不，你这话不是对我说的，朋友。”

“你真很固执，让维也芙。”

“允许我讲吧，至少这是第一次，你才发现我是固执的。”

迪克斯麦尔几分钟以来把手巾放在手里搓揉，现在拿起它来揩擦汗淋淋的额头。

“是的，”他说，“正是因为这样，使我更惊异了。”

“我的天！”让维也芙说，“可能吗，迪克斯麦尔，你一点也不明白我违抗你的原因，你一定要强迫我说出来吗？”

柔弱的、被逼迫到底的她，把头低垂在胸前，把胳臂皸在两旁。

迪克斯麦尔好象对自己在作一番猛烈的挣扎，握住让维也芙的手，强勉她把头抬起来，睁大眼睛，很注意地去瞧她，开口大笑，如果让维也芙那时候没有那样的激动，她一定会觉察这样的笑声是很勉强的。

“我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真的，你说得对。我真是瞎了眼。以你的聪明，以你的教养，我亲爱的让维也芙，你怎么会这样的庸俗，会害怕穆里斯恋爱起你来了？”

让维也芙感觉有一种死尸般的寒冷刺进了她的内心。她的丈夫说到穆里斯对她的恋爱所表现的那种讥笑的口吻把她惊骇呆了，根据她对于这个少年人的认识，她明白这段爱情的猛烈，而且她在自己内心的深处也是参加了这恋爱的，只是除了沉默的懊恼之外，没有明白的向自己承认罢了。她没有力量抬起头来看。她感觉找不出话来回答。

“我猜着了，不是吗？”迪克斯麦尔说，“哎，放心吧，让维也芙，我认识穆里斯，他是一个残暴的共和党人，他心里除了对祖国的爱之外，更没有地位再爱别的什么人了。”

“先生，”让维也芙叫道，“你真的相信你所说的话吗？”

“嗨！无疑，”迪克斯麦尔说：“如果穆里斯真的爱你，他就不但不应该对我失和，而且他还应该加倍地向他要欺骗的人献殷勤，极力巴结呀。如果穆里斯真的爱你，他就不应该这样轻易地放弃了我们家里的朋友这个名义，因为人们在这个名义的掩护之下，是可以做出许多叛逆行为来的。”

“为了荣誉，”让维也芙叫道，“我请求你，请你不要拿这样的事情来开玩笑吧！”

“我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夫人，我只是告诉你穆里斯并不爱你罢了。”

“而我、我呢，”让维也芙羞红了脸说，“我呢，我对你说，你错了。”

“那么，”迪克斯麦尔说，“穆里斯宁肯努力跑开，不愿来欺骗他主人的信任。真可算是一个诚实的人。可是诚实的人是很

少的，让维也芙，这样的人跑开了，我们就应该努力把他拉回来。让维也芙，你要写信给穆里斯，不是吗？”

“啊！我的天！”那少妇说。

于是她双手捧起了自己的头；因为她预计在危险的时候所要依靠的人，忽然间遗误了她，不但不支持她，反转驱逼着她。

迪克斯麦尔瞧了她一会儿；跟着勉强地微笑着说：

“呵，亲爱的朋友，”他说，“丢掉妇人的自尊心吧；如果穆里斯再要对你有什么表示，仿照第一次那样，再去笑第二次。我认识你，让维也芙，你有一颗高贵的心，我很信靠你。”

“啊！”让维也芙叫道，感觉站立不稳，一个膝头接触了地，“啊！我的天！当人们不能够信靠自己的时候，还能够信靠别人吗？”

迪克斯麦尔满面灰白，好象周身的血都流到他的心里结成冰块了。

“让维也芙，我错了，使你去受你刚才感到的这些痛苦。我原本应该立刻对你说：让维也芙，我们生活在需要很大的忠诚的时代。让维也芙，我对王后，我们的恩主效忠，不但贡献出我的臂、我的头，而且还有我的幸福；别人把他们的生命给她，我呢，还要冒着我的荣誉的危险；我的荣誉，如果失掉了，不过在那快要吞并法国的痛苦的汪洋大海里，更加上一滴泪水罢了。但是我的荣誉，在象我的让维也芙这样的一位女人庇护之下，不会冒着什么危险的。”

这是第一次迪克斯麦尔表现出整个的自我。

让维也芙抬起头来，把她充满着钦佩的，美丽的眼睛去盯住他，缓缓地站起来，把她的额头递给他去吻。

“你要这样吗？”她说。

迪克斯麦尔做了一个肯定的姿势。

“你讲我写吧。”

于是她握着笔。

“不要这样，”迪克斯麦尔说：“这已经够了，够利用这可敬的少年了。既然因为他要得着让维也芙的一封信，而再同我们和好，这封信便应该是让维也芙的，而不是迪克斯麦尔先生的。”

于是迪克斯麦尔再吻她妻子的额头，谢谢她，走了出去。

跟着让维也芙手战心惊地写道：

> 穆里斯公民：
>
> 你知道我的丈夫是怎样地爱你。三个星期的分离，对我们好象是一个世纪，该可使你忘记了吧？来吧，我们等着你，你的再来对我们将是一个真正的节日。
>
> 让维也芙

十五

理性女神

如象前一天他使人告诉桑特尔将军那样，穆里斯真是严重的病了。

自从他不能出门，罗兰经常来看他，尽力去排遣他。但是穆里斯坚决不听劝告。原来有些人的病是不愿意治好的。

六月一日快要一点钟的时候，罗兰来了。

“今天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呀？”穆里斯问：“你穿得这样漂亮。”

真的，罗兰穿上了法定的服装：红色军帽、紧身短衣、三色衣带，更佩上两件武器，那时叫做“穆芮长老的调味瓶”，以前和以后都老实地把它叫做手枪。

“首先，”罗兰说，“就大势说来，吉伦特党快坍台了，锣鼓已经敲响了，这时候，举一个例子来说，他们在卡鲁塞尔①广场放炮。再说一件特别的事，后天有一个盛大的集合，我请你去参加。”

“但是，今天，有什么事呢？你说，你来找我吗？”

“是的，今天我们举行演习。”

“什么演习？”

“盛会的演习。”

“亲爱的，”穆里斯说，“你知道八天以来我没有出门，因此外边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很需要有人告诉我。”

“怎么，我没有告诉过你吗？”

“你一点也没有告诉过我。”

“首先，亲爱的，你已经知道我们取消了天主，拿‘崇高的存在’去代替了他。”

“是的，我知道那个。”

“呃，好象大家察觉了一件事：那位崇高的存在是一个缓和派、一个罗兰派、一个吉伦特党人。”

“罗兰，不要拿圣洁的事来开玩笑；我不爱那个，你知道

① 卡鲁塞尔：巴黎鲁屋宫前的广场。

的。”

“你要怎样呢，亲爱的！人该与他的时代相适应呀。我呢，我也相当爱昔日的天主，首先因为我和他搞熟了。至于这位‘崇高的存在’，好象他真的是犯了错误，自从他被崇敬以来，一切都往坏处走；我们的立法人终于把他革除了……”

穆里斯耸了一下他的肩膀。

“只要你愿意就耸耸肩膀吧，”罗兰说。

站在哲学的立场，
幻想构成了疯狂，
我们这般莫米[1]的奴隶，
去崇拜有职无权的上帝。

“好、好、好，”罗兰继续说，“我们要去崇拜一下理性的女神了。”

“你现在真的参加这一切怪诞的活动吗？”穆里斯说。

“哈！朋友，如果你认识那理性女神，如象我认识她那样，你就会变成她的热烈崇拜者当中的一个。嘿，我想你会见她，我要把你介绍给她。”

“不要拿你那些傻事来打搅我，我愁苦，你是很明白的。”

“天呀，那更是应该了！她将会使你欢乐的，她是一个好孩子……呃！只要你认识她，这位庄严的女神，巴黎人用月桂给她加冕，抬在金纸的鸾舆上出游的女神！她是……你猜……”

“我怎么能猜得出呢？”

---

① 莫米：代表讥嘲的神。

“她就是阿德米斯。”

“阿德米斯吗？”穆里斯一边说，一边在脑子里搜索，这名字引不起他丝毫的记忆。

“哼，一个身材修长褐色头发的女子，去年在歌舞剧院的舞会上，我结识了她，你曾经来和我们一道晚餐，你把她灌醉过的。”

“嗄！是的，不错，”穆里斯回答，“现在我记起了；就是她吗？”

“就是她才有最大的机会。我已经推荐她加入竞选，所有的火热队队员都答应投她的票。三天以后就是大选。今天开预备的宴会，今天我们痛饮香槟酒，也许后天我们就痛饮鲜血！不管我们饮什么，总之阿德米斯是要做女神的，否则鬼来把我抓去！去吧，让我们去为她化装吧。”

“谢谢。我一向讨厌这样的事。”

“讨厌给女神化装吗？见鬼！亲爱的！你真是太艰难了。嘿，如果那会使你开心，我给她穿上衣裳，你给她脱了下来。”

“罗兰，我在生病，不但我自己不愉快，别人的愉快也使我厌烦。”

“嗄！你使我诧异，穆里斯，你既不打架，又不发笑；你是不是参加了什么阴谋呢？”

“我吗？但愿上帝保佑！”

“你的意思是说，但愿理性女神保佑。”

“滚开，罗兰，我不能够，也不愿意出去；我在床上困，而且要留在床上。”

罗兰搔搔耳朵。

“好！”罗兰说，“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什么？”

“我明白你在期待着理性女神。”

“天呀！”穆里斯叫道，“爱开玩笑的朋友真是讨厌。滚蛋，不然我就诅咒你和你的女神。”

“诅咒吧！诅咒吧……”

穆里斯正举起手要诅咒，忽然被他的勤务员阻止住了，他拿着一封给他主人的信走了进来。

“阿葱西拉公民，”罗兰说，“你来得不合时，你的主人正要打扮起来了。”

穆里斯没精打采地把他的手伸了出去，接着那一封信，可是他一经接触到它，他就颤栗起来，他的眼睛贪婪地望着它，死死盯住那上面的笔迹和印章，面色灰白，好象要晕倒一般，拆开了信封。

“啊！啊！”罗兰喃喃地说，“显然，这是死而复苏的事呀。”

穆里斯不再听他的朋友讲话，他尽心竭力去念让维也芙的几行字。他念了一遍以后，再念二、三、四遍；他揩揩他的额头，把手再放下去，象一个傻子那样，瞧着罗兰。

“有鬼！”罗兰说，“这封信里面好象有奇特的消息。”

穆里斯把那封信再读第五遍，一片新鲜的深红涂上了他的面孔。他的干涩了的眼睛重新滋润，一个深沉的叹息从胸腔里吐出；忽然间忘记了他的疾病，和因疾病引起的虚弱，他跳下床来。

“我的衣服！”他向惊呆了的勤务员叫道，“我的衣服，亲爱的阿葱西拉！嗄！我可怜的罗兰，我的好罗兰，我每天期待着这封信，我真的没有希望它会寄来。快，一条白色裤子，一件

有襟饰的衬衫；立刻给我戴上假发，剃掉胡子。”

勤务员赶忙执行穆里斯的命令，一转眼就给他梳好头剃好胡子。

“啊！再看见她！再看见她！”那少年叫道，“罗兰，真的，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

“我可怜的穆里斯，”罗兰说，“我想你该接受我的劝告，同我一道去。”

“啊！朋友，”穆里斯叫道，“原谅我，真的，我已经失掉了理智。”

“那么，我把我的献给你，”罗兰说，一边取消他这可怕的玩笑。

更奇怪的是穆里斯也笑了起来。

幸福使得他不去追究旁人的戏言。

还不只是这样。

“嘿，”他在橙树上摘下一枝花说，“替我把这束花献给那高贵的莫苏尔寡妇吧。”

“好得很！”罗兰叫道，“这真算是风流！我可以原谅你了。我想你显然是在恋爱，我对着这种大不幸的遭遇的人，总是抱着最深的敬意。”

“唉，是的，我在恋爱，”衷心欢畅的穆里斯叫道，“我在恋爱，现在既然她爱我，我可以向她承认；因为她爱我，所以她才约我，不是吗，罗兰？”

“用不着怀疑，”理性女神的崇拜者同情地回答道：“但是当心啊，穆里斯，你那股劲头使我害怕。……”

爱吉芮①的爱情
时常只是那名叫居必东②的暴君。
一个小小的阴谋：
聪明的人会忘怀的。
只须爱我这尊理智的神，
你就不会发疯。

“妙极了！妙极了！”穆里斯拍手叫道。

他拔足便跑，四步四步地跳下楼去，一到河堤，就向他熟悉的老圣·扎克街的方向走去。

“我想他称赞我的诗，阿惹西拉？”罗兰问。

“是的，不错，公民，一点也不奇怪，你说的，真是很美。”

“那么，他并没有象我想的那样病得厉害。”罗兰说。

轮着他，也走下楼去，可是步伐安祥多了。阿德米斯究竟抵不得让维也芙。

罗兰带着那枝橙子花刚刚一踏上圣·翁诺芮街，一群少年人，他随着兴致有时给他们的钱，有时赐他们的脚的少年人，恭敬地跟随着他，无疑把他当做是一个道德君子，圣芮斯特③曾经建议大家应该献给他一身白色的衣服和一束橙子花。

因为跟随着的群众越来越多，而且因为那时代里有德性的人很稀罕，当那束花奉献给阿德米斯的时候，已经有几千青年公民在那里；这一个敬礼使得别的几位在场的理性女神生了病，头痛

---

① 爱吉芮：蛊惑了罗马皇帝的女妖。

② 居必东：罗马人的爱神。

③ 圣芮斯特（1767—1794）：法国大革命时的国民议会的议员。

起来。

就是在那夜晚那句有名的唱词传遍了巴黎：

> 理性女神万岁！
> 纯洁的火焰，温和的光辉。

这首歌流传到现今，还不知道作者是谁，很为难了革命时代的考古家，我们却敢大胆地主张这首贡献给美丽的阿德米斯的歌词是我们的朋友希亚散特·罗兰所写的。

十六
浪　　子

穆里斯即使长了翅膀，也不能飞得更快了。

街上拥挤，塞满了人，但是穆里斯没有看见他们，只感觉他们阻挡住他的去路。人群中有人说国民议会已经被包围了，人民的尊严被他们的代表们所侵犯，所以他们阻住这些代表们出来。这消息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大家听见警报的声音和大炮的雷鸣。

但是警报的声音和大炮的雷鸣，这时候对于穆里斯有什么关系呢？代表们是不是被拘囚起来，对他有什么关系，即使他自己并不受任何的拘束。他向前跑，他只知道向前跑。

他一边跑一边想象让维也芙正在俯瞰花园的小窗上期待着他，好在她所能看见的最远地方，给他送去她最妩媚的微笑。

无疑迪克斯麦尔也知道了他这幸运的重来，他一定向穆里斯

伸出他巨大、慷慨、忠实的手，向他致敬。

那一天他爱迪克斯麦尔，他甚至爱穆朗和他的黑头发、绿眼镜，在那下面他一向以为闪灼着一对阴险的眼睛的。

因为他感觉幸福，他爱整个世界；他很想把鲜花簪上每个人的头，使他们象他一样的幸福。

可是，可怜的穆里斯，他却是失望了，正如把希望建筑在意欲和心愿上面的人们，二十次中有十九次都会失望。

穆里斯没有得着他所期待的微笑，远远就望见的欢迎，让维也芙早打定主意只给他一个个冷酷的礼貌，这不过是防御着要来侵略她内心的洪水的一道脆弱的堤防罢了。

她早退守在她楼上的寝室里，等到被呼唤时才下楼来。

啊唷！她也弄错了。

只有迪克斯麦尔才一点也没有错；他隔着铁栏去窥伺穆里斯，带着讥嘲在微笑。

穆朗正在冷淡地染着白猫皮上的小尾，以便做出假冒的黄鼠狼皮。

穆里斯推开通往小径的小门，象往常那样熟悉地走进花园来；象从前那样，那扇门开处带着一种特殊的铃声，表示开门的来人正是穆里斯。

站在闭上了的窗子背后的让维也芙，战栗得不能自持。

她让手中持着的半开的窗帘低垂下去。

穆里斯走进来的第一个感觉是失望的。不但让维也芙不在楼下的窗前等待着他，而且走进了他从前和她告别的客厅，也没有看见她的踪影，他不得不去自通名姓，好象三个星期的分别，他已经成了一个陌生的人。

他的心忧愁了。

穆里斯首先看见的是迪克斯麦尔，他跑来把穆里斯抱在胳臂里，发出快乐的呼叫。

跟着，让维也芙走下楼来。她曾经用漆制的薄片摩擦她的腮庞，以期添上红晕的颜色，可是她还没有走下二十个阶梯，这人为的颜色已经消逝，血液重新流进心内去了。

穆里斯望见在门的阴影后面出现了让维也芙。他含笑地向她迎上去，吻她的手。到那时候他才觉察她是怎样的改变了。

在她这一方面，让维也芙惊诧地注意到穆里斯的消瘦，他的眼光中闪烁着燃烧的光辉。

“你来了，先生？”她对他说，在她的声音里，她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她原本打定主意拿出冷淡的声音对他这样说：

“穆里斯公民，日安，为什么你久不上这儿来呀？”

但是那句改变了原意的问话对于穆里斯仍然是冷淡的，可是，那里面含蓄着怎样的情意呀！

迪克斯麦尔打断了这一对情人相互的窥伺，缠绵的默想。他说午餐已经预备好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快两点钟了。

穆里斯跨进了餐室，看见他的杯盘已经摆好了。

跟着穆朗公民走了进来，穿着旧日一样的背心、栗色衣服和白色有襟饰的衬衫，仍然带着他那副绿色的眼镜，披着他那蓬松的黑发。穆里斯对于这家伙一样友好，这个人在他的眼底下远远不如前次离开的时候那样可怕。

真的，让维也芙怎么会爱上这小小的化学家呢？把这样狂妄的思想放进脑子里去的人必定是恋爱着迷到疯狂的境界了。

况且，要在这时候来嫉妒也算太不合适。

穆里斯的内衣的袋子里怀着让维也芙的信札。他欢乐的心就

在那下面跳跃。

让维也芙恢复了她宁静的情绪。女人的性格，有一种特点，那便是现实常常可以拭掉过去的痕迹和未来的威胁。

感觉幸福的让维也芙，再变成了自主，虽然带着情爱，但却冷静自持，这又是穆里斯所未能领悟到的情节。如果罗兰在他的地位，很容易从巴尼、白丹或让商·伯尔纳①得着解释。

谈话的题材转到理性女神；吉伦特党人的覆灭和这种把对上天的崇拜让位给女性的新信仰，成了时下的两桩大事。迪克斯麦尔以为如果有人把让维也芙推选为这种崇拜的对象，他是不会不高兴的。穆里斯却取笑这个意念。可是让维也芙却同意她丈夫的看法，穆里斯很惊异地感觉到为什么这种不合理的爱国思想能够使象迪克思麦尔那样的男子，象让维也芙那样诗意的女人会有这种荒谬的见解。

穆朗讲解了一篇关于女人参加政治的理论，从八月十日的女英雄麦芮古尔②谈到吉伦特党的灵魂：罗兰夫人。在谈话里他说了一些攻击"编织妇女③"的话。这番话使得穆里斯微笑。但是穆朗在这番话里对爱国的妇女却做了残酷的讽刺，这些妇女以后被人赐与"断头机上的饕餮"的可怕称号。

"嗄！穆朗公民，"迪克斯麦尔说，"让我们尊崇爱国主义，即使它走错了道路。"

"至于我，"穆里斯说，"我想女人是很能够爱国的，如果她们是不太贵族的。"

---

① 他们是法国十八世纪的三位诗人。

② 麦芮古尔（1762—1817）：参加打破巴士底狱的女英雄。

③ 这是一七九三年参与法国革命议会的平民妇女的别名。

你说得很有理，”穆朗说：“我坦白地承认我感觉当女人摹仿男子时，她之可鄙，正如男子侮辱女人时那样的卑劣，纵然那女人是这男子最凶狠的敌人。”

穆朗很自然地把穆里斯引到一个很细致的题目上来。穆里斯点头表示赞可。较量的机会好象在眼前展开。于是迪克斯麦尔得着号令，乘兴进攻，说：

“等一会，等一会，穆朗公民，我希望你把那些国家的女敌人作为例外。”

穆朗的反驳和穆里斯的示意以后，有几秒钟的沉寂。

“不要把一个人当做例外，”他愁闷地说道，“啊唷！那几个作为国家仇敌的女人，据我看来，今天已算是受够了惩罚。”

“你的意思是指着丹普尔监狱里的囚人，那奥国女人，卡贝的妹妹和女儿吗？”迪克斯麦尔说，讲话的神情是那样的回旋，不致引起别人的怀疑。

穆朗期待着那少年人答话的时候，面色变成了灰白，如果有人看见他，会说他的指甲在他的胸前划了一条痕迹，因为那指甲实在深深地抓着。

“正是，”穆里斯说，“我讲的正是她们。”

“怎么？”穆朗带着哽咽的声音说，“别人所说的话是真的吗，穆里斯公民？”

“别人说的什么？”那少年问。

“有时，那些女囚人受虐待，受那些职务是该保护她们的人的虐待。”

“有些人，”穆里斯说，“不配当人这个称号。有些怯懦者，从来没有打过仗，可是习惯要虐待俘虏，来表现自己是得胜者。”

"啊！你不是那样的人，你，穆里斯，我敢断定。"让维也芙叫道。

"夫人，"穆里斯回答，"我，向你说话的我，曾经站在国王快要被斩首的断头台上值卫。我手中执剑，我在那里，要手里的刀不许哪个去救他的人。可是当他走近我的身旁，我不由自主地脱了帽，转身向我手下的人说：

'公民们，我警告你们，我将拿剑去洞穿第一个侮辱旧日的君王的人。

'啊！我挑战：敢有声音从我队里出来。当国王从瓦芮伦[①]转来的时候，贴在巴黎的一万张公告当中的第一张，还是我亲手写的：

'向国王敬礼的人受鞭打，侮辱他的人受绞杀。'"

"呃，"穆里斯继续说，没有注意到他这番话在这些人当中所产生的可怕效果，"呃，我已经说明我是一位诚实坦白的爱国者，我恨恶国王和王党。呃，我敢说，纵然和我的信念相违背，纵然我以为那奥国女人对法国的灾祸应负大部分的责任，我却不让哪一个，即使是桑特尔本人，在我面前侮辱那个从前的王后。"

"公民，"迪克斯麦尔摇头好象不相信他有这样的大胆，阻止他说，"你知道在我们面前说这些话，是可信靠的吗？"

"在你们面前和在一切人的面前一样，迪克斯麦尔；我再说，她也许和她的丈夫一样，要死在断头台上，我不惧怕女人，我总是尊重比我软弱的人。"

"那王后，"让维也芙胆怯地问，"有时曾经向你，穆里斯先生，表示过她对于这种不常见的关切而生感激吗？"

---

① 瓦芮伦：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路易十六逃亡被挡回巴黎的地方。属麦斯省，离国境不远的地方。

“那女囚人曾经有几次向我谢谢我对她的关切，夫人。”

“那么，她正欢欣地期待着你转去值卫哟？”

“我相信那个。”

“那么，”穆朗说，象女人那样战栗着，

“既然你承认别人所不敢承认的，表示你有一颗善良的心，那么，你对孩子也不会虐待？”

“我吗？”穆里斯说，“你去问那个无耻的西蒙，问那在市府人员面前竟敢打小卡贝的西蒙，我的拳头有怎样的重量。”

这句答话在迪克斯麦尔桌边引起了一阵骚动，客人们都恭敬地站了起来。

只有穆里斯是坐着的，没有想到他这番话引起了这种恭敬的激情。

“唉，这是为了什么呀？”他惊异地问。

“我想有人叫我到工厂里去，”迪克斯麦尔回答。

“不是，不是，”让维也芙说，“起初我也这样相信，但是我们弄错了。”

大家重新坐了下来。

“唉！那么是你，穆里斯公民，”穆朗带着战栗的声音说，“就是那位大家时常谈到的，英勇地保护孩子的市政府的职员了？”

“大家时常谈到吗？”穆里斯带着一种差不多是崇高而天真的性格说。

“啊！真是一颗崇高的心。”穆朗一面说，一面离开桌子，为着抑制情绪，退回工厂里去，好象有要紧的工作要他去做一样。

“是的，公民，”迪克斯麦尔回答，“是的，大家都谈到；还可以说一切有真情、有勇气的人虽不认识你，却都在赞扬

你。”

“让我们使他不扬名吧，”让维也芙说，“我们给他的光荣将会变成一种很危险的光荣。”

就是这样，在这番奇特的谈话里，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地谈到英勇、忠诚和感激。

只是还没有谈到爱情。

十七

掘地道的人

大家正离开桌子的时候，有人通知迪克斯麦尔说：他的登录员[1]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他。他向穆里斯道歉，到等着他的经纪人那里去，他一向习惯了这样离开他的客人的。

原来这是关于他要在哥德芮街，丹普尔监狱对面，购买一所小房子的事件。迪克斯麦尔所要买的宁肯说是一片空地，不是一所房子，因为那建筑物已经快倾倒，但是他有意把它重新修建起来。

这桩买卖很快就做成功。那天上午登录员才会见卖主，议价一万九千五百里弗尔[2]便成了交易。他来是为着在契约上签字，付款并且移交那所建筑。就在那一天房主完全把房子搬让出来，第二天工人便可进去工作。

契约签字以后，迪克斯麦尔和穆朗同登录员一道上哥德芮街

---

① 这是经理田房买卖的中间人。

② 里弗尔，法国古时货币，即现今法郎的前身。

去，立刻要看一下这桩新置的产业，因为他们虽然买过手，还未曾看过。

这所房子大约在现今那条街第二十号那个地方，有三层楼和一个屋顶间。地下层从前租给一位酒商，那里有很宽广的地窖。

卖主特别夸耀这些地窖，说是这所房子的特点。迪克斯麦尔和穆朗对于这些地窖，表示不大感觉兴趣，可是这两个人好象为着讨好卖主，竟爬下卖主叫做的地下层去。

和别的卖主的习惯相反，这一位一点也没有撒谎；那些地窖真是宽广，当中的一个一直伸展到哥德芮街的下面，在这些地窖里可以听见头上车轮滚动的响声。

迪克斯麦尔和穆朗好象不大欣赏这个优点，甚至谈到要把这些地窖填掉，因为这些对于酒商有用的构造，对于诚实的资产阶级的人却没有什么好处。

看了地窖以后，大家参观一楼、二楼、乃至三楼。从第三楼可以完全俯视丹普尔的花园；如往常一般，园内占满了国民兵士，自从王后不出来散步，他们总是欢乐地在那里交谈。

迪克斯麦尔和穆朗认出他们的朋友：蒲吕穆寡妇，正忙着在做她酒饭店的生意。无疑他们是不大愿意使她认出他们的，所以他们故意躲在卖主的身后，他特别向他们指出这里的风景既有变化而且悦目。

买主于是请求要看看那些屋顶间。

卖主无疑没有料到有这样一个要求，他没有带上钥匙，但是为着钞票的原故，他只好恭顺地应允了，立刻下楼去寻找钥匙。

“我没有弄错”，穆朗说，“这所房子真是奇特地适合我们的计划。”

“那地窖，你觉得怎样？”

“真是天助，可以省掉我们两天的工作。”

“你想那方面正对着那酒饭店吗？”

“稍微偏左一点，但是没有关系。”

“但是，”迪克斯麦尔问，“你怎么能够在地下确定方向，一直到你所要去的地方呢？”

“放心，朋友，那是我的事。”

“是不是常在这里发出通知她的信号呢？”

“但是在阳台上，王后一点也望不见这里，我想只有屋顶间才和阳台一样高，而且我还有点怀疑哩。”

“不要紧，”迪克斯麦尔说，“只要杜南或者莫尼从某一个洞孔望见了，他们便会去通知陛下的。”

于是迪克斯麦尔在白棉布的窗帘下面打上了结子，再把窗帘放到窗外去，好象是被风把它吹出去的那样。

跟着这两个人好象急于要去看屋顶间，走到楼梯口去等卖主，预先把三楼的门关上，以免那位细心的人把飘出去的窗帘拖了回来。

果不出穆朗的预料，屋顶间还不到塔顶那个高度。这是一个缺点，同时也是一个优点；缺点是不能从这面给王后传递信号，优点是这不可能的情形足以避免一切的怀疑。

因为高房子是常被人监视着的。

“我们总该找出一个办法，通过莫尼、杜南或者提松的女儿，告诉她，叫她警备着，”迪克斯麦尔悄悄地说。

“我会办那个的，”穆朗回答。

大家下了楼，登录员带着签好的契约，在客厅里等待着。

“好的，”迪克斯麦尔说，“这房子合我的用。把讲好的一万九千五百里弗尔点给公民，叫他签字。”

卖主下细点清了款子，然后签了字。

“公民，你知道，”迪克斯麦尔说，“主要的条件是今夜晚你要把房子交出来，明天我才可以派工人进来。”

“公民，我一定照办，你可以把钥匙带去，今夜晚八点钟这所房子一定搬空了。”

“嗄！得罪，”迪克斯麦尔说，“登录员公民，你不是曾经告诉过我：这所房子在草门街有一个出路吗？”

“是的，公民，”卖主说：“但是我把它关上了，因为只有一个勤务员，要他看照两道门，会把他累死的。可是那道门可以用，只须加以不到两个钟头的修理，那道门便好用了。公民们，你们是不是要去看一下呢？”

“谢谢，用不着看了，”迪克斯麦尔说：“那道门对我并不重要。”

这两个人在第三遍叮咛卖主一定要在那夜晚八点钟将房屋搬空以后，便抽身走了。

九点钟这两个人又转身回来，远远地跟着五、六个人，在那时巴黎的混乱情形当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们。

他们两人先走进来。卖主履行了他的话，这所房子是完全空出来了。

他们很仔细地把窗子的外扉关上，敲开打火机，点燃穆朗放在袋子里带来的蜡烛。

别的五、六个人，一个一个地也进来了。他们就是和硝皮厂主人一道进餐的人，也是那些走私贩子，那夜晚想杀死穆里斯，以后成了他的好朋友。

他们关上了门，爬下地窖里去。

这地窖，在日里虽然被人那样的轻视，可是在夜里，变成了

这房子的最重要的部分了。

首先他们塞住所有的洞孔，以免好奇的眼光向里面来探索。

跟着穆朗立刻竖起一只空酒桶，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勾出几何学的线条。

当他正在描绘线条的时候，他的伙伴们被迪克斯麦尔领着，从屋里出去，沿着哥德芮街走去，一直到薄斯街转角的地方，在一辆盖着的车子面前停了下来。

这辆车里有一个人，他悄悄地给每个人一件掘土的器械：铲子、鹤嘴锄、起重棍、掘矿锹，一一分散给众人。每一个人都把分得的器械藏了起来，放在长袍或者大衣下面。这些掘地道的矿工们再朝那座小屋子走回去，车子也就不见了。

穆朗已经做完了他的工作。

他朝着地窖的一个角落笔直地走去。

"那里，"他说，"掘吧。"

这些做救赎工作的工人立刻工作起来。

丹普尔监狱里囚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特别是越来越痛苦了。有一个短暂的时期里，王后、绮丽沙白夫人和公主重新得着一点儿希望。杜南和勒比特两位市府的职员对他们的庄严的囚人感觉同情，表示关怀。这些可怜的女人，因为不习惯这样的关怀，起初是怀疑的。但是抱着希望的人是不敢久怀疑的。况且王后，既被监狱把她的儿子分开，被死亡把她的丈夫分开，也会象他一样走上断头台去，还有什么事不能降临呢？这凶死的命运，许久以来她就正视着，终于习惯地处下去了。

杜南和勒比特的轮班第一次到来的时候，王后对他们问到：如果他们真的关怀她的命运，便请他们把国王的死亡情形详细对她讲一遍。这是对他们的同情心一种残酷的考验。勒比特曾经参

加过那次死刑的执行，服从了王后的命令，把情形告诉了她。

王后请求把记载死刑的执行的日报送给她看。勒比特答应下次值班时给她带来；值班的轮次是三个星期才有一会。

国王在时，丹普尔狱里有四位市府的兵士。国王死后，减少到三人：即是日里一人，夜间两人守卫着。杜南和勒比特想出一条诡计，使他们两人常常一齐在夜间值班。

值卫的时间是由抽签来决定的，一张纸条写上“白日”，两张纸条写上“黑夜”。每人从一顶帽子里抽出纸条来，凭偶然来支配值卫的时间。

每次杜南和勒比特要去值卫的时候，他们在三张纸条上都写着“白日”，把帽子给另外一位兵士先拈。他把手放进那料不到的抽签匣里去，自然抽出一张上面写着“白日”的字条。杜南和勒比特立刻把另外两张纸条毁掉，悄悄地抱怨命运是那样坏，老是选着黑夜那个苦差事。

王后认为她的两个监视人是可靠了的时候，她请他们和红屋骑士取得联系。跟着便定下一个越狱的企图，王后和绮丽沙白夫人化装成市府兵士，带着通行证卡逃走。至于两个孩子，公主和太子呢，大家时常看见到丹普尔来点灯的人总是带着两个同公主和太子一般年纪的孩子。事先安排好由我们谈过的杜尔基穿上点灯人的衣服，把公主和太子劫走。

顺便提一下，这位杜尔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杜尔基原来是国王御桌边的侍僮，随着杜绮列芮宫的仆从被带到丹普尔狱来，因为国王在狱里的御膳起初还是很考究的。第一个月这笔费用就从国库支出三、四万法郎。

很明白，这样的奢侈是不能持久的。公社下令禁止，便把大厨师、烹调夫以及灶下仆一并遣走，但只留下一个侍僮，那就是

杜尔基。

很自然，杜尔基变成了两个女囚和她们的同党者中间的传信人，因为杜尔基可以出去，所以他可以把书信带出去，把回信带回来。

通常这些信札总是卷成一团当做杏仁乳瓶上的塞子，递到王后和绮丽沙白夫人的手里去。这些信是用柠檬汁写的，字迹须放在热火附近，才看得出来。

逃走的计划都准备好了，一天提松使用这样的瓶塞来点火烧他的烟管。纸在着火的时候，他看见有字迹显现出来。他把燃了一半的纸扑熄，把它送给丹普尔监狱管理委员会去；在那里他把纸放近火边，因为另外半张已经化成灰烬，留下这半张上面只有几个不连续的字，找不出意义来。

可是他们认出王后的笔迹。提松受询以后，说出他在旁边看见的勒比特和杜南对女囚们所表现的同情。这两位卫兵于是被告发了，不许再进丹普尔监狱去。

只留下了杜尔基。

可是监视越来愈严密，后来人家绝不允许杜尔基和公主们接近。于是和外边的通信就完全断绝了。

可是，有一天，绮丽沙白夫人把一把切水果的金刃刀递给杜尔基，叫他洗涤。杜尔基怀疑其中必有原故，一边洗，一边拖着刀柄。果然刀柄内装有一个纸条。

这纸条是写满了字母的符号。

杜尔基把刀子送还绮丽沙白夫人，但是在场的一位市府兵士从她手里拖过那把刀来下细检查，也将刀刃和刀柄分开，幸而纸条已经不在里面了。那兵士立刻就把那把刀子没收去了。

就是那个时候，那位绝不灰心的红屋骑士想出了他第二条计

策，想利用迪克斯麦尔新买的那所房子来实现它。

可是，囚人们渐渐地失掉了一切希望。在我们谈到的那一天，街上喧嚣的声音一直送到王后的耳里，她惊吓地得知那些呼叫原来是对吉伦特党人的控诉，这些温和派的支持的最后崩溃，为她添上了致命的愁苦。因为吉伦特党一垮台，在议会里便没有任何庇护王家的人了。

七点钟的时候，晚餐陈设好了，照着往常的习惯，市府的兵士们检查每一个菜盘，展开每一张餐巾，探索每一块面包，破碎所有的杏仁饼和胡桃，怕的是有一张纸条落到囚人们的手里去，这样谨慎地检查以后，他们用这些简单的语句请王后和公主们上桌来用餐：

“卡贝寡妇，你可以吃了。”

王后摇头表示不饿。

但是，那时候公主跑过去，好象要吻她的母亲，悄悄地对她说：

“上桌去，夫人，我想杜尔基在向你做手势。”

王后战栗着，抬起头来。杜尔基正站在她的对面，餐巾放在他的左臂上，右手在摸他的眼睛。

她立刻很自然地站了起来，在她素常的地方，靠着桌边坐下。

两位市府的兵士陪着看她们吃饭，他们的责任是禁止杜尔基和公主们单独在一起。

王后和绮丽沙白的脚在桌下撞着，彼此掀了一下。

因为王后当面对着杜尔基，这孩子的一切姿态都没有逃过她的注意。因为这些姿态都很自然，不会引起而且也没有引起市府兵士的怀疑。

晚餐完毕，他们撤掉餐桌和陈设餐桌的时候，带着一样的谨慎：细小的面包屑也收拾起来，加以检查，做完以后，杜尔基在先，兵士们在后，都出去了；可是提松的女人仍然留在那里。

这女人自从她被人把她的女儿和她分开，她完全不知道她女儿的下落以后，她便变得凶暴起来。每当王后抱吻公主的时候，她便忿怒得象要发疯，王后怀着一颗母亲的心，懂得做母亲的这种痛苦，总是在要去寻找这种剩余的唯一的安慰的时候，便停手不去把她的女儿抱在自己的胸前。

提松来找他的女人，但是这妇人说她须等待卡贝寡妇睡了，她才可以抽身。

跟着绮丽沙白夫人向王后告别，转回她自己的屋子里去。

王后以及公主都脱衣睡了，于是提松的女人才拿着蜡烛出去。

市府的兵士早已倒在走廊里的摺椅式的床上面了。

月亮，囚人们的苍白的拜访者，从披檐的开孔处斜射一道清辉，由窗口直射到王后的床脚。

过一会这屋子里一切都静寂，没有丝毫的声响了。

跟着一扇门绕着它的枢链轻轻地转动，一只黑影在清光里闪过，来到了王后的枕边。这是绮丽沙白夫人。

"你看见了吗？"她低声问。

"是的，"王后回答。

"你了解吗？"

"了解到可以相信。"

"呃，让我们再谈一下那些手势。"

"起初他摸他的眼睛，表示有新的事件。"

"跟着他把餐巾从左臂移到右臂，那是说有人在设法打救我

们。

“跟着他把手举到额头，表示他向我们说的救星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

“跟着，当你叫他明天不要忘记带来杏仁乳的时候，他在手巾上打了两个结。”

“因此，这仍然是那红屋骑士。崇高的心啊！”

“是他，”绮丽沙白夫人说。

“睡了吧，我的女儿？”王后问。

“没有，母亲，”公主回答。

“那么，为你所知道的那个人祈祷吧。”

绮丽沙白夫人不作声回到她屋子里去，大约有五分钟之久，青年公主向上苍祷告的声音，在黑夜的静寂里听见。

就是这个时候，在穆朗的指导下，锹子的开始几锄在哥德芮街的小屋子里动作起来。

十八
云　雾

在开始的几度顾盼的沉醉之后，穆里斯对于让维也芙所给与他的接待，远远落后于他的期待，他企盼着在幽会里，重新踏上他失掉的道路，至少恢复在对她的爱情上所损失掉的东西。

但是让维也芙也早打定了主意，她决意不给他以面对面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在过去虽然很温柔，而今却是危险的了。

穆里斯指望着第二天和她单独在一道，可是一位女的亲眷，

显然是事先约定，到那里来拜访她，而且让维也芙把她久久地留住。这一次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那可能不是让维也芙的过错。

穆里斯要走的时候，被请求陪伴这位女眷回去，她住在圣·维克多尔街。

穆里斯悻悻地告别，但是让维也芙给他一个微笑，穆里斯把这微笑当做是一个许诺。

啊唷！穆里斯却弄错了。第二天，六月二日，吉伦特党垮台，是一个可怕的日子，穆里斯辞别了他的朋友罗兰，纵然罗兰一定要拉他到议会里去，他却摒开一切事务去看女友。真的，自由的女神在让维也芙身上得着一位劲敌。

穆里斯在小客厅里寻着让维也芙，她真是韵致可爱，和气迎人，可是在她身旁却坐着一位年轻的侍女，她戴着三色的结子，在窗前的一个角落上绣刺手巾，一点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穆里斯皱紧了他的眉头，让维也芙觉察这位武夫的心绪恶劣，她更加倍地和气，可是，她还不把她的友谊表现去叫这女仆走开，穆里斯忍耐不住，比往常早一点钟便告别走了。

这一切都可能是偶然的碰巧。穆里斯拿出忍耐的心情来。但是那夜晚，情形却很可怕，虽然一些时候以来，穆里斯生活在政治圈子以外，可是那天的喧嚣却传到了他的耳里。甚至在法国掌权了十个月的一个政党的垮台，都未能把他从爱情里拖出来片刻。

第二天让维也芙仍然玩着她那一套把戏。穆里斯明白必定又来这套把戏，也预先打定了主意。他到达后十分钟，看见那侍女在一打手巾上绣了字以后，又推上六打餐巾，穆里斯瞧一下他的手表，站起来，向让维也芙点一下头，不说一句话，就走了。

还有更严重的，他没有转身回来望一眼。

让维也芙站起来，用眼睛追随着他穿过花园，呆呆地立在那里一会儿，面色灰白，神经紧张，再倒到椅子上去，对于他外交所生的效果感觉惊惶失措。

这时候，迪克斯麦尔走了进来。

“穆里斯已经走了吗？”他惊异地叫道。

“是的，”让维也芙结结巴巴地答道。

“可是他刚才来呀？”

“大约是在一刻钟以前。”

“那么，他要再回来的？”

“我怀疑。”

“出去，米格，”迪克斯麦尔说。

这侍女不幸同奥国女人有一样的名字，因为恨恶玛丽那个字，他才把那个花的名字拿去做自己的名字。

她遵从她主人的命令，站起来，走了出去。

“呃，亲爱的让维也芙，”迪克斯麦尔问，“你已经和穆里斯修好了吗？”

“恰好相反，朋友，我想这时候我们比从前更冷淡了。”

“这一次，错在谁呀？”迪克斯麦尔问。

“在穆里斯，没有丝毫怀疑。”

“嘿，让我来裁判。”

“怎么！”让维也芙红着脸说，“你不猜吗？”

“为什么他生气呢？不。”

“他好象讨厌米格。”

“呸！真的吗？那么我们该遣走那个女孩。我不该因为一个侍女丢掉一位象穆里斯那样的朋友。”

“啊！”让维也芙说，“我想你不必那样过火把她遣走，他便会满意的……”

“怎么？”

“只须把她遣出我的房门外去就够了。”

“穆里斯原本有理，”迪克斯麦尔说。“他到这里来拜访的是你，不是米格，他来的时候，米格当然不需要在这里。”

让维也芙惊异地望着她的丈夫。

“但是，朋友……”她说。

“让维也芙，”迪克斯麦尔说，“我想有你做我的同盟，可以帮助我顺利地进行我的任务，可是，恰恰相反，你的恐惧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四天以前我以为一切都安排好了，可是现在还须重新做起。让维也芙，我不是对你讲过，我信靠你和你的荣誉吗？我不是对你讲过，穆里斯应该重新做我们的朋友，亲昵而没有丝毫怀疑的朋友吗？啊！我的天！女人总是我们的计划上永恒的障碍啊！”

“可是，朋友，你就没有别的方法吗？我已经说过，对于我们大家都要好些，如果穆里斯能够离开这里。”

“是的，对于我们也许是的；可是对于超出我们的她，对于那位我们发誓要牺牲我们的财产、生命、甚至荣誉去拯救的女人，我们必定要那位青年人回来。你知道杜尔基已经遭人怀疑，要换人去侍候公主们了吗？”

“好，我将把米格遣开。”

“啊！我的天，让维也芙，”迪克斯麦尔带着少见的焦急态度说。“为什么你向我说到那个？为什么拿你的思想来煽动我思想的火？为什么在困难中更为我创造困难？让维也芙，做，象一位忠实的女人那样，做你相信应当做的，这便是我要对你说的；明天，

我要出去，明天，我代替穆朗监视工程。我不同你吃午饭，但是他要；他有一桩事要请求穆里斯，他要向你说明那是什么事。他要向穆里斯请求的，记好，让维也芙，是一桩很重要的事；那不只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也是途径；这是那位善良、高贵、忠诚的人的最后希望；他是你和我的保护者，为着他我们应该献出我们的生命。”

“为着他，我愿献出我的生命，”让维也芙带着热诚地叫道。

“呃，那个人，让维也芙，我不知道怎么样你不能使穆里斯喜欢他，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你要使他们和好。象今天这样，你把他弄发了脾气，穆里斯可能拒绝穆朗要向他请求的事，但是这却是一件不惜任何代价要完成的一桩大事。你要我现在对你讲，让维也芙，你的一切细心和柔情能够为穆朗打开一条道路吗？”

“啊！先生，”让维也芙合着手，面色苍白地叫道，“先生，绝不要那样讲吧。”

“唉，”迪克斯麦尔把嘴唇放在他妻子的额上说，“刚强起来，再回想一下吧。”

他出去了。

“啊！我的天！我的天！”让维也芙焦急地喃喃自语道，“他们怎样凶猛地逼迫着我去接受我整个心灵奔向的爱情呀！……”

我们曾经说过第二天是一旬的末日①。

在迪克斯麦尔的家里，正如在那时所有的资产阶级的家里一样，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星期天比在别的日子里，午餐要更久

① 法国共和历将一旬的末日定为休假日。

更讲究些。自从穆里斯和这家人熟悉了以后，他是被邀请每星期日都要来的，而且从前他也从来没有错过一次。习惯是午后两点钟入席，穆里斯总是正午就来了。

象他那天那样的离开，让维也芙想再见他已是绝望。

真的，正午的钟声响了，穆里斯未见到来；跟着十二点半，再到一点钟还渺无踪影。

在这期待里，让维也芙心里的经过，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

开始她穿着尽量简单的衣服，继后看见他迟迟不来，由于女人心中原有的妩媚的情绪，她在她腰带上戴上一朵花，头发里再插上另外一朵，在期待里感觉内心越来越是愁闷。象这样一直等到差不多要上席的时候，穆里斯还未见到来。

在两点欠十分的时候，让维也芙听见穆里斯的马蹄声——她很熟悉的马蹄声。

"啊！他来了，"她叫道："他的骄傲不能战胜他的爱情。他爱我！他爱我！"

穆里斯跳下马来，他把马交给园丁，叫他站在那里等着他。让维也芙看见他下马，但很不安地看见园丁并不把马牵到马厩里去。

穆里斯进来。那一天他是夺目的美。肩上披着大襟的宽方黑袍，身上穿着白色的紧身，腿上套着羚羊皮的裤子，描出阿波罗①的端整的下肢，还有白色细纱布的领巾，罩上美丽的头发，再加上开朗光润的额头，完成了天然的雄壮和标致的美男子的身材。

他走进来。我们说过，他的出现鼓动了让维也芙的内心；她

① 阿波罗：希腊人崇奉的太阳神。

欢欣地接待着他。

“啊！你来了，”她向他伸出手去说：“你同我们一齐用午餐，不是吗？”

“恰恰相反，女公民，”穆里斯带着冷淡的声调说“我特来向你请假。”

“你要请假吗？”

“是的，队里有事需要我去。我怕你等着我，你不会原谅我无礼不来通知一声；这就是我来的原故。”

让维也芙的内心本已感觉舒适，这一下又不安起来。

“啊！我的天！”她说，“迪克斯麦尔不在家吃饭，打算回来的时候还看见你在这里，他叫我把你留住哩！”

“咦！那么，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这样坚持，夫人。原来是因为你的丈夫的命令。我却没有想到那个！真的，我总不会纠正我的过失。”

“穆里斯！”

“但是，夫人，我应当考虑的是你的行为，不是你的言语，我该明白，如果迪克斯麦尔不在家，我更应该走掉。他不在这里将必更增加你的不安。”

“为什么呢？”让维也芙怯懦地问。

“因为，自从我回来，你好象打定主意要躲避我，我转来为的是你，只为的是你，你明白，我的天！可是自从我转来，我不断地看见你身旁总有别人。”

“呃，”让维也芙说，“你还在生气，朋友，可是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还没有，让维也芙，你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不是象从前一样的接待我，便是把我完全赶走。”

“嗯，穆里斯，”让维也芙温柔地说，“请你了解我的处境，明白我的痛苦，不要对我施加残暴。”

那位少妇挨近他去，愁苦地瞧着他。

穆里斯沉默了。

“但是你要怎样呢？”她继续说。

“我要你的爱情，让维也芙，因为我觉得没有你的爱情我是不能活下去的。”

“穆里斯，可怜我吧！”

“那么，夫人，”穆里斯叫道，“你该让我死掉。”

“死吗？”

“是的，死或者忘记。”

“你能够忘记吗，你？”让维也芙叫道，泪珠从内心涌上了眼眶。

“啊！不，不，”穆里斯喃喃地说，同时跪了下来，“不，让维也芙，死，也许可能；忘记，绝不，绝不可能！”

“但是，”让维也芙坚决地说，“那样还要好些，穆里斯，因为这爱情是犯罪的呀。”

“你也曾对穆朗先生那样讲过吗？”穆里斯忽然变为冷酷地说。

“穆里斯，穆朗先生从来没有象你这样疯狂，我也不须向他说明作为一个朋友应该怎样行动。”

“打赌，”穆里斯带着讥嘲的微笑说，“让我们打赌：如果迪克斯麦尔不在家，穆朗一定没有出去。哼！让维也芙，那就是阻挡我爱你的原因。因为只要他在你的身旁，不离开你片刻，”穆里斯轻蔑地继续说，“啊！不，不，我不能爱你，至少我不能向你招认我是爱你的。”

"我，"让维也芙被这永恒的怀疑逼迫到极端，带着一种癫狂的态度揪住那青年人的胳臂叫道，"我，我向你发誓，好好听着，穆里斯，这是一次说了绝不再说的话：我向你发誓，穆朗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爱情的话，穆朗从来没有爱过我，穆朗也绝不会爱我；我拿我的荣誉向你发誓，我拿我母亲的灵魂向你发誓！"

"啊唷！啊唷！"穆里斯叫道，"我但愿能够相信你的话才好！"

"啊！相信我吧，可怜的疯人！"她微笑地说，除了对于一个嫉妒的人以外，这应当看做是一个妩媚的供招。"相信我，此外，你还想知道别的吗？嘿，穆朗爱了一个女人，一切地上的女人在他面前，正如田里的花朵在天上的星星面前，变成了黯然没有颜色了。"

"怎样一个女人，"穆里斯问，"能够使别的女人没有颜色，尤其这些女人当中还有让维也芙的时候呢？"

"每个男子所爱的女人，"让维也芙说，"告诉我，不总是自然的杰作吗？"

"那么，"穆里斯说，"如果你不爱我，让维也芙……"

那少妇焦急期待着他说完这句话。

"如果你不爱我，"穆里斯继续说，"至少你该能够向我发誓说绝不会爱别人吧？"

"啊！为着那个，穆里斯，我敢发誓，而且全心全意地发誓。"让维也芙叫道，很高兴穆里斯本人对她的良心作了这样的让步。

穆里斯捉着让维也芙举向天空的双手，热烈地吻着。

"呃，现在，"他说，"我将是善良、有信心；现在，我将是

慷慨，我要向你发笑，我感觉幸福。”

“你不再向我要求什么了吧？”

“我努力不那样做。”

“现在，”让维也芙说，“我想该不需人把马给你牵住吧。队上的事等一下吧。”

“啊！让维也芙，整个世界都可以等待，我想他们能为你等待的。”

庭前发出了脚步的声音。

“有人请我们去用餐了。”

他们匆忙地握了一下手。

这是穆朗来告诉大家等着他们入席。

穆朗为这个星期日的午餐也打扮得相当漂亮。

十九

请　求

穆朗在盛装之下，穆里斯看去就成了一个奇特的人物。

最考究的纨袴子弟也不会在他领带的结子上，靴子的折皱，内衣上的清洁，找出一点可以指责的地方。

但是，应该承认头发和眼镜总是和往常的一样。

穆里斯好象是被让维也芙的誓言所说服了，第一次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他的头发和他的眼镜。

“见鬼，”穆里斯上前迎着他的时候想道，“高尚的穆朗公民啊，如果现在我还嫉妒你，才见鬼哩！如果你愿意，每天穿上

你的星期日的鸽颈衣，每个星期天穿上一件金丝织的衣服。从今天起我既然只看你的头发和你的眼镜，就不再控诉你会爱让维也芙了。”

在这样的考虑以后，我们明白他给穆朗公民的握手比较往常是怎样的坦爽而诚挚。

和往常不同，这次的午餐是小型的。窄小的桌上仅摆了三份杯盘。穆里斯明白在桌子下面他可以碰着让维也芙的脚，脚可以协助手势去表达说不出的情话。

大家坐下，穆里斯侧身去看让维也芙，她坐在阳光和他当中，她的黝黑的头发带着蓝色的反光，好象乌鸦的翅膀，她的容颜在发光，她的眼睛带着爱情的润泽。

穆里斯探寻而且碰着让维也芙的脚。在第一次接触着的时候，他在她的面孔上寻找反映，他看见她脸上红了又白；但是那只小脚仍然安静地留在桌下，在他的两只脚当中呆着。

穆朗着上他的鸽颈衣，好象重新拿出他节日的精神，这精神是穆里斯有时看见表现在这奇特的人的嘴唇边，而且时常伴着眼睛里的火焰，如果那火焰不被那青色眼镜所扑灭的话。

他说出千百种的疯话，绝没有发笑；真的，他的滑稽的力量就在这一点，而且他的机智迷人的地方正是他从容不迫的严肃态度。这个商人为着各种皮货，从豹皮以至兔皮，旅行过很多的地方；这个染红了胳臂的化学家，象赫若多特①那样认识埃及，象勒瓦扬②那样认识非洲，象一位香狸③那样认识歌舞剧院和女人的化装室。

---

① 赫若多特：古代历史学家

② 勒瓦扬（1753—1824）：法国旅行家，生物学家。

③ 即法国革命时浓装艳饰，身上洒满了香水的资产阶级青年的绰号。

"啊唷！穆朗公民，"穆里斯说，"你不但是一个智者而且是一个学者。"

"啊！我看得多，特别是念得多，"穆朗说："为着将来找了钱的时候，过一些优裕的生活。是时候了，穆里斯公民，现在是时候了！"

"呸！"穆 里 斯 说，"你象老人在讲话，你究竟有多少年岁？"

穆朗惊诧这个问得那样自然的问题，转过身去。

"我有三十八岁，"他说，"呃！这就是象你说的学者，未老先衰了。"

让维也芙开怀大笑，穆里斯和声狂笑，穆朗只微微地笑了一下。

"那么你旅行过很多的地方了？"穆里斯问，把让维也芙不警觉要逃走的脚夹紧在自己的一双脚里。

"我少年时光的一半，"穆朗回答，"都在外国过去。"

"看得多！原谅，我该说观察得多，"穆里斯说："因为象你这样的人，不会只看而不观察的。"

"我的天，是的，看得多，"穆朗说："差不多可以说我一切都看过了。"

"一切，公民，这真算很多，"穆里斯含笑说，"如果你想一想……"

"嗳！是的，你说得对。有两件东西我从来没 有 看 过。真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两件东西是越来越稀少了。"

"那是什么呀？"穆里斯问。

"第一件，"穆朗严肃地回答，"那是神。"

"哈！"穆里斯说，"没有神，穆朗公民，我可以使你看一

位女神。”

“怎么？”让维也芙插嘴说。

“是的，新近创造的女神：理性女神。我有一个朋友，你有时听我谈到过他，我那亲爱的好罗兰，他有一颗黄金的心，只有一个缺点，便是爱乱凑诗句来开玩笑。”

“怎样呢？”

“呃，他才献给巴黎城一位理性女神，这是完全合格的人选。她是阿德米斯女公民，过去是歌剧院的舞女，现在是马丁街香粉店的女雇员。她一经确定当选做女神的时候，我就把她介绍给你。”

穆朗郑重地向穆里斯点头道谢，继续说：

“另外一个便是国王。”

“啊！那个，却更难了，”让维也芙努力强勉微笑地说：“现在已经没有国王了。”

“你该看见最后那一个，”穆里斯说，“那才算是聪明。”

“所以，”穆朗说，“我对于加冕的额头，没有丝毫意念，那一定是很愁苦的景象吧？”

“真的是很愁苦，”穆里斯说：“我可以回答你，差不多每一个月我都要看一次的。”

“看一次加冕的额头吗？”让维也芙问道。

“至少是，”穆里斯说，“那曾经戴过沉重而且痛苦的冠冕的头。”

“嘿！是的，女王，”穆朗说。“你说得对，穆里斯先生，那该是一个凄惨的景象……”

“她仍然是象人们说的那样的美丽，那样的骄傲吗？”让维也芙问。

“你从来没有看过她吗，夫人？”惊诧的穆里斯在他的轮次问。

“我吗？从来没有！……”那少妇赶快答道。

“真的，”穆里斯说，“奇怪！”

“为什么奇怪呢？”让维也芙说。“一直到九十一年我们都住在外省；自从九十一年以来我们就住在老圣扎克街，那里很象外省，只是从来不见阳光，少空气，少鲜花罢了。你知道我的生活，穆里斯公民，时常是这样的，你想我怎样会看过王后呢？绝没有那样的机会落到我的面前。”

“我不相信你要利用不幸可能要摆在你面前的那个机会。”穆里斯说。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让维也芙问道。

“穆里斯公民，”穆朗再说，“暗示着那一件已经不是秘密的事。”

“哪一件呀？”让维也芙问。

“他是说玛丽·安东尼特可能的判决，她将被推上处死她丈夫的断头台去。公民的意思是说，你不会利用那个机会，在她从丹普尔出来，走到革命广场去那个机会，你去看她的。”

“啊！一定，不，”让维也芙听着穆朗带着冰一般的冷静所说的话，叫道。

“那么，你该放弃你的希望，”那镇静的化学家继续说：“既然那奥国女人是严密的被看管着，共和政府是一位女仙，她有权力能够把她不许见的人藏起来。”

“我承认，”让维也芙说，“我却很想看看那个可怜的女人。”

“嘿，”热切想满足让维也芙一切希望的穆里斯说，“你真

的有那个愿望吗？那么，你表示一下，我赞成穆朗公民的话，共和政府是一位女仙；但是我呢，市府的军官，可以做一个魔法师呀。”

“你能够使我看见王后，先生，是你吗？”让维也芙叫道。

“不错，我一定能够。”

“怎么样呢？”穆朗问，和让维也芙迅速交换了一个眼光，那少年并没有觉察。

“再没有更简单的了，”穆里斯说，“市府人员当中自然有遭人怀疑的。可是我呢，我对于维护自由的忠诚久经考验，不是属于那样的人。并且谁要进丹普尔去，须得市府兵士和那里的警卫长联合的许可。可是那天的警卫长恰恰是我的朋友罗兰，我看他将来一定会代替桑特尔将军，且看他值卫三个月以来，已由连长升到上尉。喂，我值卫那一天，即是下星期四，到丹普尔来找我吧。”

“嘿，”穆朗说，“你该满意了吧。你瞧那件事就可以办到了。”

“啊！不，不，”让维也芙说，“我不愿意。”

“为什么呀？”穆里斯叫道，他只觉得丹普尔的参观又使他整天可以看见让维也芙，那一天他原本没有那个幸福的。

“因为，”让维也芙说，“这也许会使你，亲爱的穆里斯，又尴尬，又困难，万一因为满足我的妄想，使你这个做朋友的碰见什么忧患，我才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哩。”

“这才算是一句聪明的话嘛，让维也芙，”穆朗说，“相信我吧，今天不信任是很普遍的，最好的爱国者也遭人怀疑；放弃这个打算，正如你自己说的，那不过是你的好奇心的妄想罢了。”

“别人会说你在嫉妒，穆朗，因为你自己既没有看过国王，也没有看过王后，你便不让别人去看。喂，不要争论吧，你也加入吧。”

“我吗？天呀，不，”

“这不是迪克斯麦尔女公民要去丹普尔，而是我邀请她和你来排遣一位可怜的囚人。因为那大门一经在我背后关上，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我也和国王、王子一样是一个囚人。”

穆朗的两只脚压住让维也芙的一只脚，“来吧，”他说，“我请求你们。”

“嘿，穆朗，”让维也芙说，“陪我去吧。”

“又要白费一天的功夫，”穆朗说，“那会把我从商业退休的日子延迟了一天。”

“那么，我就不去了，”让维也芙说。

“为什么呢？”穆朗问。

“唉！我的天，很简单，”让维也芙说，“既然我不能找我的丈夫来陪伴我，如果你这位理智的、三十八岁的男人，又不来陪伴我，我就没有勇气一个人去和那些炮兵、掷弹兵、步兵们打交道，说要会一位比我只年长三、四岁的市府的人员。”

“那么，”穆朗说，“既然你觉得我去是必需的，女公民……”

“呃，来吧，多才多艺的公民，多情的公民，象一般人那样干一下吧，”穆里斯说，“为你的朋友的妻子牺牲半天的功夫吧。”

“就这样吧！”穆朗说。

“现在，”穆里斯再说，“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谨慎。参观丹普尔总是遭人怀疑的事；在参观时如果发生意外的事故，可能

把我们一齐送上断头台去。雅各宾党人不是好开玩笑的，嘻！你看他们怎样对待吉伦特党人呀。”

“哼！”穆朗说，“穆里斯公民说的话是值得考虑的，要我那样离开业务，我才不愿意哩。”

“你没有听见吗，”让维也芙含笑说，“公民说我们一齐去。”

“呃，一齐去。”

“是的，无疑，”穆朗说，“我高兴加入在你们这欢乐的伴侣里；宁肯生活在美丽多情的人们中，不愿意死掉。”

“呀！我怎么会有那鬼怪的思想，”穆里斯问他自己，“相信这个人会恋爱让维也芙呢？”

“那么，约定了，”让维也芙说：“穆朗，我在对你讲话，你这个心不在焉的幻想家，下星期四是约好的日子，你不要在星期三夜晚开始新的化学实验，把你拉住二十四个钟头，有时你总是那样的。”

“放心吧，”穆朗说：“可是从现在到那个时候你须得时常提醒我呀。”

让维也芙从桌边站了起来，穆里斯仿效她；穆朗也那样做，他正要跟着他们走去，忽然一个工人给化学家带来一只小玻璃瓶，那里面的液体吸引住他整个的注意。

“赶快吧，”穆里斯挽住让维也芙说。

“啊！安静吧，”她说，“这至少会占去他整整一个钟头。”

那少妇于是把手递给他，穆里斯温柔地握住。她对于这样的利用他，感到内疚，她便把幸福给他，来赔偿自己的内疚。

“你看见吗，”她经过花园的时候，给穆里斯指着陈在檀木

箱里放到外边空气里去要想重新救活的康乃馨花，说，“我的花儿死了。”

“谁人杀死了它们？你的疏忽，”穆里斯说。“可怜的康乃馨啊！”

“那不是我的疏忽，朋友，而是你的遗弃。”

“可是它们只需要很少的东西，让维也芙，一点儿水，就够了；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是有足够的时间的啊。”

“呃！”让维也芙说，“如果花能够受泪的灌溉，这些你叫做可怜的康乃馨，也不会死了。”

穆里斯用胳臂拥抱着她，急迫地把她拖到他的身旁，当她没有时间来防卫自己的时候，他已经把嘴唇放在她半含笑半困倦的眼睛上了。

让维也芙感觉自己不应这样，也只好听他尽情摆布了。

迪克斯麦尔很晚才回家来，当他进来的时候，他看见穆朗，让维也芙和穆里斯在花园里谈论花草。

二十
卖花女

这有名的星期四，穆里斯值卫的日子，终于到了。

那时已经是六月间的天气。天空是深蓝色，在这靛青的帘幕上，衬托出白色无光的新星。大家感觉到那可怕的犬星[1]当头的影响，古人以为犬星有止不住的口渴，巴黎的平民以为这只狗是

① 犬星当头便是酷暑的季节。犬星即天狼星。

舐住公路在行走的。巴黎真洁净得象一张地毯，芬芳的气息在空气中，树枝里，花朵间，飘荡麻醉，好象要使京城的居民忘记一下在它的广场上不断蒸发出的血腥气味。

穆里斯应该在九点钟的时候进丹普尔去。他的两个同僚是麦斯屋和亚格芮哥拉。八点钟的时候，他到了老扎克街，身上穿着市府人员的礼服，三色宽带缠紧他的柔软灵活的腰身。他按照习惯，骑马来到让维也芙的家里，在路上，他得着看见他走过的许多爱国者的称赞。

让维也芙已经预备好了。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纱衫，或者说是一种轻薄丝绸的无袖外衣，戴上一顶饰有三色徽章的小帽。在这样的简单的装饰之下，她显得炫目的美丽。

如象我们说过的，穆朗经过许多的请求才应允去的，无疑怕被人怀疑是贵族，穿上他素常所穿的衣服，一种半是资产阶级半是工人的服装。他刚才转来，他的面貌表现出很大的疲劳。

他说为着一种急迫的需要他工作了整个夜晚。

穆朗一转来迪克斯麦尔就出去了。

“喂，”让维也芙问，“你怎样决定，穆里斯，我们怎样看见王后？”

“听我讲，”穆里斯说，“我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我同你们一道去丹普尔。我把你们介绍给值卫的，我的朋友罗兰，我就去值岗，在合适的时候我再来找你们。”

“但是，”穆朗问，“我们在哪里看囚人，我们怎样看到她们？”

“在她们午餐或者晚餐的时候，如果你们觉得合适的话，透过市府人员值卫的玻璃窗子去看吧。”

“就这样！”穆朗说。

跟着穆里斯看见穆朗走近餐室里面的食厨，赶忙喝了一杯纯酒。那使他惊异。穆朗原是不喝酒的，平常只饮略带红色的清水。

让维也芙觉察穆里斯惊异地望着饮酒的人。

“你看，”她说，“这不幸的穆朗，简直要拿工作把自己杀死掉，自从昨天早上他一点儿东西都没有吃呀。”

“那么他没有在这里吃晚饭哟？”穆里斯问。

“没有，他在城里做实验。”

让维也芙做了无谓的谨慎。穆里斯是一个道地的情人或者真正的自私汉，他对穆朗的行动仅仅给与表面的注意，一个恋爱的人对于凡是无关他所钟情的女人的事，都不会很注意的。

穆朗喝了那杯酒以后，又拿上一片面包，他急忙把它吞吃掉。

“现在，”那吃面包的人说，“我预备好了，亲爱的穆里斯公民，你愿意的时候，我们就走吧。”

穆里斯在走过的时候摘下一朵死了的康乃馨，摘下它的雌蕊，把胳臂递给让维也芙，说：

“走吧。”

真的他们出发了。穆里斯感觉说不出的快乐，好象他的胸膛装不完他的幸福；如果他控制不住自己，他一定狂欢得呼叫起来。真的，他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不但他确信没有人爱穆朗，而且有人爱他，惟有他才是有希望的。上天特别送了美丽的阳光照耀在大地上面，让维也芙的胳臂依靠在他的胳臂的下面。公家的宣传人震破头的叫着雅各宾党的胜利，布里所①和他的同党的垮台，宣传说祖国是得救了。

真的，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有时，一颗心是太小了，不能包

---

① 布里所是吉伦特党的领袖。

容聚在那里的欢乐或者痛苦。

“啊！好美丽的天气呀！”穆朗叫道。

穆里斯诧异地瞟他一眼；这是从那位时常自制的人所涌出的第一次激情的表示。

“啊！是的，是的，很美丽，”让维也芙说，紧紧地把穆里斯的胳臂挽住。“但愿象现在这样，清明无云地一直到晚上才好呀！”

穆里斯把这句话从他自己身上去了解，他加倍地感到幸福。

穆朗透过他的绿色眼睛带着一种感激的特别表情，去望让维也芙，也许他自己也把这句话拿到自己身上去做解释了。

象这样，他们走过了小桥、犹太街、圣母院桥，跟着踏上市府广场，栏头街和圣·阿握以街。他们越往前走，穆里斯的脚步越轻盈，而反过来，他的两个伴侣的脚步却越来越缓慢了。

他们就是这样到了老阿得芮野特街的转角处，忽然间一个卖花的女郎拦住我们的行路人，向他们呈上她的花篮。

“啊！好漂亮的康乃馨呀！”穆里斯叫道。

“啊！是，真美，”让维也芙说：“好象养这些花的人没有别的事做，你看，这些花并没有死呀。”

这句话温柔地感动着这少年人的心。

“喂！我的漂亮的市府军官，”那卖花女郎说，“为这女公民买一束吧。她穿上白色的衣裳，配上这美丽的康乃馨，白与红很调和；她心上戴着这束花，而且她的心靠近你那蓝色的袍子，你们便组成了一幅国旗的颜色。”

那卖花女郎既年青而又貌美，她特别风雅地述说她恭维的话语；而且她致敬的话选择得很好，好象特别预备好来适合那时的情景一样。还有那些花差不多带着象征的意味。它们是和在檀木

箱里枯了的那些康乃馨一样的。

“是的，”穆里斯说，“我要为你买，因为这些是康乃馨，你明白吗？别的花，我都讨厌。”

“啊！穆里斯，”让维也芙说，“用不着买，我们园子里有很多呀！”

让维也芙虽然嘴上拒绝，可是眼睛上表现出对于那束花想得要命。

穆里斯选出最美丽的一束，而且这正是那位美丽的卖花女郎向他献上的那一束。

这一束有二十几朵红而艳的康乃馨，它们的芬香是刺鼻的馥郁。在这些花当中有一朵特别大，象君王那样的虎视着。

“喂，”穆里斯向卖花女说，同时抛了一张五个里弗尔的钞票到她的篮子里去：“喂，这是你的。”

“谢谢，我的市府的漂亮军官，”那卖花女说，“千万次的多谢。”

她于是走到另外的成双的公民跟前去，希望这样美好的开始的日子对她是一个赚钱的日子。在这一幕里，表面是那样的简单，而且只经过几秒钟的时间，可是穆朗两腿动摇，额头冒汗，让维也芙也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她痉挛地把穆里斯献给她的那束花接过来，放在她的面孔上，不是为着要闻芬芳，而且为着掩饰自己的情绪。

欣悦地走过剩下的道路，至少对于穆里斯是那样的；对于让维也芙，她的欢乐是勉强做出来的。至于穆朗，他表现得更是奇特，时而唉声叹息，时而狂欢大笑，时而向过路人大开玩笑，象放连珠炮一般。

九点钟的时候他们到了丹普尔。

桑特尔正在向兵士点名。

“到，”穆里斯把让维也芙交给穆朗照顾，叫道。

“哈！欢迎，”桑特尔把手伸给少年人，说道。

穆里斯赶快握住这只向他伸来的手。在那个时代，桑特尔的友谊是特别值得重视。

“这位美丽的女公民是谁，”桑特尔向穆里斯问，“她来这里干什么？”

“她是好公民迪克斯麦尔的妻子；将军公民，你不是没有听见过这位好爱国者的姓名的？”

“是的，是的，”桑特尔再说。“硝皮厂的厂主，维克多尔区的步兵队长。”

“正是那样。”

“好！好！我的天，她真漂亮。那个拿胳臂给她挽住的家伙呢？”

“他是穆朗公民，她丈夫的伙计，迪克斯麦尔队里的步兵。”

桑特尔向让维也芙走来。

“日安，女公民，”他说。

让维也芙强勉努力。

“日安，将军公民，”她含笑地答道。

桑特尔感觉同时被那微笑和称呼所谄媚住了。

“美丽的爱国者，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桑特尔继续说。

“那女公民，”穆里斯说，“从来没有看过卡贝寡妇，她想看她一下。”

“是的，”桑特尔说，“在……以前。”

他做了一个凶暴的姿势。

“正是那样，”穆里斯冷冷地答道。

“好，”桑特尔说：“只是不要让人进望楼去看她，那是不可以开的恶例，总之我信靠你。”

桑特尔再和穆里斯握手，向让维也芙用头做了一个维护友谊的姿势，就走去料理别的公务了。

穆里斯和掷弹兵、步兵等操练了好几回，再和炮兵做了几次演习以后，他再转身回来挽住让维也芙的胳臂，后面跟着穆朗，向罗兰值卫的岗位走去，这军官正在大声指挥他的队伍演习。

“好！”他叫道，“看穆里斯来了；嘻！带着一个女人，倒还好看。这个阴谋家要她来和我的理性女神比赛吗？如果这样，可怜的亚德米斯啊！”

“喂，上尉公民？”连长说。

“哈！对；立正！”罗兰叫道。“向左转，左……日安，穆里斯，不要紧……正步走！”

鼓声咚咚；兵士们跑上岗位，每人上了岗位以后，罗兰跑过来。

穆里斯把罗兰介绍给让维也芙和穆朗。

跟着他开始解释一番。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罗兰说：“你想男公民和女公民上望楼去；这容易办；我去布署几个哨兵，并且对他们说让你和你的同伴过去。”

十分钟以后，让维也芙和穆朗跟着三位市府的兵士，走进而且坐在那玻璃屏风的后面了。

二十一

红色康乃馨

王后刚才起来。两三天以来她生病，比往常留在床上要久一些。只因从她的妹妹那里知道，那天天气很好，她才努力爬起来，为着要她的女儿呼吸空气，她要求到阳台上去散步，很容易就被允许了。

还有一个理由也使她决定要这样做。有一次，真的只有一次，她在塔顶上看见太子在花园里，可是儿子和母亲刚刚才交换了一个手势，西蒙就来干涉，把孩子赶进屋里去了。

不管怎样，她望见了他，已经算是很够了。真的那可怜的小囚人是很苍白的，改变多了。而且象一个平民的孩子那样，他穿上一件紧身的短衣和一条粗布的裤子。可是还让他留着鬈鬈的、美丽的、金栗色的头发，这顶上的圆光，无疑上帝要这受难的孩子保留着，带上天堂去的。如果她能够再看见他一次，在这颗母亲的心里是怎样的节日啊！

最终还有另外一桩事。

"嫂嫂，"绮丽沙白夫人对她说，"你知道我们在走廊里看见一条竿梗立在墙角上。按照我们通信的语言，那是说注意我们的周围，有朋友要来了。"

"真的，"王后回答，她带着怜悯去望着她的姑子和女儿，为着她们的得救也努力不要感到绝望。

穆里斯完成了任务以后，在丹普尔的望楼里更能自己作主，

抽签的结果：他值日班，亚格芮哥拉和麦斯屋值夜班。

下班的市府兵士在把他们的报告交给丹普尔委员会以后就出去了。

“唉，市府卫队公民，”提松的女人来招呼穆里斯说，“你带人来看我们的鸽子呀？只有我才被判定不能看 见 我 可 怜 的 莎飞。”

“他们是我的朋友，”穆里斯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卡贝女人。”

“唉，他们在玻璃窗后很好。”

“自然，”穆朗说。

“不过，”让维也芙说，“我们好象残酷的好奇人，在栅栏的外面欣赏囚人的痛苦罢了。”

“唉，为什么你不把你的朋友们带领上塔的路上去呢？既然卡贝女人今天要同她的姑子和女儿上去散步；他们还可以让她的女儿和她在一道，至于我呢，一点儿罪也没有犯，他们却把我的女儿夺走了。啊！贵族们，人们对他们时常是施加恩惠的，穆里斯公民。”

“但是他们把她的儿子也夺去了。”他回答。

“嗄！如果我有儿子，”那女狱卒喃喃道，“我想我就不会这样想念我的女儿了。”

在这时候让维也芙和穆朗交换了几个眼色。

“朋友，”那少妇向穆里斯说，“女公民的话说得对。如果不管怎样你把我放在玛丽·安东尼特的道路上，总比从这里去望她，要感觉没有那样厌恶。我觉得象这样去窥伺别人对于她们和我们都是一样屈辱。”

“善良的让维也芙，”穆里斯说，“你真想得周到呀。”

"哼！我的天！女公民，"穆里斯的两个同僚中的一个，正在前厅吃面包和香肠说，"如果你是囚人，那卡贝寡妇好奇地要来看你，那坏蛋她才不会为着满足她的欲望来这一套呢？"

让维也芙比闪电还迅速就转眼望着穆朗，看这种辱骂对他所生的效果。真的，穆朗发抖了，一种奇特的光辉，可以说象磷火那样的光辉，从他的眼睑射出，他的拳头也捏紧了，但是这些表示转瞬就过去，没有使人觉察。

"这位市府的卫兵是谁呀？"她向穆里斯问道。

"他是麦斯屋公民，"那少年回答。

跟着为了原谅他的粗鲁，穆里斯说：

"一个打石头的工人。"

麦斯屋听见了，向穆里斯瞟了一眼。

"赶快，赶快，"提松的女人说，"吃完你的香肠，喝完你的半瓶酒，我要收杯盘了。"

"如果我在这时候才吃完，那不是奥国女人的过错，"那市府的卫兵自言自语地抱怨道："如果她在八月十日①把我杀掉，她一定会那样干的。而且在她向袋子里打喷嚏的那一天，我要在前排的岗位上紧紧地站着。"

穆朗的脸色变成象死人那样的苍白。

"呃，呃，穆里斯公民，"让维也芙说，"让我们到你允许带我们去的地方，在这里我也好象成了囚犯，我快要闷死了。"

穆里斯把穆朗和让维也芙弄出去了，被罗兰通知了的哨兵让他们没有困难地走了过去。

他把他们安置在上层的小走廊里，以便王后、绮丽沙白夫人

---

① 指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革命党攻破巴黎王宫的战事。

和公主走上回廊的时候，那些皇室的囚犯一定会从他们 面 前 走过。

因为那放风定在十点钟的时候，而且只有几分钟等 待 的 时间，穆里斯不但不离开他的朋友，而且因为这举动是不合法的，为了避免丝毫的怀疑，他特意把亚格芮哥拉拉到和他在一起。

十点钟敲响了。

“开门！”塔下一个声音呼叫，穆里斯辨认出那是桑特尔将军的声音。

卫兵们立刻举起枪来，铁栅关上，哨兵也立正的站定。整个的院子里充满了钢铁和脚步踏在石头上的响声，使得穆朗和让维也芙很惊恐，穆里斯看见他们两人的面色都灰白了。

“为着看守三个女人需得这样大的戒备吗！”让维也芙悄悄地说。

“是的！”穆朗强笑地说，“如果要来劫走她们的人站在我们的地位，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他们一定会放弃了他们 的 企 图的。”

“真的，”让维也芙说，“我开始觉得她们是救不出来了。”

“我呢，却这样希望着哩，”穆里斯回答。

于是靠着阶梯的栏杆。

“注意，”他说，“囚犯来了。”

“把她们告诉我，”让维也芙说，“因为我不认识她们。”

首先上来的那个是卡贝的妹妹和女儿。最后，前面有一只小狗的，便是玛丽·安东尼特。

让维也芙向前跨上一步。可是，穆朗反转不但不敢瞧，而且把自己贴在墙上。

他的嘴唇比望楼的石头更要灰白，更要带上土的颜色。

穿上白袍而且具有纯洁眼睛的让维也芙，好象一位天使，守候着囚徒们，给她们照亮她们所走的苦路，走过的时候，使她们内心有一点儿欢乐。

绮丽沙白夫人和公主对于这两个陌生人抛了一个惊异的眼光走了过去。无疑的，绮丽沙白夫人想到这是那记号所说的人，因为她迅速地向公主转过身去，紧紧地握住公主的手，并且故意把手巾遗落在地上，藉以通知王后。

“注意啊，嫂嫂，”她说，“我的手巾丢了。”

她继续和公主朝上面爬去。

王后既喘气又咳嗽，表示她身体有病，俯下身子去，要想拾起落在她脚前的手巾，可是她的小黑犬比她还迅速就含着了那张手巾，跑去交给绮丽沙白夫人。王后继续往上爬，上去几级阶梯，也到了让维也芙、穆朗和那市府的青年卫兵的跟前。

“啊！花呀！”她说，“我很久没有看过花了。好香啊，夫人，你怎样地幸福，有得花看呀！”

让维也芙一听着这些痛苦的言语，象思想一般地敏捷，她把她的手伸出去，给王后献上那一束花。于是玛丽·安东尼特抬起头来，瞧着让维也芙，一阵被人不觉察的红晕出现在她久已失色的额头上。

但是，穆里斯，由于自然的反应，或服从规则的习惯，立刻伸出手去阻挡住让维也芙的胳臂。

王后于是迟疑着，抬头望见穆里斯，认出是一向对她很严厉而又有礼貌讲话的市府的青年卫兵。

“那是禁止的吗，先生？”她说。

“不，不，夫人……”穆里斯说。“让维也芙你可以献上你的花束。”

“啊！谢谢，谢谢，先生！”王后带着衷心的感激叫道。

玛丽·安东尼特于是很文雅和气地招呼了让维也芙，伸出一支瘦削的手，走向前去，在一束花当中，偶然地采了一朵康乃馨。

“一齐拿去，夫人，都拿去，”让维也芙怯儒地说。

“不，”皇后带着一个迷人的微笑说。“这一束花也许是从你爱人那里来的，我绝不愿意从你手里夺去。”

让维也芙的脸红了，这红晕使得王后微笑起来。

“走吧，走吧，卡贝女公民，”阿格芮哥拉说，“你该继续前进。”

王后点头，继续走上前去。但是在走开以前，她再转身过来，还喃喃地说：

“这朵康乃馨是怎样的香，这女人是怎样的美呀！”

“她没有看见我，”穆朗喃喃地说，他差不多跪在走廊的黑影里，真的没有引起王后的注意。

“但是你，你把她看清楚了，不是吗，穆朗？不是吗，让维也芙？”穆里斯问道，他感到双重的幸福，一则他给他的朋友开了这个眼界，再则他这样不费事给他的囚人以快乐。

“啊！是的，是的，”让维也芙说，“我把她真的看清楚了，现在即使我活一百岁，我总是可以想得起她的。”

“你觉得她怎样呢？”

“很美。”

“你呢，穆朗？”

穆朗合着双手没有回答。

“嘿，”穆里斯悄悄地含笑向让维也芙道，“穆朗所钟情的不是王后吗？”

让维也芙战抖了，但是立刻就镇静住。

“我的天，”她也微笑说，“真的，象是有一点儿那样。”

“喂，穆朗，你没有告诉我你觉得她怎样呀？”穆里斯再追问道。

“我觉得她脸貌很是苍白，”他回答。

穆里斯再度扶着让维也芙的胳臂，使她走到院子里去。在阴暗的阶梯上，他觉得好象让维也芙吻了他的手。

“呃，”穆里斯说，“这是什么意思呀，让维也芙？”

“这是说，穆里斯，我绝不会忘记，为着我的任性，你冒了你的生命的危险。”

“啊！”穆里斯说，“这是太夸大了，让维也芙。我要从你那里取得的，你知道，我并不希冀你感激的情绪呀。”

让维也芙轻轻地捏了一下他的胳臂。

穆朗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们。

大家到了院子。罗兰来辨认这两位参观的人，使他们离开丹普尔。但是，让维也芙在离开穆里斯以前，使他应允第二天到老扎克街来吃晚饭。

二十二

检察官西蒙

穆里斯再回到他的岗位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上的欢乐：他发现提松的女人在涕哭。

“妈妈，这又是什么一回事呢？”他问。

“我很生气罢了，”那看监的女人说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世界上对于穷人一切都是不公道的。”

“但是究竟？……”

“你是有钱的，你是资产阶级的人；你只到这里来住一天，大家还许可漂亮的女人来看你，而且她还给那奥国女人的花；我呢，永远被关禁在这鸽笼子里，大家禁止我会见我可怜的爱罗琦斯。”

穆里斯牵着她的手，暗暗地递给她一张十里弗尔的钞票。

“拿去吧，好提松，”他对她说，“收下吧，拿出勇气来。唉！我的天！那奥国女人不会永久活着的呀。”

“一张十里弗尔的钞票，”那看监的女人说，“这是你的善意，但是我宁肯要我可怜的女儿头上的一张卷发的纸呀。”

她刚说完这句话，西蒙走上来，听见了，而且看见那看监的女人把穆里斯给她那钞票塞进她的袋子里去。

且说那时西蒙在怎样的情绪下面。

西蒙适才在院子里撞着了罗兰，这两人当中显然是有仇恨的。

这仇恨并不是由于我们已经向读者描绘过的猛烈冲突的那一举，而实在由于阶级的不同，这才是永恒的嫌怨，一般人把它叫做神秘的、而其实是很容易解释的一种趋向。

西蒙丑陋，罗兰俊美；西蒙龌龊，罗兰芳香；西蒙是大吹大擂的共和党人，罗兰是热烈的、曾经为共和政体作过牺牲的共和党人；如果两人须得交手一下，西蒙本能的感觉这香狸的拳头，虽然和穆里斯的拳头一样的漂亮，可是也可以给西蒙一个惩罚。

西蒙看见罗兰，骤然停住了脚，面色变得苍白。

“怎么，又是这个步兵在值卫呀？”他怨恨的说。

“唉，说下去吧？”被这句话使得不高兴的一个卫兵说，“我觉得他和别人还不是一样。”

西蒙从他的紧滚身上的袋子里抽出一支铅笔，在一张差不多和他手一般黑的纸上，假装在做记录。

“嘿！”罗兰说，“西蒙，自从你做卡贝的监护人以来，你学会了写字吗？公民们，请看吧，我拿荣誉打赌，他在记录；他是检察官西蒙。”

一阵哄堂大笑从少年国防军里发出，所有在场的受过教育的少年人都耻笑那个混账的补鞋匠。

“好，好，”他咬牙切齿气白了脸说，“有人说你让陌生人跨进望楼，而且没有得着公社的许可。好，好，我要去市府打一个报告。”

“至少，那个人须得会写字，”罗兰回答，“他是穆里斯。铁拳的穆里斯，你知道吗？”

就在这个时候，穆朗和让维也芙走出去了。

西蒙看见了，就向望楼冲去，如象我们说过的，恰好碰见穆里斯拿出一张十里弗尔的钞票给提松的女人，去安慰她。

穆里斯没有注意这个坏蛋在他跟前，可是每次他撞着他，他总是本能地离开了他，好象一个人躲避一条讨厌的毒蛇一般。

“哈，那儿！”西蒙面对用围巾揩拭眼睛的提松女人说，“女公民，你真的想被人推上断头台去吗？”

“我吗！”提松女人说；“为什么呀？”

“怎么你接受市府人员的钱，让贵族进奥国女人的房间里去呀！”

“我吗？”提松女人说，“闭口，你这个疯子。”

“这要写在报告上，”西蒙着重地说道。

“胡说，他们是市府军官穆里斯的朋友。穆里斯是一位当今最好的爱国者。”

“我告诉你，都是谋叛的人，可是我要报告公社，公社要审判他们。”

“那么，你要控告我，警察局的侦探？”

“不错，除非你出来检举你自己。”

“检举什么？你要我检举什么？”

“就是刚才过去的事。”

“可是没有什么事呀。”

“那些贵族，去过哪里？”

“那，在阶梯上。”

“卡贝寡妇上塔去的时候？”

“是的。”

“他们讲过话吗？”

“他们说了两句，”

“两句，你瞧瞧，哼，这里有贵族的气味。”

“只有康乃馨的气味。”

“康乃馨？什么康乃馨？”

“因为那女公民拿了一束，放出那气味来。”

“哪个女公民呀？”

“那个看王后走过的。”

“你瞧，提松女人，你说王后和贵族们混在一起使你搞昏了头。噫！我踩着了什么东西？”西蒙俯身下去继续说。

“呃，正是，”提松女人说，“一朵花……一朵康乃馨；当玛

丽·安东尼特从迪克斯麦尔女公民的一束花里取了一朵的时候，这可能从她手里落下地去的。”

“卡贝女人曾经从迪克斯麦尔女公民的花束里拿去一朵吗？”西蒙说。

“是的，就是我把它拿给她的，你明白吗？”穆里斯拿着一种威胁的声音说，他听了这场对话的一些时候，使得他不耐烦起来。

“好的，好的，人看见了要看见的，知道了旁人所说的，”西蒙悻悻的说，手里总是拿着他那大脚已经残踏了的康乃馨。

“我呢？”穆里斯说，“我晓得一件事，让我告诉你，这望楼不干你的事，你的刽子手的岗位在那边，小卡贝那里，你今天不能打他，怕的是我过来禁止你。”

“啊！你威胁我，你叫我是刽子手！”西蒙叫喊，同时在他指拇里捏碎了那朵花：“哼，我们瞧吧，是不是许可贵族们这样干……嘿！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穆里斯问。

“我觉得这朵康乃馨里有东西！哈！哈！”

在穆里斯骇呆了眼睛里，西蒙从那朵花的花蒂里抽出一条精心细卷的小纸，它是艺术地放进厚实的花芯里去的。

“啊！”穆里斯边叫起来，“我的天，这是什么？”

“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就会知道，”西蒙一边走进窗口，一边说，“嘿！你的朋友罗兰说我不认识字吗？嗯！你瞧吧。”

罗兰冤枉了西蒙；他认识各种印刷用的字体和有相当大的书写字。但是那纸条是异常的纤小，使得西蒙不得不去找他的眼镜。因此他把那纸条放在窗口上，向他的袋子里去搜寻；但是他正在这样做的时候，亚格芮哥拉公民打开了正对着那小窗的候见

室，一阵穿堂风吹过，把那轻得象羽毛一样的纸条刮跑了；所以西蒙找着他的眼镜，放在他的鼻梁上以后，转过身来，寻不着那张纸条，原来它早已失踪了。

西蒙发出了一阵怒吼。

“有一张纸条，”他叫道：“有一张纸条；但是当心，市府卫兵公民；那是必须找着的呀！”

他迅速地跑下楼去，把穆里斯呆呆地留在那里。

十分钟以后市府的三位职员上望楼来。王后还在阳台上，已经发出命令，不许她知道刚才所发生的事。公社的人员受命来在她跟前。

他们第一眼所接触的便是那朵红康乃馨还在她手里。他们互相惊异地望着，走近她身旁去：

“把那朵花给我们。”那队代表的主席说。

王后没有料到有这突如其来的干涉，表现惊诧而且迟疑。

“夫人，把那朵花交出来，”穆里斯带着一种恐怖叫道，“我请你。”

王后把他所要的康乃馨交了出来。

那位主席把它接过手来，跟着他的同僚抽身走到隔壁的房间，去探索，去写报告。

他们把那朵花剖开，它里面却是空空的。

穆里斯深深地呼吸了一下。

“等一会，等一会，”一个职员说，“这朵康乃馨芯里的东西已经被人取出去了。花房是空的，不错；可是在这个花房里确实真正藏过一条小纸条。”

“我准备好，”穆里斯说，“供给一切必需的解释；但是，首先，我请求把我看管起来。”

“我们记录下你的请求，”主席说，“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是一个以真爱国者出名的人，林德公民。”

“我以性命担保我不慎带来的朋友。”

“不要担保哪一个人，”那位检察官说。

大家听见院子里有一阵大的骚动。

西蒙枉然地找不着被风刮走的小纸条，回来碰见桑特尔，用他想象得到的夸大来叙说要劫走王后的这个企图。桑特尔着了忙，他搜查了丹普尔，并且把卫队换了，罗兰很不高兴。他抗议对他的联队有这样的无礼。

“啊！可恶的补鞋匠，”他拿他的剑威胁着西蒙，说道，“这个玩笑是你开的；但是，不要紧，我会报复你的。”

“我想你们这些家伙一齐要受国家的报复的，”鞋匠一面擦手，一面说。

“穆里斯公民，”桑特尔说，“准备好听公社的传词，它要审问你的。”

“我听你的命令，指挥官，我已经请求把我看管起来，我再这样地请求。”

“等一等，等一等，”西蒙阴险地悄悄说：“既然你这样地感觉不安，我们会把你的事搞出来的。”

于是他去找提松的女人。

二十三

理 性 女 神

整整一天里，大家在院子里、花园里、附近不拘什么地方去找寻那张小纸条，它引起各式各样的谣言，那里面无疑包含着各式各样的阴谋了。

大家先把王后与她的小姑和女儿分开，再仔细查问；但是她说在阶梯上她遇见一位少妇，她从那少妇手里摘了一朵花之外，她一句话也不回答。

而且他采那朵花还是得着市府军官穆里斯的许可的。

她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她简单而且有力的态度表现出事情的真相。

大家审问穆里斯的时候，他们把这一切告诉他，他支持王后的说法，认为是坦白而且确切。

"可是，"那位主席说，"到底是有一个阴谋哟。"

"不可能，"穆里斯说："那是我，在迪克斯麦尔夫人的家里吃了一餐饭以后，建议带她来看那位她从来没有 看 过 的女囚犯。可是日期和方式都没有预先约定。"

"但是他们却预备好了花，"主席说，"那一束花预先准备好了的。"

"绝不是那样的，那是我在一位卖花女，我在老阿得芮特街转角处碰见的一位卖花女手上买来的。

"但是，至少是那位卖花女把那一束献给你的。"

“不，公民，我自己在十束或者十二束当中选出来的，自然我选的是当中最美的一束。”

“但是，在路上，别人可以把那纸条溜进去呀？”

“不可能，公民。我没离开迪克斯麦尔夫人一分钟，要在那一朵花里面，都要向你所说的那样做，而且象西蒙所说的，每一朵花内装有一张类似的纸条，象那样至少需要半天的功夫。”

“但是他们就不能把两条纸溜进这些花里去吗？”

“可是当着我的面前，那女囚犯拒绝接受一束花以后，她只偶然地选了一朵。”

“那么，据你看，林德公民，是没有阴谋的了哟？”

“不对，是有一个阴谋，”穆里斯说，“我首先不但相信那个，而且敢证实它；只是这阴谋不从我的朋友而来。可是国家不该放在惊恐当中，我愿提出保证，请求把我逮捕下来。”

“绝不是那样的，”桑特尔回答；“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去对付象你这个经过考验的人呢？如果为着担保你的朋友，把你逮捕起来。为着担保你，我又会被逮捕起来。那么，事情便简单了：便根本取消了这场公案，不是吗？便没有人会明白事情的真相了。让我们加倍地监视，特别是你自己，不要声张，我们终久必定会知道事实的底蕴的。”

“谢谢，指挥官，”穆里斯说，“但是我将要干，如你自己在我的地位上会要干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里，我们该寻出那个卖花女郎。”

“那卖花女郎已走远了；但是，放心，我们要去找她。你呢，监视你的朋友，我呢，监视狱里的通信。”

大家一点没有想到西蒙，但是西蒙有他的计划。

他在我们叙述的这场审问快要收场的时候来了，他来打听

消息，探得公社的这个决定。

“只须一个合法的控告，”他说，“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等五分钟，我就把这控告人带来。

“你说些什么？”主席问。

“我说，”鞋匠回答，“勇敢的女公民提松，她要控告贵族的同党穆里斯的不明白的勾当和另外一个假爱国者他的朋友罗兰的可疑行为。”

“当心，当心，西蒙！也许你的爱国热忱使你迷失了正道，”主席说：“穆里斯·林德和西亚生特·罗兰都是经过考验的人。”

“我们且到法庭去看吧，”西蒙回答。

“好好想一下，西蒙，这场公案将会引起一切的好爱国者的忿恨哟。”

“忿恨不忿恨，我哪关心那个，我怕忿恨吗？叛逆者的真相总之要搞明白的。”

“那么，你坚持要以提松女人的名义提出控诉了？”

“今夜晚我自己就向科得里页起诉，主席公民，如果你不下令逮捕穆里斯那个叛徒，我就连你一道控告。”

“呃，就是这样，”主席说，按照那不幸的时代的习惯，他在叫得最厉害的人的面前发抖了。“好，就是这样，我们就逮捕他吧。”

当要逮捕他这件事在作决定的时候，穆里斯已经转回丹普尔去，那里有一封信正等待着他：

我们的值卫强暴地受了阻止，很可能在明天早上以前我不能够再看见你，请来同我早餐，用餐时你再把西

蒙所发见的阴谋告诉我。

人说西蒙控诉的原因，
莫非为了一朵康乃馨；
我对于这桩鬼祟，
要去请教玫瑰。

明天，轮到我来把亚得米斯回答我的告诉你。

你的朋友
罗兰

"没有新的消息，"穆里斯回答："今夜平安地睡觉，明天不要等同你早餐，因为日里的事故，明天在正午以前我可能不会出来。"

我愿变作和风，好将一吻送给你所说的玫瑰。
我许你玩味我的散文，正如我玩味你的诗句。

你的朋友
穆里斯

附言：我想所谓阴谋不过是一场虚惊罢了。

真的，由于那鞋匠凶猛的行动，罗兰和他的联队在十一点钟离开了监狱。

他做了一首四言诗来慰解这个侮辱，如象他在那首诗里说的，他要去看亚得米斯。

亚得米斯高兴看见罗兰来了。如象我们说过的，天气很是晴明；她建议沿着河岸去散步，罗兰立刻同意了她。

他们沿着炭巷走去，一边谈着政治，罗兰说他已经被驱逐出丹

普尔，刚在找寻怎样会成了这样的原因，他们到了巴尔街，忽然看见一个卖花女，也象他们那样，沿着塞纳河右岸上行。

"呃！罗兰公民，"亚得米斯说，"我很希望你去买一束花来给我。"

"怎么！"罗兰说，"如果你喜欢，我买两束。"

两人加速步伐去追那卖花女，可是她也赶快跑起来了。

到了玛丽桥，那少女停住了脚，凭着栏杆，她把她篮里的花完全倾倒在河里去了。

散落的花在空中飘荡了一会。成束的花受了重力的牵引，落得更快一些；于是花束同花朵浮在水面，跟随流水飘走了。

"嘿！"亚得米斯望见那卖花女做了这样一桩奇怪的买卖，说："怎样说……呃是……呃不是……呃是 的……啊！好 奇 怪呀！"

那卖花女把一根指头放在嘴唇上，好象是请亚得米斯保持沉默，转身便不见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罗兰说，"你认识这个凡人吗，女神？"

"不，我起初以为是……可是真的我弄错了。"

"可是她给你打手势，"罗兰坚持说。

"为什么她今天早上做起卖花女来了呢？"亚得米斯向她自己问道。

"你承认你认识她，亚得米斯？"罗兰问。

"是的，"亚得米斯回答，"她是我有时向她买花的卖花女郎。"

"总之，"罗兰说，"这个卖花女售出她的货品的方法是太奇怪了。"

他们两人最后再把这些花望了一眼，它们已经飘到了木桥，在那里受着河流的另外一条支流的冲击，继续它们的行程向拉伯流去，那里正是他们打算一道吃饭的地方。

那件事暂时没有结果，只是，因为它既奇特而且带有神秘的色彩，它便深深地刻在罗兰的诗人的想象里了。

可是提松女人的控诉，对于穆里斯和罗兰的控诉，在雅各宾党的俱乐部里，掀起了大的骚动，穆里斯在丹普尔得着公社的通知，他的自由是被人民的忿怒所威胁了。这无异是告诉那卫队少年队员，如果有罪，须得躲藏起来。但是穆里斯，良心坦白，仍然留在丹普尔，所以别人来逮捕他的时候，他还站在他的岗位上。

穆里斯立刻接受审问。

穆里斯仍然坚决地相信他的朋友们与这件事无关，可是他并不象小说上的英雄沉默无语，可笑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请求把那个卖花女找来盘问。

罗兰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五点钟了；他立刻得知穆里斯的被捕和他要卖花女来对质的请求。

在玛丽桥上把花扔在塞纳河去的那个卖花女立刻回到他的脑子里来；这简直是忽然的启示。那个奇特的卖花女，那两个地区的符合，亚得米斯的一半招认，这一切都自然地向他说明，穆里斯所要求解决的秘密就在那里。

他一个纵步走出了他的屋子，好象长了翅膀那样，飞下了四层楼梯，一口气跑到理性女神跟前，她正在一件蓝纱袍上刺绣金星。

这是她做女神时要穿的袍子。

“且停下你的星星，朋友，”罗兰说。“今天早上穆里斯被

逮捕了，也许就在今晚我也要遭到逮捕。”

“穆里斯被逮捕了吗？”

“呃！我的天！是的。这时候，伟大的事情并不稀罕；大家见惯了，所以不注意，就是这样。差不多大事件都起于琐细的情节，所以我们不说忽略琐细的情节。亲爱的朋友，今天早上我们碰见的那个卖花女是谁？”

亚得米斯骇得打抖。

“哪个卖花女呀？”

“唉！我的天！把她的花那样慷慨地扔在塞纳河里去的那一个卖花女。”

“唉！我的天，”亚得米斯说，“这件事有那样严重，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吗？”

“那样严重，亲爱的朋友，我请你立刻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朋友，我不能。”

“女神，没有事情对你是不可能的。”

“我拿荣誉打赌去保守缄默。”

“我呢，拿荣誉打赌一定要你说出来。”

“但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地坚持？”

“为着……天呀！不要使穆里斯的脖子割断。”

“啊！我的天，穆里斯要杀头！”那骇坏了的少妇叫道。

“就是向你讲话的我自己，还不敢说我的头是不是还能在肩膀上。”

“啊！不，不”亚得米斯说，“那一定会把她毁了。”

这时候罗兰的勤务员冲进亚得米斯的屋子里来。

“呀！公民，”他叫道，“赶快逃，赶快逃！”

“为什么？”罗兰问。

“因为宪兵来了，他们正在破门要进来的时候，我从屋顶翻到隔壁房子里去，急忙跑来通知你。”

亚得米斯发出一个可怕的呼叫。她真的爱罗兰。

“亚得米斯，”罗兰从容地说。“把一个卖花女的生命拿来同穆里斯的生命和你的情人的生命较量吧？如果真是这样，我告诉你我不再把你当做理性女神，我把你叫做疯狂女神。”

“可怜的爱罗依斯啊！”歌剧院的旧日的舞女叫道，“如果我出卖了你，这可不是我的过错啊。”

“好！好！亲爱的朋友，”罗兰一面说，一面把一张纸交给亚得米斯。你已经把她的受洗的名字赐给我；现在再把她的姓名和她的住址告诉我吧。”

“啊！写下吗，绝不，绝不！”亚得米斯叫道，“对你说，就是了。”

“那么，说吧，放心，我不会忘掉的。”

于是亚得米斯大声地对罗兰说出那个假卖花女的姓名和住址。

“她叫爱罗依斯·提松，住在惹朗府页街二十四号。”

罗兰听到这个姓名，高声大叫，拔足便跑。

他还没有跑到街口，一封信就送到了亚特米斯的手里。

这封信只有下面这三行：

亲爱的朋友，不要一个字提到我；泄露了我的姓名必然把我毁了……等到明天再说出我的姓名吧，因为今夜我才能够离开巴黎。

你的爱罗伊斯

“啊！我的天！”那未来的女神叫道，“如果我早猜到那个，我一定会等到明天。”

于是她扑向窗口去喊罗兰，是不是还来得及；可是他已经不见了。

二十四

母　与　女

我们已经说过，在几点钟之内，这件事当做新闻早已传遍了巴黎。真的，在那个时期里，政府方面的疏忽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它的政策的决定和改变，都取决于街头巷角。

这个可怕而且威胁的谣言传到了老圣·扎克街，穆里斯被逮捕后两个钟头，她们就得着了那个消息。

由于西蒙的活动，这阴谋的详细情节迅速地就传出丹普尔；只是每一个传说的人都加添一点色彩上去，到了硝皮厂主人那里，真相却有一点改变了；他们说王后得着的那朵花是有毒的，她可以拿来麻醉值卫的兵士，以便逃出丹普尔去。在这个谣言上更添上人们说，桑特尔前一天因此事辞去了联队里的职务；并且说有几个兵士在人民的恨恶下已经牺牲了。

但是在老圣·扎克街，关于事情的原因和性质，一点也不会弄错的，穆朗和迪克斯麦尔立刻分头地离开了，只留下让维也芙在深沉的失望里。

真的，如果有不幸落到穆里斯身上，让维也芙就是这不幸的根源。就是她把这少年盲目地投到牢里去的，很可能他不能再从那

里出来，除非从那里走上断头台去。

可是，不管怎样，穆里斯不会因满足让维也芙的私意而愿意牺牲掉自己的脑袋。如果穆里斯被判了刑，她会出面自首，招认一切，她负起全部责任，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去救穆里斯的。

她爱这个青年，她爱他比较一个不能自主的女人所能表现的还多。这是她想把她的灵魂交还给上帝的一个方法：这灵魂的纯洁无疵，交还时应当是和接受时一样的。

穆朗和迪克斯麦尔一出门就各走一方。迪克斯麦尔向哥德芮街的方向走去，穆朗却跑到罗朗得页街去。他到了玛丽桥的桥头，看见一群游荡好奇的人，在一件事发生之时或发生之后喜欢留在出事地方的巴黎人，他们好象乌鸦盘旋在战场上面那样。

穆朗看见这个景象，立刻停了下来；他的腿软了，不能支持他，他不能不靠着桥上的栏杆。

在几秒钟以后，他终于恢复了奇妙的能力，在大事件发生的环境里，他总是能够保持这种能力，混在人群里面去探询，他才明白在十分钟以前在罗朗得页街二十四号有一位少妇被逮捕了，她真的犯了她被控诉的罪，因为要捉她的时候，她正在收拾包裹，图谋潜逃。

穆朗跑到俱乐部里去探询那可怜的女孩将要怎样地受审。他才知道她已经被带到总队部去了，他立刻奔向那里。

俱乐部里塞满了人。但是穆朗藉着肘和拳掀推的力量，终于挤到一个旁听席上去。他所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那身材高大、面貌尊贵、具有鄙视气概的穆里斯，他站在被告席上，用眼光压着正在滔滔不绝的西蒙。

“是的，公民们，”西蒙叫道，“是的，女公民提松控告林德公民和罗兰公民。林德公民谈到一个卖花女，他想把他的罪推

在那女人身上去；可是我可以预先给你们说明，这卖花女是找不着的；这是贵族社会所做的一个阴谋，他们这些怯懦的人互相推卸责任，如象抛球那样。你们看得很明白，我们去捕他的时候，罗兰公民已经先溜掉了。哼！他和卖花女一样，是不能找着的。”

“西蒙，你在撒谎，”一个忿怒的声音说，“你看 他 在 这 里，怎么找不着呀！”

罗兰冲进法庭来了。

“让我进去！”他推开观众，叫道，“让开！”

于是他站到穆里斯的旁边去。

罗兰这样走了进来，态度是简单而又自然，并且带着青年人性格上的坦爽和勇敢，在法庭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高声喝起采来了！

穆里斯满意地微笑，向他的朋友伸出手去，好象要说：“我早知道不会一个人许久站在被告席上的呀。”

观众们显然带着兴趣望着这两个美少年，他们正受着那丹普尔里龌龊鞋匠的控诉，好象一个嫉妒青春和美丽的恶魔在控诉一般。

西蒙觉得观众开始对他有一种不好的印象，他决意去作最后的攻击。

“公民们，”他呼叫道，“我请求传询那高贵的提松女公民，我请求她发言，我请求她控诉。”

“公民们，我请求首先传询刚才被逮捕，就要被带到你们面前来的那个年轻的卖花女郎。”

“不，”西蒙说，“这又是一个假证人，贵族的同党；何况那提松女公民热切地要向法庭剖明真象哩。”

这时候罗兰和穆里斯谈起话来。

“是的，”旁听的人叫道，“是的，提松女人出来作证；是的，是的，叫她来作证！”

“提松女人，在法庭里吗？”主席问。

“无疑她在这里，”西蒙叫道。“提松女公民，说你在这里。”

“我在这里，我的主席，”那看监的女人说：“但是，如果我作证，你会把我的女儿还我吗？”

“你的女儿对于我们所审问的这个案子没有丝毫关系，”主席说：“先作证，然后再向公社请求，索回你的孩子。”

“你听见吗？主席公民命令你作证，”西蒙叫道：“立刻来作证吧。”

“等一下，”主席回头望见通常很猛勇的穆里斯变得那样沉静，说道，“等一下！市卫队队员公民，你没有什么话要先说吗？”

“没有，主席公民；除非西蒙提出确切的证据以前，不要就把象我这样的人叫做懦夫和叛徒。”

“你说，你说什么？”西蒙反复地说，带着巴黎平民特有的讥俏的声调。

“我说，西蒙，”穆里斯忧愁多于忿怒地说，你看就要来到的事，你会残酷地受着惩罚哩。”

“有什么事要到来呀？”西蒙问。

“主席公民，”穆里斯不回答他的丑陋的控告人，说道：“我同我的朋友联合请求你在听这可怜的女人讲话以前，你先审询刚才逮捕的那个少女，无疑大家会对提松女人的作证发嘘声的。”

“你听见吗，女公民，”西蒙叫道，“你听见吗？那边的人在说你是一个假证人！”

“我，假证人吗？”提松女人说。“呸！你瞧吧，等着瞧吧。”

“公民，”穆里斯说，“命令那个不幸的女人闭口。”

“嗄！你害怕，”西蒙叫道，“你害怕了！主席公民，我要求提松女公民来作证。”

“是的，是的，作证！”群众呼叫道。

“安静！”主席叫道：“请听公民们转来了。”

那时候大家听见外面有车轮在滚动，而且夹着武器声和呼号声。

西蒙焦急地转身朝门边一望。

“离开证人席吧，”主席对他说，“你没有话说了。”

西蒙下来了。

那时候警察刚随着一群好奇的人涌了进来，把这群人推开以后，一个女人被拥到审判台前。

“是她吗？”罗兰向穆里斯问道。

“是的，是的，就是她，”穆里斯说。“啊！那不幸的女人呀，她毁了！”

“卖花女，卖花女！”旁听席的人在嚷，他们的好奇心被激动了：“她就是卖花女。”

“我要求，在一切之前，叫提松女人作证，”鞋匠呼叫道：“主席，你已经叫她作证，可是她还没有作证呀。”

提松的女人被唤了出来，她于是绘影绘声地谈出一段可怕的阴谋。按照她的话，那卖花女却是有罪的，但是穆里斯和罗兰也是她的同谋人。”

这段见证在群众里显然发生了一点效果。

西蒙仍然带着胜利的神气。

“警察们，把那卖花女带上来，”主席叫道。

“啊！真可怕！”穆朗把头蒙在双手里，悄悄地说道。

那卖花女被叫了出来，放在审判台面前，面对着提松女人，她的见证显然使得这被控诉的罪很严重。

于是她揭开了她的面罩。

“爱罗伊斯！”提松女人叫道：“我的女儿……你，在这里……”

“是的，我的母亲，”那少妇慢慢地说道。

“为什么你被两个警兵挟着呀？”

“因为我被控告了，我的母亲。”

“你……被控告了？”提松女人焦急地叫道：“被哪一个人？”

“被你，我的母亲。”

一个可怕的静默，死的静默忽然降落到喧嚣的群众里，这可怕的一幕的痛苦情绪抓紧了在场人的心。

“她的女儿！”低沉的，好象远远而来的声音悄悄地说，“她的女儿，不幸的女人啊！”

穆里斯和罗兰带着深邃的怜惜和尊敬的痛楚两种情绪，望着原告和被告两个女人。

西蒙一面希望这一幕赶快完毕，并且证实穆里斯和罗兰是同谋的人，一面企图躲开提松女人四下张望的眼睛的注视。

“你叫什么名字，女公民？”主席说，他看见那少女那样的沉静而且安闲，有些感动。

“爱罗伊斯·提松，公民。”

“几岁？”

“十九岁。”

“住在哪里？”

“惹朗府页街二十四号。”

“今天早上卖给林德公民一束康乃馨是你吗？请看他正坐在那边的长凳上。”

提松的女儿转身向着穆里斯，望了他以后，“是的，公民，是我，”她说。

提松女人带着被恐怖扩大了的眼睛望着她的女儿。

“你知道每一朵康乃馨里面都有一张给卡贝寡妇的字条吗？”

“我知道的，”被告回答。

一种恐怖和钦佩的骚动散布在审判厅里。

“你为什么把这些康乃馨献给穆里斯公民呢？”

“因为我看见他身上挂有市卫队的宽带子，我想他要上丹普尔去。”

“你的同谋是谁？”

“我没有。”

“怎么！这个阴谋是你一个人做的么？”

“如果那算是阴谋，那只是我一个人做的。”

“穆里斯公民知道吗？”

“这些花里夹得有字条吗？”

“是的。”

“穆里斯是市卫队的队员，不分昼夜，任何时候，他都可以面对面地看见王后。如果他有话要对王后说，既然他能够谈话，他就不须写信。”

“你不认识穆里斯公民吗？”

“我和我的母亲住在丹普尔的时候，我看见他来过；但是我

也只是见过他就是了！”

“你看，坏蛋！”罗兰一面向西蒙摇动他的拳头，一面叫道。西蒙看见事情转变了，低下头去，企图背着人逃走。

“你看见你做的事吗？”

所有的眼睛都很忿怒地转向西蒙。

主席继续说：

“既然是你卖的那束花，既然你知道每一朵花里有一张纸条，你也该知道那纸上写的什么？”

“无疑，我是知道的。”

“好呀，那么，告诉我们纸上写的什么？”

“公民，”那少女坚决地说，“我已经说了我所能说的，特别是我所要说的。”

“你拒绝回答吗？”

“是的。”

“你知道你冒着什么危险吗？”

“知道。”

“也许你希望依靠你的青春和你的美貌。”

“我只依靠上帝。”

“穆里斯·林德公民，”主席说，“西亚生特·罗兰公民，你们都开释了，公社宣布你们无罪，承认你们是好国民。警士们，把爱罗伊斯女公民带到区上的监狱里去吧。”

提松的女人听见这些话好象从梦里醒了过来，迸出一声可怕的呼叫，想冲过去再吻一下她的女儿，但是警士阻挡住她了。

“我原谅了你，我的母亲，”那少女被人带走的时候叫道。

提松女人发出一声野性的怒吼，倒在地上好象死了。

“高贵的女孩啊！”穆朗带着苦痛的情绪悄悄地说道。

二十五

一张纸条

在我们刚才所说的事故发生以后，还有最后的一幕，来完成这个悲剧，它是在这阴暗的变化里发展起来的。

提松女人被刚才所经过的事骇昏了，被陪伴她到审判厅来的人抛弃了，犯罪的总是可厌恶的，即使是无意识的犯罪；母亲牺牲了自己的女儿，纵然是由于过度的爱国热忱，也算是犯了一个大罪，提松女人一动不动地过了好一会，抬起头来，朝她周围迷惘地一望，看见只有她一个人，疯狂地叫了一声，冲出门去。

在门边有几个好奇心特别厉害的人仍然留在那里；他们一看见她就散开去，用手指着，互相说："你看见那个女人吗？控告自己女儿的就是她。"

提松女人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呼叫，便朝着丹普尔的方向冲去。

但是她走到米舍尔·列·公特街三分之一的地方，一个把面貌藏在他的大衣里面的人挡着了她的去路：

"你满意了，"他对她说，"你杀了你的孩子。"

"杀了我的孩子吗？杀了我的孩子吗？"那可怜的母亲叫道。"没有，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事实是那样的，因为你的女儿已经被抓起来了。"

"他们把她带到哪里去了？"

"到公西尔惹[1]去了；她从那里再到革命法庭，你知道到那

[1] 公西尔惹：巴黎有名的监狱。大革命时是死囚的监狱。

里去的人会有怎样的结局！”

“站开，”提松女人说，“让我走。”

“你往哪里去？”

“到公西尔惹去。”

“你到那里去干什么？”

“再看看她。”

“他们不让你进去。”

“他们会让我睡在门坎上，在那里生活、睡觉。我呆在那里，一直等到她出来，至少我还可以看见她一次。”

“假想有人允许把你的女儿还你呢？”

“你说什么？”

“我问你：假想有人允许把你的女儿还你，你是不是会按照那个人的话去做呢？”

“一切为了我的女儿，一切为了我的爱罗伊斯，”那女人扭着自己的手腕绝望地叫道，“一切，一切，一切！”

“听，”那陌生人说，“上帝在惩罚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加在另外一位象你这样的母亲身上去的残酷的刑罚。”

“你说的是哪一个？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时常残酷地使你的囚犯绝望，现在你已走到绝望里去了，上帝惩罚你，把你那样疼爱的女儿送到死亡里去。”

“你说有一个人可以救我的女儿；这个人在哪里？他要什么？他要求我什么？”

“那个人要你不再迫害王后，要你对她所做的暴行向她请求饶恕，如果你了解她也是一个在受苦、在啼哭、在绝望里的母

亲，万一她藉着一个不可能的情况、从上天降下的奇迹，有机会逃走，你不但不阻挡她，而且尽全力去帮助她这样做。”

“听，公民，”提松女人说，“你就是那个人，不是吗？”

“那么？”

“是你允许救我的女儿吗？”

那陌生人不说话了。

“你允许我那件事？你敢担保吗？你敢对我发誓吗？回答呀！”

“听。凡是男人为着救一个女人所能做的，我都要为你的孩子去做。”

“他不能够救她！”提松女人嚎啕大叫道，“他不能够救她！他那样讲是在撒谎。”

“你尽你的力量对王后所做的，我也尽我的力量对你的女儿去做。”

“王后对我有什么关系？一个有女儿的母亲罢了。如果一个颈子要砍断，那是她的，不是她女儿的。但愿别人砍我的颈项，救我的女儿。但愿别人把我送上断头台，不从她的头上扯掉一根头发，我就唱着歌，走上断头台：

“啊！去哟，去哟，去哟，
贵族们去做灯笼下哟……”

于是提松女人带着可怕的声调唱了起来；跟着忽然停住不唱，又大笑起来。

那位穿大衣的人对于这疯狂的表现也感觉害怕，向后退了一步。

“啊！你不要那样地离开我，”绝望的提松女人说，并且把

他的大衣拉住："没有人对一位母亲说，'那样做，我就救你的孩子'，后来又对她说，'也许'究竟你救她吗？"

"要救。"

"什么时候救？"

"她从公西尔惹被人带上断头台的那一天。"

"为什么要等待？为什么不在今夜晚，今天下午，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不能够。"

"哈！你看，你看，"提松女人叫道，"你看你不能够；但是，我呢，我却办得到。"

"你能够做什么？"

"我能够如象你所说的迫害那个女囚犯；我能够监视王后，如象你这贵族那样称呼她的！我能够不分昼夜任何时候进监狱里去，而且我要做这一切。至于她要逃走的事，我们等着瞧吧。啊！我们一定会知道的。既然你不愿意救我的女儿，我们且看她能不能够逃掉，哼！她！一个头换一个头，你愿意吗？维多夫人曾经做过王后，我很明白那个；爱罗伊斯·提松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女子，我也很明白那个；可是在断头台上我们都是平等的。"

"呃，就是那样吧！"穿大衣的人说："你救她，我就救你的女儿。"

"发誓吧。"

"凭什么？"

"凭你所愿意的。"

"你有女儿吗？"

"没有。"

“那么，”提松女人失望地把胳膊耷下去说，“那么你要凭什么发誓呢？”

“听，我凭上帝发誓。”

“呸！”提松女人回答；“你很知道他们把旧的取消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凭我父亲的坟墓向你发誓。”

“不要凭坟墓发誓，那会带来灾祸的……啊！我的天，我的天！我想到也许三天以后，我也可以凭我女儿的坟墓发誓！我的女儿呀，我可怜的爱罗伊斯呀！”提松女人叫得那样大声，那样响亮，使得几个窗子都打开来了。

另外一个人看见窗子开了，好象从墙上分开，来到先前那一个人的面前。

“对于这个女人简直没有办法。”第一人对第二人说，“她疯了。”

“不，她是母亲，”这个人说。

于是他拖着他的伙伴走了。

提松女人看见他们离开，好象再醒转过来。

“你往哪里去？”她叫道；“你去救爱罗伊斯吗？那么，等着我，我同你一道去。等着我，嗯，等着我呀！”

于是那可怜的母亲嚎叫地追赶他，但是到了第一个转角的地方，她看不见了他们。她不知道转哪一个弯，踌躇地站在那里，向四面张望；看见她孤单地留在黑夜和静寂死亡的双重象征里，她发出一声悲痛的呼号，跌在街道上失去了知觉。

十点钟响了。

正当这时候在丹普尔大钟上敲响的时候，王后坐在我们知道的那间屋子里，一盏冒烟的灯旁边，两侧是她的小姑和 她 的 女

儿，公主假装在抱吻王后，遮住了市府人员的视线，王后在念一张小小的信，写在一张人们所能找着的最薄的纸上，上面的字迹的纤细，使得哭泣坏了的眼睛很难辨认清楚。

这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 明天星期二，要求到花园去，没有任何困难，他们会应允你的，因为这是一经请求，便可得着的。在花园里绕上三、四个圈子之后，假装疲倦了，走进饮食店去，请求蒲吕穆女人许可到她家里去坐坐，在那里过一会，假装病得更加厉害，昏迷倒地。那时便有人开了门，便有人来救你，你须和绮丽沙白夫人与公主在一道。转眼地窖的洞口打开；你赶快同你的小姑和你的女儿投进这洞口里去，你们三人便都得救了。

“我的天！”公主说道，“我们的悲运是不是快结束了呀？”

“也许这封信是一个害人的诡计？”绮丽沙白夫人说。

“不是，不是，”王后说：“这些字迹常给我暗示有一位神秘的但是很勇敢、很忠实的朋友在我附近。”

“这是骑士写的吗？”公主问。

“他本人写的，”王后回答。

绮丽沙白夫人合住了双手。

“让我们每一个人悄悄地念一遍，”王后说，“这样，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忘记了，另外一个还记得起来。

于是三个人都闭眼睛念过了；她们读完了以后，听见她们的房门绕着它的铰链开了。两位公主转过身去：只有王后保持她原来的姿势；由于一个差不多不警觉的动作，她把那张纸条放在头

发里，溜到她的头巾里面去了。

开门的是一个市卫队的队员。

“你要什么，先生，”绮丽沙白夫人和公主一齐问道。

“哼！”那队员说，“我看你们今夜晚睡得很迟……”

“是不是，”王后带着她素常的尊严，转身说，“是不是公社有新的命令，规定我上床的时间呀？”

“没有，女公民，”那队员说，“如果需要的话，那是会规定的。”

“在这期间，先生，”玛丽·安东尼特说，“请尊重，我不是说王后的，而是一个女人的寝室。”

“真的，”那队员抱怨道，“这些贵族总是带着了不起的神情在讲话。”

这种盛极一时的骄傲和尊严，经过三年来的患难，已经平和得多了，那队员终于被这态度所屈服，退了出去。

过一会灯吹熄了，按照习惯，这三个女人在黑暗里脱了衣服，利用黑暗作为她们的羞耻的帷幕。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王后关在她的床帐里，再念了前夜那封书信，免得把那里面所说的方法弄差错了一点儿，然后把那字条撕碎，成了差不多看不见的小块，在帐子里穿好衣服，唤醒她的姑子，再到她的女儿的房间里去。

过一会，她出去，唤值卫的兵士。

“你要什么，女公民？”一个兵士出现在门边问道，另外一个却不愿意打断他的早餐去应答王后的呼唤。

“先生，”玛丽·安东尼特说，“我才从我的女儿的房间出来，可怜的孩子真的病得很厉害。她的腿肿胀而且疼痛，这是因为缺少走动的原故。可是，先生，你是知道的，那是我使得她这

样不活动的；原来我是被允许到花园里去走走的，但是，因为那样做须得经过我丈夫生前所住的房间的门口，一经过那道门，我便心灰意冷，无力走下去，所以我再爬上去，只在阳台上走走便了。现在这样的散步对于我可怜的孩子的健康是不够了。所以我请求你，兵士公民，用我的名义，向桑特尔将军要求行使他曾经给我的这个自由；我是很感激你去报告他的。”

王后说这些话，声音是既温和而又尊贵，她用心去避免一切足以损害这位共和党人的情绪的字句，使得这位听话的人，进来的时候，象他大多数同事那样，本是戴着帽子的，渐渐地把他的红帽举在他的头上，当她说完的时候，他向她敬礼，说道：

“放心，夫人，我们将向将军公民代你请求你想得到的许可。”

跟着他退出去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屈服于礼节而不是屈服于软弱：

“应该的，”他重复的说，“总之，是应该的。”

“什么是应该的呀？”另外一个兵士问道。

“这女人要把她生病的女儿弄出去走走。”

“还有？……她请求什么？”

“她请求下去，在花园里走一个钟头。”

“呸！”另外一个兵士说，“叫她请求从丹普尔步行到革命广场①，那就会使她走够了。”

王后听见这句话面色变成灰的；但是这句话更使她鼓起她的勇气，去干那正预备中的大事。

那兵士吃完早餐走下楼去。王后在她这一面，请求到她的女

① 革命广场：就是今天巴黎的谐和广场，革命时期行刑的地方。

儿的房间里去吃早饭，也得着了允许。

公主为着要证实自己果真是病了这句话，仍然躺在床上，绮丽沙白夫人和王后留在她的床边。

十一点钟，桑特尔来了。如象往常一样，他到来的时候，士兵击鼓示敬，新联队和来接班的新职员走了进来。

当桑特尔检阅了出去的联队和进来的联队时，他骑着他笨重矮胖的马在院子里巡视一遍，他停下来一会儿。就是这个时候，要向他讲话的人对他陈说、控诉或者请求。

那位市府的兵士利用这个消息，靠近他身边去。

“你要什么？”桑特尔忽然问他道。

“公民，”那兵士说，“我代王后向你说一件事……”

“那是什么意思，王后？”桑特尔问道。

“啊！真的，”那兵士说，诧异他自己被拖走了。“真的，我讲的什么？我疯了吗？我代维多夫人来向你说……”

“这才对了，”桑特尔说，“这样我才懂得了。呃，你要对我说什么？喂。”

“我得告诉你小卡贝病了，好象是因为缺少空气和运动。”

“呃，这也应当责备国家吗？国家原本许可他们到花园里走动的，她拒绝了；再见！”

“就是那样，现在她懊悔了，她请求你允许她下来。”

“那并没有困难。你们这些人听吧，”桑特尔向整个联队说，“卡贝寡妇要到花园里来走走。这件事是国家允许过她的；但是注意啊，不要让她跳过墙去逃跑，如果真的这样，我把你们的头一齐砍了。”

一阵哄堂大笑欢迎着将军公民这番开玩笑的谈话。

“现在你们既然得着了命令，”桑特尔说，“再见吧。我要

向公社去。罗兰和巴巴鲁①好象是被放在一道去了，应该 给他们办一张护照，送他们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吧。”

这个消息使得将军公民那样的高兴。

桑特尔驰马走了。

下班的联队也跟随着他出去了。

最后，市府的警卫也交卸给新来的人，他们就是曾经接受过桑特尔许可王后到院里去散步的命令的。

一位市府的警卫上楼去，走到玛丽·安东尼特的身旁，告诉她说将军已经准许了她的请求。

“啊！”她望着窗外的天空，想道，“主啊，你的忿怒平息了吗？你的可怕的裁判不再加在我们的身上了吗？”

“谢谢，先生，”她再带着迷人的微笑对那个警卫说，这种微笑曾经毁了巴拿夫②并且使许多人发了狂的，“谢谢！”

跟着，她转身向着那围着她跳跃、站立着用后腿 走 动 的小狗，这畜牲从它女主人的顾盼里，好象是了解有什么非常的事就要到来。

“嗨，小黑狗，”她说，“我们要去散步哩。”

小狗欢笑得又叫又跳，仔细瞧了那警卫一会儿，无疑是明白了使它的女主人欢喜的消息是他带来的，它爬着挨进他去，摇摆它丝绸般的长尾，冒险去亲热他。

这个人对于王后的祈求，也许是没有知觉的，可是对于小狗的亲热，却很受了感动。

“只是为了这个小小的畜牲，卡贝女公民，你也该时常出去

① 罗兰（1734—1793）：吉伦特党的同情者，他的夫人上断头台时，他自杀。巴巴鲁（1767—1794）：吉伦特党人被杀于波尔多。

② 巴拿夫（1761—1793）：宪法会议的演说家，被处死于断头台。

的，”他说，“根据人道主义，我们应该照顾一切畜牲的。”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出去，先生？”王后问道。“你不觉得太阳对我们是有益的吗？”

“你要出去的时候就出去吧，”那警卫说，“并没有特别的规定什么时候。但是，如果你愿意正午出去，因为那是换班的时候，也许塔里也少一些骚动。”

“那么，就是正午吧，”王后一边说，一边把手压在心上，抑制着它的跳跃。

于是她望着这个没有象他的同事那样凶狠的人，因为他对于他的囚人的恩怨，也许会在和阴谋劫狱的人的战斗里，丧掉了生命。

就在这一阵同情快把女人的心弄软了的时候，王后的精神忽然觉醒过来。她想到八月十日的事变，她的朋友的尸体横倒在宫里的地毯上，她又想到九月二日朗巴年公主①的头吊在她的窗前的一个枪杆上，她更想到一月廿一日她的丈夫死在断头台上的时候，震天的鼓声阻住了他的声音；最后，她想到她的儿子，她在她的房间里不只一次听见那可怜的孩子痛苦的号泣，她却不能去救他，她想到这里，心便硬了。

“啊唷！”她悄悄地说，“灾祸好象古代毒蛇的血，它会培养出新的灾祸来啊！”

---

① 朗巴年公主（1749—1792）：玛丽·安东尼特的忠实朋友，九月事变的牺牲者。

二十六

小　黑　狗

这警卫出去唤他的同事，叫他们来读下班的警卫所留下的记录。

王后和她的姑子与她的女儿独自留在那里。

三个人互相瞧着。

公主投在王后的胳膊里，把她的母亲搂着。

绮丽沙白夫人挨近她的嫂嫂，向她伸出手去。

“让我们向上帝祈祷吧，”王后说，“但是要悄悄地祈祷，免得人怀疑我们在祈祷。”

在灾祸的时代里，祈祷——上帝放在人心里自然的赞扬——在人们的眼里也会引起怀疑，因为祈祷原是希望和感激的表现。可是在她的监视者的眼里，希望或者感激都是使人不安的原因，因为王后只能希望一件事：逃跑！因为王后只能为着一件事感谢上帝：给她逃跑的方法。

这个内心里的祈祷做完以后，三人呆呆地留下，说不出一句话来。

十一点钟响了，终于正午到来。

十二点钟最后一下的铜钟声敲过的时候，兵器钉当的喧嚣充满了螺旋阶梯，一直响到王后的耳里。

“这是哨兵换班的时候，”她说。“他们要来叫我们了。”

她看见她的姑子和她的女儿面色变成了苍白。

“勇气啊！”她说，自己也灰白了。

“正午了，”下面有人在叫，“叫囚犯们下来。”

“我们来了，先生们，”王后回答道，带着差不多含有抱歉的情绪，朝周围的墙壁、粗糙而简单的家俱瞟了一眼，向这些拘囚的陪伴者用眼光做了一个临别的敬意。

引到走廊去的第一道门打开了。走廊里黑沉沉的，黑暗里三个囚人可以隐藏着她们的情绪。小黑狗在前面跑着；但是，当她们到了第二道门的时候，那就是玛丽·安东尼特转过眼不愿看见的那道门，忠实地畜牲把它的鼻子放在门上的那些大头钉上去，在细小而哀怨几声之后，跟着便是一阵悲哀痛苦绵长的叫号。王后赶快走过，没有气力去唤她的狗，撑着墙壁去支持着自己。

走了几步以后，王后的腿软了，她不能不停下来。她的姑子和她的女儿靠近她去，有一会儿，三个人都没有动，这是一个凄惨的家庭，母亲把她的额头靠在女儿的头顶上。

小黑狗跑来和她在一起。

“呃，”有人叫道，“你究竟下来不下来呀？”

“我们来了，”警卫说，他立在那里，尊重那简单的情况里所表现的极大的痛苦。

“让我们走吧！”王后说。

她走完了阶梯。

当囚人们到了螺旋梯的下面，来到了最后一道门的面前，从这门的下面太阳送进一带金色的光辉，鼓声咚咚在唤起哨兵们的注意，沉重的门绕着它喳喳声的铰链缓缓地开了。

一个女人坐在地上，或者说躺在和这道门相联的一个石柱的角落里。她是提松女人，王后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看见她了，她不值班的时候只是在夜晚或者早上看见她，这样整整的一天引起

了王后的诧异。

王后看见了阳光、树木、花园，而且在关着花园的栅栏那里，她的贪婪的眼睛去寻找那饮食店的小茅棚，她的朋友无疑正在那里等候着她。提松女人听见这些脚步的声音，抬起头来，王后看见一张苍白而憔悴的面孔，暴露在灰色蓬松的头发下面。

变化是那样的大，使得王后惊异地停住了脚。

带着失去理性的人那样的迟钝，她来跪在门前，阻挡住玛丽·安东尼特的去路。

“你要什么，好女人？”王后问道。

“他说你该饶恕我。”

“他是谁？”王后问。

“穿大衣的人，”提松女人答。

王后惊异地望着绮丽沙白夫人和她的女儿。

“滚开，滚开，”警卫说，“让卡贝寡妇过去；他被批准到花园里去走走。”

“我很知道那个，”老女人说：“就是因为那个，我才在这里等着她；既然他们不许我上去，我又该求她饶恕，所以我只好在这里等她。”

“为什么他们不许你上来呢？”王后问。

提松女人笑了。

“因为他们说我疯了！”她说。

王后瞧瞧她，在她失神的眼睛里，真的看出一种奇特而茫然的、表示丧失了理性的黯淡。

“啊！我的天！”她说，“可怜的女人啊！你撞着了什么事呀？”

“我撞见了……你不知道吗？”那女人说：“但是呃……你

很知道，因为就是为了你，她才被判了罪……”

“谁？”

“爱罗伊斯”

“你的女儿吗？”

“是，她……我可怜的女儿呀！”

“判了罪……被谁？怎样的？为什么？”

“因为是从她手上买过来的那一束花……”

“哪一束花？”

“那一束康乃馨……可是她却不是卖花女，”提松女人再说，好象要在她记忆里去寻找什么：“她怎么会去卖一束花呀？”

王后战栗了。一种不可见的线索把这一幕和她现在的情况联系起来，她明白不该在这样无谓的对话里丢掉了时间。

“我的好女人，”她说，“我请求你，让我过去；以后，你再对我讲这些。”

“不，立刻就讲；你该饶恕我；我该帮助你逃走，他才能够救我的女儿。”

王后脸白得象死人一般。

“我的天！”她举眼望天悄悄地说道。

跟着她转身向着警卫：

“先生，”她说，“请你开恩把这女人推开；你看她显然是疯了。”

“嗨，嗨，妈妈，”警卫说，“退下。”

但是提松女人紧紧地靠着墙壁。

“不，”她再说，“她应该饶恕我，他才会救我的女儿。”

“但是他是谁呀？”

“穿大衣的人。”

“嫂嫂，”绮丽沙白夫人说，“对她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吧。”

“啊！我很愿意，”王后说。“真的，我想这是最简捷的办法。”

跟着她转身向那疯女人：

“好女人，你要什么？说吧。”

“我要你饶恕我，饶恕我对你的咒骂，使你受的痛苦，饶恕我对你的控诉，你看见那个穿大衣的人的时候，你命令他救我的女儿，因为他会按你的意思去做的。”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穿大衣的人是谁？”王后回答：“但是，为着使你的良心安舒，要从我得着饶恕，你以为开罪我的地方，啊！从我的内心深处，可怜的女人啊！我十分诚恳地饶恕了你；但愿我所得罪的人也饶恕了我吧！”

“啊！”提松女人以一种不可言传的欢乐的声音叫道，“既然你已经饶恕了我，他就会救我的女儿。你的手，夫人，你的手。”

王后惊异地，莫明其妙地伸出手去，提松女人热烈地握住，放在她的嘴唇上。

这时候，一个卖报人嘶哑的声音在丹普尔街叫响起来。

“请看，”他叫道，“审问和宣判，爱罗伊斯·提松，因叛逆罪，定了死刑！”

这些话一接触到提松女人的耳朵，她的脸就变了，她从跪着的一只脚站立起来，伸出她的胳膊，拦住王后的去路。

“啊！我的天！”王后悄悄说道，那可怕的叫喊她没有听漏一个字。

“判了死刑吗？”那位母亲叫道：“我的女儿被判了？我的爱罗伊斯毁了？他没有救她，也不能救她吗？太晚了吗？啊……”

“可怜的女人，”王后说，“相信吧，我怜悯你。”

“你吗？”她说，她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你，你怜悯我？绝不！绝不会！”

“你错了，我衷心地怜悯你，但是让我走吧。”

“让你走吗！”

提松女人发出一阵狂笑。

“不，不！因为照他的话，如果我得着你饶恕，而且让你逃走，他就会救我的女儿，在那样的情形下我就让你逃走，但是我的女儿既然快要死了，我就不许你逃走。”

“救我，先生们！快来救我，”王后叫道。

“我的天！我的天！你看得很明白，这女人是疯了。”

“不，我没有疯，没有；我了解我说的话，”提松女人叫道。“你们瞧吧，真的，是有一桩阴谋；那是被西蒙发现的，卖那一束花的是我的女儿，我可怜的女儿。她在革命法庭上招认了……一束康乃馨……有纸条在花心里。”

“太太，”王后说，“靠上天的名吧！”

大家又听见那呼叫的声音：

“请看审问和宣判，爱罗伊斯·提松，为了阴谋罪，判了死刑！”

“你听见吗？”那疯人嚎叫，现在她被国防军把她围住。“你听见吗，判了死刑？就是为了你，为了你，他们要杀我的女儿，听见吗，为了你，奥国女人呀！”

“先生们，”王后说，“靠上天的名！如果你们不愿意把这

可怜的疯女人给我推开，至少让我转到塔上去。我不能忍受这个女人的咒骂，这样不公平的话，会把我弄死的。”

王后转过头去，发出一声痛苦的呜咽。

“哼，哼，哭吧，假冒伪善的人啊！”疯妇叫道：“你那一束花毁了她……她该早知道：凡是帮助你的人都会这样地死掉。你带来灾祸，奥国女人！他们杀你的朋友、你的丈夫、一切保护你的人；终于杀了我的女儿。什么时候他们才把你杀掉，才不会有人再为你死呀？”

那不幸的女人末后这几句嚎叫里，有十分威胁的恶意。

“不幸的女人啊！”绮丽沙白夫人接口说，“你忘记了你在向王后讲话吗？”

“王后，她？……是王后？”提松女人反复说道，她的疯狂越来越厉害了。“如果她是王后，她就会禁止刽子手杀我的女儿，她就会赦免我可怜的爱罗伊斯……王后能够赦免……来，还我的孩子，我就承认你是王后……否则，你不过是个女人，一个带来灾祸的女人，一个杀人的女人罢了！……”

“啊！可怜吧，太太，”玛丽·安东尼特叫道，“请看我的痛苦，看我的眼泪。”

于是玛丽·安东尼特企图要过去，不单是希望逃走，而且是要避开这可怕的咒骂。

“啊！就不许你过去，”老女人嚎道，“你想逃，维多夫人……我很明白，穿大衣的人告诉了我；你想去加入普鲁士的队伍……但是你逃不掉，”她继续说，并且紧紧抓住王后的袍子。“我阻止你，我！滚蛋，维多夫人！准备战斗，公民们！前进……叫那不洁的血[1]……”

[1] 这是法国国歌《马赛曲》当中的词句。

带着僵硬的胳膊，飘荡在风里的灰色头发，面色发紫，两眼浴血，那不幸的女人撕碎了她紧紧抓住的衣服，倒到地上去了。

失魂丧魄的王后，脱离了这疯妇的纠缠，正要朝花园的方向走去的时候，忽然间一个可怕的叫喊，混淆着狗叫声和奇特的喧嚣声，惊醒了国防军，在这情况下，他们立刻把玛丽·安东尼特围困起来。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叛变！”一个人在叫，王后辨认出那是西蒙的声音。

这人手中拿着剑，把守在茅屋的门前，小黑狗在他身旁忿怒的吠叫。

“准备战斗，所有的岗哨！”西蒙大叫：“我们遭了叛变，快把奥国女人弄进去。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一个军官跑过去。西蒙一面对他讲话，一面用冒火的眼睛给他表示在那茅屋里面。军官也叫喊起来。

“准备战斗！”

“小黑狗！小黑狗！”王后向前面跨上几步，唤道。

但是小黑狗不回答她，继续狂吠。

国防军向茅屋冲锋前进，同时市府警卫捉住王后、她的姑子和女儿，强迫她们回去，那门立刻就关上了。

“准备作战！”警卫向哨兵叫喊。

大家听见枪筒上弹的声音。

“那里，那里，就在那盖子下面，”西蒙叫道。“我看见那盖子在动，我敢断定。而且奥国女人的狗叫了起来，向那地窖里的叛徒吠叫，这真是一只好小狗，没有去参加他们的阴谋。嘿！瞧，它还在叫。”

真的，小黑狗受了西蒙的叫喊所鼓舞，加倍地叫起来了。

军官抓住那盖子上的铁环。两个最强壮的投弹兵看见他举不起，跑来帮助他，可是也没有成功。

“你看，显然里面有人把盖抓住，”西蒙说，“开火！打穿盖子，朋友们，开火吧！”

“咦！”蒲吕穆太太叫道，“你会打破了我的酒瓶呀。”

“开火，”西蒙再叫，“开火！”

“闭口，你这咆哮的家伙！”军官说。“你们快拿斧头来，砍掉这个盖子。现在把你们的枪预备好。注意！盖子一打开，就向里面开火。”

木板忽然颤动一下，而且响了一声，给国防军说明里面有一种动作。过一会，大家听见地下有一阵喧噪声，好象一扇铁门正在开闭一般。

“拿出勇气来！”军官向跑来的工兵叫道。

斧子砍开木板。二十镗枪从开孔的方向伸了下去，开孔越来越大了。但是从开孔的地方，却没有看见一个人。军官燃了一支火炬，把它扔进地窖去；地窖是空空的。

大家举起盖子来，这一次没有丝毫阻力地打开了。

“跟着我来，”军官叫道，同时勇敢地冲下梯去。

“前进！前进！。”国防军跟着他们的军官叫着，冲进去。

“啊！蒲吕穆女人，”西蒙说，“你把 你 的 地窖租给贵族呀！”

墙已经破了。许多脚迹印在湿土上面，一个三呎宽五呎高的通道，好象是战壕里面的通道那样，被人 向 哥 得芮街的方向掘开。

军官要搜索贵族，即使是在地道里，他向这通道冒险前进；

但是还没有走上三、四步，便被一扇铁栅把他阻挡住了。

“停！”他向那些在后面推着他的人说道，“不能再前进了，前面有阻拦。”

“嗨，”市府警卫将囚徒关好以后，跑来探听消息，问道，“出了什么事呀？说吧？”

“天呀！”军官露出头来说：“有人谋叛，贵族们想在王后散步的时候把她劫走，也许她是知情的。

“有鬼！”那市府的警卫说，“快叫人去找桑特尔公民，并且通知公社。”

“兵士们，”军官说，“留在这地窖里，来的人一概杀掉。”

军官下了这道命令之后，爬上来写他的报告。

“哎！哎！”西蒙一边擦着手、一边叫道。“哎！哎！还有人说我是疯子吗？好黑狗！你才是一个真爱国者，你救了共和国。来，黑狗！来！”

这匪徒拿出温和的眼睛去引诱那可怜的小狗，可是当它挨近他的时候，他踢它一脚，把它踢到二十步以外去了。

“啊！我爱你，小黑狗！”他说：“你把你女主人的头弄掉了，来，小黑狗，来！”

但是这一次小黑狗不听他的话，叫喊着向碉堡的路上跑了。

二十七

香　　狸①

我们刚才叙述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差不多是午后两点钟。

罗兰在穆里斯房间里徘徊，同时阿吉斯纳在候见室擦他的主人的靴子。为着谈话上的便利，门是打开的，他在那里踱来踱去。罗兰停在门边，向那勤务员谈话：

"你说，阿吉斯纳公民，你的主人早上就出去了吗？"

"啊！我的天，是的。"

"在他通常出去的时候吗？"

"早十分，晚十分我倒弄不清楚。"

"以后你就没有看见过他吗？"

"没有，公民。"

罗兰又走起来，来回三、四转没有说话，跟着又停住了脚：

"他带上剑吗？"罗兰问。

"啊！他上队里去，总是带着剑。"

"你确切知道他是上队里去了吗？"

"至少他对我是这样讲的。"

"那么，我去找他，"罗兰说。"如果我们错过了，你告诉他我来过而且还要转来找他。"

"等一下，"阿吉斯那说。

① 法国第一共和政府时代的青年游荡者的绰号。

"什么？"

"我听见楼梯上有他的脚步声音。"

"你那样想吗？"

"我敢确定。"

话还没有说完，对着楼梯的门开了，穆里斯走了进来。

罗兰赶快瞟了他一眼，发现他身上并没有奇特的情况。

"嗄！你终于回来了！"罗兰说："我等了你两点钟了。"

"那才好，"穆里斯微笑地说，"那才好有时间去推敲你的二言诗和四言诗哩。"

"啊！我亲爱的穆里斯，"那位即兴诗人说，"我已经不做诗了。"

"二言诗和四言诗吗？"

"不。"

"呸！那么，世界的末日要到来了？"

"穆里斯，我的朋友，我忧愁。"

"你，会愁吗？"

"我是不幸的。"

"你，会不幸吗？"

"是的，你要我怎样！我懊悔。"

"懊悔吗？"

"唉！我的天，是的，"罗兰说，"你或者她，我的亲爱的，更没有别人。你或者她，你很明白我是不迟疑的；但是，你瞧，亚得米斯绝望了，对于她的朋友。"

"可怜的女孩！"

"因为她把她的住址告诉我的……"

"顶好你该让事情去自然发展。"

"是的，否则这个时候，就是你而不是她被判了死刑。朋友你会开动脑筋。我来是向你请教一件事的！我以为你比我更聪明些。"

"喂，不要紧，还是问吧。"

"呃，你明白吗？可怜的女孩，我想干一下，怎么救救她。如果我能为她打几拳或者挨几拳，会使我感觉快活一些。"

"你疯了，罗兰，"穆里斯把肩头一耸说。

"嘿，如果我向革命法庭去干旋一下呢？"

"太迟了，她已经被判决了。"

"真的，"罗兰说，"眼见这少妇这样毁掉，真是可怕。"

"更可怕的是为着救我把她弄死。但是，总之，罗兰，该使我们安慰的，就是她参与了叛逆的阴谋。"

"呃！我的天，在目下这个时期里，大家或多或少地都不是有过叛逆的阴谋吗？她还不是象大家一样在干，可怜的女人啊！"

"不要太可怜她，朋友，更不要这样高声地去可怜她，"穆里斯说，"因为我们还是牵连在她的案件之内的。相信我吧，我们还没有十分洗净人家控诉的谋叛的污点哩。今天，在区里，我被圣·劳队的步兵队长把我叫做吉伦特党人，我当他的面，给他证明他弄错了人。"

"就是因为那个你才回来得这样晚吗？"

"正是那样。"

"但是为什么不通知我呢？"

"因为遇着这样的事情，你是沉不住气的；这些事须得立刻解决，以免传扬出去。于是我们两方都请了在场的人。"

"那混蛋把你叫做吉伦特党人吗？你，穆里斯，这样纯洁

的？……”

“呃！我的天！这就给你证明，我亲爱的，还有类似的事件要来，我们已经失了人望；你明白，罗兰，在我们生活的日子里，失掉人望的意义，那就是被人怀疑。”

“我很明白，”罗兰说，“那个字会使最有勇气的人发抖。有什么要紧……让可怜的爱罗伊斯上断头台，而我没有得着她的饶恕，我想到总是难过。”

“那么，你要怎样吗？”

“我要你留在家里，穆里斯，你对于她没有丝毫可以抱歉的。我呢，你看，就不同了；既然我对她是无能为力，我要到她的路上去，穆里斯朋友，你明白，期待她向我伸手……”

“那么，我陪你去吧。”穆里斯说。

“不可以，朋友，想想看：你是市府的职员，区里的书记，你是案件中人，我呢，不过是你的辩护人；大家以为你是有罪的，留在家里，我呢，是两样的，没有丝毫危险，我一个人去。”

罗兰所说的是那样的正确，没有什么可以反驳他的。如果在上断头台的道路上，穆里斯给提松的女儿作了一个手势，被人发见，便会把他当做是她的同谋。

“去吧，”穆里斯说，“但是要谨慎啊。”

罗兰微笑，握了穆里斯的手，走了。

穆里斯打开窗子，送给他一个凄愁的告别手势。但是，罗兰转过街角以前，穆里斯不只一次到窗边来看他的朋友，好象被一种同情的磁力所吸引，每一次罗兰也含笑地回头来看穆里斯。

最后，当罗兰在堤上转角的地方消逝了的时候，穆里斯才关上窗子，躺到椅子上去，坠落在一种呆木的状态当中，对于坚强

和神经质的性格而言，这是大祸的预兆，好象狂风暴雨以前的沉静一般。

他从这种幻梦或者说睡眠的状态里，被他的勤务员惊醒转来，他才从外面，办了差事回来，带着仆人常有的受了刺激的、紧张的情态，想要向他的主人报告他适才探听得的消息。

可是，他看见穆里斯心中有事，他不敢去打搅他，只好无缘无故地，而却是不停息地在他面前走来走去。

“什么事？”穆里斯不经意地问；“如果你有事要告诉我，讲吧。”

“啊！公民，又是一件惊人的阴谋，啊唷！”

穆里斯耸了一下肩膀。

“一件使人毛发竖起来的阴谋，”阿吉斯纳继续说。

“真的！”穆里斯回答，带着习惯了那时代每天会发生三十桩阴谋的神气。

“是的，公民，”阿吉斯纳说：“你看，那真叫人发抖呀！只要想到，就会使好爱国者的血变冷。”

“让我们听听这阴谋吧！”穆里斯说。

“奥国女人几乎逃跑了。”

“呸！”穆里斯说，开始真的注意起来。

“好象，”阿吉斯纳说，“卡贝寡妇和今天要推上断头台的提松女儿是有联络的。”

“王后怎么会同那女孩有关系呢？”穆里斯问，感觉自己额上有汗冒了出来。

“由于一朵康乃馨。你想象吧，公民，他们把逃走的计划从一朵康乃馨里传达给她。”

“一朵康乃馨里面……哪一个干的？”

“什么骑士……等等……这却是一个很驰名的名字……但是，我，我忘记了这一切……什么堡寨骑士……我真呆！现在已经没有堡寨了……什么屋骑士……”

“红屋骑士？”

“就是那个。”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吗？我告诉你他们发现一个盖子，一个地道，还有马车。”

“不，你还没有说到本题。”

“呃，那么我就告诉你吧。”

“嘿，如果把它当做是一个故事，那倒是很有趣的故事呀。”

“不，公民，那不是一个故事，绝不是的，证据是，我从看门的公民那里听来的。贵族们掘了一个地道；这地道从哥德芮街开始，一直通到蒲吕穆女公民的饮食店的地窖里，差不多她也被牵涉到那阴谋里去，那蒲吕穆女公民，我想，你该认识她吧？”

“是的，”穆里斯说：“可是还有呢？”

“呃，卡贝寡妇就打算从那条地道逃跑。她已经把一只脚放在那阶梯上，呵！就是西蒙公民拉住了她的衣裳。嗨，城里敲了总动员鼓，区里在叫集合；你听见鼓声吗？据说普鲁士兵队到了达马丹①，他们把前哨队都放到边界上来了。”

在这一番真和假，可能和可笑的混淆不清的语言里，穆里斯差不多捉住了线索。大家都听到他从那不幸的卖花女手里买来的，在他眼前送给王后的那一朵康乃馨。这朵花里面包含刚才破

---

① 达马丹：法国穆省的一个城镇。

获的阴谋诡计，如象阿吉斯纳所带来的或真或假的详细情节。

那时候鼓声挨近，穆里斯听到街上的叫声：

“西蒙公民在丹普尔识破的大阴谋！想劫走卡贝寡妇的大阴谋，在丹普尔发现了！”

“是的，是的，”穆里斯说，“这正是我所想的。这一切里面必会有一些真实。罗兰在群众骚动里，也许会向那女孩伸出手去，被撕成粉碎的……”

穆里斯带上帽子，系上佩剑和腰带，两步便跳到街上去了。

“他在哪里？”穆里斯问，“无疑是在到公西尔惹的路上。”

他冲向堤岸走去。

到了麦几塞芮岸边，他的眼睛接触的无非是枪和刺刀高高矗立在人群头上。他在人群里看出国防军的服装，和大家的敌忾行动。他愁闷地挤进塞纳河边的人群里去。

这个国防军，被马赛的队伍围住的，正是罗兰，罗兰面色灰白，双唇紧闭，眼光凶狞，右手放在剑把上，正准备着去保卫自己的生命而战斗一番。

离开罗兰两步就是西蒙。西蒙在可怕的狞笑里，向马赛的队伍和群众指着罗兰说：

“瞧，瞧！你们看那个人，就是昨天我叫人把他象贵族那样从丹普尔赶出去的；他就是促成藉康乃馨通信的一个人。他是要从这里经过的提松女儿的同谋人，呃，你看见他吗？他还在岸上安闲地散步，可是他的同谋人快要上断头台了；也许她还不只是他的同谋人，而且是他的情妇，他到这里来，不是向她告别，便是想要救她。

罗兰不能再听下去了。他把他的剑抽出鞘来了。

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冲出一个人来，他的宽大的肩膀撞倒三、四个想加入来表演的旁观者。

“高兴吧，西蒙，”穆里斯叫道。“无疑你会失望，你想我没有和我的朋友在一道，你好夸张地控诉一番，控告吧，西蒙，控告，我在这里。”

“我的天，是的，”西蒙带着他丑恶的讥笑说，“你来得正好。这一个就是标致的穆里斯·林德，他和提松的女儿同时被控，因为他有钱，所以他逃掉了。

“拉上灯杆！把他吊起来！”马赛兵士叫道。

“来，试一下吧，”穆里斯说。

他向前纵了一步，好象为着试一试剑，在一个最热烈的想砍杀的人的额上划了一下，血立刻把他弄瞎了眼。

“捉凶手！”那人叫道。

马赛兵把枪端平，举起斧子，上了子弹，群众被骇散了，这两个朋友单独留在那里，暴露着，成了一切攻击的两个目标。

他们带着一个最后而崇高的微笑，互相瞧着，准备着在这威胁他们的钢铁和火焰的漩涡里被屠杀掉，忽然间他们靠着的房子的门开了，一群服装整齐、大家把他们叫做“香狸”的年青人，个个手中执剑，带上挂着一对手枪，向马赛兵冲过去，开始一场可怕的混战。

“乌拉！”罗兰和穆里斯齐声叫道，他们被这个救援鼓舞了，却没有想到和这些新来的人在一边作战，更会增加西蒙控告的理由。“乌拉！”

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想到自己须要逃走，另外一个人却为他们想到了。一个矮子，蓝眼，二十五、六岁的少年人，挥着一把工兵的剑，既纯熟而又很勇猛，可是他那女性般的手好象举不起

那把剑的样子，他看见穆里斯和罗兰不从故意为他们打开的门逃走，而在一道战斗起来，他转身对他们悄悄地说：

“快从这道门逃走吧；我们到这里来干的和你们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无谓地受了连累。

跟着，他看见这两个朋友还在迟疑，他向穆里斯叫道：

“退吧！爱国者不要和我们在一起；市府队员林德，我们是贵族呀。”

听着这个名称，和这个人说出这句话的勇敢，群众都高叫起来，因为贵族这个阶级是已经该处死的，他还敢说出他自己的身份来。

但是这位金栗色头发的少年和他的三、四个朋友，对于这叫声一点也不害怕，把穆里斯和罗兰推进巷子里去，再把那道门闭上；跟着他们转身参加到那人群里去，因死囚车快来，人群越是密集了。

穆里斯和罗兰那样神秘地得了救，惊奇而惶惑地彼此瞧着。

这一条出路象是特别安排好的；他们进了一所院子，在院子背后他们寻着一个秘密的小门，可以通到圣·日耳曼·罗克若瓦街去。

那时候一队宪兵冲上了商葱桥，不久就经过了堤岸，虽然是两个朋友在横街里，有一会还听得见激烈战斗的声音。

宪兵们护卫着载着可怜的爱罗伊斯到断头台去的囚车。

“疾驰！”一个声音叫道：“疾驰吧！”

死囚车急驰而去。罗兰远远望见那不幸的少女站在车里，唇上含笑，眼光矜骄。但是他不能够和她交换一个手势；他在呼叫着的人群的漩涡里，她没有看见他。

“杀掉，贵族！杀掉！”

叫声远了，低沉了，囚车已到了杜以列芮了。

在那个时候，穆里斯和罗兰走出来的那扇小门又打开了，三、四个香狸，衣服破碎，周身是血，从那里跑了过来。也许这是那一小队里仅存的几个人吧。

最后出来的是那个金栗色头发的少年人。

“啊唷！”他说，“这件事真该诅咒！”

他把他砍缺口染满血的剑扔掉，冲向浣妇巷去了。

二十八

红屋骑士

穆里斯赶忙回到区里去，控诉西蒙。

和穆里斯分手以前，罗兰已经找着一个更迅速的方法：那就是聚集几个火热队的队员在丹普尔门前等着西蒙，他一出来就在混战里把他杀掉。

但是穆里斯坚决地反对这个计划。

“如果你使用武力，你就把你自己毁了，”他对他说。“对于西蒙这家伙，该用法律去摧毁他。在律师手里这是容易做到的事。”

因此，第二天早上，穆里斯到了区里，就打了控诉的报告。

但是很使他惊异的是主席闭耳不听他的申诉，主席说他不愿干涉被爱国热忱鼓动的两个好公民当中的争执。

“好！”穆里斯说，“我现在才明白该怎样做才配得上做好公民。嗄！嗄！聚集几个人暗杀一个人，是你所不许可的，难道你也把它叫做激于爱国的热忱吗？那么我该遵从罗兰的计划，

我真不该去反对他。从今天起我要去表现你所说的爱国热忱，开始向西蒙干一下呀。”

“穆里斯公民，”主席回答，“在这件事上，西蒙犯的错误，没有你那么大，他发现了一个阴谋，那不是他的职务，你在职务上却一点也没有看见；而且纵容奸人，出于无心或者有意，——哪一个？我们丝毫也不知道——可是你却纵容了国家的敌人呀。”

“我吗？”穆里斯说，“嗄！这真是新闻呀！那么我纵容了谁，主席公民？”

“红屋骑士。”

“我吗？”穆里斯骇呆了，说道：“我纵容了红屋骑士吗？我不认识他，我从来没有……”

“有人看见你同他讲话。”

“我吗？”

“同他握手。”

“我吗？”

“是的。”

“哪里？什么时候？……主席公民，”穆里斯说，被他的无罪的良心激怒了，“你真是在撒谎。”

“你对祖国的热忱把你带得太远了，穆里斯公民，”主席说，“过一会当我向你证明了我的话语的真实性的时候，你就会抱歉你刚才所说的话。请看这三张控诉你的报告。”

“哼！”穆里斯说：“你想我会傻到去相信你所说的红屋骑士吗？”

“为什么你不相信呢？”

“因为那只是一个神话上的人物，你可以随意地把一切阴谋

家，你的敌人，都加到他身上去。”

“念念这些控诉。”

“我不念，”穆里斯说：“我抗议，我从来没有见过红屋骑士，也从来没有同他谈过话。但愿不相信我的荣誉的话语的人来对我讲，我知道我会怎样答复他。”

主席耸耸肩膀；穆里斯不愿示弱，也耸耸肩膀。

这一场审讯的后半节有一些隐晦而保留的情节。

在审讯以后，主席，一位严肃的爱国者，被选民推举到高位的人，挨近穆里斯，对他说：

“来，穆里斯，我有话对你讲。”

穆里斯跟随着主席，主席把他带到会议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去。

到了那里，他正视着他的面孔，把手放在他的肩头上：

“穆里斯，”他对他说，“我认识而且尊敬你的父亲，那就是说我重视你，我爱你。穆里斯，相信我，你冒着很大的危险，由于你缺乏了信心，这是一个革命者堕落的先兆。穆里斯，我的朋友，人一失掉了信心，就失掉了忠诚。你不相信国家的敌人，因此他们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他，你变成他们的阴谋的工具，你还不会警觉。”

“活见鬼！公民，”穆里斯说，“我知道我自己，我是一个热心的爱国者，但是我的热忱没有使我疯狂，请看已经有二十桩阴谋案件，共和国都归罪在这一个名字上去。我请求一劳永逸地和这造谣者对质一下。”

“你不相信有阴谋的人，穆里斯，”主席说：“嗨，告诉我，难道你不相信那朵康乃馨，昨天把提松女儿推上断头台去的那朵红色的康乃馨吗？”

穆里斯发抖了。

“你相信丹普尔花园下面所掘的地道，由蒲吕穆女公民的地窖通到哥得芮街的一所房子里去的地道吗？”

“不，”穆里斯说。

“那么，你学圣徒多马的榜样，亲自去看看就相信了。”

“我不是丹普尔的守卫，他们不让我进去。”

“现在一切人都可以进丹普尔去了。”

“怎么？”

“念念这个报告。既然你是这样的不相信，我只好拿公文来给你证明了。”

“怎么！”穆里斯念报告时叫道，“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念下去吧。”

“王后已经转押到公西尔惹去了吗？”

“怎样？”主席回答。

“哦！哦！”穆里斯叹道。

“你还相信这是因为一场梦，因为你所说的幻想，因为你当做的笑话，公安委员会才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吗？”

“这虽然是决定了，但却不能实行，好象我所看过的一大堆决定那样，还不是那样罢了……”

“念完再说吧，”主席说。

就是你送给他最后一张纸。

“公西尔惹看监人李却尔的收据吗！”穆里斯叫道。

“她已经关在那里有两个钟头了。”

这一次穆里斯才沉默了。

“公社，你知道的，”主席继续说，“是本着远大的眼光在办事的。它所掘的道路是大而且直的；它的措施不是幼稚的，它总

遵循克伦威尔①的原则：

“打击帝王该在头上打。”

“再念一下这张警察部长的秘密报告。”

穆里斯念道：

“旧党红屋骑士的确在巴黎，有人在几个地方看见过他；他在几个幸而被揭破的阴谋里，留下痕迹，我请求各区的领袖们加倍地警惕。”

“怎样？”主席问。

“我该相信你了，主席公民，”穆里斯叫道。

他继续念：

“红屋骑士的容貌：身长五呎三吋，金栗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鼻子端正，栗色的胡须，下巴圆，声音温和，象女人那样的手。

“三十五到三十六岁。”

对于这样的容貌，一线奇特的光辉从穆里斯的脑子里闪过：他想到指挥“香狸”队，前一天救了罗兰和他的那位少年人，那样勇猛地刺击马赛兵士的那位少年人。

“我的天！”穆里斯悄悄地说，“那是他吗？那么，那个控告，还有人看过我同他讲话，不算是虚谎的了。只是我是不是同他握过手，却记不起了。”

“怎样，穆里斯，”主席问，“读了这些，现在你该怎样说呢，我的朋友？”

“我说我相信你，”穆里斯回答，愁苦地沉默了。因为好久以来，他被黑暗的势力所包围，周围的一切事他都看不清楚。

---

① 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的革命军人，政治家。

“不要这样去戏弄你的名声，穆里斯，”主席继续说。“名声在今天，就是生命；失掉名声，注意啊，就是涉嫌的叛徒，林德公民不该被人怀疑是叛徒啊。”

穆里斯对于这个他很赞成的道理，没有什么回答的话。他向他的老朋友道谢，便离开了区政府。

“啊！”他喃喃地对自己说，“让我呼吸一口气；这里真是疑虑和斗争的渊薮。让我走向宁静、天真和欢乐去吧；到让维也芙那里去吧。”

于是穆里斯向老圣·扎克街的路上走去。

当他到了硝皮厂厂主家里的时候，迪克斯麦尔和穆朗正扶着让维也芙，因为她正害着严重的神经紧张病。

一个仆人拦住他的去路，不让他象往常那样自由地进去。

“总该给我通名，”穆里斯着急地说，“如果迪克斯麦尔这时候不接见我，我就好走了。”

仆人走进小亭子里去，穆里斯在花园里候着。

好象屋里正发生了一些奇特的事件。硝皮工人停止了工作，他慌忙地穿过花园去。

迪克斯麦尔来到了门边。

“进来，”他说，“亲爱的穆里斯，进来；你不是我们会把你摒在门外的人。”

“但是发生了什么事呀？”那少年人问道。

“让维也芙生病了，”迪克斯麦尔说，“病得很厉害，她正在发呓语。”

“啊！我的天！”那少年人在这里又遇着灾难和痛苦，很感动地叫道，“她害了什么病呀？”

“你知道，亲爱的，”迪克斯麦尔说，“女人的病，我们总

不大明白，特别是她的丈夫。”

“让维也芙倒在一把长椅上面。她旁边站着穆朗，正拿着盐在给她嗅着。

“怎样？”迪克斯麦尔问。

“总是那样的，”穆朗回答。

“爱罗伊斯！爱罗伊斯！”那少妇透过她白色的嘴唇，紧闭的牙齿，喃喃地叹道。

“爱罗伊斯！”穆里斯惊异地重复道。

“嗯，我的天，是的，”迪克斯麦尔赶忙说，“让维也芙昨天不幸在街上撞见一个载死囚的车子，里面装了一个送上断头台去的女孩，名叫爱罗伊斯的。自从那个时候，她就害了五、六次的神经病，老是念着那个名字。”

“特别使她受刺激的，她认出那可怜的女孩就是那卖花女，你知道的把康乃馨卖给她的那个卖花女。”

“自然我知道，他们几乎砍了我的头。”

“是的，我们早知道这一切，亲爱的穆里斯，请你相信，我们实在害怕得不得了；穆朗在审判的旁听席上，他看见你被开释了的。”

“安静！”穆里斯说：“看她又要说话了，我想。”

“啊！断续的、不可理解的话语，”迪克斯麦尔说。

“穆里斯！”让维也芙喃喃道：“他们要杀穆里斯。救他！骑士，救他！”

一个深邃的静寂跟随着这些话语。

“红屋，”让维也芙又喃喃地说：“红屋哟！”

穆里斯感觉到一线闪电般的怀疑；但是也不过是一线闪电罢了。况且他对于让维也芙的病是太受刺激了，因此不能再去批评

她的话语。

“你请过医生吗？”他问。

“啊！这不算什么，”迪克斯麦尔说，“一点儿呓语，不久就过去了的。”

于是他凶猛地捏住他妻子的胳膊，使得让维也芙醒转过来，睁开了她直到那时候还闭着的眼睛，发出一声轻微的呼叫。

“嗄！你们都在这里，”她说，“穆里斯也和你们在一起。啊！我高兴看见你，我的朋友；如果你知道我……”

她继续说：

“……两天来我们是怎样的痛苦呀！”

“是的，”穆里斯说，“我们都在这里；放心吧，不要再那样害怕。特别是一个名字，你看，你不该去叫的，这时候它是很不好听的啊。”

“哪个名字呀？”让维也芙赶快问道。

“就是红屋骑士那个名字。”

“我叫了红屋骑士，我吗？”骇呆了的让维也芙说道。

“无疑，你叫了，”迪克斯麦尔带着一个勉强的笑说：“可是，你明白，穆里斯，一点儿也没有诧异的，既然大家公开地说他是提松的女儿的同谋者，又说他是劫夺案的主谋人，幸而这事件昨天失败了。

“我没有说那件事里有什么可以诧异的，”穆里斯回答，“我只说他该好好地躲藏起来。”

“是吗？”迪克斯麦尔问。

“红屋骑士，我的天！公社在搜索他，而且它的暗探的嗅觉是很灵敏的哟。”

“让他在完成新的企图，比前次更有成功的可能之先，把他捕

起来吧，”穆朗说。

“总之，”穆里斯说，“这一回不会是救王后了。”

“为什么呢？”穆朗问。

“因为从今以后，王后不是他能够接触到的了。”

“她现在哪里呀？”迪克斯麦尔问。

“在公西尔惹，”穆里斯回答，“夜里把她迁到那里去的。”

迪克斯麦尔，穆朗和让维也芙一齐叫了一声，穆里斯把它当做是一种惊异的感叹。

“所以，你看，”他继续说，“王后的骑士的计谋就算完了！公西尔惹比丹普尔要稳妥得多。”

穆朗和迪克斯麦尔交换了一个眼色，没有引起穆里斯的注意。

“嘎！我的天！”他叫道，“你看迪克斯麦尔夫人的脸色又变白了。”

“让维也芙，”迪克斯麦尔对他的妻子说，“你该上床去睡了，我的孩子；你病了。”

穆里斯明白别人在叫他走了；他吻吻让维也芙的手，走出去了。

穆朗同他出去，陪伴着他一直到老圣·扎克街。

在那里，穆朗才和他分手，去对一个象是仆人的，牵着一匹配好鞍蹬的马的人交谈。

穆里斯心神恍惚，虽然他同穆朗一道出来，却没有同他交谈一个字，所以也没有问他这个人是谁，这匹马在那里干什么。

他取道圣·维克多尔街，到了堤岸。

“这才奇怪，”他一边走一边说。“我的神经衰弱了吗？事情变得这样严重了吗？一切都好象在显微镜下那样放大了。”

为着要寻觅一点儿澄静，穆里斯把额头朝向晚来的微风，将身子靠在桥头的栏杆上面。

二十九

巡 逻 队

当他带着沉郁的心情，如象许多道地的巴黎人那样，注视着滚滚的流水，穆里斯靠着桥上的栏杆，听着一小队兵士的整齐的脚步声，象是一个巡逻的队伍那样向他走来。

他转身过去，才知道这是一队国防军从桥的那一头开过来。在夜色苍茫里穆里斯大约认出了罗兰。

真的是罗兰。他一看见了穆里斯，就向他冲过去，把双臂张开来：

“到底，”罗兰叫道，“是你。天呀！我们找得你好苦呀；

> 既然我重逢了这样忠实的朋友，
> 我的幸运的面貌改变就在不久。

这一次我想你该不会抱怨了吧，我给你吟的是拉辛① 的，不是罗兰的诗句。”

“你干嘛到这里来巡逻？”大家担心着的穆里斯问道。

“朋友，我是远征队的首领；须得把我们动摇了的名誉重新扶持起来。”

于是转身向他的队伍：

---

① 拉辛（1639—1699）：法国的悲剧诗人。

“托枪，举枪，卸枪！”他说，“孩子们，天色还没有黑尽。去谈你们的事，我们要谈我们的事。”

跟着转身到穆里斯的身旁：

“今天在这区里我探听得两件重要的新闻，”罗兰说。

“哪两件”？

“第一件就是你和我开始被人怀疑。”

“我知道这一件。第二件呢？”

“嗄！你也知道吗？”

“是的。”

“第二件是关于康乃馨的阴谋完全是红屋骑士干的。”

“我也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的，便是康乃馨和地道的阴谋只是一件阴谋。”

“我还是知道。”

“那么，让我们再讲第三件新闻吧：我确实相信你不知道这一件：今夜晚我们去捉拿红屋骑士。”

“捉拿红屋骑士吗？”

“是的。”

“那么，你做宪兵了？”

“不；但是我是一个爱国者。爱国的人把生命贡献给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可怕地被红屋骑士危害着，他做出不断的阴谋来。现在我的祖国命令我——我这个爱国的人去扫除该障碍物——红屋骑士，我便服从了我的祖国的召唤。”

“还不是一样嘛，”穆里斯说，“你干这样的差事，真是奇特。”

“不是我要干，是人要我干；而且我该说我会去找那个差事来干的。我们应当出一个风头来恢复我们的名誉，名誉一经恢复，不但是我们的生命得着安全，还可以有权利得着第一个机会，把

六吋的钢刀插在那可恶的西蒙的肚腹里面去哩。”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红屋骑士是地道阴谋的首领呢？”

“还不很确定，他们不过这样假想罢了。”

“啊！你们不过在推论罢了？”

“我们正在找确切的证明。”

“你怎样证明的？嘿！到底不过是……”

“仔细听吧。”

“我在听。”

“我刚刚听到呼叫：‘大阴谋，西蒙发现的大阴谋……’这混账的西蒙！处处都有他，真是一个大坏蛋！一想到这个，我就想亲自去调查一下那是不是真实的。我听有人说起地道。”

“真的有地道吗？”

“啊！真的有，我看见过了。”

看见，我亲眼看见，
这就叫做看见。

“嘿，你为什么不喝倒采呢？”

“因为这是莫里哀[1]的句子，况且，我对你承认，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我不愿意再开玩笑。”

“嘿，如果不拿严重的事来开玩笑，还有什么可以开玩笑的呢？”

“你说你已经看见了……”

“地道……我再说一遍：我看见了地道，我在那下面走过，从蒲吕穆女公民的地窖起一直到哥得芮街的一所房子，门牌号数十二或者十四，我记不清楚了。”

①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喜剧家。

“真的！罗兰，你走过了？”

“从头到尾地走过，哼，我的天！我告诉你这条通道真修得漂亮，而且用了三道铁栅，把它关闭起来，还须得去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拉掉。如果这些阴谋家成了功，只须牺牲三、四个人，他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把卡贝寡妇放到安全的地方去。幸而不是这样，可恶的西蒙却早发现了这个阴谋。

“我觉得，”穆里斯说，“他们应该先逮捕的便是哥得芮街的那所房子里的居民。

“如果他们没有发现那是一所空空的房子，他们老早那样做了。”

“到底，那所房子是谁个的呢？”

“是，是一个新房东的，可是没有人认识他；大家只知道两三个星期以前那房子换了主人。邻人确实听到一些声响，可是，因为那是一所老房子，大家以为是在做修理的工作。至于那个旧房东，他已经离开了巴黎。我到那里的时候，事情便是那样的。”

“‘嘿！’我把桑特尔拖到一旁对他说道，‘你们大家就这样被难住了吗？’

“‘是的，’他回答说，‘我们真的被难住了。’

“‘这房子是才卖了的，不是吗？’

“‘是的’。

“‘两星期以前吗？’

“‘有两三个星期了。’

“‘买卖房屋总是有登记员作证的吗？’

“‘不错。’

“‘好了，我们应该召集巴黎所有的登记员，看哪一个经手了这桩买卖，再叫他们把契约拿出来看看。在那上面我们就可以

看出买方的姓名和住处了。'

"'好极了！这真是一个主意，'桑特尔说：'虽然有人控告你是一个不好的爱国者，罗兰，罗兰，我一定恢复你的名誉，不然我就被鬼烧死。'"

"总之，"罗兰继续说，"说过的都做过了。登记员找着了，契约寻得了，在契约上有犯罪人的姓名和住处。于是桑特尔对我守信，他指定我去逮捕他。"

"而且那个人，就是红屋骑士吗？"

"不是，只是，也许是他的同谋者。"

"但是你怎么说你去捉红屋骑士呢？"

"我们去把他们一齐捉下。"

"首先，你认识这红屋骑士吗？"

"清楚得很。"

"你知道他的面貌吗？"

"我的天！桑特尔都告诉我了。身长五呎三吋，金栗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鼻子端正，栗色的胡须；况且，我还看见过他。"

"什么时候？"

"就是今天。"

"你看过他吗？"

"你也看过他呀。"

穆里斯发抖了。

"这个身材矮小金栗色头发的少年人，就是今天早上救了我们的，你知道，他就是指挥那香狸队，杀砍得很厉害的那个人。"

"就是他吗？"穆里斯问道。

"就是他本人。有人跟着他，而且在我们的哥得芮街的房东的住处附近就找不着他了；因此我们假想他们是在一起的。"

“嗯，可能是的。”

“一定是的。”

“但是我看，罗兰，”穆里斯再说，“如果你今夜捉下早上救了你的人，你未免有点忘恩吧。”

“滚他的蛋！”罗兰说，“你相信他为救我们而救我们吗？”

“为什么呢？”

“绝不是为了我们。他们埋伏在那里，本来打算拦路劫走那可怜的爱罗伊斯·提松。要想暗杀我们的人阻碍了他们，他们才去攻打这批暗杀者。我们是碰巧得了救。一切都得看人的意愿，如果是无意的，我不会因小小的忘恩而感觉不安。况且重要的一点是服从需要；我们现在需要出一个风头去恢复名誉。我已经代你保证了。”

“向谁？”

“向桑特尔，他知道你指挥这远征队。”

“怎样呢？”

“‘你能确定捉住犯人吗？’他说。

“‘是的，我敢担保，如果穆里斯一道去。’

“‘但是你以为穆里斯可靠吗？一些时间以来，他温和了。’

“‘说那句话的人错了。穆里斯不比我更要温和。’

“‘你敢担保他吗？’

“‘如象担保我自己一样。’

“于是我就上你家里去，可是没有找着你；跟着我就朝这路上走，一则这是我要去的路，再则也因为是你时常走的路；我终于把你撞着了，你既然在这里，前进吧，开步走！”

唱着胜利的歌
我们就从障碍越过……

“我亲爱的罗兰，我感觉绝望，对于这个远征队，我一点也不感觉兴趣，你说你没有碰着我好了。”

“不可能！我们的人都看见你了。”

“那么，你说你碰着我，只是我不愿意加入你们的队伍。”

“更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一来，你不但是温和的，而且是可疑的了……你知道他们怎样对付可疑的人？他们把他牵到革命广场，叫他对自由神像敬礼，只是这敬礼，不是用帽子，而是用脑袋。”

“嘿，罗兰，要来的让它来吧。但是，我要向你说的，无疑你会感到奇怪呀？”

罗兰大大地睁开眼睛，瞧着穆里斯。

“嗯，”穆里斯说，“我讨厌活下去了……。”

罗兰放声大笑。

“好！”他说，“我们同我们的爱人吵了嘴，忧郁的意念就会来在我们心头。呃，标致的亚马提斯① 重新做人吧，我们再从人把你改造成一个公民；我呢，不象你，不是和亚得米斯决裂了，还不会变成一个好的爱国者哩。扯开说一下，理性女神陛下给你万分的敬意。”

“你代我向她道谢。再见，罗兰。”

“怎么，再见呢？”

“是的，我要走了。”

---

① 亚马提斯：西班牙骑士小说中的英雄。

"走哪里去？"

"回家，我的天！"

"穆里斯，你毁了你自己。"

"没有关系。"

"穆里斯，想想，朋友，想想。"

"想过了。"

"我还没有向你说完……"

"说完，什么？"

"说完桑特尔对我所说的话。"

"他还对你说些什么？"

"当我为你请求做远征队的首领的时候，他对我说：

" '当心哟！'

" '当心谁？'

" '当心穆里斯。' "

"当心我吗？"

"是的。'穆里斯，' 他继续说，'常到那一个区里去。'"

"到哪一个区里去呀？"

"到红屋骑士的那一个区里去。"

"怎么！"穆里斯叫道，"他藏在这里吗？"

"至少大家这样想，既然他的那位假想的同谋者，买哥得芮街的房子的人，住在这里。"

"维克多尔乡吗？"穆里斯问。

"是的，维克多尔乡。"

"这乡里哪一条街呢？"

"老圣·扎克街。"

"嗄！我的天！"穆里斯悄悄地说，好象被一阵闪电弄花了

眼。

他拿手去遮住他的眼睛。

跟着，过了一会，好象在这一会里，他鼓起他的勇气来：

“他的身份？”他问。

“硝皮厂主。”

“他的姓氏？”

“迪克斯麦尔。”

“你说得对，罗兰，”穆里斯说，拿出意志的力量竭力抑制着自己，甚至不把情绪表现出来，“我同你一道去。”

“这才做得对。你带了武器吗？”

“我总是带着剑。”

“再带上这两把手枪。”

“你呢？”

“我吗，我有我的马枪。举枪！托枪，前进，开步走！”

巡逻队又开始前进，有穆里斯伴着，在罗兰身边正步地走着，前面引路的是一个穿灰色衣服的巡警。

他们时常看见有黑影从街角或者房门边出来，向穿灰色衣服的人交谈几句话，这些是侦察的暗探。

大家到了那条小巷。穿灰色衣服的人没有迟疑一分钟，他很清楚，走进了那条小巷。

在花园的门前，就是穆里斯从前被人缚住，抬进去的那一道门前，他停住了脚。

“就是这里，”他说。

“这里干吗？”罗兰问。

“就是这里我们要捉拿两个头子。”

穆里斯靠住墙，他感觉快要倒了。

“这里，”穿灰色衣服的人说，“这里有三条出口：大门，这一道口，和通往阁子的那一道门。我带着六、七个人从大门进去；拿四、五个人守着这一道门，再拿三个可靠的把住阁子的出路。”

“我，”穆里斯说，“我从墙上翻过去，我在花园里监视着。”

“好极了，”罗兰说，“况且，你在里面，还可以给我们看门呀。”

“很愿意，”穆里斯说。“把守好路，不要在听着我的呼唤以前就来。我要到花园里去窥探内面的情况。”

“你认识这所房子吗？”罗兰问。

“从前，我有意买它。”

罗兰把他的人顿在篱寨角上和门角上，同时那位巡警带着八、九个国防兵，如象他所说的去砸开那道大门。

过一会，他们的脚步声静了下来，在这寂寞的地方，没有引起丝毫的动作。

穆里斯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努力躲藏着。一切都很安静、我们可以打赌说老圣·扎克街并无丝毫的异状。

穆里斯预备跨过墙去。

“等等，”罗兰说。

“什么。”

“口令。”

“不错。”

“康乃馨与地道。凡不对你说这几个字的都拿下。向你说的都放走。这就是命令。”

“谢谢，”穆里斯说。

他从墙上跳进花园去了。

三 十

康乃馨与地道

穆里斯从罗兰所得的第一个打击是那样的可怕，他须得使用他最大的自制的力量，才会把他所受的震撼，对罗兰隐藏起来；但是一经跳进了花园，一个人留在黑夜的静寂里，他的感觉沉静下来，他的意念在脑里不是象先前那样混乱，而是渐渐明晰，可以用理智来批判了。

怎么！穆里斯带着纯洁的欢乐时常来到的这所房子，他把它看做是他的地上乐园的这所房子，只是阴谋家的巢穴！对于他诚挚的友谊的热烈欢迎，只是一种伪善！让维也芙的爱情的一切表现，只是出于恐惧！

大家已经明白这园里的情况，读者们已经不止一次跟随着我们的少年人在那里面走过了，穆里斯从一堆树丛溜到另一堆树丛，一直到了月亮照在那温室的阴影里，正是他第一次进这所房子里来，被关闭在里面的屋子。

这屋子正面临让维也芙居住的阁子。

但是那夜晚那少妇房间里的灯光不是孤独澄静的，而是从这个窗子到那个窗子地飘荡着。穆里斯透过一幅偶然半卷起的帘幕去窥看让维也芙；她慌忙地把东西塞进一个袋子里去，他诧异地看见她手里有武器在闪烁。

他为着更好窥探屋里的情况，他站到一个高柱上去。火炉里

熊熊的火光引起了他的注意，让维也芙正在焚烧文件。

那时候一扇门开了，一个少年人走进了让维也芙的房间里去。

穆里斯第一个意念，以为这个人是迪克斯麦尔。

这少年人跑向她去，握住她的手，两人面对面地站了一会，好象被激烈的情绪所攫住的光景。这是怎样的情绪呢？穆里斯却猜不着，他们谈话的声音又不能达到他的耳朵里来。

可是忽然间穆里斯用眼睛测量他的身材。

“这不是迪克斯麦尔，”他喃喃地说。

真的，刚才进来这个人是瘦而且矮；迪克斯麦尔是大而且壮。

嫉妒是一剂强烈的刺激品；在一分钟内，穆里斯打量这陌生人的身材，分析了那丈夫的侧影。

“这不是迪克斯麦尔，”他喃喃地说道，好象他须得向他自己再说一遍，才足以证实让维也芙的无信义。

他挨近窗去，可是他越是靠拢越是看不明白：他的头上在冒火。

他的足撞着一把梯子；那窗子有七八尺高，他举起梯子，立起来靠在墙上。

他爬上去，把他的眼贴在窗帘的缝隙上。

让维也芙房间里的那个陌生人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少年，蓝色的眼睛，漂亮的外表，他牵着那少妇的手，一面对她讲话，一面揩拭从她妩媚的眼里涌出的泪珠。

穆里斯弄出来一个微细的响声，使得这少年人向窗子边掉过头来。

穆里斯抑制着一个惊诧的呼叫：他认出这人正是沙特列广场

上打救了他的人。

那时候，让维也芙把她的手从那陌生人的手里缩了回来。让维也芙向火炉走去，看清楚所有的文件都烧光了。

穆里斯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凡是足以刺激一个男子的可怕的热情的，爱情、报仇、嫉妒，都用它们火一般的牙齿去咬他的心。他抓住他的时间，凶猛地推开那扇没有关好的窗子，跳进那所房间里去。

同时两支手枪放在他的胸上。

让维也芙一听见声音，便转身过来，她看见穆里斯，便呆住了。

“先生，”那年青的共和党人冷冷地向两次救了他的人说，“先生，你是红屋骑士吗？”

“是，又怎么样呢？”骑士回答道。

“啊！如果是，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因此是一个沉静的人，让我给你说两句话吧。”

“说吧，”骑士说，没有把他的枪转移方向。

“你可以杀我，但是不要在我叫喊以前把我杀掉，或者说在我叫喊以前我不会死。如果我叫喊一声，围住这所房子上千的人就会在十分钟内把这房子毁成灰烬。因此把你的枪放下去，听我给夫人要说的话。”

“向让维也芙吗？”骑士说。

“向我吗？”那少妇悄悄地说道。

“是的，向你。”

让维也芙，脸比雕像还白，捉住穆里斯的胳膊，他把她推开。

“你记得你对我说的吗，夫人，”穆里斯带着一种深邃的鄙弃

说。“现在我明白你说的是真话。不错，你的确不爱穆朗先生。”

“穆里斯，听我说！”让维也芙叫道。

“我不要听，夫人，”穆里斯说。“你骗了我；你一下就把联系着我的心和你的心的链子割断了。你对我说你不爱穆朗先生，你没有对我说你爱别人。”

“先生，”骑士说，“你说穆朗的什么，或者你说的是哪一个穆朗？”

“是那一个化学家穆朗。”

“化学家穆朗在你面前。化学家穆朗和红屋骑士不过是一个人。”

伸手到旁边一个桌子上去，他在转眼间戴上那顶黑色的假发，使得这位少年共和党人许久辨认不出来的假发。

“哼！是的，”穆里斯带着加倍的鄙弃的神气，说道：“是的，我明白，这不是你所爱的穆朗，因为穆朗是不存在的；但是软骗的手段，纵然是很巧妙的，也却更是可耻的。”

骑士做了一个威胁的动作。

“先生，”穆里斯继续说，“请让我和夫人谈一会；如果你愿意，可以呆在这里听，时间不会长的，我告诉你。”

让维也芙做了一个姿势，叫红屋忍耐一下。

“所以，”穆里斯继续说，“所以，让维也芙，你使我成为朋友们的笑柄！人民的恨恶的对象！象我这样的瞎子，你利用我，去干你一切的阴谋！你把我当做你的工具！听我讲：这是一个不名誉的行为！但是你要受惩罚的，夫人，因为这位先生就要在你眼前把我杀掉！但是在五分钟之内，他也要在那里，倒在你的脚下，或者，如果他活着，也要把他的头送上断头台去。”

“他要死吗！”让维也芙叫道：“他把头送上断头台去吗！但是，穆里斯，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保护人，我家庭的保护人；我宁愿把我的生命去换他；如果他死，我也要死，如果你是我的爱情，他便是我的宗教呀！”

“哼！”穆里斯说，“也许你要继续说你爱我。真的，女人真是太软弱，太怯懦。”

跟着转身过去：

“来吧，先生，”他向那年轻的保皇党人说，“你该杀我或者自己死掉。”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杀我，我就捕你。”

穆里斯伸手去捉他的领巾。

“我不为我的生命同你战斗，”红屋骑士说，“去吧！”

他把他的武器扔到椅子上去。

“你为什么不为你的生命同我战斗呢？”

“因为我不愿意懊悔杀掉一个多情的男子，而且更因为让维也芙爱你。”

“哎！”那少妇合拢双手叫道：“哎！你总是这样的善良、伟大、忠诚、慷慨啊；费里蒲！”

穆里斯望着这两人惊骇呆了。

“呃，”骑士说，“我到我房间里去；我拿我的荣誉担保我绝不会逃跑，只是为着藏一张画像。”

穆里斯赶快把眼睛转到让维也芙的画像上去；它仍然在原来的位置上。

也许是红屋骑士猜着了穆里斯的思想，也许是他愿意把他的慷慨表现到最高的程度。

“呃，”他说，“我知道你是共和党人，我也知道同时你有一颗纯洁忠诚的心。我信靠你一直到最后，瞧吧！”

他从他胸前拿出一张纤细的图画，给穆里斯看：那是王后的画像。

穆里斯低头，把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

“我等你的命令，先生，”红屋骑士说：“如果你要捉我，你认为我自首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你就敲门。我已不贪恋生命，自从我这生命不能为救赎王后的希望维持住的时候起，我已不想活下去了。”

骑士走出去，穆里斯也没有做一个姿势去留住他。

他刚刚走出房去，让维也芙就急忙跪在这少年的脚下。

“饶恕，”她说，“穆里斯，饶恕我对你所做的一切损害；饶恕我的欺骗，凭我的痛苦和我的眼泪，你饶恕了我吧，我向你发誓，我真是流了不少的眼泪，受了不少的痛苦。啊！我的丈夫今天早上走了，我不知道他往那里去了，也许不会再看见他了。现在我只有一个朋友，不是一个朋友，是一个兄长，你要把他杀掉。饶恕，穆里斯！饶恕了吧！”

穆里斯扶起那少妇。

“你要怎样？”他说：“这一类不幸的事到处都有！这时候大家都在赌他们的生命，红屋骑士象别人一样在赌，但是他输了，现在他应该把生命赔出来。”

“如果我懂得你的意思，那就是说他该死。”

“是的。”

“他该死，而且是你对我这样说的。”

“不是我，让维也芙，是命运。”

“在这件事上，命运还没有宣判，因为你是能够救他的，

你。”

“出卖我的誓言，因此也是我的荣誉。我明白，让维也芙。”

“闭住你的眼睛，穆里斯，这就是我请求你的了，凡是女人所能表现的感激，我都答应给你的。”

“我闭着眼睛也是枉然，夫人，有一个颁发的口令，没有这个口令没有人能够出去，我向你重说，这所房子已经被包围住了。”

“你知道这口令吗？”

“无疑我是知道的。”

“穆里斯！”

“怎么样？”

“我的朋友，我亲爱的穆里斯，这个口令，请你告诉我，我需要它。”

“让维也芙！”穆里斯叫道，“让维也芙！你有什么权利能够来对我说：‘穆里斯，凭我对你的爱情，违背了你的誓言，不要你的荣誉，出卖你的原则，放弃你的主张’呢？让维也芙，你给我什么来换取这一些呢？你这个这样来诱惑我的人呀！”

“啊！穆里斯，救他，先救他，然后你再要我的命吧。”

“让维也芙，”穆里斯带着一种阴沉的声音说，“听我讲，我已经把一支脚放在不名誉的道路上；要再完全堕落下去，至少我该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背叛我自己；让维也芙，对我发誓，你是不爱红屋骑士的……”

“我爱红屋骑士，只象一个姐姐，一位女友，并没有别的，我敢对你发誓。”

“让维也芙，你爱我吗？”

“穆里斯，我爱你的真实，是上帝所知道的。”

“如果我应允了你所要求的，你能够抛弃你的亲属、朋友、祖国，来和一个叛徒逃亡吗？”

“穆里斯！穆里斯！”

“她在迟疑……啊！她在迟疑！”

穆里斯带着极端的轻蔑的气概，向后面退走。

让维也芙原来靠着他的，忽然感觉到失去了支持，她跌倒在他膝前。

“穆里斯，”她说，同时将身子向后倾倒，扭转她的合拢的手：“穆里斯，你所要的一切，我对你发誓，我都应允你；命令吧，我服从。”

“你将是我的，让维也芙。”

“当你需要的时候。”

“对基督发誓吧！”

“我的上帝！”她说，“你曾经赦免过通奸的妇人，我希望你也能饶恕我。”

泉涌般的泪珠在她腮庞上滚动，再落到纷披在胸前的散漫而修长的头发上去。

“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地发誓，”穆里斯说，“否则我就不接受你的誓言。”

“我的天！”她说，“我宣誓是要把我的生命贡献给穆里斯，同他一道死，如果需要，为他而死，如果他救了我的朋友，我的保护人，我的哥哥——红屋骑士。”

“好，我一定救他，”穆里斯说。

他向那房间走去。

“先生，”他说，“穿上硝皮匠穆朗的衣服。我把你的诺言

还给你，你自由了。”

“你呢，夫人，”他对让维也芙说道，“听好这几个字的口令：‘康乃馨与地道。’”

好象他怕留在这所房间里，他一说了这几个使他成了叛徒的字，他打开窗子，从房间跳到花园里去了。

三十一

搜　索

穆里斯已经把守在花园里，让维也芙窗前，他的岗位上；因为让维也芙进了红屋骑士的房间，这窗里的灯光已经熄灭了。

穆里斯离开那所房间，正来得及时，因为他刚转过那温室的屋角，花园的门便打开了，穿灰色衣服的人，背后跟着罗兰和四、五个掷弹兵都进来了。

“怎样？”罗兰问。

“你看，”穆里斯说，“我在我的岗位上。”

“没有人企图逃走吗？”

“没有人，”穆里斯回答，庆幸这问题的方式使他免掉一句慌话。“没有人！你呢，你做些什么？”

“我们，我们打听清楚一点钟以前红屋骑士进来了，还没有出去，”那位巡警厅的人回答道。

“你认识他的房间吗？”罗兰说。

“他的房间和迪克斯麦尔女公民的房间相隔只有一个走道。”

“哦！哦！”罗兰说。

“哼，并不需要什么间隔；这红屋骑士好象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哩。”

穆里斯感觉着血冲上头来；他闭上眼睛，觉得眼里老是在冒闪电。

“咳！可是……迪克斯麦尔公民，他怎样对待这件事呢？”罗兰问道。

“他觉得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光荣。”

“哼？”穆里斯带着一种梗塞住了的声音说：“我们决定怎样办呀？”

“我们决定，”那巡警厅的人说，“我们在他房间里，也许在他床上去捉住他。”

“难道他一点也不晓得吗。”

“绝对一点也不晓得。”

“这地方的图形是怎样的呀？”

“我们有一张完全明确的图，”那穿灰色衣服的人说，“花园角上有一个阁子，就是这个，我们爬上四步阶梯，你看见就从这里上去吗？我们就到一个平台，右边是迪克斯麦尔女公民的房门，无疑就是我们看见窗子的那一间。在窗子的正对面，背后有一扇，通到一道走廊，在这走廊里就可以找着那叛徒的房门。”

“哦，这是一幅相当详细的图，”罗兰说：“得着这样一幅图，我们可以蒙着眼睛走，睁开眼睛更是容易找了。前进吧。”

“街道是不是看守好了呀？”穆里斯这样问，大家都以为他怕红屋骑士会逃走了。

“大街、小巷、广场、通路，一齐都把守好了，”灰衣人说：“我不相信一只老鼠没有口令能够通过。”

穆里斯打抖了。这样严密的戒备，会使他的叛逆对他的幸福造成落空。

“现在，”灰衣人说，“你们需要好多人去找骑士？”

“好多人吗？”罗兰说，“我想穆里斯和我就够了，不是吗，穆里斯？”

“是的，”穆里斯结结巴巴地说，“一定够了。”

“听我说，”那巡警厅的人说，“不要瞎夸口，你们一定捉得到他吗？”

“见鬼！如果我们去捉，”罗兰叫道，“我想一定捉得到他！穆里斯，我们必须捉到他，不是吗？”

罗兰说这句话时加重了语气。如象他曾经说过的，有一些模糊的嫌疑开始笼罩在他们的头上，而且不应当让这些嫌疑成长，因为在那时期里嫌疑是成长得很快的；而且罗兰明白没有人敢怀疑要捉住红屋骑士的两个人的爱国热忱。

“唉！”巡警厅的人说，“如果你们真的决意要干，我劝你们带四个不带三个，带三个不带两个人去；骑士睡觉的时间，枕头下面是剑，床边小桌上是两支手枪。”

“唉，我的天！”罗兰队里的一个掷弹兵说，“我们一齐进去吧，不要再选择了，如果他投降，我们为断头机把他保留下来；如果他抗拒，我们把他砍得粉碎。”

“说得好，”罗兰说：“向前进！我们从门或者从窗进去？”

“从门，”巡警厅的人说：“也许，碰巧那钥匙就在门上；如果我们从窗子进去，须得打碎几张玻璃，那便会弄出声音来呀。”

“到门边去，”罗兰说：“只要我们进得去，不管从哪

里。走，把剑拿稳，穆里斯。”

穆里斯机械地把剑抽出了鞘。

那一小队人向阁子前进。如灰衣人所说明的那样，他们先踏着檐前的阶梯，于是到了平台，再到了更衣间。

“哦！”罗兰欢欣地叫道，“钥匙在门上。”他把手伸到黑暗里去，真象他所说的，手指尖就感觉到钥匙是冰冷的。

“喂，连长公民，打开吧，”灰衣人说。

罗兰留心把钥匙在锁里转动，门开了。

穆里斯用手揩他满头的大汗。

“我们到了，”罗兰说。

“还没有，”灰衣人说，“如果我们的地形的消息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这里应该是迪克斯麦尔女公民的房间。”

“我们可以确定一下，”罗兰说：“点燃蜡烛，火炉里还有火。”

“让我们点火炬吧，”灰衣人说：“火炬不象蜡烛那样容易熄灭。”

于是他从一个掷弹兵手里取下两支火炬，在快熄的火烬里点燃起来。他分一支给穆里斯，一支给罗兰。

“你看，”他说，“我没有弄错，你看这是通向迪克斯麦尔女公民的寝室的门，这是通向走廊的门。”

“前进！到走廊吧，”罗兰说。

大家打开后面的门，它也象前面的门一样没有关着，大家到了骑士寝室的门前。穆里斯有二十次看过这道门，从来没有问过它通向哪里；他总以为大家聚会的地方便是让维也芙接待他那一个房间。

“啊！啊！”罗兰低声说，“这里我们须得另换一套战略；

既然没有钥匙，而且门也是关上的。”

“但是，”穆里斯问，差不多说不出话来，“你真的确信我们到了吗？”

“如果图形是正确的，这应当是那里了，”巡警厅的人说，“况且我们就要快看见他了。掷弹兵，掀门吧；你，公民们，准备好，门一掀开，就冲进去。”

警察厅委员指定的四个人，举起他们的枪柄，在这一位指挥人的暗号下，给门敲了一下——那门被打得粉碎地分开了。

“投降，否则你就死了！”罗兰冲进房去叫道。

没有人回答，床上的帐子是关着的。

“床背后！当心床背后！”警察厅委员说：“举枪，帐子一动就开火。”

“等等，”穆里斯说，“我去揭开帐子。”

无疑大家希望着红屋骑士藏在帐子后面，第一把匕首或者第一只手枪朝他打去，穆里斯冲向帐帘，这帐帘沿着帐杆哗刺刺地溜过去了。

床上是空的。

“见鬼！”罗兰说，“没有人！”

“他已经逃走了，”穆里斯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可能，公民们！不可能！”灰衣人说：“我给你们说过，有人看见他在一个钟头以前回来，还没有看见过他出去，而且一切的出路都看守住了。

罗兰把盥洗间和厨柜的门都打开了，他到处去瞧，甚至到不可能藏下一个人的地方。

“真的没有人！你们看得很明白，没有人！”

“没有人！”穆里斯又说，带着一种容易了解的情绪：“你

们看，真的没有人。”

“迪克斯麦尔女公民的房间里，”警察厅的人说：“也许他在那里吗？”

“啊！”穆里斯说，“尊重一个女人的内室吧。”

“怎么，”罗兰说，“我们一定尊重它，而且也尊重迪克斯麦尔女公民本人；我们还是须到那里去搜查一下。”

“搜查迪克斯麦尔女公民吗？”一个掷弹兵说，高兴得着一个开玩笑的机会。

“不，”罗兰说，“只是她的房间。”

“那么，”穆里斯说，“让我先进去。”

“去吧，”罗兰说：“你是队长，荣耀总是给大人的。”

他们留下两个人看守着刚才离开的那所房间；跟着他们又转到先前点燃火炬那所房间里来。

穆里斯走到通向让维也芙的寝室的那一道门。

这是他第一次从那里进去的。

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钥匙在门上。

穆里斯把手放在钥匙上去，但是他迟疑了。

“唉，”罗兰说，“打开呀！”

“可是，”穆里斯说，“如果迪克斯麦尔女公民在睡觉呢？”

“我们在床上、床下、火炉里、厨柜里瞧瞧，”罗兰说：“这样以后，如果只有她，我们就向她道晚安。”

“不，”警察厅的委员说，“我们逮捕她；让维也芙·迪克斯麦尔女公民是一个贵族，经人认为是提松女儿和红屋骑士的同谋。”

“那么，你去打开吧，”穆里斯说，把钥匙放下了，“我不逮捕女人。”

警察厅的委员猜疑地望着穆里斯，掷弹兵彼此互相悄悄地交头接耳。

“啊！啊！”罗兰说，“你们悄悄地说话吗？请你们把我们两人一齐记下吧，因为我是赞成穆里斯的意见的。”

于是他也向后退了一步。

灰衣人捉住钥匙，赶快转了一下，门开了，兵士冲进去。

两根蜡烛还在一张小桌上燃着，但是让维也芙的房间和红屋骑士的一样，没有人住。

“空的！”警察厅的委员叫道。

“空的！”穆里斯面色发白地说。“她到哪里去了呢？”

罗兰惊诧地瞧着穆里斯。

“让我们搜索吧，”警察厅的人说。

他带着兵士们从地窖到工作房，把这所房子都搜查遍了。

他们刚刚转过背去，眼睛早已不耐烦地追随着他们的穆里斯，也跟着冲到那房间里去，把他已经打开过的厨柜的门再打开来看，并且用一种充满焦急的声音叫道：

“让维也芙！让维也芙！”

但是让维也芙一声也不回答，这房间真的是空空的了。

于是轮着穆里斯，他也疯狂般地开始搜查这房子来。温室、仓库、下房都找遍了，但是枉然。

大家忽然听见一个大的喧哗的声音；一队带着武器的人出现在门前，和哨兵交换了口令以后，拥进花园，散布在房子里。这支援军的前面，闪烁着桑特尔帽上被烟薰黑了的鸟羽。

“呃！”他对罗兰说，“叛徒在哪里？”

“怎么！叛徒在哪里？”

“是的，我问你干些什么。”

“我也要问你这个问题，你的那一队人，如果好好把守着出路，应当把他捉住了，既然我们进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房里了。”

“你说些什么？”那忿怒的将军叫道，“那么你让他跑掉了吗？”

“我们没有让他跑掉，因为我们并没有把他捉住呀。”

“那么，我就一点也不懂了，”桑特尔说。

“关于什么？”

“关于你差来的人对我所说的话。”

“我们给你差来有人吗，我们？”

“无疑。那个穿着褐色的衣服，黑头发、绿眼镜，他说是你们差来告诉我：你们快要捉住红屋骑士，只是他斗得象一只狮子那样；我听见，赶快就跑来了。”

“一个穿褐色衣服的人、黑头发、绿眼镜吗？”罗兰重复道。

“无疑，臂上还挽了一个女人。”

“年少，貌美的吗？”穆里斯冲向将军叫道。

“是的，年少而且貌美。”

“这就是他和迪克斯麦尔女公民。”

“他是谁呀？”

“红屋……啊！我真傻透了，没有把他们两个一齐杀掉！”

“快走，快走，林德公民，”桑特尔说，“公民去追赶他们吧。”

“但是该死，你怎么让他们过去的呢？”罗兰问道。

“我的天！”桑特尔说，“我让他们过去，因为他们有口令呀。”

“他们有口令！”罗兰叫道：“那么，我们当中定有一个叛徒了？”

“不，不，罗兰公民，”桑特尔说，“大家认识你们，大家也明白你们当中没有叛徒。”

罗兰朝他的周围望了又望，好象在找他刚才所说的那个叛徒。

他碰着穆里斯阴暗的额头和飘荡的眼睛。

“啊！”他悄悄地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那个人还不会跑得很远，”桑特尔说：“搜索附近，也许他会碰到别的巡逻队，别的比我们能干，不让他过去的巡逻队。”

“是的，是的，让我们找吧，”罗兰说。

他于是捉住穆里斯的胳膊，藉口寻找，把他拖出花园外面去了。

“是的，让我们寻找，”兵士们说，“但是在寻找以前……”

他们当中的一个把火炬扔到装满柴和干草的棚里去。

“来，”罗兰说，“来。”

穆里斯并不表示丝毫的抗拒。他象孩子般跟随着罗兰，两人一直跑到桥头，没有再交谈；他们在那里停下，穆里斯才转过身来。

郊外那边的天界上火光通红，他们看见一些房子的上面飞起了无数的火星。

三十二

宣　　誓

穆里斯在打抖，他把手伸向圣杰克街。

“火！”他说，“火！”

“咳！是的，”罗兰说，“火；还有呢？”

“啊！我的天！我的天！如果她转身回去了呢？”

“她是谁呀？”

“让维也芙。”

“让维也芙，我想她是迪克斯麦尔夫人，不是吗？”

“是的，就是她。”

“她不会转去的，因为她不是为着转去才离开的。”

“罗兰，我该把她找着，我敢复仇。”

“啊！啊！”罗兰说：

> “爱情啊——神仙和凡人统归你主管，
> 不只是香烟须摆上你的祭坛。”

“你帮助我去找她，不是吗，罗兰？”

“我的天！”

“怎么？”

“无疑是容易的，如果你真的象我所想的，对于迪克斯麦尔女公民那样的感觉兴趣；你自然认识她，认识她，你就该知道她最熟悉的朋友；她不会就离开巴黎，因为大家总是发疯地要住在这

里；她一定躲藏到她最信任的朋友家里去了，明天早上你就会从某一位罗斯或者某一位马尔东①手里接过一封信来，大约是这样写的：

如果马尔斯②愿意再见西得芮③，

请他向女以④借她的绿色的面罩。

于是他按着某街某号向门房交涉，求见三星⑤夫人；事情就是这样的。”

穆里斯把肩头一耸；他很明白让维也芙并没有可以去躲藏的人家。

“我们找不着她了，”他喃喃地说。

“请让我对你说一件事，穆里斯，”罗兰说。

“哪一件？”

“如果我们找不着她，也许不会是一件大不幸的灾祸。”

“如果我们找不着她，罗兰，”穆里斯说，“我就会死掉。”

“哎！见鬼！”那少年人说，“就为了这桩恋爱几乎使你死了吗？”

“是的，”穆里斯回答。

罗兰沉思了一会。

“穆里斯，”他说，“现在差不多十一点钟了，街上没人走动了，你看那边有一条石凳，好象为着接待两个朋友安放在那里的。请你‘惠允我一个特别的交谈’，如象从前政体下人们那样讲的。我拿荣誉担保，我只用散文给你谈话。”

---

① 罗斯：指女人。马尔东：指男人。
② 马尔斯：战神。
③ 西得芮：爱神维纳司的别名。
④ 女以：夜神。
⑤ 三星即＊＊＊，就是代表某某的意思。

穆里斯朝周围望了一下，去坐在他朋友的身旁。

“讲吧，”穆里斯说，让他沉重的额头坠落在他的手里。

“听我讲，亲爱的朋友，既然没有开场白，也没有描绘的修辞，更没有注解式的评论，我告诉你一桩事：那就是我们正走向毁灭的道路，或者宁肯说你把我们推向毁灭的道路上去。”

“那是什么意思？”穆里斯问。

“温柔的朋友，”罗兰说，“公安委员会曾经颁布过一道命令，说：凡是和祖国的敌人交往的都是祖国的叛徒。哼！你知道这道命令吗？”

“自然，”穆里斯回答。

“你明白它的意义吗？”

“明白。”

“那么！据我看你很象是祖国的叛徒了。你怎样想呢？如象孟苔斯[1]所说过的。”

“罗兰！”

“自然，除非你把那些给予红屋骑士以食和宿的人都当做是热爱祖国的人，据我看他当然不是一个热烈的共和党人，只是他还没有被人控告他作成了九月的事变[2]罢了。”

“哦！罗兰！”穆里斯叹了一口气说道。

“所以，”这位道德家继续说，“我看你已经是而且现在还是和祖国的敌人太亲近了。咳，咳，不要生气，亲爱的朋友；你象昂斯纳得[3]那样，一转身就动摇了山岳。我给你再讲一遍，不要生气，好好地招认你已经不是一个热心的爱国者了。”

---

① 孟苔斯：罗马将军，被人怀疑不忠，坠岩死。

② 九月事变：指1792年9月保皇党在巴黎暴动的事件。

③ 昂斯纳得：周必德埋在爱·特拿山下的巨人。

罗兰把这些话讲得非常的温和，而且加上一些完全是西西隆①式的修辞。

穆里斯只好拿一种姿态来表示抗议。

但是罗兰完全不管这个姿态，继续说：

"啊！如果我们生活在温室那样的温度里，照植物学的规则，温度计常指十六度，那是好受的温度，我会对你说，我亲爱的穆里斯，这是漂亮的，这是应该干的；让我们有时表现一点贵族的气味，那是好玩的，也很香的；可是今天我们烘烤在三十九到四十度②的高温里！只要我们是温热的，桌布都会烧人。因为在这高温下，温热就象冰冷，一冷就会遭人怀疑，穆里斯，你是知道那个的；人若一遭怀疑，我亲爱的穆里斯，你的聪明不会使你不明白不久你就会是怎样，宁肯说你就会不是怎样。"

"好的！那么他们把我杀掉，那倒是了事大吉，"穆里斯叫道："很好，我已经厌倦生活了。"

"一刻钟以来，"罗兰说："真的，我不能让你在这一桩事上随你的意思再干下去；况且即使要死，也该作为共和党人那样死，不该象你这样作为一个贵族去死。"

"啊！啊！"穆里斯叫道，由于良心和犯罪的感觉所引起的不安的痛苦，使得他的血液开始着火了："啊！啊！你说得太过火了，朋友。"

"我还要过火一点，因为我警告你，如果你变成贵族……"

"你告发我们？"

"呸！不，我把你关在地窖里，我叫人打着鼓，如象寻觅失掉的东西那样去寻找你；跟着我就宣传说贵族怕你的爱国热忱，

① 西西隆：罗马演说家，修辞学家。
② 这里的度数都据摄氏百度表说，四十度等于通常华氏表的一百〇四度。

把你关起来，使你受酷刑、遭饥饿；如象审判长爱里—德—波蒙，拉都德先生和别的许多人，一经再被人寻着的时候，你就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被弃市的妇女们，维克多尔区的破布商人，给你加上鲜花的冠冕。赶快回头再做一位亚芮斯特德①，你明白你的命运该在这里。”

“罗兰，罗兰，我觉得你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已经被拖下去了，我正在斜坡上滚。你恨我吗？只怪命运把我拖着走。”

“我不恨你，我只和你争吵。想一想皮拉得②每天和阿尔斯特争吵的那些情况，这故事鲜明地证实友谊不过是一种矛盾，你看这两个模范的朋友从朝到晚总是吵个不息。”

“丢掉我吧，罗兰，那样要好些。”

“绝不！”

“那么，让我爱下去，让我任意地疯狂，让我也许去做一个罪犯，因为，如果我再看见她，我觉得会杀掉她的。”

“也许你跪在她的膝前。咳！穆里斯，穆里斯，竟爱上一个贵族的女人，我真想不到。你看你真象那沙妮侯爵夫人③的阿斯蒲了。”

“够了，罗兰，我请你不要说了！”

“穆里斯，我要把你医好，否则鬼把我抓去。我不愿意你‘中了圣·吉岳丁④的彩’，如象隆巴尔得街杂货商那样说的。当心啊，穆里斯，你要把我弄生气了。穆里斯，你要我喝血。穆里斯，我觉得需要烧掉圣·路易岛⑤；快拿来一根火炬，一支火把！”

---

① 亚芮斯特德：雅典有德有才的将军。

② 皮拉得：希腊弗希得邦的国王、阿尔斯特是他忠实的朋友，和他妻子的弟弟。

③ 沙妮侯爵夫人：大仲马的同名的一本小说的女主角。

④ 吉岳丁：就是断头机的译音。

⑤ 圣·路易岛：在巴黎塞纳河里。

不，枉费劳力，这又何必。

向谁去要一根火炬？

穆里斯，你的火正烧得烈，

照亮了你的心灵，这些地方和整个巴黎。

穆里斯不由自主地笑了。

“你不是说我们只用散文谈话吗？”他说。

“这是因为你的疯狂把我激怒了，”罗兰说：“这也是因为……呃，去喝酒，穆里斯，让我们喝醉，胡闹一番，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是为着周必德的爱，千万不要去恋爱，除了只爱爱自己。”

“或者‘理性’。”

“哦！真的，那理性女神向你深深致意，并且觉得你是一位标致的凡人。”

“你不嫉妒吗？”

“穆里斯，为着拯救一个朋友，我可以牺牲一切。”

“谢谢，我可怜的罗兰，我感激你的忠诚；但是安慰我的最好的方法，你看，就让我沉浸在愁苦当中。再见吧，罗兰，去看亚得米斯。”

“你呢，往哪里去呀？”

“我回家。”

穆里斯向桥头走了几步。

“现在，你住在老圣·扎克街那边了吗？”

“不，不过我高兴向那边走。”

“是不是要再去看一次你那位天神居住的地方？”

“去看她是不是回来了，因为她知道我在那里等她。啊，让

维也芙！让维也芙！我不相信你能够这样地出卖朋友！”

“穆里斯，有一位很认识女性的暴君，他是太爱她们而死的，曾经说过：

> 女人常变，
> 信者实愚。”

穆里斯叹了一口气，这两个朋友再踏上到老圣·扎克街的道路。

这两个朋友越走近那里，越听出一阵喧嚣的声音，他们看见明亮的火光，他们听见爱国的歌声，假使在白日的阳光下，战斗的气氛中，倒有些象赞美英雄的曲调，但是在黑夜里，火灾的照耀下，却象生番沉醉后悲惨的呼号。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穆里斯说，“忘记了上帝已经被废除了。”

他满头是汗两脚如飞。

罗兰望见他走得那样急，在牙齿缝里哼道：

> “爱情，爱情，当你捉住我们：
> 谨慎小心一齐飞腾。”

整个巴黎的人都象要聚集到我们刚才叙述的事变的舞台那里去。穆里斯须得穿过藩篱般的掷弹兵，区里的队伍的行列，密集的人群，在那个时期里，他们总是愤怒，狂热，从这个热闹场跑到那个热闹场，去呼啸助兴。

他们越快要走到，在疯狂焦急里的穆里斯越是放开了他的脚步。罗兰差不多跟不上他，但是他太爱他，不愿意让他在这样的情形下单独地行动。

一切差不多都结束了；从兵士把燃着的火炬扔进去的仓棚起

火，波及到木板修造的，空气流通的厂房；货物都烧尽了，正房也开始烧起来了。

“啊！我的天！”穆里斯自言自语道，“如果她转身回来，如果她在这些火焰包围的某间屋里，等待我，呼唤我……”

被痛苦弄得半疯狂的穆里斯，宁肯相信他所爱的人有这样疯狂的举动，不愿意相信她的背信，穆里斯低着头，在火烟弥漫的门户当中冲进冲出。

罗兰总是跟随着他，即使是要到地狱里去。

房顶燃了，火已波及到楼梯上。

喘气不息的穆里斯，看过了整个的一楼，客厅、让维也芙的房间、红屋骑士的房间、走廊，总是用一种窒息的声音在呼唤：

“让维也芙！让维也芙！”

没有一点回答的声音。

再回到第一所房间的时候，两个朋友看见滚滚的火焰快拥进门来。不顾罗兰的呼叫，向他指出窗子，穆里斯从火焰里冲过去了。

跟着他又向另外一所房子跑去，一点不停地越过塞满破碎的家具的院子，再去找餐厅、迪克斯麦尔的会客室，化学家穆朗的工作室，到处都是火烟，残物，打碎了的玻璃，火也燃到这一所房子来，快要把它吞蚀下去了。

穆里斯在这里如象刚才在阁子里那样地重演了一番。他没有放过一个房间，错过一个走廊。他下到地窖，也许让维也芙为着避火，躲到那里去了。

总是没有人。

“活见鬼！”罗兰说，“你看清楚这里除了壁虎以外，实在没有人，自然你要找的不是这奇怪的生物。来，走吧；我们问问人，打听一下消息，也许有人看见了她。”

真是须有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把穆里斯领出这所房子；只有希望的神才能牵住他一根头发。

于是又开始了探访；他们访问邻近的居民，拦住过路的女人，搜查了小巷，但是没有一点儿结果。时间是早上一点钟了，穆里斯，纵有运动家的精力，已经是疲乏得要垮了。他终于放弃了奔走、上下、和群众不断地碰撞。

一辆马车经过，罗兰拦住它。

“我亲爱的，”他对穆里斯说，“为着寻你的让维也芙，我们已经尽了人所能做的了；我们为了她已经弄折腰，烤成焦，撞坏头……爱神，不管他是怎样的苛求，不能更向一个在恋爱的人，特别是向一个不在恋爱的人，有所要求了；所以我请你上车，各人回家去吧。”

穆里斯一言不发，任凭摆布。他们到了穆里斯的门前，这两个朋友没有交谈一句话。

穆里斯下车的时候，他们听见穆里斯房间里一扇窗子关闭的声音。

“啊！好的！”罗兰说，“有人等你，我放心了。现在敲门吧。”

穆里斯敲门，门开了。

“晚安！”罗兰说，“明天早上等着我一道出去。”

“晚安！”穆里斯机械式地说道。

门在他后关上了。

刚上几步梯子，他撞着他的勤务员。

“啊！林德公民，”勤务员叫道，“你使我们怎样的着急呀！”

*我们*这两个字使穆里斯感觉奇怪。

“使你吗？”他说。

“是的，使我还使等着你的那位小太太哩。”

“那位小太太！”穆里斯重说，感觉这时候去重温旧日相识的某一个女友的旧梦是不大合适的。“你好好地代我说，我要上罗兰的家里去困觉。”

“啊！不可能；她在窗子边，看见你下车，她叫：‘他回来了’！”

“呃！她知道是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寻求爱情的心事。上楼去，告诉那位太太说她弄错了。”

勤务员做了一个服从的动作，但是他又停了下来。

“嘿！公民，”他说，“你错了，那位小太太已经很忧愁了，我的话会使她绝望的。”

“但是究竟，”穆里斯说，“这女人是谁呢？”

“公民，我没有看见她的脸；她藏在一件大衣里，她在哭；那就是我知道的。”

“她哭呀！”穆里斯说。

“是的，但是轻轻的，阻住她的呜咽。”

“她哭，”穆里斯说。“那么这个世界上竟有一个人爱我到这样，对于我不回来焦急到这样的程度吗？”

于是他缓缓地跟着勤务员走上楼去。

“他来了，女公民，他来了！”勤务员冲进房间来叫道。

穆里斯在他后面走了进来。

他于是看见在客厅的角落里一个在颤栗的形体，把她的脸隐藏在衣角的下面，如果不是抽噎使她在抖动，我们会想她是一个死了的女人。

他做了一个手势，叫勤务员出去。

勤务员服从命令，把门关上。

于是穆里斯跑到那少妇的跟前，她才抬起头来。

“让维也芙！”那少年人叫道，“让维也芙到我家里来了！我的天，我发疯了吗？”

“没有，你的理智是清醒的，我的朋友，”那少妇回答道。“我曾经答应你：如果你救了红屋骑士，我就属于你了。你已经救了他，我就来了！我正在等你哩。”

穆里斯没有懂得这些话的意思，向后退了一步，愁苦地瞧着那少妇：

“让维也芙，”他温柔地说，“让维也芙，你不爱我吗？”

让维也芙的眼光被泪珠蒙住了；她转过头去，依着沙发的靠背，她放声的抽泣起来了。

“啊唷！”穆里斯说，“你看你是不爱我的，不但你不爱我，而且，让维也芙，你还恨我，所以表现出这样的绝望。”

穆里斯在他这些话里表现得那样的激动而且沉痛，使得让维也芙站立起来，握住他的手。

“我的天，”她说，“我以为最好的人总是自私的人啊！”

“自私，让维也芙，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明白我受了怎样的痛苦吗？我的丈夫逃走了，我的朋友流放了，我的房子烧毁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夜里，而且还有你和骑士遭遇着的那一幕！”

穆里斯欢欣地听着她讲话，因为，纵然是再有疯狂的热情，不能不承认这种种的刺激会使让维也芙悲伤到她那时所表现的那样。

“那么你既然来了，你在这里，我留住你，你不再离开我了！”

让维也芙颤栗着。

“我还有什么地方去呢？”她酸辛地说道。“我还有一个隐遁所、避身处吗？除了你这一位付出代价来作我的保护人以外，还有另外的保护人吗？啊！穆里斯，我忿怒地、疯狂地跨上新桥[1]，我停下来看那黑沉沉的水，在那些桥洞下滔滔地流过，它吸引住我，迷惑住我。‘这里，’我对自己说，‘可怜的女人，这里是你安身的地方；这里是你不可侵犯的休息的地方，这里可以忘却一切。’”

“让维也芙，让维也芙！”穆里斯叫道，“你那样讲……所以，你是不爱我的了哟？”

“我那样讲，”让维也芙低声地回答：“我那样讲，而且我就来了。”

穆里斯呼了一口气。便跪在她的脚前。

“让维也芙，”他喃喃地说，“不要哭了。让维也芙，不要想你遭遇的一切灾祸，既然你是爱我的。让维也芙，藉着上天的名，告诉我绝不是因为我凶暴的威胁，才把你弄到这里来的。告诉我，即使今夜晚你没有看见我，你孤独寂寞、无家可归的时候，你也会上这里来的，我请你解除我强迫你所作的那个誓言。”

让维也芙抛给这少年一个眼光，印上了不可言传的感恩的眼光。

“真慷慨哟！”她说。“啊！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你是怎样的慷慨呀！”

“听我讲，让维也芙，”穆里斯说，“上帝，人们可以从礼拜堂里把他赶出去，但是不能从我们的心里把他赶出去，因为他

[1] 新桥：巴黎塞纳河的有名大桥。

在我们的心里放上了爱情，上帝使今夜表面是悲哀的，但是究竟放出了欢乐和幸福的火光。上帝把你领到我这里来，让维也芙，他把你放在我的胳膊里，他借我的口向你谈话。总之上帝对于我们忍受过的这样多的痛苦，对于我们抑制我们的爱情所表现的德性——这好象不合法的爱情，但是经过长期纯洁深厚的情绪，是不能当做罪恶看待的——上帝对于这一切是要给以报酬的。所以不要再哭了，让维也芙！让维也芙，把你的手给我。你是不是希望象住在一个兄长家里那样呢？你是不是希望这位兄长吻了一下你的衣角以后，就掉头出门而去呢？如果这样，说一个字，做一个姿式，你就会看见我离开你，你就一个人，自由而且安全，象礼拜堂里的圣母一样。但是从另一面看，我崇敬的让维也芙，你试想想看我曾经怎样地爱你，我几乎为你死掉，为着这个你能使我死亡或者幸福的爱情，我背叛了我的朋友，我自己也感觉可恶而且卑鄙；试想想未来为我们保留着的幸福，让我们凭我们的青春和我们的爱情的力量，抵抗一切想来破灭我们刚产生的幸福的任何敌人！啊！让维也芙，你，你是一位善良的天使，说吧，你是不是要使这样幸福的人不再对生命不满意，不再希求永恒的幸福呢？那么，不要推开我。只须向我微笑一下，我的让维也芙，让我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心上，依靠着全力、全意、全心爱你的人；让维也芙，我的爱，我的生命，让维也芙，不要懊悔你的誓言！”

那少妇的心对于这些甜蜜的话语是开了花了：爱情的困倦和过去的痛苦的疲劳耗尽了她的气力；眼睛里已落不出泪来，但是呜咽还掀起烧热的胸膛。

穆里斯明白她已经没有勇气抗拒了，他把她捉到他胳膊里来。于是她把头倾在他的肩膀上，她的修长的头发散披在她情

人的火热的腮庞上。

同时穆里斯感觉着她胸膛还在掀动，好象风暴后的波涛一般。

“啊！你哭，让维也芙，”他带着深深的愁苦对她说，“你还在哭。啊，放心吧。不，不，我绝不把爱情强加到轻蔑的痛苦上去。我的嘴唇绝不在有一颗悔恨的泪珠上玷污一个亲吻。”

他解脱了他胳膀上的膀圈，他的额头离开了让维也芙的额头，缓缓地转过身去。

但是转眼间，由于抗拒，而在抗拒中想得着一切的女人的天然的反应，让维也芙把她颤栗的胳臂抛到穆里斯的颈项上去，紧紧地抱住他，她把她的润湿带泪的腮庞贴在这少年热火般的腮庞上去。

“啊！”她悄悄地说出，“不要抛弃我，穆里斯，因为这世界上我只有你了！”

三十三
第 二 天

美丽的朝阳透过绿色的百页窗，射在穆里斯窗边木盆里三棵大的玫瑰树上，使得它们的枝叶镀上了金光。

这些花，因季节快过去了，看来越加珍贵，它们使这间铺着石板、洁白发光的小餐厅里，充满了芬芳，在一张陈设不大铺张而却漂亮的桌子面前，刚才坐下来让维也芙和穆里斯。

门是关着的，因为桌上已经摆好了宾客所需的饮食。他们互

相说道："我们来吃吧。"

在相邻的一所房间里，勤务员急忙地工作着，象费得尔[1]里的那位轻率的仆人一样。最近几天美丽的阳光带着热力和生命从半开的百页窗的页片间射了进来，使得玫瑰的绿叶受了太阳的爱抚，象黄金和碧玉那样发出了光辉。

让维也芙让她握着的黄熟的果子从指头上落到盘子里去，两腮间带着微笑地幻想着，她的大眼睛带着沉郁的表情，她静默、不动、呆呆地坐着，可是在爱的气氛里，她是幸福的，正如美丽的花朵在阳光里一般。

忽然间她的眼睛去找寻穆里斯的眼睛，他们的眼睛碰着了，原来他老是呆呆地盯着她，也在幻想。

于是她把她那样温柔洁白的胳膊放在那少年人的肩上，他颤栗了；跟着她把她的头也靠在那里，表现出比爱情还大的信任和忘形。

让维也芙无言地瞧着他，瞧得使她自己的脸涂上了红晕。

穆里斯只须微微地倾倒他的头，便可使他的嘴唇压在他情妇的半开的嘴唇上面。

他倾倒他的头，让维也芙脸色变白了，她的眼睛象花瓣那样地关闭起来，象在阳光下隐藏起它的花萼一般。

他们正沉浸在这种不习惯的幸福里，忽然间一阵刺耳的门铃声使得他们惊抖起来。

他们彼此分开。

勤务员进来了，又神秘地把门关上。

"这是罗兰公民，"他说。

---

[1] 费得尔：是拉辛写的一本悲剧。

“哎！这位亲爱的罗兰，”穆里斯说：“我去推谢他。对不住，让维也芙。”

让维也芙拉住他。

“谢谢，你的朋友，穆里斯！”她说：“推谢一位朋友——安慰你、帮助你、支持你的朋友吗？不要，我不愿意你把这样一位朋友从你屋里，更不愿从你心里，赶了出去；请他进来，穆里斯，请他进来。”

“怎么，你许可吗？……”穆里斯说。

“我要那样。”让维也芙说。

“啊！你觉得我爱你不够，”穆里斯对于这种细腻的心思很欢欣地说，“你还须我把你象偶象那样来崇拜吗？”

让维也芙把她红润的额头伸给这少年人。穆里斯开门，罗兰走了进来，他在他的‘半香狸’的服装里，美丽得象太阳。一看见让维也芙，他表示惊诧，跟着就行了一个恭敬的敬礼。

“来，罗兰，来，”穆里斯说，“瞧瞧太太。你已经让位了，罗兰，现在有人超过你，更得着我的爱了。为你，我会牺牲我的生命，为她，你是知道的，罗兰，为她，我已经牺牲了我的荣誉。”

“夫人，”罗兰带着一种严肃的气概，泄露了他深邃的情绪的气概，说道，“在爱穆里斯这一件事上，我要和你竞争了，以免他完全不爱我了。”

“请坐，先生，”让维也芙含笑说道。

“是的，坐下，”穆里斯说，他已经用右手握着他朋友的手，左手握着他情妇的手，心中充满了一个人在地上可能希望得着的幸福。

“这一下你不想死了吗？你不再希望别人杀掉你吗？”

“为什么要那样呢？”让维也芙问。

“啊！我的天，”罗兰说，“人真是一个容易改变的动物，哲学家很有理由轻视人的软弱呀！请看这一位，你相信吗，夫人？昨天夜晚，他想投河，他说世界上对他已经没有幸福的可能；可是今天早上，我看见他这样高兴、快乐，唇上是微笑，额上是幸福，心上是生命，坐在一个陈设丰富的桌子面前；真的，他不去吃，可是那不说明他是不幸。”

“怎么，”让维也芙说，“他想做那一切吗？”

“那一切还有更多的呢！我以后再告诉你；但是我却是饿极了，那是穆里斯的过错，他使我昨夜晚跑遍了圣扎克区。请你许可开始来吃你们的早餐，我看你俩还没有动一下哩。”

“嘿，他说得对！”穆里斯带着孩子般的欢乐叫道：“我们早餐吧。我没有吃，你也没有，让维也芙。”

他叫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窥看罗兰，但是罗兰的神色却一点儿没有改变。

“唉！你已经猜中她是谁吗？”穆里斯向他问道。

“天呀！”罗兰一边回答，一边切下一大片红白相间的火腿。

“我也饿了，”让维也芙把盘子递过去说道。

“罗兰，”穆里斯说，“昨夜晚我生了病。”

“比病更厉害，你发了疯。”

“那么！我想今天早上你定感觉不舒适。”

“为什么呢？”

“你还没有做诗。”

“我刚刚想到，”罗兰说：

费必斯① 手中拿着琴，

坐进格拉司②她们那一群，

而维纳斯③追寻着他的踪尘，

使费必斯在路上失掉了他的琴。

“好！总是一首四言诗，”穆里斯含笑地说道。

“你该心满意足了吧，谈谈没有这样快活的事吧。”

“还有什么呀？”穆里斯不安地问道。

“不久我就要上公西尔惹去值卫。”

“到公西尔惹吗？”让维也芙说：“在王后身旁吗？”

“在王后身旁……我想是的，夫人。”

让维也芙脸色变灰白了；穆里斯皱上他的眉毛，向罗兰做了一个手势。

罗兰再切下一大片火腿，比前一片还要大一倍。

真的，王后已经被人带到公西尔惹去了，我们就跟随她到那里去看一下吧。

三十四

公 西 尔 惹

桑惹桥和花市堤的转角处，是圣·路易故宫的遗址，被人尊称为“王宫”，亦犹如人把罗马总叫做“城”那样。这地方虽然

---

① 费必斯：光明之神亚波罗的别名。

② 格拉司：伴着维纳斯的三位女神。

③ 维纳斯：司爱和美的女神。

还保存着这种帝王的名号，可是居住在那里的帝王们只是些登录员、审判官和辩护士了。

这所审判厅是一个高大阴暗的建筑物，这样使人对于那公正女神恐怖多于爱慕。在这窄狭的空间里，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废物以及人与人之间报复的痕迹。这里是看管被告的房子；远一些是判案的厅堂；再下去是土牢，定罪后被关禁的地方；门口有一道小门，犯人在那里被烙上羞耻的印记；离开第一道门一百五十步远有一个较大的广场，那里是处决犯人的地方，叫做“刑场”，那就是在“王宫”里定了案以后，在这里来办结束的地方。

这样，我们可以看见公正女神手里真算是应有尽有了。

这样的建筑物，一个靠着一个，凄惨、灰暗，上了铁栅的小窗，那上面张口的穹窿好象排在吕勒特堤上的有栅的洞穴，这便是公西尔惹。

这监狱里的地牢，塞纳河里的黑泥水常使它里面湿润泥泞，从前权威人士常把一些牺牲者从这些神秘的出路送给汪洋。

在一七九三年公西尔惹是断头台不断的供应所，狱里经常是装满定了死刑的犯人。在那时期，圣·路易狱真可以叫做死人的客栈。

夜里门穹上飘荡着一个红色的灯笼，好象是这痛苦地方的凶恶的招牌。

穆里斯、罗兰和让维也芙一道早餐那一天的前夜，一个震耳的车轮滚动声震撼着堤上的石路和监狱里的玻璃；后来这滚动声在峨特式的穹窿的门前停止了，几个兵士拿着他们的剑柄去敲门，门开了，车子滚进了院子，当门上的铰链已经转过去把门关好，而且门闩已经深深地上了锁以后，一个女人搀走下车来。

跟着在她前面张口的一扇小门把她吞了进去。三四个好奇的

头拥了过来，藉着火炬的光亮去瞧那个女犯人，这些出现在阴影里的头，转瞬便又埋没在黑暗里去；跟着一些粗野的笑谈和告别的声音在那些将去的和看不见的人当中交换着。

他们带进来的那一位女犯同兵士们留在第一道小门里面；她看见她还需越过第二道小门；但是她忘记了经过小门的时候，行人一面须举起脚，一面又须低着头，因为脚下有一阶石梯需要上去，头上有一阶石梯需要躲开。

这女犯显然还没有习惯监狱里的建筑，虽然她已经在那里面住过很久，她忘记了低下额头，猛烈地一下就撞在铁杠上面了。

“你撞伤了吗，女公民？”一个兵士问道。

“没有，”她沉静地答道。

她没有发出丝毫抱怨便走进门去，虽然他们看见她眉毛上有一条差不多要流血的伤痕，显然是和那铁杠碰撞时留下的。

过一会他们看见了看门人的椅子，这把椅子在囚犯的眼里，比国王的御座在朝臣的眼里，还更可尊敬，因为监狱里看门的人是恩惠的赐与人，对于囚犯说来，一切恩惠都是重大的；一点小小的恩惠时常可以把黑暗的天空变为光辉的苍穹。

看门人里沙德，安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很了解自己的重要性，不管栅栏的轻轻的响声，车子的滚动声，告诉他有一位新客人的到来，他却仍然坐着不动。看门人里沙德一面抽他的烟，一面瞧瞧那个女犯人，打开一本很好的簿子，在一个黑木的墨水壶里去找他的笔；这墨水壶边盖满了结硬了的墨，在壶里还保存着一点污泥般的润湿，正好象火山的喷口里总有一点融浆那样。

“看门的公民，”护送队的首领说，“把犯人登上名册，赶快些，因为公社那边还着急地等着我们哩。”

“啊！这要不到多久的，”看门的一边说，一边把一个杯子

里剩下的几滴酒倾在墨水壶里去，我双手生来就做这样的事，感谢上天！女公民，你的姓和你的名字叫什么？”

他把他的笔浸在这临时的墨水里，开始在一页已经写了八分之七的下边，把这新来的人登记到这本犯人的名册上去；在他椅子后面站着的是里沙德女公民，这个具有善良眼光的女人，带着含有尊敬的惊诧目光，瞧着那位又凄惨、又高贵、又骄傲的，正受她丈夫询问的妇人。

“玛丽—安东尼特—扎伦—约瑟夫—德—洛蓝，”那女犯回答，“奥地利公主，法兰西王后。”

“法兰西王后吗？”那看门的人重说，同时靠着他椅子上的扶手，惊异地挣扎了起来。

“法兰西王后，”那女犯拿出同样的声调重说了一遍。

“又叫做卡贝寡妇。”护送队的首领说道。

“这两个名字，我应该登记哪一个呢？”那看门的人问道。

“登上你喜欢的一个，只要你快快地写，”那首领说。

看门的人再爬到他的椅子上去，带着轻微的颤抖，他在登记簿里写上姓、名和女犯所说的身份，这些字的墨迹是红色的，到今天还留存在囚犯册上，只是公西尔惹里的革命老鼠把那页上最宝贵的地方啮啃去了。

里沙德的女人总是站在她丈夫的椅子背后，一种宗教式的怜悯情绪使她把双手阖拢起来。

“你的年龄呢？”看门人继续问。

“三十七岁又九个月，”王后回答。

里沙德又写下去，跟着详细地注明犯人的面貌，最后完成了一般的公式，再加上特别的附注。

“好，”他说，“写完了。”

“我们把女犯人带到哪里去呢？”护送队的首领问。

里沙德再嗅一下鼻烟，望着他的妻子。

“嗄！”那女人说，“我们没有预先得着通知，因此我们不知道……”

“找一找！”那小队长说。

“只有那所议事厅，”女人说。

“哼！太大了，”里沙德喃喃地说。

“更好呀！房间大，更好驻扎守卫的兵士。”

“就是议事厅吧，”里沙德说：“但是现在不能住人，因为那里没有安放床铺。”

“真的，”女人回答，“我没有想到那个。”

“呸！”一个兵士说，“明天换上一间，明天转眼就来了。”

“可是，女公民可以在我们的房间里过夜，不是吗，我们的人？”里沙德女人说。

“那么，我们呢？”看门的人说。

“我们就不睡；如象那位兵士公民说的，一夜晚转眼就过去了。”

“那么，”里沙德说，“把女公民带到我们的房间里去。”

“这个时候，你预备给我们收据，不是吗？”

“转来就给你。”

里沙德的女人拿起桌上燃着的一枝蜡烛，走在前面。

玛丽·安东尼特跟着她去，一句话也不说，总是象往常那样沉静而且苍白；两个守门的人在里沙德女人的手势下，在后面跟了上来。他们给王后指示了一间床，里沙德女人赶忙去换上了白色的被单。这两个守门的人便驻扎在门口，于是那扇门加上了双重铁锁，玛丽·安东尼特就单独一人留在那屋子里了。

她怎样过了那一夜，没有人知道，想是她和上帝面对面地过去的。

第二天王后被人带到长方形的议事厅里来，它的入口的一道门通向公西尔惹的走廊，这所大房间，中间隔了一道板壁，可是并没有一直达到天花板那样高。

这所房间的半间是警卫的房间。

另外半间才是王后住宿的所在。

阳光从一扇有粗铁棒做成的栅栏的窗子射进来，照亮了这两个房间。

一扇屏风，当做门，隔断了王后和卫兵，关闭着房子当中板壁上的孔洞。

整个屋子是砖铺成的。

墙壁以前是嵌上金色的框子的，印有百合花的纸的破片还悬挂在那里。

窗子面前放了一间床，再加上阳光下的一把椅子便是王家囚室所有的家具了。

王后进去的时候，向人索取她的书籍和她的针线盒子。

他们给她带来那本她在丹普尔还没有念完的«英国革命史»，«青年无政府党员的游记»和她的彩绣。

卫兵们也安置在隔壁的屋子里。历史保存了他们的姓名，命运有时把最平凡的人弄来接触着巨大的事变，正如一个人看见了雷击的闪光，这一下打碎的也许是御座或者皇帝本人。

这两个卫兵名叫杜舍伦和吉伯特。

公社以为他们是忠实的爱国者，所以指定他们做一桩事，他们的任务是一直留在这监禁的小室里，直到审判玛丽·安东尼特那一天。这样可以避免每天换几次看守的人，因而造成几乎不可

避免的事故，因此这两个卫兵所担负的责任是很大的。

自从那天起，王后从两人的谈话里，得知这样的措施，因为他们在王后隔壁没有顾忌地低声交谈，所以他们的话语都到了她的耳里。她同时感觉到既欢喜而又焦急；一方面她想这两个人既然从很多人当中选了出来，当然是很可靠的；另一方面她又想到她的朋友对于两个固定在岗位上的人比较偶然来值班，一天就换了的几百个人，更要容易通融一些。

第一夜在临睡以前，一个卫兵按照他的习惯，拼命地抽烟；烟气透过隔板的孔洞，去打搅不幸的王后，很引起她的不安。

过一会她被烟气弄得快要呕吐了，她的头感觉得快要断气那样沉重；但是她的不可驯服的骄傲使得她仍然一点也不抱怨。

她这样睡不着，痛苦地过了一夜，在黑夜的静寂里，她以为听见了外面的一阵嚎叫的声音；这声音既凄惨而又漫长，并且凶恶刺耳，好象寂寞的走廊里吹过的风声一般。

过一会她才听清楚这个使她颤栗的声音，这个痛苦不绝的呼叫，是一只狗在堤上悲哀地怨诉。她立刻想到她可怜的小黑狗，在她被人从丹普尔带走的时候，她没有想到它，现在她辨识出它的声音。事实上，这可怜的畜牲在失掉它的女主人的时候，便下塔来跟随在她后面，而且跟随着车子一直到了公西尔惹的栅栏，因为它不愿意离开，几乎被两扇大门的铁板在关闭的时候把它铡成两段。

过一会这可怜的畜牲又转身回来，才了解她的女主人已经埋没在这个石头做成的大坟墓里了，它想用哀嚎引起她的注意，在离岗哨的十步以外期待着她恩赏它一个回答。

王后这时候只叹了一口气，立刻便使得她的卫兵竖起耳朵来听。

但是，因为这叹息声仅仅只有一个，更没有别的响动从玛丽·安东尼特的屋里继续发出，卫兵们放了心，再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天刚亮，王后已经起床穿好了衣服。坐在有栅栏的窗边，阳光从铁棒间射了进来，呈淡蓝色照在她瘦削的手上，她好象在念书，其实她的思想却远远地离开了书本。

卫兵吉柏特把屏风打开一半，去静静地瞧她。玛丽·安东尼特听见帘子卷起来擦着地板的声响，可是她却不抬起头来。

她的位置恰好使卫兵们看见她的头完全沐浴在朝阳的光辉里。

卫兵吉柏特向他的伙伴做了一个手势，叫他过来从屏风后去窥探一下。

杜舍伦走了过来。

“瞧，”吉柏特低声地说，“她是怎样的苍白呀！准定是因为她害怕！她的眼睛周围发红，表示她很痛苦，可能哭过了。”

“你该知道，”杜舍伦说，“卡贝寡妇从来不哭；她是太骄傲了，不会流泪的。”

“那么，她是生病了，”吉柏特说。

跟着，他提高嗓子：

“喂，卡贝女公民，”他问，“你生病了吗？”

王后慢慢地抬起头来，她的眼光明白地、发问地固定在这两个人的身上。

“你们是在对我讲话吗，先生们？”她带着一种充满了温柔的声音说，因为她已经意识到对她讲话的人有一点关怀的意味。

“是的，女公民，是对你，”吉柏特再说，“我们问你是不是病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眼睛很红。”

“而且你面色又很苍白，”杜舍伦补上这一句。

“谢谢，先生们。没有，我一点也没有病；只是昨夜晚我很不舒适。”

“啊！是的，因为你的痛苦。”

“不是，先生们，我的痛苦总是那样的，宗教告诉我把它放在十字架的脚下去，我的痛苦并不比另外一件事使我不安舒；我病了，因为我昨夜晚睡得不多。”

“啊！因为换了新地方和新床铺，”杜舍伦说。

“而且这间屋子也不漂亮，”吉柏特再加上说。

“也不是因为这个，先生们，”王后摆头说。“丑陋也罢，漂亮也罢，我并不看重屋子。”

“那么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我该先请求你原谅，然后才能告诉你。这位先生现在还在吸烟，吐出来的烟气，使得我很不舒服。”

“吉柏特真的还在吸烟，那是他日常的习惯。”

“哎！我的天！”他叫道，王后对他谈话所表现的痛苦，使他很觉不安。“就是那个！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讲，女公民。”

“因为我以为没有权利来干涉你的习惯，先生。”

“唉，好的，从此你不会再不舒服了，至少不会从我这一方面，”吉柏特一边说，一边把他的烟斗扔在石板上，碎掉了：“从今以后，我再不吸烟了。”

他转身，牵着他的伙伴出去，关上了屏风。

“他们可能把她的头砍掉，那是国家的事；但是为什么要使她受痛苦呢？我们是兵士，不是象西蒙那样的刽子手。”

“伙计，你刚才做的也有点象贵族，”杜舍伦摇头说。

“象贵族是什么意思？嘿，请你给我解释一下吧。”

“凡是对国家有害，使敌人高兴的人，我都把他们叫做贵族的。”

“那么，据你看，”吉柏特说，“我不继续抽烟去打扰卡贝寡妇，难道就是对国家有害吗？呃，你看，我，”那好人继续说：“我总没有忘记我对祖国的誓言和队伍给我的禁令就走了。禁令，我是把它记在心上的：‘不让囚犯逃走、不让任何人接近她，阻止她和别人通信，而且死在我的岗位上。’这就是我应允的而且是要遵守的。祖国万岁！”

“我对你说这句话，”杜舍伦说，“并不是因为我恨你，恰恰相反，我很担心你会因此招祸。”

“嘘！有人来了。”

这一场对话虽然说得特别小声，可是王后没有错过一个字。长期的拘囚把她的听觉弄敏锐了。

引起两个卫兵的注意的声音，是向门走来的几个人的声音。

门开了。

两个市卫队的队员跟着门监和几个看门的人走了进来。

“喂，”他们问，“犯人呢？”

“她在这里，”那两个卫兵说道。

“她怎样住宿的呢？”

“看吧。”

吉柏特去敲屏风。

“你要什么？”王后问。

“卡贝寡妇，公社来查看。”

“这是个好人，”玛丽·安东尼特想道：“如果我的朋友们

要他……”

“对的，对的，”市卫队员推开吉柏特，走进王后的屋子里去。“用不着这样讲理。”

王后一点也不抬头，他们可能从她的镇静，想到她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到她面前经过的事，她总以为是孤单单地一个人在那里。

公社的代表好奇地考察了这所房间的情况，敲了一切的木器、床铺、和俯瞰妇女牢房的窗子上的铁栏杆，吩咐了警兵们下细地警惕着之后，他们出去了，没有给玛丽·安东尼特说一句话，她也好象没有警觉他们曾经在她跟前走过一样。

三十五

候审厅

在市府人员仔细检查王后的那一天快完的时候，有一个人，身穿灰色短紧衫，头上盖着厚黑的头发，在这些黑黑的头发上戴上一顶毛帽子，这样的装束表示出他是一个高度的爱国者，他在那所颇有哲学意味的名称，所谓“候审厅”里踱来踱去，好象很注意窥伺过往的人们那样，这时候，这里的人员大大的增加了，审理的案件表现有头等的重要性，他们总是在和刽子手同那不疲倦的检察官弗几页一丹维尔公民辩论他们的脑袋的问题。

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人，带着一种很使人警惕的态度。那时期，社会分为两个阶层：羊与狼；狼自然是该使羊恐惧的。因为社会上的一半人被另一半人吞食着。

我们的凶恶的散步人身材矮小，他乌黑龌龊的小手里，拿着一根粗棒，被人叫做“宪法”的；真的，不拘哪一位去考察他，如象他研究别人那样和他碰一下，便会感觉到挥舞着这条可怕的棒子的手是太小了；但是却没有人敢去。

真的，这位执棒人，使得一群谈论政治的书记们害怕他，当时的政治是由坏到更坏，或者由好到更好，是须按保守的或者革命的立场、观点来论断的。这些宝贝的书记们从眼角去瞧他的长的黑胡须，框在刷子般的眉毛里的淡绿眼睛；这位可怕的爱国者在这候审厅里从头到尾踱来踱去，每次接近他们的时候，都使得他们发抖。

每次他们和他接近，或者太注意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把他沉重的棍棒敲在石板上，使石头有时发出沉重的声音，有时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样便是使他们恐怖的原由。

不仅是这些宝贝书记们，叫做“法庭老鼠”的害怕他们；还害怕他们的是：走进这候审厅里来的各式各样的人，不拘是从大门抑或是从小门匆匆走进来的人，看见这个凶猛的爱国者继续不断地踱来踱去，每一次都找得出一个理由，把他们的棍棒敲在那些石板上。

如果这些书记们没有那样害怕，这些行路人更要明察一些，他们一定会发现我们的爱国者，虽然象一切的疯人那样奇特，好象特别爱某几块石板，这些石板有的离右边的墙壁不远，有的差不多是在室内的中部，能够发出最纯粹最响亮的声音。

最后他把他的忿怒集中在几块石板上，特别是当中的一块。在某一瞬间，他甚至忘了停下来用眼睛去测量一下象距离那样的事情。

真的这种出神遗忘的时间是短暂的，在一瞬间的欢乐表情之

后，又立刻做出可怕的面貌。

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另外一个爱国者（那个时代里每一个人的政见既表现在额头上，更表现在衣著上），我们说过，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从走廊的门走了进来，显然一点也没有象以前那一个人带着那样恐怖的表情，但也带着同样的步伐开始踱来踱去，所以这两位爱国者在这大厅里就碰头了。

这位新来的人，象以前那位一样，也带着一顶皮帽子，穿上一件灰色的紧滚身，两手握着一根乌黑的短棒；和前一个人不同的，便是佩着一柄长剑，时常撞在他的腿肚上；但是第二个人比第一个人更可怕的，便是他的虚伪、讨厌、卑鄙的气概。

虽然这两个人好象抱着相同的主义，具有相同的意见，旁观的人们举起眼睛去瞧不是他们的相遇，而是他们接近的时候，所表现的效果。在第一次碰着时，他们所期待的好象是失望了；两位爱国者只交换了一个眼色，而且这个眼色使身材比较矮小的一个面貌微变苍白了一些，由他的嘴唇上这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可以看出来，他这种苍白的脸色不是由于畏惧而是由于烦闷的情绪。

可是在第二次碰着时，好象第一位爱国者做了一个强烈的努力，他的严厉的面孔才开朗一些，好象是一种微笑的表情从他的唇边掠过。他略微向左边走一点，显然是要和第二个爱国者迎面碰上一下。

他们差不多在大厅中央的地方碰着了。

“嘿，天呀！是西蒙公民呀！”第一位爱国者说道。

“就是他本人呀！但是你要西蒙公民为你干什么？首先，你是谁呢？”

“你竟至假装认不得我了吗！”

“我完全不认识你，最好的理由就是从来没有看过你。”

“哪里哟！难道你就不认识那一位荣幸地抱着郎巴尔[1]的脑袋的人吗？”

这些话是带着沉郁的忿怒，从那个穿短衫的爱国者的火热的口里发出来的。西蒙发抖了。

“你？是他……你是他吗？”

“哼，那使你惊诧吗？嘿！公民，我还以为你会认识朋友，忠实的朋友……你真使我伤心呀。”

“你说得很好，”西蒙说，“但是我却不认识你。”

“因为你是小卡贝的监视人，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呢，就认识你，就尊重你。”

“嗳！谢谢。”

“不要客气……你在散步吗？”

“是的，我等待一个人……你呢？”

“我也在等人。”

“你姓什么？我可以在俱乐部里谈到你。”

“我叫特阿多尔。”

“还有呢？”

“还有，就是这个；你还觉得不够吗？”

“啊！够了……你等谁呢，特阿多尔公民？”

“一位朋友，我要向他做一个小小的告密。”

“真的吗！告诉我吧。”

“一伙贵族。”

“他们叫什么？”

---

[1] 郎巴尔（1749—1792）：公主玛丽·安东尼特的忠实的朋友。九月屠杀的牺牲者。

“不，真的，我只能对我的朋友说。”

“你错了，瞧，我的朋友向我们走来了，我看他很懂那些手续，办理好你的事务的手续，哼？”

“弗几页—丹维尔！”第一个爱国者叫道。

“正是他，朋友。”

“嗯，好的。”

“呃，是，好的……弗几页公民，日安。”

弗几页—丹维尔面色苍白，态度沉静，按照他的习惯，大大地挣开陷落在他丛眉里的黑眼睛，才从一扇旁门走了进来，手上拿着记录簿，臂下夹着一卷纸。

“日安，西蒙，”他说：“有什么新闻呀？”

“很多新闻。首先有特阿多尔的控告，他曾经抱过郎巴尔的头。我把他介绍给你。”

弗几页把他聪明的眼光放在这位爱国者的身上，虽然他很镇静，好象被这检察官弄窘了。

“特阿多尔，”他说。“谁是这个特阿多尔呢？”

“是我，”穿短紧衣的人说。

“你曾经抱过郎巴尔的头吗？”检察官说，带着一种很怀疑的声调。

“我在圣·昂多瓦伦街。”

“我还认识一个人，他也有这样的自负，”弗几页说。

“我呢，我还认识十个人，”特阿多尔公民勇敢地再说：“可是，这些人要东西，我呢，却什么都不要，我只希望别人看重我。”

这句话使西蒙发笑，使弗几页好玩。

“你说得对，”他说，“如果你没有做过那件事，你是会去

做的。我请你离开我们，西蒙有话要告诉我。”

特阿多尔走开了，对于检察官公民的坦爽，倒还不大介意。

“等一下，”西蒙叫道，“不要这样就把他遣开了；先听一听他要向我们所做的控诉吧。”

“嗯！”弗几页一丹维尔心不在焉地说，“一个控诉？”

“是的，一窝，”西蒙加上说道。

“好极了，说吧；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啊！没有什么，红屋骑士同他的几个朋友。”

弗几页向后一跳，西蒙把胳臂向天举起。

“真的吗？”两人同声说道。

“绝对真实；你们愿意知道吗？”

“立刻；他们在哪里呢？”

“我在特芮昂得大街碰着红屋骑士。”

“你弄错了，他没有在巴黎，”弗几页回答道。

“我告诉你，我实在看见了他。”

“不可能。我们已经遣了一百个人去追赶他，他不会在街道上露面的。”

“他，他，他，”这位爱国者说，“一位褐色大汉，强壮得象三个人，胡须丛丛象一只熊。”

弗几页轻蔑地举起肩头来。

“又是一句傻话，”他说，“红屋骑士身材矮小、瘦削、没有一根胡须。”

那位爱国者惊诧地让他的胳臂触了下去。

“不要紧，好心肠是可以当做一件好事看待的。喂，西蒙，我们两人来谈一下吧，赶快些，有人在登记处等我，因为囚车开出去的时间就要到了。”

“嗯，没有什么新闻；孩子身体好。”

那位爱国者转过背去，做出不要不谨慎地去窃听，但是实在是要去听个明白的样子。

“如果我打扰了你们，我就走开吧，”他说。

“再见吧，”西蒙说。

“日安，”弗几页说。

“告诉你的朋友你弄错了，”西蒙再说。

“好，我等他。”

特阿多尔走开一点，靠在他的短棍上。

“哎！小孩身体好，”于是弗几页说，“但是他的精神呢？”

“我可任意地摆布他。”

“那么他会讲话吗？”

“只要我要他的时候。”

“你想他在安东尼特的案件里，他可以出来作证吗？”

“我确实相信那个。”

特阿多尔背靠着柱石，眼睛掉向门去，但是这只眼睛是茫然的，那位公民的耳朵在皮帽底下刚才伸了出来，竖着在听。也许他没有看见什么，但是他一定听见了一些话。

“好好想一下，”弗几页说，“不要使人向委员会干出人家叫做书记的勾当。你确信卡贝要说吗？”

“他会说出我要他说的。”

“他告诉过你，我们要去问他的事吗？”

“他告诉过我那个。”

“你所答应的是重要的，西蒙公民，孩子的招供对母亲是致命伤。”

“天呀！我计算到那个。”

“自从勒隆[1]向拿尔西斯[2]所作的信任以来，我们还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弗几页带着沉郁的声音说，“我再说一次，想一想，西蒙。”

“公民，你真把我当做一个畜牲；你总是对我说一样的话，嘿，请听这个比方：我把皮革放在水里的时候，它是不是要变得柔和些呀？”

“但是……我不知道。”弗几页答。

“它一定变成柔和的。你看小卡贝在我手里将变成最柔和的皮革那样。我有我的办法。”

“就是这样吧，”弗几页结结巴巴地说。“这就是你所要说的话吗？”

“就是这些了……我还忘记了：还有一个控诉。”

“总是这样！又要增加我的负担呀？”

“我该服务于祖国呀。”

西蒙拿出一张纸来，比他刚才所说的皮革还要黑，可是却没有那样柔和。弗几页夺过手来，跑掉了。

“又是你的罗兰公民；你真的很恨这个人吗？”

“我以为他总是在和法律作对。昨天夜晚他向一个在窗前招呼他的女人说：‘夫人，再见’……明天，我希望更能告诉你一些另外的情况：红康乃馨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个值卫的穆里斯的情况。”

“不错！”弗几页含笑对西蒙说道。

他向他伸手，赶忙转过身去，表现他对于鞋匠并不大同情。

“妈的，你要我怎样确定呢？没有犯这样大的罪的人都杀了

---

① 勒隆：罗马暴君。

② 拿尔西斯：耶路萨冷的主教。

头。”

“呃！忍耐吧，”弗几页镇静地说，“一个人不能同时做千件事。”

他急急忙忙地走出门去。西蒙用眼睛去找特阿多尔公民，想在他那里去得一点安慰。可是他已经不在大厅里了。

西蒙刚从西边的栅栏出去，特阿多尔便从一位书记的小室的角落边出现。这小屋里的居民陪伴着他。

“什么时候他们关栅？”特阿多尔向这人问道。

“五点钟。”

“关栅以后，又有什么事呢？”

“没有；这大厅空空的一直到明天。”

“没有人来巡查？来看看吗？”

“没有，先生，我们的小板屋都上了锁。”

先生这个称呼使得特阿多尔的眉头都皱紧了，他也不信任地向他的周围探视。

“铁条和手枪都放进小板屋去吗？”他说。

“是的，放在地毯下面。”

“到我们家里去吧……还有，再给我看看这厅里那个俯瞰太子广场附近的院落的房间里没有铁栅的窗子。”

“在左手，灯下，两个柱头当中。”

“好，快去吧，到指定的地方去，把马牵住！”

“啊！好机会，先生，好机会！……信靠我吧！”

“正是好时光……没有人在看……快打开你的小板屋。”

“已经打开了，先生；我为你祈祷！”

“你祈祷的目的不该是为我！再见。”

特阿多尔公民仔细向周围视察一番以后，很灵巧地溜进小办

公室的屋顶下面去了，他象一个关门进去的书记那样，消逝得无踪无影了。

这位宝贝书记从锁里取下钥匙，把纸卷夹在胳臂底下，当钟声敲了五下的时候，随着一群雇员，象迟迟出巢的蜜蜂那样，走出大厅去了。

三十六

特阿多尔公民

黑夜灰暗的大幕已经降落在大厅上，镇压了白日里缭绕着律师尖酸的辩论和控诉人祈求的声音。

这黑暗里，笔直不动地站着有一个白色、柱样的阴影，好象是保护这圣地的幽灵。

这黑暗里唯一可以听见的声音，是老鼠的咀嚼和跑跳的声音，这些四脚的动物啃烂了书记的木柜以后，更来细嚼那里面的纸张。

间或有车马的辚辚声透进这所被一位院士叫做德米斯①的殿堂里来，还有钥匙开门的隐约的声音，好象从地下冒了出来；可是这一切都在遥远的地方微微响动；只不过增进了黑暗的气氛，正如远方的灯光反映得近处的黑暗更加黑暗一样。

真的，需要一个很有勇气的人，才敢在那个时候，进入那宫庭式的大厅里，它的外边的墙垣上还玷污上九月的牺牲者的鲜

① 德米斯：手执天秤的司裁判女神。

血，而且就是在那一天还有二十五名死囚被推下阶去，而且在地板下数呎便是公西尔惹的地牢，那里面充满了白骨与残骸。

可是，在这恐怖的黑夜里，在这差不多是严肃的静寂里，一个轻微的吼嘎声发了出来，书记室的小门绕着它的铰链旋转过去，发出轧轧的响声，比黑夜的黑影还要暗黑的阴影，谨慎地溜出那小板屋来。

那是这位疯狂的爱国者，被人叫做先生的，在公众面前自称是“特阿多尔”的，轻手轻脚地擦过凹凸不平的石板。

他右手持着一根笨重的铁条，左手摸着腰带上插着的双筒手枪。

“我数过从小板屋起有十块石板，”他喃喃地说：“让我看，这是第一块石板的末端。”

他一面数，一面计算时间，用脚尖探索每块石板之间更加显著的缝隙。

“嘿，”他站住脚喃喃地说，“我是不是测量得正确呢？我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她是不是有足够的勇气呢？啊！是的，她的勇气是我素来知道的。啊！我的上帝！我牵着她的手的时候，我向她说：‘夫人，你得救！……’的时候……”

他走不动，停住脚，好象被个沉重的希望压垮了。

“啊！”他再说，“真是一个疯狂的计划呀！困在被窝里，或者化装做仆从在公西尔惹周围徘徊的人方才这样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我这样的动机去冒险，我所要救赎的不只是王后，更是那个女性。”

“来呀，工作吧，让我从头再想一遍吧……把石板举起来，倒很容易；让它打开着，却是危险，巡查的人可能过来……但是绝不会有人来巡查的。既然我没有同谋的人，便不会引起怀疑，

象我这样热切的人，要穿过这黑暗的走廊去，也不会需要怎样长的时间吧？只有三分钟，我就到了她的房间的下面；再有五分钟，我就举起火炉边的石头；她将听见我在工作，但是她很坚定，她一点也不会惊恐的！她一定会明白拯救她的人来了……她是被两个人看守着的，无疑，他们会冲进来的……嘿，总之，不过是两个人，”这位爱国者带着阴沉的微笑一边说，一边瞧了他带上的武器，又瞧他手里的武器，“两个人，只须手枪两下，或者铁条两挥，便结束了他们，可怜的人哟！……啊！还有许多人也是象他们这样的无罪，被杀掉的。”

“行动吧！”

特阿多尔公民坚决地把他的铁条依靠在两块石板的联接的地方。

就在那个时候，一束耀眼的灯光，象金线般照射在石板上，由穹窿上而来的反照，使得这位阴谋者急忙转过头去，他一躬就躲进了办公的小屋里去。

转眼间，距离使得低沉的声音，黑夜中在大屋子里的人们的情绪所表现出的低沉的声音，来到了特阿多尔的耳朵里。

他伏下身子去，从小屋的一个孔穴，首先看见是一个着军服的男子，腰上挂着的长剑，撞在石板上响亮，这便是引起他的注意的声音。跟着是一个穿松子色的大衣的人，手上拿着一把尺子，臂下夹着一卷纸张，后面还有第三个人，身披粗布大褂，头戴毛帽，再后面是第四个人，脚穿木鞋，身着紧身短衣。

铁栅门绕着它的铰链发出轹轹的响声，碰着日里系着张开的门的铁链。

这四个人走了进来。

“巡查来了，”特阿多尔喃喃地说道。“感谢上帝！他们迟

来十分钟，我就毁了。”

跟着，他深深地注意去认识组成这巡查队里的人们。

真的，他认识其中的三个人。

走在前面，穿着将军服装的是桑特尔，穿着粗布褂戴着毛帽的人是门监里却尔；穿木鞋着紧身衣的也许是看门人。

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个身穿松色大衣、手执尺子、臂下夹着纸卷的那一个人。

这个人究竟是谁？公社的将军、公西尔惹的门监、看门的人和这陌生人，在夜里十点钟的时候，跑到候审厅里来，干什么事呢？

特阿多尔跪在一个膝头上，一只手握着上了子弹的手枪，另外一只手整理着他发上的帽子，这匆忙的动作使得他的头发散乱，须待整理了。

一直到那个时候，这四个黑夜的来客都默默没有说话，至少他们的话语到达这阴谋者的耳里，已是微弱听不清楚的声音了。

但是，在那躲藏处十步的距离那里，桑特尔讲起来，他的声音明白地达到特阿多尔公民的耳里。

“喂，”他说，“我们已经到候审厅了，建筑师公民，现在需得你来领导我们了，不要使你的发现成了一个无稽之谈；你看，革命已经把这一切傻事都公平地考虑过了，我们对于地道和鬼魂一样的不大相信。里却尔公民，你怎样想呢？”桑特尔转身向着头戴皮帽子身穿粗布衣的人说道。

“我从来没有说过公西尔惹里有地下道，”这人回答。你瞧格拉曲斯公民，他在这里看了十年的门，他明白公西尔惹的情形，犹如他自己的袋子一样，但是他并不知道有象惹若公民所说的地道。但是惹若公民既然是巴黎市府的建筑师，他的职业应该

使他比我们更明白这里的情形一些。”

特阿多尔听见这些话，从头到脚都颤栗起来了。

“幸好，”他悄悄地说，“这厅堂是很大的，要找着他们所要找的，至少也需要两天。”

建筑师打开他的大纸卷，戴上他的眼镜，跪在他的地图前面，他在格拉曲斯所拿着的灯笼颤动的光辉下面，研究着图上的情节。

“我怕，”桑特尔讥嘲地说，“意若公民在做梦吧。”

“你且看，将军公民，”建筑师说，“你且看我是不是在做梦；等等吧。”

“我们在等你呀，”桑特尔说。

“好，”建筑师说。

跟着计算一下：

“十二加四是十六，”他说，“再加八是二十四，以四除之得六；除了这些以外，还剩下半个，就在那里，便是我要找的地方，如果我弄差了一呎，就说我是一个无知识的人。”

建筑师说话的时候所表现的自信心，使得特阿多尔公民恐怖得周身都僵了。

桑特尔尊敬地瞧着地图；显然，他对于他越不了解的，越是尊敬。

“仔细听着我所要讲的话。”

“究竟在哪里？”桑特尔问道。

“天呀！在我画的这张地图上。你瞧着那上面吗？离墙十三呎，一个可以移动的石板，我做了A字的符号。你看见了吗？”

“的确我看见一个A字，”桑特尔说：“你以为我不认识字吗？”

“在这个石板下面有一级阶梯，”建筑师继续说：“你看，我画上了B字。”

“B字，”桑特尔跟着说，“我看见了B字，但是我没有看见阶梯。”

于是这位将军对于他的幽默放声大笑起来。

“石板一经举了起来，脚步一经走到最低一级的石阶下面，”建筑师说，“跨着三呎长的步子，走上五十步，再朝上面一望，你就到了登记室，那里便是地道的中点，你便经过了王后所拘禁的地牢。”

“惹若公民，你的意思是指卡贝寡妇，”桑特尔皱着眉头反驳他道。

“呃！是的，卡贝寡妇。”

“可是你刚才说的是王后呀。”

“老习惯总扔不掉。”

“你说那样就到了登记室下面吗？”里却尔问道。

“不但是在登记室下面，并且我还可以给说在登记室里的哪一个地位：恰好在火炉下面。”

“嘿，这真奇怪，”格拉曲斯说，“真的，每次我在那地方落下去一块柴枝，总有石头的返响声。”

“真的，如果我们真的找着你所说的，建筑师公民，我承认几何学是一个漂亮的学问。”

“喂，承认吧，公民，桑特尔，我就领你到标着A字的地方去。”

特阿多尔公民把他的指甲嵌进到自己的肉里去。

“如果我看见，如果我亲眼看见，”桑特尔说，“我就象圣·多马那样，我便……。”

“哈！你说圣·多马吗？”

“我的天，是的，也象你说到王后，还不是旧日的习惯；但是没有人会控告我说参加圣多马的谋反叛逆吧。”

“我也没有为王后那样做呀。”

在回答这句话的时候，建筑师巧妙地拿着尺子在丈量计数，一经测量完了他所计算出来的距离，便停住了脚，他便去敲那块石板。

这正是特阿多尔公民在忿怒中所敲过的那块石板。

“就是这里，将军公民，”建筑师公民说。

“你相信吗，惹若公民？”

躲在小屋子里的那位爱国者竟自忘乎其形地在他腿上凶猛地打了一拳，并且发出一个沉重的叹声。

“我的确相信，”惹若再说，“你的鉴定和我的报告将要给国民公会证明我没有弄错。是的，将军公民，”建筑师加重语气地说，“这块石板下面有一条地道，通向登记室，经过卡贝寡妇住处下面的地牢。让我们把这块石板抬起来，同我一道下地道去，我给你证明只要两个人，甚至一个人，在一个夜晚，没有人料到便可以把她劫走。”

一种带着骇愕的赞美的细语，从这一群人里发出落在特阿多尔公民的耳朵里，把他弄成了一座雕像。

“请看这就是我们所冒的危险，”惹若再说，“嘿，现在我在地道里面装上一道栅栏，把它在还没有达到卡贝寡妇住地下面的地牢的地方，便分成两段，我就算救了祖国。”

“啊！”桑特尔叹道，“惹若公民，这真算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但愿你被打下了地狱，大傻瓜啊！”那位爱国者带着加倍

的忿怒，自言自语道。

“现在，举起这块石板。”建筑师对那位提着灯持着铁条的格那曲斯说道。

格拉曲斯开始工作，过一会那块石板被抬起来了。

于是地道张开了口，一条阶梯潜藏在深幽的地方，一股含有水蒸气的霉气冲了出来。

“又是一个失败了的企图！”特阿多尔公民悄悄地说道。“啊！老天真不要她逃掉，这件事注定了要倒霉的！”

三十七

格拉曲斯公民

三个人组成的一群，静立在地道口边，看门的人把他的灯笼伸进地道口去，但是不能照到它的深幽的地方。

这位意气扬扬的建筑师，他的智力，好象远远地高出另外的三个人。

“怎么办？”过一会他说道。

“天呀，是的！”桑特尔说，“这是地道，没有可辩驳的。只是，要知道的是它通到哪里去。”

“是的，”里却尔也说，“就是要知道那个。”

“那么，下去吧，里却尔公民，你自已去看我说的话是不是真实的。”

“有一个办法比从这里走下去还要好些，”那看门的人说。“我同你和将军转回到公西尔惹那边去。你在那里举起火炉边的

石板，我们就可以看见。”

“很好！”桑特尔说，“让我们去吧！”

“可是当心啊，”建筑师说，“让石板这样开启，会引起旁人的注意呀。”

“哪个鬼在这时候愿意到这里来呀？”桑特尔说。

“哼，”里却尔说，“这大厅里是没有人的，把格拉曲斯留在这里，也就够了。坐在这里，格拉曲斯公民，我们再从地道的那一端转来找你。”

“好，”格拉曲斯说。

“你有武器吗？”桑特尔问。

“我有剑和这根铁条，将军公民。”

“好极了！好好看守着。十分钟以后，我们就转来找你。”

于是这三个人关了大门，从麦歇页走廊走去，再从公西尔惹的便门进来。

看门的人望着他们走远了；只要他能够看见他们的时候，他总是不转眼地把他们望着；只要他能够听见他们的时候，他总是伸起耳朵去听他们讲话；终于一切都沉寂下去了，他把他的灯笼放在地上，把他的脚悬吊在地道里，他开始梦想起来。

看门的人有时也做梦；只是大家不去淘神研究他们做些什么梦。

他正在他深沉的梦想里，忽然他感觉一只沉重的手压在他的肩膀上面。

他转身过去，看见一个陌生的面孔，他想叫喊，但是就在那一刹那间，一只手枪冰冷地压在他的额头上面。

他的声音在他的喉咙里堵住了，他的胳臂呆呆地垂下来了，他的眼睛发出它们所能表达的恳求的情绪。

“不许叫！”这新来的人说，“否则，就弄死你。”

“你要什么，先生？”看门的人结结巴巴地说。

即使在九十三年，人们有时忘记了用亲昵的称呼和公民两字去招呼别人。

“我要，”特阿多尔公民说，“你让我进那里面去。”

“做什么？”

“与你何干？”

看门的人带着最惊异的眼光望着向他提出这个请求的人。

但是，在这眼光的深处，他的问话人看出他的一线智慧的光辉。

他放下武器。

“你不愿意发财吗？”

“我不知道；从来没有人对我提到那个。”

“那么，我就向你提到。”

“你要使我发财吗？”

“是的。”

“你说发财是什么意思？”

“譬如有五万枚金里弗尔：今天银币稀少，五万金里弗尔要值一百万。嘿，我给你五万金里弗尔。”

“作为让你进去的代价吗？”

“是的，条件是你同我一道去，并且帮助我去做我所要干的事。”

“但是你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五分钟以后，这地道里就装了兵士，把你捉下。”

特阿多尔公民感觉到这些话的严重性。

“你能够阻挡住兵士们不下去吗？”

“我没有办法，我不认识他们，而且要找办法，也完全没用。”

显然这位看门的人在脑子里开动智慧，寻找一个方法，去取得那五万里弗尔。

“但是明天，”特阿多尔公民问：“我们能够进去吗？”

“是的，无疑；但是从现在到明天，他们要在这地道里装上一道铁栏，把这地道堵住，为着最大的安全，这座栅栏是坚实、完整，而且没有一扇门。”

“那么，我们应该想别的办法了。”特阿多尔公民说。

“是的，应该想别的办法，”看门的人说，“让我们想想看。”

从格拉曲斯里的我们两字的称呼，不难看出他和特阿多尔公民已经是联合在一道了。

“我很关心这个，”特阿多尔说，“你在公西尔惹做什么？”

“我是看门人。”

“那是说……？”

“我开门又把它关上。”

“你在那里睡觉吗？”

“是的，先生。”

“你在那里吃饭吗？”

“不是每天那样。我有休息的时候。”

“怎样休息呢？”

“去向诺亚[1]井酒店的女老板献殷勤，她允许我娶她，当我

[1] 诺亚：希伯来人的族长事，见旧约。

有一千二百法郎的时候。”

“这诺亚井酒店在哪里？”

“靠近旧布街。”

“很好。”

“嘘，先生！”

那位爱国者竖起耳朵去听。

“嗳！嗳！”他说。

一阵沉默。

“你听见吗？”

“是的……脚步，脚步声。”

“他们转来了。你看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们这两个字越来越明白了。

“真的。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公民，我觉得你是被命运为我安排好的。”

“为什么？”

“为的是有一天发一笔大财。”

“但愿上帝听见你的话语！”

“你相信上帝吗？”

“有时，这些事，那些事上面。譬如今天……”

“那么？”

“我诚心信他。”

“就相信吧，”特阿多尔公民说，把十枚路易① 放进司钥人的手里去。

“有鬼！”司钥人瞧着灯光照耀下的金币说，“真是这样认

① 一路易值二十法郎。

真的吗？”

“没有比这更认真的了。”

“要怎样办呢？”

“明天到诺亚井来找我，我再告诉你我要你干的事。你姓什么？”

“格拉曲斯。”

“呃，格拉曲斯公民，从现在到明天，你叫里却尔门监把你赶掉。”

“赶掉！我的位置呢？”

“有了五万法郎，你还做司钥人吗？”

“不；但是，做一个贫穷的司钥人，我却敢保证不会有砍头的危险。”

“真的没危险吗？”

“差不多没危险；相反地，如果没有事做，而且发财的话……”

“你藏起你的金钱，你可以向一位女议员，不必向诺亚井的女老板献殷勤了。”

“呃，就这样约定了。”

“明天，酒店见。”

“什么时候！”

“晚上六点钟。”

“快飞，他们来了……我说快飞，因为我想你是从天上下来的。”

“明天见！”特阿多尔一边说一边跑了。

真的，那正是时候；脚步的声音，讲话的声音挨近了。黑暗的地道里闪闪的灯光已经看得见了。

特阿多尔赶忙跑到书记给他指出的那道门去，他拿他的钳子扭断了锁，爬上指定的那扇窗子，打开它，溜到地下去，重新又在共和国的街道上了。

可是在他没有离开候审厅以前，他还听见格拉曲斯公民问里却尔。这人对他说：

“建筑师公民完全是对的，地道经过卡贝寡妇的房间下面，真是危险。”

“我十分相信那个！”格拉曲斯说，感觉他说出一句千真万确的话。

桑特尔重新从阶梯口里出来。

“建筑师公民，你的工人们呢？”他向惹若公民问道。

“天明以前，他们就到这里来，他们立刻就把铁栏建树起来，”一个好象从地下深处发出的声音说道。

“你真的救了祖国呀！”桑特尔一半讥讽、一半认真地说道。

“你还没有料到那是怎样的正确，将军公民，”格拉曲斯喃喃地说道。

三十八

太　子

从以前的一章看来，王侯的审判的问题已经在讨论中了。

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只有把这颗出色的脑袋砍了下来，才能平伏下喧嚷了许久的人民的忿怒。

并不是没有办法使这颗人头落地，但是要命的检察官，弗几页一丹维尔以为不要忽略了西蒙允许他的新的控诉的办法。

西蒙和这位检察官在候审厅碰头的第二天，军器叮咝的响声在丹普尔里，又使得还留在那里的囚犯们战栗起来。

这些囚犯便是绮丽沙白夫人、公主和一个孩子，以前在摇篮里被人叫做“陛下”，而今被人叫小路易·卡贝的。

桑特尔的代理人，昂芮阿将军，头戴三色羽毛冠，跨下骑着大马，腰间佩着大刀，走进丹普尔来，背后跟着个国家卫兵，走进正囚着太子的望楼去。

这位将军的身旁走着一名录事，手执墨水壶，一卷纸和一管异常之长的笔。

这位录事的后面跟着检察官。我们已经看见过他，我们认识他，以后还要碰见这个干涩、冷酷、黄面孔的人，他的充血的眼睛，甚至使得那位全身披挂的凶猛的昂芮阿也战栗起来。

几个国家卫兵和一位连长跟随着这一群人。

西蒙带着假笑，一只手提着他的熊皮帽，一只手拿着他的鞋拔，在前面走着，为这群委员们指点着路径。

他们到了一所相当黑暗、宽大没有陈设的房间里来，在这房间的后面，年轻的路易，正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床上。

我们看见这可怜的孩子，在西蒙残暴的忿怒下逃避的时候，他还有一种活泼的精力，鼓舞着他去反抗那位鞋匠的暴行：他逃跑、他叫喊、他啼哭；所以他惧怕，他苦痛，他还希望。

今天畏惧和希望都消逝了，无疑只有痛苦还存在着。但是，这个受苦难的孩子，因为他的父母的过错受着这样残酷的惩罚，把自己的痛苦隐藏在内心里，而且在外表上故意拿无知无觉蒙罩着。

这一群委员们来到他跟前的时候，他甚至连头也不抬起来。

他们并不需要开场白，便坐了下去。检察官坐在床头，西蒙在床尾，书记在窗边，卫兵们和连长站在旁边阴暗的地方。

那些人里面对于这小囚人感觉兴趣或奇特的人，注意到孩子面貌的苍白，身体的浮肿，脚腿的弯屈，关节肥大。

“这孩子病得真厉害。”那位连长坚决地说道，使得已经坐好快要审问的弗几页—丹维尔转过头来。

小卡贝举起眼来，在阴影里去寻找说这句话的人，他认出这位少年便是有一次曾经在丹普尔的院子里阻止西蒙去打他的。一道温柔聪明的光辉从他蓝底的瞳孔里闪过，便没有另外的表示了。

“哈！哈！是你呀，罗兰公民。”西蒙说，就这样去引起弗几页—丹维尔注意到穆里斯的朋友。

“正是我，西蒙公民。”罗兰带着不可动摇的镇静说道。

罗兰虽然是不怕任何危险的，可是他也不愿意故意去找危险，他利用这机会去招呼弗几页—丹维尔，检察官也恭敬地回答了他的敬礼。

“我想，公民，你注意到，”检察官于是说道，“孩子是病了；你是医生吗？”

“虽然我不是医生，至少我学过医。”

“那么，你觉得他怎样？”

“病的征候吗？”罗兰问道。

“是的。”

“我觉得他的腮庞肿大，他的眼睛膨胀，两手白而瘦弱，膝头臃肿，如果我摸他的脉，我敢说每一分钟它会跳八十五至九十次之多。”

孩子对于这些病状的描述，表现得没有丝毫感觉。

"犯人的情况，据医学看，应该是什么病呢？"检察官问道。

罗兰擦擦自己的鼻尖，喃喃道：

"费里斯要我讲话，

我却没有意思开口。"

跟着，他高声地回答：

"我的天，公民，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照料小卡贝，我怎样能回答呢……可是……"

西蒙竖着耳朵去听，背着去笑他的仇人快招祸了。

"可是，"罗兰继续说，"我想他没有足够的运动。"

"我也这样想，这小坏蛋！"西蒙说，"他不愿意走动的。"

孩子对于鞋匠的责骂，仍然丝毫没有表情。

弗几页一丹维尔站起来，走到罗兰身旁来，悄悄地同他讲话。

没有人听见检察官的话，但是显然这些话是一长串问题。

"啊！啊！你相信那个吗，公民？对于一位母亲，那是太严重了……"

"总之，我们要知道，"弗几页说，"西蒙说他听见孩子对自己这样说过，并且打赌说他会使孩子承认的。"

"这真是丑恶的，"罗兰说，"但是那些事也许是可能的：那奥国女人不能没有罪恶，不管是有理或是无理，总之这件事于我无关……他们已经把她弄成了麦莎琳[1]还不满意，更要把她弄

[1] 麦莎琳：克洛德的王后以淫荡著名。

成阿格芮频[1]，我说，据我看这是太过份了。”

“这便是西蒙所报告的。”深沉的弗几页说道。

“我不怀疑西蒙曾经那样说过……有人并不怕任何的控诉，即使是不可能的控诉……但是你不觉得，”罗兰定睛注视着弗几页，说：“象你这样聪明、正直而且坚强的人，你不觉得向孩子审问这样的事情，最神圣的自然法则教他去尊重的事情；你真要在这孩子身上去侮辱整个的人类吗？”

检察官一点也不皱眉；他从袋里取出一封公事，递给罗兰看。

“国民公会命令我审问，”他说，“别的事我不管，我就审问。”

“那是正确的，”罗兰说，“我说，如果孩子招认……”

这位青年带着厌恶的态度摇头。

“而且，”弗几页继续说，“不仅只是因西蒙的控告，我们才这样干；看，控告是从大众来的。”

于是，弗几页从他袋子里取出第二张纸。

这一张便是赫柏尔[2]所主编的杜社伦老爹那个报纸的一号。

真的，控告的话在那里用大字印了出来。

“不论是写的，甚至是印的，”罗兰说；“管他的，除非我听见这样的控告从孩子的口里说出来，情愿地、自由地、没有受威胁地说出来……那么……”

“那么……”

“呃，不管西蒙和赫柏尔怎样说，我怀疑正如你自己怀疑一

---

① 阿格芮频：另一著名淫妇。

② 赫柏尔（1755—1794）：法国民权党人，死于断头台上。

样。”

西蒙焦急地等待着这场谈话的结果；这坏蛋还不明白一个聪明人在群众里发现的一个眼色所能产生的效果：这可能吸引出同情，也可能引出猝然的恨恶。有时这可能是一种驱力，有时也可能是一种引力，使人吐述出真情，泄露出他的人格。

弗几页感觉罗兰的眼光里的力量，很想这位善于观测的人能够了解他。

“审讯要开始了，”检察官说，“书记，拿起你的笔吧。”

书记写了记录的开场一段，象西蒙，象昂 芮 阿，象 所有的人，盼望着弗几页和罗兰的谈话赶快结束。

只有孩子好象完全对这一幕是陌生人，其实他是主要的角色，再摆出那副呆傻的态度，这态度在一会儿以前，是被最高的智慧的光辉所照明过的。

“不要吵！”昂芮阿说，“弗几页—丹维 尔 公 民要审问孩子了。”

“卡贝，”检察官说，“你知道你的母亲的下场吗？”

小路易的脸从大理石般的灰白变成了火炭般的鲜红。

但是他不回答。

“你听见我的话吗，卡贝？”检察官再说。

同样的静寂。

“啊！他听明白了，”西蒙说，“他灵得象猴子，他不愿意回答，害怕别人把他当做成年人那样，叫他做工。”

“回答，卡贝”，昂芮阿说，“这是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在问你，你应该遵从法律。”

孩子面色苍白，不回答一句话。

西蒙做出忿怒的姿态；对于粗暴愚蠢的性 格，忿 怒 便象沉

醉，带着醉汉的一切丑恶的表情。

“你回答吗，小狼！”他向他摇动着拳头说道。

“闭口，西蒙，”弗几页—丹维尔说，“不该你讲话。”

这一句他在革命法庭里说惯了的话，不期然地从他口里出来。

“听见吗，西蒙，”罗兰说，“不该你讲话；这是别人在我面前对你说的第二次了，第一次是你控告提松妈妈的女儿的时候，你使得她的脑袋落地，你也受到这句话责备。”

西蒙不说话了。

“你的母亲爱你吗，卡贝？”弗几页问道。

同样的静寂。

“大家说她不爱。”检察官继续说。

一种凄惨的微笑从孩子的嘴唇边飘过。

“但是我对你说，”西蒙喊道，“他对我说过她太爱他了。”

“瞧，西蒙，好奇怪，小卡贝同你在一起，那样的爱说话，在众人当中就哑了。”罗兰说。

“啊！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啊！”西蒙说。

“是的，如果只有你们两个人，可是现在不幸是不只你们两个人。啊！如果只有你们两个人，勇敢的西蒙，超等的爱国者，你将会怎样凶恶地去打那可怜的孩子呀？哼！你旁边有人，无耻的坏蛋！你不敢在我们这些老实人面前，在我们这些效法古人尊敬弱者的人面前，你不敢下手；你旁边有人，有五呎六吋高的人要和你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有勇气了，我的可敬的人呀！”

“啊！……”西蒙咬紧牙齿喃喃地说道。

“卡贝，”弗几页再说，“你曾经对西蒙说过一些心里话

吗？”

孩子的眼光表现一种难于形容的讥讽的神情。

“关于你的母亲的吗？”检察官继续问。

一种轻蔑的表情从眼光里闪过。

“回答是或不是。”昂芮阿叫道。

“回答是！”西蒙向孩子举起他的皮条嚎道。

孩子发抖，但并不丝毫移动去躲避那根皮条。

旁边的人发出一种责斥的呼叫声。

罗兰来得更干脆，冲向他去，西蒙的胳臂还没有放下去的时候，罗兰已经捏住了他的拳头。

“你放我吗？”西蒙气得发紫，大声怒骂道。

“喂，”弗几页说，“母亲爱孩子，一点也没有损害；告诉我们你的母亲怎样爱你，卡贝。这对于她可能是有帮助的。”

这位年轻的囚人对于他可能对他的母亲有帮助这个意念感到惊异。

“她爱我象母亲爱她的儿子一样，先生，”他说，“母亲爱她们的儿子，儿子爱他们的母亲，并没有两种方式。”

“我说，小蛇，你对我说过你的母亲……”

“你梦见那个，”罗兰镇静地打断他。“该是时常在做噩梦，西蒙。”

“罗兰！罗兰！”西蒙咬牙切齿地叫道。

“嘿，是，罗兰；还有呢！没有方法和这个罗兰打架：总是他打别人，当别人是刁头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去控告他，因为他刚才捏住你的胳臂，他是当着昂芮阿将军和弗几页—丹维尔面前做的，他们是许可了他的，而且他们并不是温和派呀！所以你没有办法把他象爱罗伊斯·提松那样推上断头台去；这真有点讨

厌，而且使人忿怒，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可怜的西蒙啊！”

“等着瞧！等着瞧！”鞋匠狞笑得象只狼那样说道。

“是的，好朋友，”罗兰说，“但是我希望得着崇高的灵的帮助！……哈！你想我说得着上帝的帮助吗？但是我希望得着崇高的灵和我的剑的帮助，先把你刺穿；嘿，站开，西蒙，你挡住了我的眼睛。”

“匪徒！”

“闭口！你使我听不见。”

罗兰于是用眼光去压倒西蒙。

西蒙把拳头捏得紧紧的，那拳头上的刀痕使他骄傲；但是象罗兰所说的，他只能做到这样就算了。

“他既然已经开了口，”昂芮阿说，“无疑他要接着讲下去的；继续问吧，弗几页公民。”

“现在你愿意回答吗？”弗几页问。

孩子坠入沉默里去了。

“你瞧，公民，你瞧！”西蒙说。

“这孩子真是刁顽得出奇，”昂芮阿说，他不由自主地被这王子的坚定所窘住了。

“他受了不好的教导。”罗兰说。

“被哪一个？”昂芮阿问。

“哼，被他的监护人。”

“你控告我吗？”西蒙叫道，“你揭发我吗？……哎，真奇怪……”

“让我们温和地等待他。”弗几页说道。

他转身去朝着孩子，那孩子真象是完全没有知觉一般。

“喂，孩子，”他说，“回答国家委员的话；不要拒绝有益

的解说，反把你的处境弄严重了；你对西蒙谈说过你母亲给你的抚爱，以及她爱你的方式。”

路易把他的眼睛瞟过这一群人，落在西蒙身上变得很可怕，可是他一句话也不回答。

“你感觉不幸吗？”检察官问道，“你感觉居住不好、饮食不好、待遇不好吗？你想有更多的自由、另外一所监狱、另外一个监护人吗？你要骑马跑跑？你要和你年龄相同的孩子玩玩吗？”

路易保持着深沉的缄默，除了维护他母亲之外，他绝不开口。

委员们也惊异得说不出话来；一个孩子有那样的坚定，那样的聪明，真是不能使人相信。

“哼！这些君王们，”昂芮阿低声说道，“怎样的种！真象老虎，虽然还小，已经可怕。”

“怎样写这份报告呢？”窘着了的书记问道。

“留给西蒙去写吧，”罗兰说，“既然没有可写的，让他去瞎扯一些吧。”

西蒙向他难于和解的仇人举起了拳头。

罗兰放声大笑。

“你向袋子① 打喷嚏那一天，你就不会这样笑了。”西蒙忿怒得发狂地说道。

“你威胁着我去做的这个小小礼节，我不知道在你以前或在你以后去做，”罗兰说，“但是我知道的就是轮到你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会发笑。上帝们啊！……我把上帝说成了多数……那一天你将是怎样的丑恶，西蒙！你真是可恨。”

罗兰跟着委员们出去，放声大笑。

---

① 指断头台边盛人头的袋子。

委员们既然毫无办法，只得出去。

至于孩子，一经解脱了他的审问人，便在床上开始哼着一节小小的沉郁的歌，那是他父亲所爱唱的一首曲子。

三十九

一束紫罗兰

正如我们很容易料到的，和平不能久住在荫蔽让维也芙和穆里斯的那所幸福的屋子里。

在风暴里的雷霆下，鸽子的窠随着隐藏它的树木一样摇摆。

让维也芙脱离一个惊恐，又坠落到另外一个惊恐里去；她已经不为红屋骑士担忧，她却为穆里斯发抖。

她很了解她的丈夫，只要他逃脱，他便得救；她确定了他的安全，更为她自己的安全战栗。

她不敢把她的愁苦向任何人吐诉；可是她的愁苦明白地表现在她的红眼睛和白嘴唇上面。

有一天，穆里斯轻轻地走进屋来，让维也芙正沉浸在深邃的思想里，没有听见他进来的声音。穆里斯停住在门限边，看见让维也芙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是固定的，两只臂懒懒地放在膝头上面，沉思的头，伏在她的胸前。

他带着深邃的愁闷望了她一会，因为这少妇心里的情况，已经使他明白到没有丝毫的隐秘。

跟着他向她挨进一步：

“你不再爱法国了，让维也芙，”他对她说，“你向我承认

吧。你甚至不愿意呼吸它的空气，你厌恶到窗前去眺望。”

“啊唷！”让维也芙说，“我很知道我不能够向你隐瞒住我的思想；你猜中了，穆里斯。”

“可是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少年人说，“今天法国的生活怎样的有趣；议会、俱乐部以及阴谋等等的热闹活动，使人感觉在家里的时光更加温和。大家一回到家里来，总是热烈地爱着，怕的是明天丧掉了生命，就不能再爱了！”

让维也芙只是摇头。

“怎样不好服侍的忘恩的国家啊！”她说。

“怎么这样说呢？”

“是的，象你这样为它的自由努力的人，今天还不是遭人的怀疑吗？”

“但是你，亲爱的让维也芙，”穆里斯带着一种沉醉在爱情里的眼光说，“你这个仇视这种自由的人，尽力去反对这种自由的人，却和平地和平安地睡在一位共和党人的屋脊下；你看，这里面真有一种补偿。”

“是的，”让维也芙说，“是的，但是这不会长久下去的，因为一切不公正的都不会长久存在。”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说，象我这样一个贵族，阴谋着推翻你的党，摧毁你的理想；象我这样住在你的家里，还打算恢复着旧制度的人；如果一经被人发现，你就要受裁判，在羞辱里死去。如果你忠于你的理想，穆里斯，我不该再留在你这里，作为这屋子里的罪人，我不愿把你带上了断头台。”

“那么，你到哪里去呢，让维也芙？”

“我到哪里去吗？总有一天你出去的时候，穆里斯，我跑去

自首，不说出我是从哪里来的。”

“啊！”穆里斯伤心到底地说，“已经忘恩了吗！”

“不，”那少妇抱住穆里斯的脖子回答，“不，朋友，不是忘恩，只是忠诚的爱情，我敢向你发誓。我不愿意我的哥哥象反革命那样被人捕获处死；我也不愿意我的情人象叛徒那样被人捕获处死。”

“你会那样做吗，让维也芙？”穆里斯叫道。

“象天上有一位上帝那样的真实！”那少妇回答。“而且，绝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我感觉懊悔。”

她于是倾下头来，好象这懊悔沉重得把她压倒下去。

“啊！让维也芙！”穆里斯叹道。

“你很明白我所说的，特别是我所感觉的，穆里斯，”让维也芙继续说，“这懊悔你也是有的……你知道，穆里斯，我不由自主地献身给你，你娶了我，可是我却无权把我给你呀。”

“够了！”穆里斯说，“够了！”

他紧皱额头，一种沉重的决断在他纯洁的眼睛里闪烁。

“我将要向你证明，让维也芙，”少年人继续说，“我爱你是没有别人可以比拟的。我将给你证明没有别的牺牲能胜过我对你的爱情。你恨恶法国，呃，好吧，我们就离开法国。”

让维也芙合着双手，带着一种热烈的敬佩的表情，望着他的情人。

“你不会骗我吗，穆里斯？”她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时候我骗过你？”穆里斯问道，“是不是我宁愿牺牲荣誉来得着你那一天呢？”

让维也芙把她的嘴唇贴在穆里斯的嘴唇上去，继续吊在她情人的脖子上很久。

“是的，你说得对，穆里斯，”她说，“是我骗了自己。我所感觉到的不再是懊悔；也许是心灵的堕落；但是你，至少你是明白，我太爱你，除了怕把你失掉以外，我更没有怀着别的情绪了。让我们走到辽远的地方去吧，朋友；让我们走到没有人来打扰我们的地方去吧。”

“啊！谢谢！”穆里斯欢喜得发狂地说道。

“但是怎样逃呢？”让维也芙面对着这可怕的思想发抖，说道，“今天我们不容易逃脱九月二日①的暗杀者的匕首，一月二十一日刽子手的斧钺。”

“让维也芙！”穆里斯说，“但愿上帝保护我们。听我说，谈到你刚才说的九月二日的事件，请听我想做的一桩好事，今天要来报答我们。我想打救我的同学，一位可怜的教士。我去找着丹东②，由于他的请求，公安委员会为这不幸的人和他的妹妹签了一张护照。这张护照，丹东曾经亲手交给我；但那个不幸的教士，却不照我所吩咐的，上我的家来要那张护照，而去禁闭在卡尔门③修道院里；他就死在那里。”

“那张护照呢？”让维也芙说。

“还在我这里，今天它要值一百万法郎，它比那些钱更有价值，让维也芙，它是生命，它是幸福！”

“啊！我的天！我的天！”那少妇叫道，“感谢上天！”

“呃，我的财产，你知道的，是一所庄园，被一位老家人经管住的，他是一位可靠的爱国者，具有忠实的心灵，是我们可以

---

① 指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晚上在亚贝监狱里屠杀王党的事件。

② 丹东：雅各宾党人，被杀于断头台上。

③ 卡尔门：天主教里的苦行一派。

信靠的，他会把我的进款送到我所指定的地方去的。在到布罗吟[①]港的路上，我们要经过他那里。”

“他住在哪里呢？”

“挨近阿布维尔[②]。”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穆里斯？”

“一点钟以后。”

“不该让人知道我们要离开这里。”

“不会有人知道的。我跑到罗兰的家里去；他有一辆车却没有马；我有马却没有车；等我转来，我们就立刻动身。你留在这里，让维也芙，预备行装。我们需要很少的行李，我们到了英国再买我们所缺少的。我去给西屋那一个差事，使他走开。今夜晚罗兰再向他解释我们的离别；今夜晚我们已经走远了。”

“但是，在路上，如果有人把我们拦住呢？”

“我们不是有护照吗？我们上我的管家许柏尔家里去。他是阿布维尔市政府的职员；从阿布维尔到布罗吟，他陪着我们，保护我们；到了布罗吟我们买或租一条船。况且我可以到委员会去，请求他们给我一个上阿布维尔去的差事。但是不要，不要诈骗，不是吗，让维也芙？让我们冒生命的危险去换取我们的幸福吧。”

“是的，是的，朋友，我们会成功的。呃，朋友，今天早上你怎么这样的香呀！”这少妇把她的面孔藏在穆里斯的怀里说道。

“真的，今天早上我经过平等宫的时候，我为你买了一束紫罗兰，可是进门来，看见你那样愁闷，我忘记了它，只好向你探问你愁闷的原因。”

---

① 布罗吟：法国加来海峡边的商港。

② 阿布维尔：法国所伦省的一个小城。

“啊！给我吧，我再还你。”

让维也芙疯狂地去嗅那花的芬芳，神经质地又对于香气总是那样地发狂。

她的眼睛忽然间浇上了泪珠。

“怎么样了？”穆里斯问。

“可怜的爱罗伊斯啊！”让维也芙喃喃地说道。

“吠！是的，”穆里斯长叹一口气说道。“但是，亲爱的朋友，想到我们自己吧，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一党，让死去的人安眠在他们的忠诚为他们所掘的坟墓里吧。再见吧！我走了。”

“快快回来。”

“不要半点钟，我就转来。”

“但是如果罗兰不在家呢？”

“没有关系！他的仆人认识我。我在他那里，正如他在这里，即使他不在家的时候，我还不是可以随意地拿东西走吗？”

“好！好！”

“你，我的让维也芙，准备一切，如我所吩咐你的，只带绝对必需的东西，不要使人怀疑我们在搬家哟。”

“放心吧。”

那少妇向门边跨上一步。

“穆里斯！”让维也芙说。

他转过身来，看见那少妇伸着一双胳臂向着他。

“再见！再见！”他说，“我的爱，拿出勇气来吧！半点钟以后我就转身回到这里来。”

如象我们所说过的，让维也芙一个人留在那里料理行装。

她带着一种燃烧的情绪去做准备的工作。只要她住在巴黎，她总感觉到犯了双重的罪恶。一经离开法国，到了外国，她将感

觉她的罪恶——这罪恶宁肯说是命运所造成的，而不是她自己的——没有那样沉重地压在她的心上。

她甚至希望在寂寞孤独里，最终忘掉一切，除穆里斯以外，更没有别的男子。

他们已经约定，将要逃往英国。在那里他们将有一间小屋，一所孤独、寂寞、避开一切眼睛的茅舍；他们改换了姓名，把他们两个不同的姓名，熔成了一个。

他们将雇用两个仆人，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往事的仆人。幸而穆里斯和让维也芙两人都会讲英国话。

他们离开了法国，彼此都没有遗憾；如果把祖国譬喻成母亲，使人时常怀疑，可是法国这个母亲已经成了后母了。

让维也芙开始料理他们的行装，宁肯说他们的逃亡所必需的东西。

她带着不可言语形容的快乐去选择穆里斯所心爱的东西：使他身材突出的衣服，合他的容颜的领带，他时常翻阅的书籍。

她已经做好了她的选择：衣服、内衣、书籍堆满了椅子，卧榻，钢琴，正待装进箱子里去。

她忽然听见钥匙在锁上吱哨的响声。

“好！”她说，“西屋那回来了。穆里斯也许没碰着他。”

她继续她的工作。

客厅的门开了，她听见勤务员在前厅走动。

她正拿着一卷琴谱，想找一根绳子来系上。

“西屋那！”她叫道。

一个向前走来的脚步声在隔壁一个房间里发了出来。

“西屋那，”她再叫，“请进来。”

“我在这里！”一个声音说道。

让维也芙一听见这个声音的腔调，就转过身来，迸出一个可怕的嚎叫。

"我的丈夫呀！"她叫道。

"正是我。"迪克斯麦尔镇静地说道。

让维也芙正站在一把椅子上，伸起胳臂，在厨柜里去找一根绳索，她感觉她的头在旋转，她伸着胳臂，让自己向后面倾倒，希望得着一个深渊，好向里面沉下去，把自己埋藏起来。

迪克斯麦尔把她抱住，而且把她放在长榻上，叫她坐了起来。

"呃，亲爱的，怎么样了？为什么？"迪克斯麦尔问道，"我在你面前使你有这样不愉快的效果呀？"

"我快要死了！"让维也芙向后倾倒，把双手蒙住眼睛，不要看这可怕的景象，结结巴巴地说道。

"好！"迪克斯麦尔说，"亲爱的，你以为我已经死了吗？你看我好象是一个鬼魂吗？"

让维也芙失魂丧魄地向她周围张望，看见了穆里斯的一张像片，她让它从长榻上溜下，她跪在它前面，好象要向这无能力、无知觉、总是在微笑的肖像恳求帮助似的。

可怜的女人很明白迪克斯麦尔假饰的镇静下面所蕴藏的威胁。

"是的，我亲爱的孩子，"那硝皮匠继续说，"真的是我；也许你以为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巴黎。可是不然，我仍然留在这里。我离家的第二天，转身回去，我看见房屋已经变成了一大堆灰烬。我寻找你的下落，没有人看见过你。我到处去寻找你，我淘了很多神。我承认，我不相信你会在这里，然而我有一点儿怀疑，你看，我就到这里来了。穆里斯好吗？真的，我相信你受了

很大的痛苦，象你这样一个忠实的保皇党人，被迫和一位狂热的共和党人住在一个屋脊下面。”

“我的天！”让维也芙悄悄地说，“我的天！可怜我吧！”

“还有，”迪克斯麦尔朝他周围一望继续说，“亲爱的，我感觉安慰的便是你在这里居住得好，好象没有因为被人剥夺了你的权力感觉多大的痛苦。我呀，自从我们的家屋被焚毁，我们的财产受了损失，我过着很多流荡的生活，躲藏在地窖里，船壳内，有时甚至在塞纳河边的垃圾堆中。”

“先生！”让维也芙叫道。

“你在这里还有这样漂亮的水果，我呢，时常得不着一餐饭，还说得上什么饭后的水果。”

让维也芙呜咽着把头藏进她的一双手里去。

“并不是，”迪克斯麦尔继续说，“我缺少了金钱；感谢上帝，我身上还带着三十多个价值一千的金法郎，在今天这要值五十万法郎；可是一个卖炭的、打鱼的、收荒的人从他袋子里拿出这样的金路易去换取一片干酪或者一节腊肠！呃！我的天，是的，夫人，我曾经挨次地穿上这三种人的衣服。今天，为着更装得象样一些，我穿上爱国者的衣服，而且夸张地打扮成了马赛人。我故意发出喉音，我诅咒。见鬼！一个被通缉的人不象一个一位年少貌美的女人在巴黎那样容易走动，而且我又没有那样的幸运能够结识一位热烈的共和党人，把我隐藏起来，躲过众人的眼目。”

“先生，先生，”让维也芙叫道，“可怜我吧！看得清楚，我快死了！”

“着急吗，我很了解，你很为我着急。但是，高兴吧，我已经来了。我转来，我们绝不再分离了，夫人。”

“啊！你要把我杀死！”让维也芙叫道。

迪克斯麦尔带着一个可怕的微笑瞧着她。

“杀死一个天真的女人吗！啊！夫人，你说些什么？应该是你找不着我所引起的痛苦，使你发疯。”

“先生，”让维也芙叫道，“先生，我合着双手恳求你，宁肯把我杀掉，不要拿这样残酷的讥嘲来熬煎我。不，我不是天真的。是，我是犯了罪的。是的，我应该死。把我杀掉，先生，把我杀掉！……”

“那么，你承认你该死吗？”

“是的，是的。”

“为着赎罪，赎你控诉你自己所犯，为我所不知的罪，你宁愿受死而不抱怨吗？”

“砍，先生，我绝不呼叫一声；不但不诅咒，而且我将祝福那只砍死我的手。”

“不，夫人，我不愿意砍死你。可是你要死，那是很可能的。只是你的死，不是象你所惧怕的那样，成为可羞耻的，而是光荣的，可以和最美丽的死来相比的。感谢我吧，夫人，我将在使你不朽里去惩罚你哟。”

“先生，你要怎么办呢？”

“你将向我们所指的目标走去，虽然我们在途中已经受了阻碍。唯有你和我知道，你是为着赎罪而倒下去的；在一般人眼里，你将象一个殉道的人那样死去。”

“啊！我的天！对我这样讲，你真的要把我弄疯了。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呀？你将拖我到什么地方？”

“也许是到死亡。”

“那么，让我做一个祷告吧。”

“你祷告么？”

“是的。”

“向谁？”

“与你何干呀！只要你把我杀掉，我清偿了我的债，而且我偿清以后，我也不欠你什么了。”

“不错，”迪克斯麦尔退进另外一个房间去，说道，“我等着你。”

他走出客厅去。

让维也芙去跪在那画像前面，两只手紧紧地把快要破碎的心握住。

“穆里斯，”她很低声地说，“饶恕我吧。我原本不期待着幸福，我只希望使你幸福。穆里斯，我从你处夺去了你生命中的幸福；饶恕我给了你死亡，我钟爱的人啊！”

于是在她修长的头发上剪下了一绺，缠在那一束紫罗兰上面，放在那肖像的下面，这一张没有感觉，不会说话的人像也好象含着悲苦的表情看着她走开。

至少那是让维也芙透过她的泪眼去看出的情况。

“呃，你该预备好了吗，夫人？”迪克斯麦尔问道。

“这样快！”让维也芙悄悄说道。

“啊！慢慢地，夫人！……”迪克斯麦尔回答，“我并不着急，我！况且，穆里斯也许就快转来，我将欢欣地向他谢谢他给你的款待。”

让维也芙想到她的情人和她的丈夫可能碰头的情况，不觉战抖起来。

她好象被一根弹簧打着那样，骤然起身。

“完了，先生，”她说，“我预备好了！”

迪克斯麦尔在前面走。发抖的让维也芙跟着他，眼睛半开半阖，头脑向后倾着，他们踏上等在门前的马车，车子滚动了。

正如让维也芙所说的：“完了。”

四十

诺亚井酒店

那一位穿着短紧衣，我们曾经看见他在候审厅里踱来踱去的人，在惹若工程师、昂丙阿将军、里却尔老爹的事件当中，曾经和看守地道的出口的那位司钥人交谈过的人，他就是那位戴着熊皮帽长着厚胡须的狂热的爱国者，曾经向西蒙自称是拿过郎巴尔头颅的人，在多事的第二天的晚上，大约七点钟的时候，到了我们所知道的在旧布街静角处的诺亚井酒店。

他走进那酒商宁肯说是女酒商的店子里去，坐在一间被烟草和蜡烛薰黑了的房间最深的地方，好象在咽嚼一盘臭牛酪所煎的鱼。

他用晚餐的这间屋子差不多没有人了；只有两三个常来的客人还留在那里，好象要多享受一下他们每天要来享受的权利一般。

大多数的桌子都空了，为着夸奖诺亚井酒店的光荣，我们应当从那些桌上红得有点发紫的台布上看出很多的客人曾经在那上面用过餐。

最后那三位客人已经挨次地走了，大约在八点欠一刻的时候，房里只留下这一位爱国者了。

那时，他带着一种很贵族的气概，把他前一会儿还象是在欣赏的佳肴推在一旁，从袋子里掏出一条西班牙的巧克力糖来，慢慢地咀嚼，态度是和我们刚才看见他所假装出来的大不相同了。

他一面咀嚼他的西班牙巧克力糖和黑面包，一面不断地向那挂有红白方块的帘幕的玻璃门，瞟过一道焦急不安的眼色。有时他不去吃他简单的食物，尖起耳朵去听，带着一种恍惚的神情，使得坐在柜上靠近门边的女老板看见他总是向门边张望，还不太自量地以为她是他注意的对象哩。

终于外边的门铃发出一种特殊的响声，使得我们的人战栗起来；赶快装做在吃鱼，其实女店主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他已早把盘里的一半抛给那饿眼瞧着他的狗，把另外一半抛给那用爪去向那只狗争夺食物的猫了。

这一扇挂有红白两色帘幕的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他的穿着和那位爱国者差不了许多，只是戴的不是毛帽，而是一顶红色软帽罢了。

一大串钥匙挂在这人的腰带上，而且悬吊着一把铜鞘的步兵大刀。

“我的汤！我的麦酒！”那人叫道，他跨进餐厅，不摸一下他的红帽儿，只向女店主点了一下头。

跟着，发出一声疲倦的叹息，他坐在邻近我们的爱国者在用晚餐的那张桌子上去。

女店主对于这位新来的客人显然格外恭敬，站起来亲自去叫所要的饮食。

这两个人是背靠着背的；一个面对着街，一个面对着屋里。女店主还没有完全隐没的时候，这两个人一句话也没有交换。

当门在她身后关上了的时候，借着一只蜡烛的光辉，这位戴

毛帽的人在他对面的镜子里看见屋里已经没有别人的时候：

“晚安，”他不转身向着他的伙伴说。

“晚安，先生，”新来的人说。

“喂，”这位爱国者带着假装的冷淡问，“怎样？”

“呃，完了。”

“什么完了。”

“如象我们约定的，我去向里却尔老爹辞去我的职务，我假装我耳聋、眼花，终于在大庭广众中昏晕过去。”

“很好。以后呢？”

“以后，里却尔老爹把他的女人叫来，他的女人在我的鬓角上用醋擦摸，我才醒转过来。”

“好！还有呢？”

“还有！如象我们约好的，我说因为缺少空气才使得我昏晕过去，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多血质的人，在这个现在已经有四百名囚犯的公西尔惹监狱服务，会要我的命。”

“他们怎样说呢？”

“里却尔妈妈怜悯我。”

“里却尔老爹呢？”

“他把我辞掉了。”

“他只把你辞掉，还不够呀。”

“等一等吧；于是善心的里却尔妈妈责备他没有心肝，说我是一位父亲，还有一家人要养活。”

“他又怎样回答呢？”

“他说她的话虽然说得是，可是司钥人的主要职务是住在他被固定在监狱里的岗位上；共和国的当局不是好玩的，他们会把那些在职务上昏晕过去的人一样地砍头。”

“见他的鬼！”爱国者说。

“里却尔老爹并没有错；自从那奥国女人进来以后，那地方成了遭人怀疑的地狱；一个人连他自己的父亲也不能相信。”

爱国者把他的菜盘给狗去舔，猫儿拼命去咬它。

“讲完吧，”他不转身地说。

“总之，先生，我开始呻吟，就是说我故意装病；我请求进医院，我并且说如果把我的薪俸扣掉，我的孩子们就会饿死。”

“里却尔老爹怎样？”

“里却尔老爹回答我说，一个当司钥的人就不该生孩子。”

“我想你该有里却尔妈妈来支持你呀？”

“幸喜！她和她的丈夫吵了起来，责备他有一副坏心肠，结果使得里却尔老爹对我说：‘呃，格拉曲斯公民，你在你的朋友里去找一位来，他可以分一部份工资给你；你把他找来见我，作为你的代替人，我允许使他做这件事。’我听了这句话，就边走边说：‘好的，里却尔老爹，我就去找吧。’”

“你找着了，我的好人。”

讲到这里，女店主走了进来，手中端着格拉曲斯的汤和酒。

这个打搅对格拉曲斯和爱国者都不合适，显然他们还有许多话要谈。

“女公民，”司钥人说，“我从里却尔老爹那里，得着一点小小的奖赏，所以我今天可以吃一盘黄瓜炸猪排，并且喝一瓶布尔果吟酒；叫你的女仆上肉店去买肉，你到地窖里去取酒。”

女店主立刻下命令。女仆从当街的门出去，她从到地窖的门下去。

“好，”爱国者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那样的聪明，纵然你给我那样漂亮的许诺，可是我不隐瞒

这件事对我们两人会有什么结局。你想会怎样结局？”

“是的，完全明白。”

“我们在同我们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你不要担心我的脑袋。”

“不，我承认不是你的脑袋使得我不安。”

“那么是你的罗？”

“是的。”

“可是，如果我出它双倍的价值……”

“嘿！先生，脑袋是一件很贵重的东西啊。”

“不是你的。”

“怎么不是我的呢！”

“至少，现在这个时候。”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脑袋不值一文，譬如，如果我是公安委员会的一位暗探，明天你就要上断头台。”

司钥人骤然地转过身来，使得狗向他叫了起来。

他脸色苍白得象一个死人。

“不要转过身来，也不要变脸色，”爱国者说：“还是安静地把汤喝掉；我并不是一位暗探，却是一个朋友。使我进公西尔惹，把我放在你的地位上，把钥匙交给我，明天我数五万金里弗尔给你。”

“至少，该是真的吗？”

“啊！你有我的脑袋，作为你很可靠的保证呀。”

司钥人沉思了几秒钟。

“喂，”爱国者在镜子里看见他说，“喂，不要胡思乱想吧；如果你告发了我，如象在你的职务上你应该那样做的，共和

国并不奖励你一文钱；如果你为我服务，你就感觉到违背了你的责任，你尽责任得不到报酬总算是不公道的，我却给了你五万里弗尔。”

“啊！我很明白你的话，”司钥人说，“你的请求对我很有利；但是我怕后果……”

“后果吗！……你怕什么？呃，我绝不会告发你呀。”

“自然不是你。”

“我到差后的第二天，你到公西尔惹来绕一个圈子；我数每卷包有两千法郎的二十五卷给你；这二十五个包很容易装进你那两个袋子里去。付了钱，我再给你一个卡片，送你离开法国。你一经出国，不论你走到哪里，你纵然不是有钱的，也是自由的。”

“呃，就这样吧，先生，要来的让它来吧。我不过是一个穷鬼。我没有牵涉到政治。法国没有我总是一样兴盛。即使少了我，也不会灭亡。如果你做出坏事，总归你倒楣。”

“总之，”爱国者说，“我不相信我能够比别人现在干的还要坏。”

“请先生允许我不去批判国民公会的政策。”

“你这个聪明的家伙，有这样的哲学和天真的想法。嘿，什么时候你把我介绍给里却尔老爹呀？”

“今夜晚，如果你愿意。”

“是，好极了，说我是谁呢？”

“我的表哥马多市。”

“马多市！要得；我喜欢这个名字。什么职业呢？”

“做裤子的。”

“从做裤的到制革的，相差不远。”

"你是制革的吗？"
"我可能是。"
"真的。"
"什么时候你介绍我？"
"半点钟以后，如果你愿意。"
"那么在九点钟。"
"什么时候我得着钱？"
"明天。"
"你真的很发财吗？"
"还好过活。"
"一个旧党，不是吗？"
"与你何干！"
"既然有钱，又拿出钱来冒砍头的危险；旧党人真傻！"
"你要怎样呢！没裤党那样聪明，可是他们也没得着什么。"
"嘘！我的酒来了。"
"今夜晚在公西尔惹对门。"
"是的。"
爱国者付了餐费走出门去。
在门边他听到一个象雷那样大的声音叫道：
"喂，女公民！黄瓜炸猪排！你的格拉曲斯老表快饿死了。"
"这个好马多市！"司钥人啜着女店主刚才温柔地瞧着他，倾在他杯里的布尔果吟酒的时候，说道。

四十一

陆军部书记

那位爱国者出去了，但没有离开。他透过烟薰的玻璃去窥探司钥人，看他是不是在和共和国警察的暗探打交道，那时警察制度的高明是从来没有过的，原来社会上的一半人在暗探另一半人，不只是为着要在政治上得着光荣，而更是要使脑袋得着安稳。

但是这位爱国者所恐惧的事是没有的。九点还欠几分钟的时候，司钥人站起身来，摸女店主的下巴，跨出门去。

爱国者在公西尔惹堤边和他碰了头，两人一道走进监狱里去。

就在那一夜晚，这桩交易就做成了：里却尔老爹接收马多市做司钥人，来代替格拉曲斯公民。

这桩事在狱吏房里办妥以前两个钟头，另外一幕戏在监狱的另一部份展开了，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兴趣，但对于这个故事里的主要角色说来，却是有一样的重要性的。

公西尔惹的书记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已经很疲倦了，正卷起文件包要走出去，忽然有一个人被里却尔女公民带领着，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前。

“书记公民，”她说，“这里是你陆军部的同事，他代表部长公民，来抄录一些军籍的犯人的姓名。”

“呃！公民，”书记说，“你来得太迟了一点，我已经收拾

行李了。”

“亲爱的同事啊，请原谅我吧，”新来的人回答道，“我们的公事忙不过来，外勤的差事只有在剩余的时间去跑跑，而我们的剩余时间正是别人吃饭睡觉的时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请讲吧，我亲爱的同事，但是请快一点，正如你所说的，这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已经饿了。你有公文吗？”

“请看吧，”陆军部的书记说，同事拿出一封公文摆在他面前，他纵然很忙，却下细地研究了一番。

“啊！一切都是合法的，”里却尔女人说，“我的丈夫已经检查过了。”

“不管，不管，”书记继续研究，说。

陆军部的书记忍耐地等候着，他预备好，静候着这些手续的严格完成。

“好极了，”公西尔惹的书记说，“只要你高兴的时候，你就可以来。你有很多犯人的姓名要抄录吗？”

“一百多名。”

“那么，你要抄几天哟？”

“而且，亲爱的同事，我要在你这里，摆上一个小小的摊子，自然，如果你许可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公西尔惹的书记问道。

“今夜我约你上我家里去晚餐，我再向你解释；你不是说你饿了吗？”

“我并不否认那句话。”

“呃，你可以看见我的女人，她是一个好厨子，而且你可以认识认识我，我是一个好孩子哩。”

“我的天，是的，你对我这样费钞；可是，亲爱的同事……”

“啊！不要客气，答应我，等一会儿我过沙特列广场要买的牡蛎，在炙肉店要买来烤鸡，再加上杜朗太太善长的两三盘小菜。”

“你在诱惑我，亲爱的同事，”公西尔惹的书记说，他已经被这张菜单弄昏了，对于这位每天从革命法庭得两里弗尔公债券，价值还不到两法郎的小书记，这真算是难逢的盛筵了。

“那么，你答应了？”

“我答应了。”

“这样，明天开始工作；今夜晚，走吧。”

“让我们走吧。”

“你来吗？”

“等一下，只让我去向看守那奥国女人的兵士通知一声。”

“为什么你要通知他们呢？”

“好使他们知道我出去了，他们既然明白书记室里没有人，一切的声音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哎！真好；真是很警惕，我佩服！”

“你明白了，不是吗？”

“好极了。走吧。”

公西尔惹的书记真的走去叩门，一位兵士来开门问道：

“谁？”

“我！书记；你知道，我走了。晚安，吉伯特公民。”

“晚安，书记公民。”

门跟着就关上了。

陆军部的书记对于这一幕用高度的注意在研究，当王后的四

室的门还开着的时候，他的眼光迅速地透进第一间屋子的最深的地方：他看见另一个兵士杜舍伦坐在桌边，因此他探出看守王后的卫兵只有两名。

自然不须说，当公西尔惹书记转过身来的时候，他的同事在面貌上又装出淡漠无比的态度。

他们正走出公西尔惹的时候，就碰着两个人正要进去。

这两个正要进去的人便是格拉曲斯公民和他的表哥马多市。

马多市表哥和陆军部书记，双方表现的动作都象是出于一个相同的动机，彼此撞着的时候，这个拉一下他的皮帽，那一个拉一下他的宽边大帽，拉下到了眉毛那里。

"这些人是谁呀？"陆军部书记问道。

"我只认识一个：他是司钥人，名叫格拉曲斯。"

"哎！"另外一个人故意装做淡漠的样子，说道，"司钥人可以走出公西尔惹去吗？"

"他们有休假的日子。"

他们的谈话不再深入下去，这两个新朋友向商日桥走去。到了沙特列广场的转角处，那位陆军部书记，按照他所宣布的菜单，先买了装有十二打的牡蛎的篮子，再向惹勿尔堤走去。

陆军部书记的住宅很简单：杜朗公民住在格芮勿广场上一所没有门房的房子里，住了三间屋子。每一个房客都有一把开大门的钥匙，并且他们约定如果有人忘记带上钥匙，按照他所居住的楼的层数，只须在门上敲上一下两下或者三下，家里待着的人辨认这个信号，便会下去开门的。

杜朗公民袋子里是带上钥匙的，所以他不须去敲门。

法庭的书记觉得陆军部的书记的太太很合他的口味。

真的，她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她面貌上有一种深幽的愁苦的

表情，一眼看去就表现她有一种魅力。我们须注意到：愁闷是漂亮的女人最靠得住的迷惑人的方法；愁容使得所有的男子都会钟情，自然书记们也不会例外。不管你怎样说，书记们也还是人，不管有怎样高傲的自尊心，冥顽不灵的感觉，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愿去安慰一下一个在忧愁中的美人，如象多那①公民所说的："给她腮庞上的白玫瑰加上鲜艳的颜色，改变成为红玫瑰。"

这两位书记晚餐吃得很有口味，只有杜朗夫人一点东西都没有吃。

谈话的问题从这里扯到那里。

陆军部的书记对于这每天都有活剧的时代，怀着显然的好奇心，向他的同事不断地问：如象法庭的日常情况，开庭审判的日子，看管犯人的方法……

法庭的书记高兴有这样一位留心听话的人，乐意的回答，谈道：看监人的习惯，弗几页一丹维尔的性格，最后并提到每天夜晚在革命广场上表演悲剧的主角刽子手桑松公民。

跟着在他的轮次上，他向他的同僚主人问到陆军部里的情况。

"啊！，"杜朗说，"我没有象你那样的消息灵通，因为我只是书记室里的一个帮办，而不是正式的人员，地位远远不及你的那样重要。我虽然执行书记长的任务，可是只是一个不出色的雇员，自己做艰苦的事，别人收获着甜果；一切官署都是这样，即是在革命时代，也不能例外。也许有一天天旋地转，但是官署还是官署，不会改变的。"

"呃，我帮助你，公民，"法庭的书记说，已经被主人的美

① 多那（1734—1780）：法国的诗人。

酒，特别是杜朗太太的一双美丽的眼睛迷惑住了。

“啊！谢谢，”杜朗回答，“凡是可以改变习惯和地点的事，对于可怜的雇员都可算是消遣，我只怕在公西尔惹快快结束，并不怕它延长下去，杜朗太太在家里有些烦闷，只要每天晚间我能够带她到书记室里来……”

“我不觉得有什么不便，”法庭书记说，高兴他的同僚有这样一个惬意的散心的建议。

“她为我念罪犯的名册，”杜朗公民继续说，“而且如果你不觉得今夜的晚餐太坏，有时你可再来用这样的晚餐。”

“是的，但不要太费事了，”法庭书记带着自负的气概说：“我须得向你招认如果我比素常的习惯回到小麝街那所小屋子里去晚了一些，我会受责备的。”

“呃，这真是安排得好极了，”杜朗向他的太太说，“不是吗，亲爱的朋友？”

杜朗夫人总是那样的苍白、那样的愁苦，抬起头望着她的丈夫说：

“一定遵照你的旨意。”

十一点钟响了；是客人该走的时候了。法庭书记站了起来，向他新结交的朋友们告辞，向他们表示和他们认识并且叨扰他们的招待，他感到很大的愉快。

杜朗公民把他的客人送到楼梯边，跟着转身回到他房里去：

“喂，让维也芙，”他说，“去睡吧。”

那少妇不做声，站了起来，拿上一盏灯，走进右边的房间去了。

杜朗，或者宁肯说迪克斯麦尔，望着她走了出去，在她离开以后，皱着额头沉思了一会；跟着轮到他，转身回到对面的另外

一个房间里去了。

四十二

两张小柬

自从那时候开始，陆军部的书记每天夜晚都到法庭内他的同僚的办公室里辛勤地工作。杜朗夫人从事先预备好的犯人名册上抄下姓名来，杜朗再热心地缮正。

杜朗留心地观察着一切，但对一切都好象没有注意。他注意到每天夜晚九点钟，有一个盛饮食的篮子被里却尔或他的女人带来放在门边。

每天夜晚当书记向卫兵说："我走了，公民，"的时候，总有一个兵士，吉柏特或者杜舍伦，跨出门来，拿着篮子，送给玛丽·安东尼特。

在继续三个夜晚里，杜朗在他的工作上，留得更晚一些，那篮子在它的岗位上也留得更晚一些，因为卫兵总是要等到书记告别以后，才把他那只篮子收进去。

在把那装满了饮食的篮子收进去以后一刻钟，一个卫兵就把前夜收进去的另外一个空篮子送了出来，放在相同的地方。

第四个夜晚，那时已经是十月的开始了，当法庭书记退出去，只是杜朗或者迪克斯麦尔和他的女人在一道的时候，他故意把笔落到地上去，跟着向他周围一望，同样留心地竖起耳朵去听，好象有什么性命交关的事，他赶快站了起来，带着短促的步伐急忙跑到那门边去，他揭开盖着篮子的饭巾，向那块为女囚人

预备的软面包里，嵌进去一个银制的小针筒。

跟着，情绪使得他面色惨白，周身发抖，即使对于最坚强的性格，在干了这样一桩长期热切预备等待着的大事以后，也会受着这样的激动的；他转回到他的坐位上来，一只手伏着额头，另一只手压在心上。

让维也芙望着他这样做，但没有同他交言。通常，自从她的丈夫把她从穆里斯那里带回来以后，她总是等待他先开口。

可是，这一次，她打破了沉寂：

“是今夜吗？”她问。

“不，是明天，”迪克斯麦尔回答。

他又仔细向四面张望，竖着耳朵去听动静，然后站起来，关上记录簿子，走进那个小门去敲了几下。

“哼？”吉柏特说。

“公民，”他说，“我走了。”

“好，”在那监狱的小屋的深处说，“晚安。”

“晚安，吉柏特。”

杜朗听见门闩轻轻地响，他明白兵士来开门了，他便走了出去。

在由里却尔老爹的房子通向院子去的走廊里，他撞着一个头戴毛帽、腰挂一大串钥匙的司钥人。

一阵恐惧捉住了迪克斯麦尔；这个人，象他那行职业里的人那样粗暴，可能来盘问、检查他，也许会认识他。他拉下他的帽子，同时让维也芙把她的黑大衣上的领饰扯到眼睛上来。

他猜错了。

“哎！对不起！”司钥人说，虽然他是被撞着的人。

迪克斯麦尔听见这声音温柔而有礼，感觉很惊奇。这司钥人

无疑很着急，他溜进走廊，打开里却尔老爹的门，不见了。迪克斯麦尔拖着让维也芙，继续前进。

“真奇怪，”他走到外边来，门在他身后关上，冷空气清凉了他烧热的额头的时候，他说道。

“啊！是的，真很奇怪，”让维也芙悄悄地说道。

从前在他们亲密的时光里，这一对夫妻会讨论他们感觉惊奇的原因。但是现在迪克斯麦尔只把他的思想藏在心里，努力假想它是一种幻觉，至于让维也芙，跨过商慈桥的时候，只掉头回顾一下那阴森的法庭，那里有一个象是亡友的鬼魂那样的人，才唤醒了她甜蜜而又痛苦的回忆。

这两人到了格芮勿，却没有交谈一句话。

在这时期里，兵士吉柏特走出门来，拿着为王后预备的饮食篮子。那里面有水果、冻鸡、一瓶白酒、一壶清水、半节两斤重的面包。

吉柏特举起餐巾，认清这些被里却尔女公民放在篮里的东西象往常一样的。跟着，他掀开屏风：

“女公民，”他高声说，“晚餐在这里。”

玛丽·安东尼特正要劈开面包，可是她的指拇刚刚接触到那里，就有一种冷得象银子的感觉，她立刻明白这块面包里藏得有特殊的东西。

于是她向她周围张望，可是兵士已经退出去了。

王后停着一会儿不动，她计算着他渐渐走远了。

当她确定他已经坐在他的同僚的旁边的时候，她从面包里取出一个小针管。针管内有一张纸。她展开，读出下面这些：

“夫人，明天，在你现在接得这个纸条的时候，预

备着；因为那时，将有一个女人要进陛下的牢狱里来。这女人将和你掉换衣服；跟着，你便扶着你最忠诚的仆人的胳臂走出公西尔惹去。

"你不要担心从前面一间屋子里发出的响声；你也不要因为呼喊或者呻吟停住了脚；你只须赶快穿上要来代替陛下的那个女人的衣裳和披肩。"

"真忠诚啊！"王后悄悄地说道："感谢，我的上帝！我可不是象他们所说的，是人民恨恶的对象。"

她再念那字条。第二段引起她的注意。

"你也不要因呼喊或呻吟停住了脚。"她悄悄地念，"这是说有人要杀掉看守我的兵士，可怜的人啊！他们那样地怜悯我；啊！绝不，绝不！"

她再展开那张小纸条的第二半页，却是白的，因为她没有铅笔或者墨笔去回答照顾她的这位陌生人，她取下她围巾上的别针，在那信笺上刺上这几个字：

我不能也不该叫别人牺牲生命来换取我的生命。

M·A·[1]

跟着她把纸条重新放进那小针管去，再将它塞进劈开的面包的另一半节里。

这动作还没有完成，钟声响了十下，王后手里拿着一片面包，愁苦地数着迟缓有节凑的颤动的钟声，在俯瞰大家叫做妇

[1] M·A·是玛丽·安东尼特的名字的略写。

人庭的一扇窗子上，她听见一个坚锐的声响，好象钻石在玻璃上划过那样。跟着玻片上有一阵轻微的振动，这声音被一个有意的咳嗽声所淹没。跟着在玻璃片的一个角落上出现一个小纸卷，缓缓地落到墙脚下。跟着王后听见一串钥匙互相碰撞的声响声和在石板上走远了的脚步声。

她看出玻璃的一个角落上适才打穿了一个孔，这个走远了的人，由这个角，溜进来一张纸，无疑那是一张信笺。这信笺已经落在地上。王后注目看了它一下，一面仔细听是不是有一个兵士走近身来，但是她听见他们象往常一样在低声讲话，这是他们不愿扰她的一种默契。她于是轻轻地站起来，屏住气息，去拾起那张纸来。

一个薄而且硬的东西象刀鞘那样溜了出来落在砖上，发出金属的响声。这是一根最精利的锉刀，宁肯说是玩意似的宝贝，而不是工作的器械，但那是极锋利的钢所做成，即使用她软弱不娴习技术的手，在一刻钟内，也可以锉断最粗的铁棒。

“夫人，”纸上写道，“明天，九点半钟，有人要来在睁瞰妇人庭那里和看守你的兵士讲话。在这时候，陛下就锉断窗上由左到右的第三根铁棒……斜着锉，只需陛下一刻钟的功夫；预备好从窗上逃走……这信息是从你的一个最忠实的臣民而来，他贡献他的生命为陛下服务，而且甘愿幸运地为你牺牲。”

“啊！”王后悄悄地叫道，“这是一个诡计吗？不，我好象认识这个笔迹；和丹普尔的那个相同；这是红屋 骑 士 的笔迹。呃？也许上帝要我逃跑吧。”

于是王后跪下，逃避在囚人最高的安慰——祈祷里去。

四十三

迪克斯麦尔的预备

在一个无眠的夜晚以后，可怕的、血红的第二天终于来到了。

真的，在每年这个季节里，最美丽的太阳总带上一些苍白的斑痕。

王后差不多没有睡着，纵然睡着也没有得着休息；她刚刚闭上眼睛，就好象看见了鲜血，听见了惨叫。

她睡了，手上还捏着她那把锉刀。

日里一部份的时间里她都在祈祷。看守她的卫兵看见她祈祷得那样频繁，反而不介意她这种过度的虔诚。

有时这位女囚人从她的怀里抽出这把要救她的人给她的锉刀来，她把这薄弱的器械和那刚硬的铁棒拿来比较。

幸而这些铁棒只是下面一端嵌在墙里。

上面一端却嵌在一个横的铁条里面。既然下面嵌紧，只须把上面锉开，把上面的横条一拖，便可以拉掉了。

这些困难一点也不能阻止着王后，她完全了解这是可以办到的事，然而可能要实现的却不免要在她眼前演出流血的惨剧。

她感觉她的朋友要到她跟前来，他们须得杀掉看守她的人，无论如何她却不允许这样的事；这样两个人是她许久以来所见过的唯一怜悯她的人。

从另外一方面看，在别人叫她锉断的铁栅的外面，来拯救她

的人会把这两个卫兵杀掉，这两具尸体便可为她换得来生命、自由和复仇，这三件事，特别在女人眼里，是那样的甜蜜。她想到便祈求上帝她对于这件事有这样热切的希望。

她觉得看守她的兵士显然没有丝毫的怀疑，如果这个计划是她仇人方面的阴谋诡计，她觉得他们一定没有使这两个人知道。

如果不是这样，这两个简单的人，在一个习惯于痛苦，很有经验猜度灾祸的女人的眼睛里，一定会泄露他们的心事。

因此，王后差不多放弃了去考虑她的敌人在他们阴谋诡计里所开的两道门。但是诡计的顾虑离开了她以后，她更害怕看见在她眼前为她流血的惨状。

“奇怪的命运崇高的景象啊！”她悄悄地叹道，“两个阴谋联合起来打救一个可怜的王后，宁可说是一个可怜的女囚，她并没有请求阴谋者这样做，而这两个阴谋竟安排在相同的一个时间里。

“谁知道！也许这只是一个阴谋。也许这是殊途同归的一个策划。

“如果我愿意接受，我就可以得救。

“但是一个可怜的女人要代我去牺牲！

“而且要使这个女人到我身旁来，还有两个男人要被杀掉！

“上帝与后代人不会饶恕我的。

“不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可是她脑子里再出现古代奴仆为主人尽忠的伟大事迹，按着传统的观念，主人对于奴仆的生命是有支配的权力。可是这一种观念已随崩溃的王朝一齐消逝了。

“奥国的安思王后[1]却承认，”她对自己说道：“安思王后

---

① 奥国的安思王后：路易十三的妻子路易十四的母亲，儿子未成年时，曾摄政多年。

极端重视这个原则，认为皇族的安全是最高无上的事。

“安思王后和我是一个血族，也跟我的处境差不多是相同的。

“怎样的疯狂啊，跑到法国来步安思王后的后尘！”

“我不是因我的意愿到这里来的，两个君王曾经说道：

“‘这两个皇家的儿女，虽然从来没有会面，从来没有相爱，以后也许不会相爱，可是应该在同一个祭坛前面结婚，好使他们死在同一个断头台上。’

“我的死该不会牵联到我可怜的儿子的死吧，在我不多的朋友的眼里，他还是法国的君王呀？

“如果我的儿子也象我的丈夫那样死掉，他们两个阴灵该不会怜悯地笑我，因为我要避免流掉几滴普通的血液，致使我自己的血去垢污了摇摇欲坠的圣路易① 的御座呀！”

就在这样增长的痛苦中，怀疑的烧热里，脉搏加倍地跳动，恐怖畏惧的情况下，王后期待着黑夜的降临。

她窥探了看守她的人几次，他们的态度从来没有那样地安静。

这两个粗俗而善良的人对她的关怀，也从来没有象那时候使她感动得那样厉害。

夜影降临到牢狱里的时候，巡查的脚步走动的时候，刀枪响亮和狗吠的声音在黑暗的穹窿顶上反应出回声的时候，总之，整个监狱里的人表现惊恐绝望的时候，玛丽·安东尼特秉承着妇女天性里固有的软弱的性格，恐怖地站了起来。

“啊！我要逃，”她想：“是的，是的，我要逃。有人走来讲

① 圣路易（1226—1270）：即路易九世，曾两度加入十字军东征的战役。

话的时候，我锉一根铁棒，我等着上帝和解放我的人的命令。我应该为我的孩子活着，他们不该被人杀死，如果他们被人杀死，而我得了自由，啊！那么至少……”

她没有说完这句话，她的眼睛闭了，她说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梦，来袭击那个被关在上了铁闩加上铁栅栏的小屋子里的可怜的王后。但是在她的憧憬里，转眼间这些门闩，这些铁栅栏都要摧毁；她瞧见她置身在一队阴森残恶的军队里；她命令着点起火来，刀抽出鞘，她向一群人民——已经不是她的人民复仇。

在这个时间里吉柏特和杜舍伦静静地在谈话，预备他们的晚餐。

也是在这个时间里，迪克斯麦尔和让维也芙踏进了公西尔惹，如往常一样坐在书记屋里。过了一个钟头，也象往常一样，法庭书记做完了工，把他们留下。

门刚在他的同僚的身后关上，迪克斯麦尔赶忙冲到门边的那夜里要更换的那个空篮子那里去。

他拿着那个剩的面包，劈开，重新觅得那个小针管。

王后的回信藏在那里面，他满面苍白地念那封信。

在让维也芙的注视下，他把那张纸撕成粉碎，扔到炉子喷着火焰的口里去。

“好，”他说：“一切都布置好了。”

跟着他转身向着让维也芙：

“来，太太，”他说。

“我吗？”

“是的，我该低声地向你讲话。”

让维也芙冰冷、不动，象一尊大理石雕像那样，做了一个听

他摆布的姿态，挨近身去。

“看时间到了，太太，”迪克斯麦尔说：“听我讲。”

“是的，先生。”

“你宁肯要一个合于你的信仰的死亡，使你的同党称赞，整个民族怜惜你的死亡，而不愿意要一个羞耻复仇的死亡，不是吗？”

“是的，先生。”

“我在你的情人的家里碰着你的时候，我本来可以把你立刻杀掉。但是象我这样把生命贡献给一个光荣神圣的任务的人，应当使自己的不幸来为这个任务服务，这就是我决意去做的，宁肯说我们打算要做的。如象你所看见的，我没有清算这一笔账。我也饶恕了你的情人。”

瞬间，可怕的一种微笑在让维也芙失去了颜色的唇边闪过。

“至于你的情人，你认识我，你该明白，我留下他将来派更好的用场。”

“先生，”让维也芙说，“我已经预备好了，为什么这样啰索？”

“你预备好了吗？”

“是的，你杀我。你是对的，我等着。”

迪克斯麦尔瞧着让维也芙，不由自主地战栗了；这时候她是崇高的：她顶上好象有一圈最明亮的圆光，由爱情而来的圆光，把她照耀着。

“我再说，”迪克斯麦尔说，“我通知了王后；她等着；可是，很可能她拒绝，但是你要强勉她。”

“好，先生；下命令吧，我一定执行。”

“过一会儿，”迪克斯麦尔继续说，我要去敲门，吉柏特要来开门，就用这把匕首——迪克斯麦尔揭开他的衣服，从鞘里抽出一半，露出一把双锋的匕首来——就用这把匕首，我把他杀死。”

让维也芙不由主地发抖。

迪克斯麦尔用手做了一个姿势，叫她好好留心。

“我正砍他的时候，”他继续说，“你就冲到第二间屋子，王后住的屋子里去。那里没有门，你明白，只有一扇屏风，当我杀死第二个兵士的时候，你和她换了衣服。那时我挽上王后的胳臂，我同她走出门去。”

“很好，”让维也芙冷冷地说。

“你明白了吗？”迪克斯麦尔继续说：“每天夜晚大家看见你穿上这件遮面的黑纱披肩。把你的披肩让给陛下，打扮她犹如你平常打扮你自己那样。”

“我将照你所说的去做，先生。”

“现在剩下的只是我原谅你，我谢谢你，太太，”迪克斯麦尔说。

让维也芙带着一个冷冷的微笑摇摇头。

“我不需要你的原谅，也不需要你的谢谢，先生，”她伸着手说：“我所做的，宁肯说我要去做的，也许洗了一个罪恶，这罪恶是由软弱所造成的。而且这软弱，先生，你该记起你的行动，差不多是你强迫我去犯的。我躲开他，你把我掀到他臂里去；因此你是主谋、是裁判官、又是复仇的原告人。所以只有我才能原谅你，而且我原谅你弄死了我。还有我更该谢谢你，先生，为解脱了这个生命，自从你用你残酷的复仇，你把我和他的一切联系都砍断了以后，既然我已经和我唯一钟爱的人分开，这

生命已经是不能再活下去了。”

迪克斯麦尔把指甲嵌在胸上，他想回答，但却说不出话来。

他在书记室里踱上了几步。

“时间在过去，”他终于说：“每一秒钟有它的价值。呃，太太，你该预备好了吗？”

“我告诉过你了，先生，”让维也芙带着殉道者的镇静回答，“我等待着！”

迪克斯麦尔收起他所有的纸卷，走去看门是不是都关好了，是不是会有人走进书记室里来，跟着他想把他的指示向他的女人再说一遍。

“用不着，先生，”让维也芙说，“我完全明白我要去做的。”

“那么，别了！”

于是迪克斯麦尔伸出了他的手，好象在这崇高的时候，一切悲苦的往事都须得在这伟大的情势、崇高的牺牲面前消溶了似的。

让维也芙战栗着用手指尖接触一下她丈夫的手。

“靠近我的身旁，太太，”迪克斯麦尔说，我一砍着吉柏特，你便进去。”

“我预备好了。”

于是迪克斯麦尔右手紧紧握住他的大匕首，左手去敲那扇门。

四十四

红屋骑士的预备

前一章所写的那一幕正在王后的囚室对面的书记室门前经过的时候，或者说在两个卫兵所住的前半间屋里经过的时候，另外的事件在相反一面，即是在妇人庭里发生着。

一个人忽然之间冲了出来，好象是一尊石像从墙上分开来一样。这个人身后跟着有两只狗，一面在哼那支那时很流行的歌曲“滚蛋吧”，手上拿着一长串钥匙，去敲王后窗上的那五条铁棒。

起初王后发抖，但是，认出了这是一个招呼的符号，她立刻轻轻地把窗子打开，开始工作起来，手技的熟练是人所没有料到的，因为从在她丈夫消遣的锁钥厂里，她曾经度过一些时光，她曾经在手里玩过这时候她握住的要去拯救她那样的器械。

拿着一大串钥匙的人一听见王后的窗子开了，他就去敲那两个兵士的窗子。

“哈！哈！”吉柏特一边透过铁栏望去，一边说，“这是马多市公民哩。”

“正是他，”司钥人回答道。“呃，好象我们巡卫工作做得好呀？”

“还不是和往常一样，司钥公民。我想你没有寻着我们有什么疏忽吧。”

“咦！”马多市说，“可是今天夜晚不比往常，需要特别警

惕啊。”

“呸！”靠近窗来的杜舍伦说道。

“真的。”

“有什么事呀？”

“打开窗子，我就告诉你。

“打开吧，”杜舍伦说。

吉柏特开了窗子和司钥人握了一下手，因为他已经结交了这两个兵士了。

“有什么事呀，马多市公民？”吉柏特再说。

“国民公会争辩很激烈。你知道吗？”

“没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呀？”

“啊！首先，赫柏尔公民发现了一件事。”

“哪一件？”

“大家以为死了的那些阴谋家是活的，还没有死。”

“啊！是的，”吉柏特说：“德沙尔和笛页芮；我听说过，这些坏蛋在英国。”

“还有红屋骑士呢？”司钥人故意高声讲，为的是使王后也可以听见。

“怎么！他也在英国吗，那一个家伙？”

“绝不是的，他在法国，”马多市维持着那样高的声调继续说道。

“他真的又来了吗？”

“他并没有走开。”

“这真是一个很大胆的人哟！”杜舍伦说。

“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嘿，有人一定会捉住他。”

“真的，有人会捉住他，这件事看来好象容易，却是很不容易。”

这个时候，王后的锉刀在铁棒上锯得哧哧的响，虽然司钥人努力去掩盖住，可是他却怕被人听见，他故意用脚后跟踏在一只狗的爪上，它痛苦地高声嚎叫。

“啊！可怜的畜牲！”吉柏特说。

“呸！”司钥人说，“它该穿上木鞋。闭口，吉伦特党人，闭口呀！”

“你的狗名叫吉伦特党人吗，马多市公民？”

“是的，我就是那样叫他。”

“你讲的，”杜舍伦说，他拘囚在这里，也象囚犯那样对新闻感觉兴趣，“你讲的什么？”

“啊！真的，我讲到赫柏尔公民，那个爱国者！我说赫柏尔公民，他提议把奥国女人再带回丹普尔去。”

“为什么呢？”

“见鬼！因为他以为把她从丹普尔提出来，只是为着更好地受巴黎公社的直接监视。”

“哎！告诉我们一点那个捣蛋的红屋骑士的阴谋，”吉柏特说：“我看那里是有地道的。”

“这正是桑特尔公民告诉他的；但是赫柏尔说：危险一经指点明白以后，便不要紧了；在丹普尔看守玛丽·安东尼特，比较在这里，只需一半的提防，事实上丹普尔比较公西尔惹是一个更稳妥得多的地方。”

“我的天，”吉柏特说，“我呢，我倒想他们把她带回丹普尔去。”

“我明白你看守得发腻了。”

“不，只是她有点使我发愁。”

红屋骑士高声咳嗽；锉刀越是深入铁棒，声音越加响亮。

“他们决定些什么？”当司钥人的咳嗽毛病过了以后，杜舍伦问道。

“他们决定仍然把她留在这里，只是她的案件，立刻就要审判。”

“呃！可怜的女人啊！”吉柏特说。

杜舍伦的听觉无疑要比他的同事更灵敏一些，而且注意力也没有那样被马多市捉住，伏下来去听左边那屋子里的声音。

司钥人看见了这个动作。

“所以你看，杜舍伦公民，”他兴奋地说，“阴谋者的企图将越来越是拚命地干，因为他们知道前面的时间是不多了。监里的卫队要加一倍，因为他们是会用武力来夺取公西尔惹的；阴谋者会残暴地杀尽一切，直到他们挨近了王后，我是说直到他们挨近了卡贝寡妇。”

“嘿！呸！你所说的阴谋家，他们怎样进来得了呢？”

“化装成爱国者，他们再干一次九月二日的事变，这些坏蛋！监狱一经打开，嘿，晚安！”

这两兵士骇呆了，他静默下来一会。

司钥人带着快乐和恐惧两种情绪听见锉刀继续地在响动。九点钟敲响了。

同时有人在敲门，但是这两个忙着听话的兵士，不去管它。

“呃，我们等着瞧吧，等着瞧吧，”吉柏特说。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作为真正的共和党人，死在我们的岗位上，”杜舍伦加上这一句。

“她该快做好了吧，”司钥人心中一面想，一面揩拭湿了他

额头上的汗。

“还有，在你那一面，”吉柏特说，“我想，你也会和我们站在一起，因为，如果真有象你所说的事件到来，他们也不会对你比对我们两样地就饶恕了你。”

“我的天，”司钥人说，“我通夜地巡查，疲倦得要死；你们还可以换班，至少两夜里可睡一夜。”

这时候门又敲响了。马多市战抖起来，一切干扰，不管怎样细心，都实在阻碍他的阴谋的成功。

“什么事呀？”他不由自主地问道。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吉柏特说，“陆军部的书记要走了，他通知我。”

“哎！很好，”司钥人说。

但是那书记继续地敲门。

“好！好！”吉柏特没有离开窗子叫道，“晚安！……再见吧！”

“我看他有话要对你讲，”杜舍伦转身朝着门说道。“回答他吧。”

他们听见那书记讲话的声音。

“来吧，兵士公民，”他说：“我有话要对你讲一下。”

这被情绪改变了通常腔调的声音，使得司钥人竖起耳朵来听，他感觉得那是很熟悉的声音。

“你要什么，杜朗公民？”吉柏特问

“我要给你说一句话。”

“呃，你明天再说吧。”

“不，就是今夜；我该在今夜对你说。”那声音再说。

“啊！”司钥人悄悄地对自己说，“怎么样的？那是迪克斯

麦尔的声音。”

这带着凶兆的颤抖的声音，好象是幽森走廊里的回响，再附上死亡的哀号一般。

杜舍伦转过身去。

“呃，”吉柏特说，“既然他一定要说，我就去听。”

于是他向门边走去。

司钥人利用这个机会，两个卫兵的注意都被一件没有料到的情形所吸引住了的时候，他跑到王后的窗下去。

“做好了吧？”他说。

“我只做了一半多，”王后回答。

“啊！我的天！我的天！”他悄悄说，“赶快，赶快！”

“呃，马多市公民，”杜舍伦说，“你到哪里去了？”

“我在这里，”司钥人赶忙从第一间屋子的窗下过来叫道。

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刚回到他的地位上的时候，一个可怕的叫声从狱室里响亮起来，跟着是一阵咒骂声，跟着是刀剑抽出刀鞘的声音。

“啊！罪犯！啊！匪徒！”吉柏特叫道。

一阵战斗的喧嚣声从走廊里发了出来。

同时，门开了，在司钥人眼里出现二个黑影在门边争斗，展开一条路，一个女人冲进来，她推开杜舍伦，直奔到王后的房间里去。

司钥人赶快跳到另一堵窗下去，他看见一个女人跪在王后的面前；她祈恳，她哀求那女囚人和她换了衣服。

他用火烧的眼睛在望，努力想知道这女人是谁；因为她已觉得认识了她，他忽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

“让维也芙！让维也芙，”他叫道。

王后已经把锉刀扔在地上，好象是累得快要死了。这又成了一个失败了的策划。

司钥人双手执着已经锉断一半的铁棒，拚命地摇。

但是锉刀的损害还不够深，铁棒还抵抗住他的努力。

这时候，迪克斯麦尔正要努力把吉柏特再同她一道推进监狱里去，可是杜舍伦沉重地压住门，把迪克斯麦尔推了出去。

但是他关不上这扇门，因为绝望的迪克斯麦尔把他的胳臂放置在门和墙的当中。

这胳臂的末端捏着一把匕首，因刺在挂剑的带子的铜扣上弄得钝了，只在那兵士的胸上，划开了制服，割破了皮肉。

这两个人彼此鼓舞着，使力地干，而且同时鸣警呼救。

迪克斯麦尔感觉他的胳臂快要断了，他拿肩头靠住门，凶猛地一推，才把他那受伤了的胳臂抽了出来。

那扇门碰撞地一声关上，杜舍伦把它闩住，吉柏特再把钥匙一转。

一阵迅速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跟着一切都静寂下来。两个卫兵互相望了一眼，在他们周围去搜寻。

他们听见那假司钥人企图拉断铁棒的声音。

吉柏特冲进王后的囚室里去，他看见让维也芙跪在她的面前，祈求她同她换掉衣服。

杜舍伦拖着他的步枪，跑向窗边去：他看见一个人吊在铁棒上疯狂地摇，可是却枉然地越不过来。

他向他瞄准。

少年人看见枪筒向下对他指着。

“啊！是的，”他说，“杀我吧，杀！”

绝望表现崇高，他坦开他的胸膛，去向枪弹挑战。

“骑士，”王后叫道，“骑士，我恳求你；活着吧，活着吧！”

一听见玛丽·安东尼特的声音，红屋骑士便跪了下去。

枪弹射了出去，但是那动作救了他，子弹从他头上飞过。

让维也芙以为他的朋友被杀了，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硝烟散去的时候，妇人庭里已经没有人了。十分钟以后，三十名兵士，被两个军官带着搜遍公西尔惹最隐秘的角落。

一个人也没有找着；陆军部的书记已早在里却尔老爹的椅子前面，镇静含笑地走过去了。

至于那位司钥人，他出去的时候，高声喊叫：

“警报！警报！”

队伍里的兵士本想用刺刀拦住他；但是他的狗向兵士们猛扑过去。

只留下让维也芙，被人捉住、审讯和监禁起来。

四十五

寻　找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故事里的一个主角久久放置在一旁，这个人在前一章所叙述的事件进展的时期里，比一切人都更苦痛，而且他的苦痛是最值得引起我们的读者的同情。

明亮的太阳照耀在造币厂街上，老妇人们在门前欢乐地闲聊着在过去十个月里已经没有鲜红的云彩笼罩在巴黎头上，那正是穆里斯驾着他允许去找来的两轮轻车转回家来的时候。

他把马的络头交给圣·尤斯违席教堂门前一个擦皮鞋的人牵着，他心中充满了欢乐，跃上了他的楼梯的台阶。

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心复活，它可以使沙漠里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人的幻影重新显现，这种在情人的心灵里歌唱着的声音，它可以把整个世界蒙上一层希望和幸福的光彩，同时这是一种生长的情绪，还是一种自私的情绪，使恋爱的人除了所爱的对象以外，一切都盲目地不会看见。

穆里斯没有看见那些妇女，也没有听见她们的批评，他只看见让维也芙在预备行装，这一走便可以给他们以永久的幸福；他只听见让维也芙在闲唱她的小曲，这小曲在他耳里是那样幽扬悦耳，他甚至在她声音的抑扬婉转里分辨出锁钥关上旅行匣的杂音。

在楼梯上，穆里斯站住了脚，门是半掩半开的，可是素常总是关着的，这情景使得穆里斯惊诧。他朝四周一望，看看让维也芙是不是在走廊里；可是却没有她的踪影。他走进去，穿过待见室，餐厅，客厅；他检查了卧房。待客室、餐厅、客厅、卧室都是空空的。他叫、他喊，却没有人答应。

勤务员出去了，那是我们知道的；穆里斯以为他不在的时候，让维也芙需要一根绳索来捆箱匣，需要一些旅行的设备来装点车辆，差他下楼去购买这些东西去了。他看来这是太不谨慎了；虽然他已很着急，但还不疑心有什么意外的事故。

穆里斯期待着，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有时靠着窗子，朝外面望，夹着雨点的空气从那微开的缝隙处飞了进来。

不久穆里斯想是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音，他竖着耳朵去听；那不是让维也芙的脚步声；他一直跑到梯头处，靠着扶手朝下面望，他认出是勤务员，他带着仆人们常有的无忧无虑的态度爬上

阶梯。

“西屋那！”他叫。

勤务员抬起头来。

“哈！是你，公民！”

“是，是我，女公民上哪里去了？”

“女公民吗？”惊奇的西屋那一边爬一边问道。

“是的。你在下面看见她吗？”

“没有。”

“那么，再下去。问看门的人，再向邻舍访问。”

“立刻就去。”

西屋那下去了。

“赶快，哼！赶快！”穆里斯叫道：“你没有看见我象在火炭上吗？”

穆里斯在楼梯口等了五、六分钟，没有看见西屋那转来，他走进屋里去，又依着窗子朝外面望，他看见西屋那进了两三个小铺里去，又走出来好象没有探听得什么。

他着了急，唤他回来。

勤务员抬起头来，看见他着急的主人立在窗口。

穆里斯向他做手势，叫他再上楼来。

“她不可能出去，”穆里斯对自己说道。

他又叫：

“让维也芙！让维也芙！”

一切都死了。孤寂的房子里好象连回声都没有了。

西屋那又出现了。

“呃，只有看门的看见过她。”

“看门的看见过她吗？”

"是的，邻人们一点也不知道。"

"你说看门的看见她吗？怎样的呢？"

"他看见她出去了。"

"她真的出去了吗？"

"好象是。"

"一个人吗？让维也芙不可能会一个人出去。"

"她不是一个人，公民，她同一个男人。"

"怎么！同一个男人吗？"

"至少，看门的公民是这样说的。"

"把他找上来，我该知道这人是谁。"

西屋那向门走上两步，跟着又转身回来：

"等等看，"他象是在回忆说道。

"什么？你要什么？说嘛，你把我弄死了。"

"也许是那个从后面来追赶我的那个人。"

"有一个从后面来追赶你的吗？"

"是的。"

"为什么呢？"

"代替你来向我讨钥匙的人。"

"哪个钥匙，混蛋？说呀，说呀！"

"房门的钥匙。"

"你把房门的钥匙交给了一个陌生人吗？"穆里斯双手拉住勤务员的领巾叫道。

"但是他不是一个陌生人，先生，他是你的一位朋友。"

"哈！是，我的一位朋友？好，他一定是罗兰。不错，他会同罗兰出去的。"

于是穆里斯在苍白的面貌中露出笑容，拿手巾去擦满头的

汗。

“不是，不是，不是，先生，不是他，”西屋那说。“天呀，我是熟悉罗兰先生的呀。”

“那么，他是谁呢？”

“公民，你很知道这个人，有一天他来过的……”

“哪一天呀？”

“你很是发愁那一天，他带着你出去，你回来就很高兴了……”

西屋那已经注意到这一些事。

穆里斯带着疯狂的神气望着西屋那；他四肢都在发抖，跟着沉默了很久：

“迪克斯麦尔？”他叫道。

“我的天，是的，我想就是他，公民。”勤务员说。

穆里斯站立不稳，偏偏倒倒向后退去，倒在一张椅子上。

他的眼睛罩上了浓雾，看不见了。

“啊！我的天！”他喃喃地说道。

跟着，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瞧见那一束遗忘了的宁肯说是让维也芙留下来的紫罗兰。

他冲到那里去，拿着它，吻它；跟着，再注意到它所放的地方。

“不怀疑，”他说：“这些紫罗兰……是她最后的辞别了！”

穆里斯转过身去，只是那时才注意到箱子才装好一半，剩下的换洗衣服还放在地上或者在半开的柜子里面。

无疑这些在地上的换洗衣服是让维也芙看见迪克斯麦尔的时候，从她手上落下去的。

从这时候起一切都得着了解释。那一幕景象在他眼里活跃地呈现出来，在这曾经见证过那样的幸福的四壁里，显得尤其可怕。

一直到那个时候，穆里斯垂头丧气，心灰意冷。可是，醒转过来他很可怕，他的怒气真是骇人。

他站了起来，关上还半开着的窗子，从他的书桌上取下来为着旅行已经装了子弹的两支手枪，检查一下火药管，看见它是装好了，他把那些武器放进袋子里去。

跟着他把两包路易从抽屉深处拿出来，溜进他的钱袋里去，再拾起套在鞘里的剑。

“西屋那，”他说，“我想，你对我是忠实的；你服侍了我的父亲和我已有了十五年。”

“是的，公民，”勤务员回答，他一向以为他主人是最大胆最坚强的人，现在却在他那张象大理石般灰的脸和他从来没有看过的精神紧张的颤抖面前，骇昏了。“是的，你有什么命令给我？”

“听！如果在这里住过的那位太太……”

他停住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颤抖得那样厉害，以致他不能说下去了。

“如果她转来，”过一会他再说，“接待着她；把她关在屋子里；拿取这支短枪，站在楼梯旁边，拼着你的脑袋、拼着你的生命、拼着你的灵魂，不许别人进来；如果有人要强迫进门来，保卫着她；砍！杀！杀！一点不要怕什么，西屋那，我负一切责任。”

这少年的声音，他那热切的信心激动了西屋那。

“为着让维也芙女公民，”他说，“我不但要杀，而且被杀。”

“谢谢……现在，听我讲，我恨恶这所房子，如果我寻不着她，我不愿再上这里来。如果她能逃脱，再转回到这里来，你在那个日本大花瓶里插着她喜爱的雏菊，放在窗子上。日夜就这样，夜里便挂上一个灯笼。每次我经过巷口的时候，我就抬头望；只要我看不见灯笼或者花瓶，我就继续去寻找。”

“啊！先生，谨慎呀！谨慎呀！”西屋那叫道。

穆里斯一句话也不回答，飞奔出去，跃下楼去，好象长了翅膀一般，他朝着罗兰的家跑去。

当他得知这消息的时候，我们真难形容这位可敬的诗人的惊骇、忿怒和疯狂；这真是足以引起阿尔斯特为皮那得①做动人的挽诗的时机呀。

“那么你不知道她在哪里？”他不断地问了又问。

“失落了，失踪了！”穆里斯在一阵绝望的顶点，呻吟道，“他杀掉她了，罗兰，他杀死她了！”

“呃！不，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好穆里斯，他没有杀死她；象让维也芙这样的女人，他不会不加思索就杀死的。不，如果他要杀死她，他就会立刻把她杀死，为着表示报复，他就会把她的尸体留在你的家里。不，你看，他同她一道逃走，真象寻着宝贝一样地高兴呀。”

“你不认识他，罗兰，你不认识他，”穆里斯说：“那个人眼光里带着灾祸的神气。”

“嘿，不是，你弄错了；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在我看来，他把她带去做牺牲品。他让人把他和她一并捉住，把他们俩一并杀掉。啊！危险就在那里，”罗兰说。

这些话更加使得穆里斯发狂。

① 阿尔斯特和皮那得是两个顶好的朋友。

“我一定要找着她，一定要找着她，不然，我就死掉！”他叫道。

“啊！我们一定会找着她，”罗兰说：“只是，你需要镇静一下。喂，穆里斯，我的好穆里斯，相信我，不用思想，我们便找不着；象你那样激动，便不会思想。”

“再见，罗兰，再见！”

“你要干吗？”

“我走了。”

“你抛弃我吗？为什么呢？”

“我不顾一切：我要去找警备委员会主席，我要向赫柏尔、丹东、罗伯斯庇尔说：我招认一切，只是他们该把她还我。”

“好的，”罗兰说。

不再说一句话，他站了起来，束紧他腰带上的扣子，带上军帽，象穆里斯那样，拿着两只实弹的手枪，放在袋里。

“让我们走吧，”他说道。

“但是你受连累了！”穆里斯叫道。

“呃，还有呢？”

亲爱的，演完了戏。

才欢欣地转回家去。

“我们该从哪里下手去找呢？”穆里斯说。

“先找老地方，你明白吗？老圣·扎克街；再去侦探红屋骑士；他在哪里，迪克斯麦尔一定也在哪里。跟着我们再向老哥得芮那些房子去找。你知道，有人说把安东尼特又带回丹普尔去了！相信吧，象他们那样的人，不到最后绝望的时候，不会不去救她的。”

“是的，”穆里斯说，“你真说得对……红屋骑士，你想他

离开巴黎了吗？”

“迪克斯麦尔一定在这里。”

“真的，真的，他们总在一起，”穆里斯说，模糊的光明刚才给他一点儿理解。

于是，从这个时候起头，这两个朋友开始到处寻找；但是一切都是枉然。巴黎是很大的，它的阴影是很厚的。它隐藏着罪恶和不幸交给他的秘密，比深渊还要幽深。

罗兰和穆里斯走过了格茵勿广场一百遍，他们查过让维也芙藏身的小房子也有一百遍，她被迪克斯麦尔不息地监视着，好象从前的出家人监视用做祭物的牺牲品一般。

让维也芙在她这一面，已看清楚命运注定终归一死，象一切具有高贵心灵的人一般，甘愿做牺牲，不做声地死去；她不大为着迪克斯麦尔，而却为王后的救赎担心，穆里斯为着报复，可能把这件事声张出去。

所以，她深深地缄默，好象死神已经早把她嘴唇封闭上了一样。

可是穆里斯没有通知罗兰一声，已向那可怕的公安委员会的委员做了请求；罗兰在他这一面，也没有向穆里斯说，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在相同的一天，弗几页—丹维尔在他们的名字旁边，都划上一个红十字。而且把可疑这两个字用血红的括号联在这两个姓名的上面。

四十六

审　　判

统一不可分裂的法兰西共和国十一年风月二十三日，相当于那时的人叫做的旧历一七九三年十月十四日，从清早起一大群好奇的人民侵入了审判厅里革命法庭的旁听席。

法院的走廊里，公西尔惹的巷道内挤塞满了热心焦急的观众，互相交换着喧嚷和热情的语言，正如象波涛互相交换怒号和泡沫一般。

虽然好奇心激动着每一个观众，也许就是因为这种好奇心的原故，这人海里的每一个波涛，在两重栅栏里荡动、拥挤，外面的障碍推他们前进，里面的障碍搡他们后退；于是这进退不息的潮汐差不多保持在原来的地位上。位置站得比较好的人懂得需要使得别人原谅他们的幸运，于是把他们所看见的告诉旁边位置比较不好的人，这些人又再把自己所看见所听闻的传达过去。

可是，靠近法庭的小门那里，一团密集的群众，凶猛地竞争十方吋的空间或者高空子，因为十方吋的空间可以透过两个肩头去望见法庭一个角落和审判官的面貌，十吋的高空子可以冒过人头去俯瞰庄严法庭和被告人的容颜。

不幸这条从走廊到大厅的窄径，差不多全被一位阔肩的人塞住，而且他把两只胳臂，曲着弓形的姿态，挡住了波动的人群，如果这个血肉的墙壁支持不住，这人群会倒坍在法庭的大厅里面去。

这个屹立在法庭门限上不可动摇的人是一位美少年，对于人群给与他的每一个凶猛的冲击，他只是把他蓬松的头发，象狮鬣那样的一摇，他的眼睛严肃而勇敢地一睁。当他用眼光和动作把这些人群推向后面的时候，他又不动地注意着。

有一百次密集的群众企图推倒他，因为他身材高，把后面的视线挡住了；但是如象我们说过的，他象岩石那样的不可动摇。

可是，在这人海的那一端，在拥挤的群众里，还有一个人带着凶猛的毅力要打开一条路径。在他不息的前进里，没有什么阻挡得住他，被他挤到后面去的人的拳头，被他推倒的人的咒骂，女人的呼号（这人群里实在有不少的女人）都阻挡不住他。

他用拳头来还击拳头，他用骇退人的眼光来报复咒骂，用一种轻蔑的冷静来对待呼号。

他终于达到了封住到法庭去的道路的那个勇猛少年背后。在大家的盼望里——要看这两个凶猛的敌人怎样交锋——他使用他特殊的通过的方法，那便是把他的手肘象尖劈那样插进两个观众当中，再把他整个的身体挤了进去，即使最连接得紧的两个身体也会被他分开来。

可是这个少年人，身材矮小，面貌苍白，四肢细长，他的体质虽然是这样的脆弱，可是他热火似的眼睛却蕴蓄着伟大的意志。

但是他的手肘刚刚接触着他前面那少年的膀，这少年对于这个突来的袭击诧异得急忙转过身来，举起拳头去打扁这冒昧的妄人。

这两个敌对的人于是面对了面，一个小小的呼叫同时从他们那里迸发出来。

他们才互相认识了。

“啊！穆里斯公民，”那脆弱的少年人带着不能形容的痛苦的声音说道，“让我过去，让我去看，我请求你！以后你再把我杀掉！”

那人真的是穆里斯，对于这颗永恒的忠诚的心，不可摧毁的意志，深深地受了感动，表现出他的同情和钦佩。

“你吗！”他悄悄地说：“你到这里来，好不谨慎啊！”

“是的，我在这里！但是我已经用尽气力了……啊！我的天！她讲话了！让我看看她！让我听听她！”

穆里斯退后一步，那少年站到他前面去。因为穆里斯站在人群的最前面，于是挨了那样多的拳头和咒骂才达到那里的人，便没有什么障碍住他的眼界了。

这一幕情景和因此引起的细语激动了审判官们的好奇心。

那被告女人也朝这一方面望；于是在第一列她便瞧见而且辨认出骑士。

象一股寒战似的东西在一刹那里激动了坐在铁椅上的王后。

这场审判的主持人是审判长哈尔茫，公诉人是检察官弗几页一丹维尔，辩护人是王后的律师叔屋一拉加尔德，延长到审判官和被告的精力不能支持的时间。

在这整个时间里，穆里斯不动地站在他的地位上，虽然厅堂上和走廊里的观众已经改换好几次了。

骑士找着一根柱头去支持自己，他和他依靠着的柱头上假漆的颜色一样苍白。

黑夜跟着降临在法庭上：几支燃着的蜡烛放在审判官的桌上，几盏冒烟的灯挂在厅堂的壁上，照在这尊贵女人的面上，发出灾祸的血红的反光，从前她在凡尔赛宫节日的煊赫的火光中，表现得是怎样的美丽。

她一个人在被告席上，有时回答着审判长简短而轻蔑的问话，有时她依在她的辩护人的耳边悄悄地谈论。

她的白而且平的额头没有丝毫失掉她素常的骄傲，她仍穿着黑色条纹的衣服，自从皇帝死后，她就不愿换上别的衣服。

审判官们站起来，退庭讨论；审询的一庭算是结束了。

“我表现得太骄傲了吗，先生？”她向叔屋—拉加尔德问道。

“啊！夫人，”她的律师答道，“你象你本来的面目那样动作的时候，你总是好的。”

“看她好骄傲哟！”旁听的一个女人叫道，好象回答那不幸的王后刚才问她的律师那个问题一般。

王后把头转向那个女人。

“呃，是的，”那女人再说，“我说你骄傲，安东尼特，就是你的骄傲把你毁了。”

王后的脸红了。

骑士回头去望着说这些话的那个女人，轻轻地回答道：

“她曾经是王后呀。”

穆里斯握住他的手腕。

“喂，”他悄悄地对他说道，“拿出勇气不要使别人看出你来了。”

“啊！穆里斯先生，”骑士回答，“你是一个大丈夫，你明白你向一个大丈夫在讲话。啊！告诉我，你相信他们要判她的死刑吗？”

“我不相信，”穆里斯说，“我敢断定。”

“啊！一个女人啊！”红屋骑士哽咽地叹道。

“不，一个王后，”穆里斯回答。“你自己刚才这样说过

呀。”

骑士在他的轮次握住穆里斯的手腕，拿出不可相信的力量，他强迫他向他倾侧。

时间正是早上三点半，观众已经很稀少了。这里那里的灯火业已熄灭，大厅里许多地方坠入黑暗之中。

最黑暗的一部份里便站着骑士和穆里斯。

“为什么你在这里，你来干吗？”骑士问道，“你，先生，不是有一副老虎的心肠吗？”

“哎唷！”穆里斯说，“我到这里来为的是要探听一个不幸的女人的下落。”

“是的，是的，”红屋骑士说，“那个被她的丈夫强迫推进王后的牢狱里的女人，那个在我眼底下被捕的女人，不是她吗？”

“让维也芙吗？”

“是的，让维也芙。”

“那么，让维也芙已经被监禁，被他的丈夫所牺牲，被迪克斯麦尔杀死了吗？……啊！我明白了，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骑士，把经过都告诉我，并且告诉我：她现在哪里？告诉我：我可到哪里去找她？骑士……那女人，她是我的生命，你懂得吗？”

“呃，我看见她，她被捕的时候，我在场。我那时也企图劫走王后！但是事先我们没有商量，我们的计谋不是互相帮助，反而成了互相危害。”

“你就不救她吗，你的妹子，让维也芙？”

“我能够吗？她和我当中还有一排铁栅栏。嗳！如果你在那里，如果把你的力量和我的加在一道，那该被诅咒的铁棒也许会折断，我们会把她们两人都救走了。”

“让维也芙！让维也芙！”穆里斯悄悄地叹息。

跟着拿出一种不可言传的疯狂的表情望着红屋骑士，他问道：

“迪克斯麦尔呢，他怎样了？”

“我不知道。他从他那一面，我从我这一面，都逃跑了。”

“啊！”穆里斯咬紧牙齿说，“如果我再碰着他呀……”

“是的，我明白。但是，对于让维也芙，还不能算是绝望，至于这里，至于王后……啊！哼，穆里斯，你是勇士，你有权力，你有朋友……啊！我祈求你，如象祈求上帝……穆里斯，帮助我救救王后。”

“你还那样想吗？”

“穆里斯，让维也芙也和我一齐向你请求呀。”

“啊！不要再提起那个名字吧，先生。谁知道你是不是象迪克斯麦尔一样牺牲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呀？”

“先生，”骑士骄矜地说道，“我为着一个任务，我只知道牺牲我一个人。”

穆里斯正要回答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肃静，先生！”骑士说：“肃静！审判官走进来了。”

穆里斯感觉面色苍白站立不稳的红屋骑士刚用手挽住他的胳臂，颤栗得很是厉害。

“啊！”骑士喃喃地道：“啊！我的心快要碎了。”

“拿出勇气来，控制住你自己，否则，你就被毁了！”穆里斯说。

真的，庭上的人都进来了，再开庭的消息传播到走道和回廊去。

人群又向大厅拥挤过来，灯光好象为这宣判的严肃的时候重新明亮起来。

王后被人再带了进来；她站得直直的，不动，骄矜，定睛，闭唇。

宣布死刑的判词对她读了。

她听着，不变色，不皱眉，甚至她脸上没有一条肌肉表现出丝毫的情绪。

跟着她转眼望着骑士，给他一个漫长而多情的注视，好象对于这个她一向看做忠诚的柱石表示感谢；她依住卫兵长的胳臂，安静地、尊贵地离开了法庭。

穆里斯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感谢上帝！"他说，"在她的言词里没有一句牵联到让维也芙，还有希望。"

"感谢上帝！"红屋骑士在他那一方面也悄悄地说道，"一切都完了，斗争结束了。我已经没有气力再前进了。"

"拿出勇气来，先生！"穆里斯悄悄地说道。

"勇气我是有的，先生，"骑士回答道。

他们两人握手以后，从不同的出路去了。

王后被带到公西尔惹，她进房间的时候，大钟刚敲响了四下。

穆里斯刚跨上新桥的桥头，就被罗兰张开一双胳臂把他挡住。

"停住，"他说，"不许过去！"

"为什么呢！"

"首先，你往哪里去？"

"回家，现在我可以回去了，因为我刚才探听到她的下落。"

"很好；可是你不能回去。"

"理由呢？"

“理由，请听：两个钟头以前，宪兵上你家去提你了。”

“啊！”穆里斯叫道。“呃，那更该回家了。”

“你疯了吗？还有让维也芙哩。”

“真的。那么，我们上哪里去呢？”

“天呀！上我家去。”

“可是我连累了你。”

“那更是应该了；走吧，来吧。”

于是他拖着穆里斯走了。

四十七

传教士与刽子手

王后出了法庭，被领到公西尔惹监狱。

她到了她的房间，便拿剪刀把她修长美丽的头发剪了，这些头发因为一年以来没有施粉，变得越加美丽了；她把这些头发包在一张纸内，并且在这张纸上写道：“我的儿子和我的女儿分存。”

于是她坐下，宁肯说她倒在一张椅子上，审判经过了整整十八个钟头，她已经是精疲力竭，倒下去就睡着了。

七点钟屏风移动的声音把她突然惊醒过来；她转过头来，看见一个她从不认识的人。

“你要什么？”她问道。

那个人挨近王后，向她招呼，好象没有把她当做王后似的。

“我姓商桑[1]。”他说。

王后轻微地抖了一下，站了起来。只是这个姓便比一篇长的演说还表达更多的意义。

“你来得很早呀，先生，”她说：“你不能缓一会儿吗？”

“不，夫人，”商桑回答：“我奉命来的。”

这句话说完，他再向王后跨进一步。

这个人身上而且在这时间里，一切都很明白而且可怕。

“啊！我明白了，”那女犯说，“你想来剪我的头发吗？”

“那是必须的，夫人，”刽子手说。

“我知道的，先生，”王后说，“我想不要麻烦你。我的头发在那边桌子上。”

商桑跟着王后手指的方向望去。

“只是，”她继续说，“我希望今夜晚送到我孩子们的手里。”

“夫人，”商桑说，“这不关我的事。”

“可是，我想……”

“我只得着，”刽子手说，“……他们的遗物……他们的衣服，他们的珠宝，除了正式说明送给我的东西之外，一切都送到救济院，属于医院里贫苦的人；这是公安委员会的命令所规定的。”

“可是，先生，”玛丽·安东尼特坚持地问，“我可以使我的头发送到我的孩子们那里吗？”

商桑不说话。

“我负责去试试，”吉柏特说。

---

① 商桑：有名的刽子手。

那个女囚人送给这个兵士一个难以言语形容的感激的眼光。

"现在，"商桑说，"我是为剪你的头发而来的；既然你已经自己剪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让你一个人独处一会。"

"我恳求你，先生，"王后说："因为我需要宁静和祈祷。"

商桑低头出去了。

于是只留下王后一个人了，前面我们所写的吉柏特那句话，是他从隔壁伸过头来说的。

当这位判了刑的人跪在比别的凳子更矮的，可以当做祈祷的跪凳上的时候，另外一幕和我们所说的一样的骇人的活剧在拉·西特[①]的圣朗德芮小礼拜堂的教士住宅内表演着。

这教区的本堂神父刚才起床，他的老管家婆正在安排他简单的早餐，忽然间教士的住宅门上有凶猛的叩门声。

即使在今天教士的住宅里，一个突然的拜访总是表示有一桩事情：不是施洗，便是结婚，或者是最后的忏悔；可是在那个时期里，一个陌生人的拜访可以是为了一桩更严重的事件。真的在那个时期里，教士已经不是上帝的代理人，他须得向凡人交代明白。

纪纳尔长老应该是最不怕交代的一个人，因为他已经向宪法作了效忠的誓言；对于他，良心和真正的生活比自尊心和宗教的精神还更有力量。无疑，纪纳尔长老承认在这样的政府下面是会有进步的，并且恨恶那些借着神权的名所犯的罪恶；他一面崇拜着他的上帝，一面接受了共和制度的博爱主义。

"去看看，扎善特太太，"他说："去看看，这样大清早，谁来敲门？如果来人请求的不是一桩紧急的事，告诉他今天早上

① 拉·西特：巴黎中心塞纳河里一个小岛。

我已经接受了公西尔惹的邀请，而且过一会就要上那里去。”

扎善特嫂子，从前名叫玛德列伦太太；但是她后来拿一朵花的名字[①]来代替她原来的名字，正如纪纳尔长老拿公民的头衔来代替了神父的头衔一样。

在她的主人邀请下，扎善特嫂子赶忙爬下小花园的台阶，到进屋来的大门边：她拔开门闩，一个面色很苍白的少年人来访，他的精神非常激动，可是容貌却很温柔、诚恳。

“纪纳尔长老先生在家吗？”他说。

扎善特看见这新来的人衣服凌乱，胡须冗长，精神恍惚。这一切在她眼里都是不好的征兆。

“公民，”她说，“这里既没有先生，也没有长老。”

“对不起，夫人，”那少年人说，“我是要会圣朗德芮的住持教士。”

扎善特虽然是爱国的；可是“夫人”这个名称，别人不愿意称呼王后的，这人却用来称呼她，她感觉有点惬意；于是她回答道：

“他不见人，公民；他在念他的祈祷经。”

“那么，我等待，”那少年人回答。

“但是，”扎善特嫂子回答，这样的坚执使得她又起了对他所怀的坏念头，“你等着是枉然，公民；因为他被邀请去公西尔惹，而且立刻就要走了。”

那少年脸色白得可怕，宁可说他由苍白而变为死灰了。

“果然是真的了！”他悄悄地说道。

跟着，他高声说：

---

① 扎善特：意思是“风信子”。

“那正是，夫人，”他说，“使我到纪纳尔公民这里来的原因。”

他一边说，就一边走进门来，他轻轻地却是坚决地推开了门闩，不顾扎善特嫂子的阻挡和威胁，他终于走进屋来，而且深入到长老的房间里来了。

长老看他迸出一个惊异的叹声。

“请原谅，神父先生，”少年立刻说道，“我要向你接洽一件很严重的事；请允许只有我们两人在这里。”

这位老教士根据他的经验了解高度的痛苦的表情。他从这少年失魂丧魄的面貌上，认出一种伟大的热情；从他的激昂的声音里，认出一种崇高的情绪。

“出去吧，扎善特嫂子，”他说。

少年人用焦急的眼光望着这位管家妇，她习惯了参与她主人的秘密，迟迟不肯退出去；等一会，当她关上门的时候，那陌生人说：

“神父先生，首先，你要知道我是谁？我告诉你，我是被通缉的人；我是被定了死刑的人，我只是靠着冒险的大胆才活着；我是红屋骑士。”

长老从他的大椅上惊骇得跳了起来。

“啊！一点也不要害怕，”骑士说：“没有人看见我进来，即使有人看见，他们也不认识我；两个月来我的面貌已经大大地改变了。”

“但是，究竟，你要什么，公民？”神父问。

“今天早上你要上公西尔惹，不是吗？”

“是的，我曾经被那里的门监邀请过了。”

“你知道为什么呢？”

“为一个病人，为一个将死的人，也许为一个定了死刑的人。”

“你说得对，是的，一个定了死刑的人等待着你。”

老教士惊诧地望着骑士。

“但是你知道这人是谁？”红屋骑士说。

“不……我不知道。”

“呃，这个人，就是王后！”

长老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

“王后吗？啊！我的上帝！”

“是的，先生，王后！我探听得他们要为她请哪一位教士？才知道是你，我就跑来了。”

“你要我做什么？”教士被骑士的凶急的声调骇坏了，问道。

“我要……我不要，先生。我来恳求你，祈求你，哀告你。”

“究竟为什么呢？”

“使我同你一道去见陛下。”

“啊！但是你疯了！”长老叫道：“你把我毁了！而且你要把你自己毁了！”

“绝不要怕。”

“可怜的女人已经被定了死刑，已经算是完了。”

“我知道那个；我去看她，并不是想要救她，而是……，听我讲，我的神父！你没有听我呀。”

“我不听你的话，因为你请求我做一件办不到的事；我不听你的话，因为你的动作象一个疯人，”老人说：“我不听你的话，因为你把我骇昏了。”

“我的神父，放心吧，”那少年人竭力镇静住自己说：“我

的神父，相信我，我的神志是清醒的。王后已经毁了，我知道那个；但是如果我能跪在她膝下，即使一秒钟，那将会救了我的命，如果我看不见她，我就自杀，既然你使我绝望，你将把我的身体和灵魂一齐杀掉。”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那教士说，“你叫我牺牲我的生命，想想吧；我纵然上了年纪，我活起对于许多贫苦的人还是很需要的；我纵然上了年纪，叫我去寻死，那是等于自杀。”

“不要拒绝我，我的神父，”骑士答道：“听我说，你该需要一位司仪的助手：收容我，带我同你一道去吧。”

教士努力去恢复他的坚定，可是他的态度已经软弱了。

“不，”他说，“不，这会使我违背我的责任；我已经向宪法宣誓，我是从我的内心，本着灵魂和良心宣誓的。那个定了死刑的女人是一个有罪的王后；如果我死是对我的邻人有好处，我宁愿受死；但是我不愿违背我的责任。”

“但是，”骑士叫道，“当我对你说，当我对你反复地说，当我向你宣誓说我不要去救王后；呃，凭藉这本圣经，呃，凭藉这个十字架，我宣誓我去公西尔惹不是为了要救她不死。”

“那么，你要做什么呢？”老人被这种不可仿效的绝望的声音所感动，说道。

“听我说，”骑士的心灵好象要在嘴唇上觅着一条出路，说道，“她是我的恩人；她对我有些友谊！她临终的时候看见我，我敢说，对她是一个安慰。”

“这就是你所要的一切吗？”教士被那锐不可挡的声音动摇了，问道。

“没有丝毫别的了。”

“你没有定下任何阴谋去打救那个死囚吗？”

“没有。我是基督徒，我的神父，如果在我心里有丝毫不真实的黑影，如果我希望她活着，如果我有丝毫要去设法救她的思想，上帝将把我永恒地打入地狱。”

“不！不！我不能答应你什么，”神父说，“我不能答应一个具有那样多那样大的危险思想的人，去和他同干那种疯狂的勾当。”

“听我讲，我的神父，”骑士带着深邃的痛苦说，“我象一个孝顺的儿子那样对你讲话，我只怀着基督徒的仁爱的情绪向你接洽；没有一句酸涩的话语，没有丝毫的威胁，从我口里出来，不管我的头里是怎样在发酵，我的血是怎样在燃烧，我的绝望是怎样在腐蚀我的心，虽然我怀着武器；看，这是一把匕首。”

这少年从他的胸怀里取出一把明亮精制的利刀，在他颤动的手里发出寒光。

神父赶忙躲开。

“不要怕，”骑士带着愁苦的微笑说：“别的人，知道你是一个守信的人，会用威胁来取得你的许诺。不，我已经恳求你，我再双手合十，额头叩地地恳求你：使我和她再见一面；你看，这就是我的保证。

于是他从他的袋子里取出一张纸条，送给纪纳尔长老；这老人展开来，读出下面这些字：

> 我，红屋骑士，菲力普，凭着上帝和我的荣誉申明：我用威胁的手段去强迫圣朗德芮可尊敬的本堂神父带我上公西尔惹去，虽然他是拒绝而且非常不愿意的。凭此作证，我特签名：
>
> 红屋

“好！”教士说：“但是还须对我宣誓：不要冒失；不但是我的生命需要有保障，我还担负着你的生命哩。”

“啊！我们不要那样想吧，”骑士说：“你应允了吗？”

既然你坚持要那样做，我也只好这样了。你在下面等我，当她经过登记室的时候，那时，你就可以看见她……”

骑士执着老人的手，他拿着一样的尊敬和热忱去吻这只手，和他去吻十字架一样。

“啊！”骑士悄悄地说，“至少他将象王后那样地死去，刽子手的手将不会接触到她！”

四十八

囚　　车

红屋骑士一经得着圣朗德芮的本堂神父的允许以后，他便急忙走进身旁半开的小屋子，他认出这是长老的盥洗间。

在他手里一转，他唇上的髭、唇下的须，都在剃刀下一扫而光了；那时他才看见他自己面色苍白得象死灰那样可怕。

他转身回到原来的屋子里来，外貌象平静了；他好象完全忘记了，虽然他的髭须都已经剃掉，在公西尔惹他还可能被人认识出来。

在退出的时间里，已经有两位执事来找过长老，他带着使人不能怀疑的大胆，使寒热病的自己改容，跟着长老走，他从那时候作为法庭的大铁门进去。

他也象纪纳尔长老一样，穿着黑色的长袍，因为教士的袈裟已经被废除了。

在登记室里，他们看见五十多个人，有些是监狱的职员，有些是议员，有些是公社的委员，都等着要看王后过去，他们是为着任务或者为着好奇到这里来的。

当他到了囚室对面，他不再听见长老和卫兵同门吏交谈的时候，他的心跳动得很凶猛。

只是有一个人手执剪刀和一幅新剪下来的衣料，在门限上撞着红屋骑士。

红屋骑士转过身去，认出这个人就是刽子手。

“你要干什么，公民？”商桑问道。

骑士努力地抑制住在他血脉里不由自主地滚动的寒颤。

“我吗？”他说，“你看得明白，商桑公民，我是圣朗德芮本堂牧师的助手。”

“啊！很好，”刽子手答道。

商桑于是转身过去，向他的助手发布命令。

在这期间，红屋跨进登记室里面去，再从那里走进两个卫兵所驻的那屋子里去。

王后对于别人，虽然是那样的尊贵而骄矜，可是对于这两个兵士却是那样的善良而且温柔，这两个好人是完全被征服了：他们好象宁肯说是她的仆人，而不是看守她的兵士。

骑士虽然到了那里，他还不能看见王后，因为屏风是关上的。

屏风曾经张开一下，给教士过去，可是跟着在他身后就关上了。

当骑士进来的时候，这段谈话已经开始了：

“先生，”王后带着她锋利而矜骄的声音说，“既然你已经向共和政府宣誓效忠，我是受共和国处死，我对你就没有信心。我们不是信奉着同样的上帝！”

“夫人，”纪纳尔长老对于她轻蔑不愿做忏悔的态度，很感动，回答道：“一个将死的基督徒应当心中没有恨恶地死去，她不应拒绝上帝，不管这上帝是以哪一种形态向她显现的。”

红屋向前跨上一步想去揭开那屏风来，希望在她看着他的时候，明白他为什么上那里来，她便会对那位神父改变意见；但是这两位兵士向前把他阻住。

“呃，”红屋说，“我是神父的司仪助手呀……”

“既然她拒绝要这位神父，”杜舍伦回答道，“她更不需要他的司仪助手了。”

“但是她也许会接受的，”红屋提高嗓子说：“她不接受是不可能的。”

可是玛丽·安东尼特太沉溺于激动她的情绪当中，因而她不能听见而且辨认骑士的声音。

“走开吧，先生，”她向纪纳尔继续说道，“走开，离开我吧；既然现在我们生活在自由制度下的法国，我就要求随我的意思死去的自由。”

纪纳尔还想劝劝。

“离开我吧，先生，”她说，“我叫你离开我。”

纪纳尔还想再说一句。

“我要这样，”王后带着玛丽·戴芮斯①的姿态说道。

纪纳尔走出来了。

---

① 玛丽·戴芮斯：奥国王后，玛丽·安东尼特的母亲。

红屋努力把眼光朝屏风的缝隙里望，但是女囚人把背转过去了。

刽子手的助手和教士迎面撞过；他手上提着一条绳索。

骑士眩晕、绝望不堪，还没有能够发出一个叫声，做出一个动作，来完成他的企图的时候，兵士已经把他推到门边去了。

所以他和纪纳尔又在囚室的走廊里碰头了。从走廊又把他们赶到登记室，王后拒绝忏悔的消息已经传到那里了，玛丽·安东尼特的奥国式的骄傲，引起一些人粗暴的咒骂，引起另外一些人的背地赞美。

“去吧，”里却尔向长老说道，“回家去吧，既然她把你赶掉，她要照她所愿意地死去。”

“呃，”里却尔女人说，“她做得对，我也会象她那样做的。”

“那你就错了，女公民，”长老说。

“闭口，女人，”门吏睁大了眼睛悄悄地说：“那与你有什么关系呀？去吧，长老，去吧。”

“不，”纪纳尔回答，“不，不管她怎样，我还是陪伴着她；纵然是一个字，如果她听了，便会使她记起她的责任；况且公社还把这件事当成任务交给我……我该服从公社。”

“就这样吧，但是把你的助手遣回去吧，”军队的指挥粗暴地说道。

这人是法兰西喜剧院昔日的演员，名叫格拉猛。

骑士的眼睛闪闪地放出光芒，不由自主地把手插进胸里去。

纪纳尔知道他的背心的下面有一把匕首，拿一种恳求的眼光，去阻止了骑士。

“饶了我的命吧，”他悄悄地说：“你看对于你一切都毁了，你还要同她一道毁了吧，在路上我要对她谈到你，我向你发誓；我要告诉她你冒生命的危险要见她最后一面。”

这些话镇静住了那少年的狂热；而且他本能的反映袭击他，使他整个身体的组织都表现出一种奇特的软弱了。这个具有英雄的意志和奇特的力量的人，现在却智穷力竭了；他现在坠入犹豫疲惫、昏沉欲睡的屈服状态下，快要进入死亡的境界了。

“是的，”他说，“应该是这样，耶稣上十字架，她上断头台；神圣和君王都深深地喝尽人们奉献给他们的苦酒。”

这少年怀着这样退让的颓丧的思想，让人把他推了出去，除了不由自主地叹息以外，不再表示任何的抗拒，正如蓄意死去的阿菲利亚①让波浪把她卷去一般。

在公西尔惹的铁栏外大门前，拥挤着一个伟大可怕的人群，没有看过这种景象的人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焦燥压住所有的情绪，一切情绪都高声地在表达，以致形成汹涌漫长的喧嚣，如象整个巴黎的人民都聚集到审判厅这一区来了一般。

在这人群的前面扎住了一大队兵士，严密地用武器戒备着，为的是保护参加这个盛会的人民安全。

如果有人想在这坚固的人为的墙壁上强迫打开一条路，那是徒劳无益的，这个死刑将要执行的消息，在每一秒钟内使得许多爱国者新从城外边远的地方赶来，因此人数增加不息。

红屋被人赶出公西尔惹以后，站在兵士们的前面。

他们问他是什么人。

---

① 阿菲利亚：莎士比亚悲剧《汉姆雷特》中的女主角。

他告诉他们，他是纪纳尔长老的助理教士，可是王后拒绝了他的任务。

兵士们听见这句话，把他推到观众的前面去。

那里他又被人逼迫说出他对兵士们所说过的话。

跟着下面这些喧嚷的问题就吵个不停：

“他从她那里来的……他看见了她……她说些什么？……她在做什么？……她还是那样骄傲吗？……她已将颓丧了吗？……她哭了吗？……”

骑士总是拿着温柔甜蜜的声音去回答这些问题，好象他的生命结束以前，这是他所作的最后的努力了。

他的答话是简单纯粹的实情，可是在他的说话里，对于玛丽·安东尼特的坚定，便有些赞扬的意思。这样简单聪明的言语，从一位教士的口里说了出来，便使得许多人的心中充满了愁苦。

当他谈到小太子、公主和这位被推下宝座的王后，被杀掉丈夫的妻子，被抢掉儿子的母亲，这个孤独的、被遗弃的、周围都是刽子手的女人……的时候，许多刚才还怀着仇恨的眼睛，现在却充满了赶快擦干的热泪。

十一点的钟声在法院的大钟上敲响了，一切声音都静了下来。十万个人都在计数这钟声的每一次叮当。

最后一下消逝了，一阵喧嚣的呼声从大门后面迸了出来，同时一辆囚车，从花堤那方向驶来，把人群驱开，停在阶梯的脚下。

王后立刻出现在长阶的顶上。群众带着各式各样的情绪望她；呼吸好象都停下来了。

她的头发剪短了。在囚禁期间，不少鬓发变白了，这种银灰

的色调更使得她纤细的轮廓显得奇特地苍白，在这崇 高 的 时刻里，付与凯撒①的女儿以一种差不多是天使般的美丽。

她穿上一身白色的长袍，她的手被缚在背后。

她这样出现在人前，右边是纪纳尔长老，左边是刽子手，两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一阵悄悄的言语在人群中喁喁地传开，只有能够明白人们心里最秘密的情绪的上帝，才能够了解。

一个人在刽子手和玛丽•安东尼特当中走过。

他便是格拉猛，向她指着那羞辱的囚车。

王后本能地向后面退了一步。

“上去，”格拉猛叫道。

每个人都听到这个命令，因为一切喁喁的私语都静下来了。

王后满面通红，一直红到发根，但是立刻又白得 象 死 人一般。

她的惨白的嘴唇在蠕动。

“为什么给我一辆囚车，皇帝不是乘着御辇上断 头 台 去的吗？”

纪纳尔长老向她耳边悄悄地讲话，无疑在安抚这帝王的矜骄的最后爆发。

王后不说话了，蹒跚地向前走去。

商桑伸出胳臂去扶持她，但是他的手还没有接触着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站得很挺挺的了。

独自一个人前进。她走下阶来的时候，一个助手放了一个踏足的木凳在囚车后面。

王后踏上车去，后面跟着长老。

---

① 凯撒：本是罗马皇帝的称号，这里是“帝王”的意思。

商桑叫他们都坐下。

车子开动了，群众象波涛般在滚动，兵士们有一点儿惊心，竭尽他们的力量，要把群众赶向后方。于是囚车和前列观众当中露出一条大的空隙。

在这些空隙里忽然发出一阵悲哀的嚎泣。

王后惊诧地站了起来，向周围注视。

最后才看见了她那只小狗；这畜牲自从被人摒弃在公西尔惹之外，和它女主人分离以来，已经不看见她有两个月了。它不顾人们的叫嚷和脚踢，它正向囚车跑去；可怜的小黑狗，王后看见它瘦削、悲哀的惨状，可是一转眼间，它便落到马脚的后面去了。

王后只好定睛地望着它。语言是枉然的，因为她的声音会丧失在鼎沸的人声里；她也不能指点，因为她的手是被缚住的。总之，她的表情无疑是枉然的。

过一会她又瞥见了它一次。

它被站在俯瞰人群的大炮上面一位面色苍白的人抱在怀里。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的容貌使得他好象比众人都要高出些，他望望王后以后，用手指着天空。

玛丽·安东尼特也向天空望着，甜蜜地微笑着。红屋骑士长长地叹息，好象她的微笑伤害了他似的。囚车在商惹桥转了方向，他又消逝在观众里了。

四十九

断头台

在革命广场上，有两个人背靠在一根灯柱上等待着。

他们和群众一齐在等待着；这些群众，一部分奔到法院的门前，一部分奔到革命广场，其余的人喧嚷地拥挤在这两个广场之间的道路上。他们等候着王后到达断头台，那座刑具经过日晒雨淋，经过刽子手的玷污，还有更可怕的！经过牺牲者的血染，仍然雄立在那里，矜骄而幸灾乐祸地俯瞰着它四周的一切人头，好象一位王后高临着她的臣民一般。

这两个人臂挽着臂，嘴唇是苍白的，眉毛是蹙着的，悄悄地语无伦次地在讲话，他们是罗兰和穆里斯。

他们隐藏在观众里，但是他们的地位却是使得大家羡慕的，他们不断地在低声讲话，在从商惹桥到革命桥活动着的人海里，并不比一切观众们的谈话更少兴趣。

我们刚才说过的，断头台高临着众人的头颅这个看法，实在使他们两人有些感动。

“看啊，”穆里斯说，“那可恶的怪物怎样举起它红色的胳臂；我们不会想象它在召唤我们吗，它张开它的小门，象一张可怕的血盆大口，在向我们微笑吗？”

“啊！我的天，”罗兰说，“我承认，我倒不属于那些诗意的一派，把一切都看做是红色的那一派。我呢，却把一切都看做是玫瑰色的，在这可恶的机器下面，我歌唱过，而且想唱道：

一息尚存，
希望未绝。

“即使他们杀妇女的时候，你也希望吗？”

“呃！穆里斯，”罗兰说，“革命的儿子，不要否认你的母亲吧。呃！穆里斯，继续做一位忠实善良的爱国者吧。穆里斯，要去受死的那个女人，并不象其余的女人，要去受死的那个女人，是法国的罪人。”

“啊！我抱歉的并不是她；我所哭的也并不是她！”穆里斯叫道。

“是的，我明白了，她是让维也芙。”

“呃！”穆里斯说，“你看，就是那个思想使得我发疯：她在那些供给断头台机以饮食的人，名叫赫扎尔和弗几页一丹维尔那些人的手里；那些已经把那可怜的爱罗伊斯送到这里来，又快要把那骄傲的玛丽·安东尼特送到这里来了。”

“呃！”罗兰说，“那正是勾引起我的希望的原因；人民的忿怒，把这两个暴君当做盛筵，被他们吞了下去以后，他们至少可以餍足一会儿，正如蟒蛇需要三个月的功夫去消化它所吞食下去的东西一样。那时它就不再吃人，好象乡下的先知们所说的，最小的一块都会使它害怕的。”

“罗兰，罗兰，”穆里斯说，“我比你更要实际一些，我要悄悄地对你说的，我将预备着高声地说出去：罗兰，我恨那新的王后，我看她会继承着他们就要毁掉的奥国女人。她将是一位可怕的王后，她的紫袍是每天所流的血染成的，商桑便是她的首相。”

“呸！我们就逃开吧！”

“我却不这样想，”穆里斯摇着头说，“你看为着避免在家

里被捕，我们只有逗留在街上了。”

“呸！我们可以离开巴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着我们的，不要丧失信心。我的伯父在圣多马尔等着我们；旅费，护照，一点也不缺少。没有兵士会拦住我们，你怎样想呢？我们现在留在这里，只是因为我们愿意留在这里。”

“不，我的具有一颗忠实的心的好友，你所说的并不正确……你留在这里，是因为我要留在这里。”

“而且你想留在这里去找让维也芙。呃，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简单、更正确、更自然的吗？你想她在监狱里，那是很可能的；你要照顾她，那么你只好留在巴黎了。”

穆里斯叹了一口气，显然他的思想是恍惚的。

“你还记得路易十六受刑的那天吗？”他说。“我还想得起我当时情绪激昂和矜骄的气概。我在那天是这些群众当中的一个首领，可是今天我却躲藏在他们的缝隙里去了。我站在断头台前面，比爬上去的皇帝还要伟大。罗兰，怎样的改变啊！特别是想到：仅仅九个月的功夫，便造成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反动！”

“九个月的恋爱，穆里斯！……爱情啊！脱罗亚①因你陷落！”

穆里斯不住地叹气；他的飘荡的思想采取了另外一个途径，展望着另外一个境界。

“那可怜的红屋，”他悄悄地说，“这对他真是一个愁苦的日子啊。”

“啊唷！”罗兰说，“我在革命中看出的最愁苦的情况，穆里斯，你要我说出来吗？”

---

① 脱罗亚：荷马诗史以里亚特中所叙述的小亚细亚的一个城市。

“说吧。”

“那便是我们时常把该结交做朋友的当作了敌人，把……当作了朋友……”

“我很难相信一桩事，”穆里斯打断罗兰说。

“哪一桩呀？”

“他为什么不筹划，不管怎样狂妄的计谋，去救王后呢？”

“一个人更比十万人有力量吗？”

“那正是我所说的：不管它是怎样疯狂……我呢，我必定要去救让维也芙呀……”

罗兰皱上了眉头。

“我再对你说，穆里斯，”他说，“你走错路了；即使你要救让维也芙，你也不会变成一个坏的公民。但是，不讲了，穆里斯，有人在听我们讲话。瞧，人头在荡漾；嘿，看，商桑公民的仆人，升起他的篮子，望着远方。那奥国女人快到了。”

真的，随着罗兰所注意到的人头的荡漾而来的，是群众当中一个漫长的逐渐增大的鼎沸的人声。这好象一阵暴风，由其呼啸，终于变成怒吼。

穆里斯藉着灯竿的帮助，抬起他高大的身材，向圣昂诺锐街望去。

“是的，”他颤栗着说，“她来了！”

真的，大家开始看见出现另一架和断头机一样可恶的机器：囚车。

囚车的左右两旁闪耀着卫队的武器，在囚车的前面，格拉猛挥舞他的长剑，去回答一些狂热者的呼声。

但是，囚车前进的时候，这些呼声在对死囚的冷酷阴沉的注视下面，忽然变得静寂了。

面貌从来没有象这样有力地引起人们的尊敬；玛丽·安东尼特从来没有这样的伟大，没有这样的象王后。她的矜骄和勇气使她周围的人发生恐惧的意念。

她对于不遵照她的意思来陪着她的纪纳尔长老的劝告，淡然没有感觉，她的额头并不向左右摆动；她脑子里活跃着的思想，象她的眼光一样不可动摇；囚车在不平的石路上摇摆得很猛烈，因此显得她姿态更坚定，真好象是一尊大理石的雕像，装在一辆车里游行；不过这尊皇家的雕像两眼发光，头发在风中飘荡罢了。

一种沙漠式的静寂忽然降临在这三十万观众之中，天穹第一次射出了太阳的光辉。

不久，在穆里斯和罗兰所站立的地方，听见了囚车辚辚的响声和卫队所骑的马的嘶鸣。

囚车在断头台脚下停住了。

无疑在沉思当中的王后，惊醒过来，明白了：她把她的骄傲的眼光向着群众，她先前看见站在大炮上面那个面色苍白的少年，又出现在一个界石的顶上。

他从这界石上，对她致了一个敬礼；和她从公西尔惹出来的时候，他给她的敬礼一样。跟着，他迅速地从那里跳了下来。

有一些人看见了他，因为他穿着黑色的长服，所以谣传说有一位教士等待着玛丽·安东尼特，要在她上断头台的时候，为她做临终的赦免。而且也没有人去搅扰骑士。在崇高的时刻里，对于某些事件，是需要崇高的敬意的。

王后谨慎地走下踏脚的三级阶梯来；她被商桑扶着，他一面完成他所负的任务，一面对她表示出最高的敬意，到最后的时刻。

当她走向断头台的阶梯去的时候，有几匹马踢起后脚，几个

站岗的警卫，几个兵士，好象在颤动，失去了平衡；跟着一只黑影好象溜进断头台下去了；但是静寂立刻就恢复过来，在这严肃的片刻里，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的地位，没有人愿意放过这个正要完成的伟大活剧的丝毫细节；所有的眼睛都望着那个囚犯。

王后已经站在断头台的平台上面。教士总是不断的对她讲话；一个助手从她后面轻轻地一推，另外一个助手解开盖着她肩膀的围巾。

玛丽·安东尼特感觉这只不洁的手掠过她的颈项，她骤然地动了一下，踏着了商桑的脚，他不使她看见，是要把她系在那要命的木板上。

商桑抽出他的脚来。

“原谅我，先生，”王后说，“我不是有意做的。”

这是凯撒的女儿、法国的王后、路易十六的寡妇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杜绮勒锐宫里的大钟刚敲了正午后的一刻；玛丽·安东尼特同时进入了永恒。

一阵可怕的呼声，一阵具有一切忍耐、欢乐、恐怖、死亡、希望、胜利、赎罪多式多样的情绪的呼声，象暴风雨一般，盖住了另外一个微弱悲伤的声音，它同时从断头台下发了出来。

这声音纵然是很微弱，可是兵士们是听见的；他们向前跨上了几步；群众没有以前那样挤得紧了，象河流冲开了一个缺口那样，把栅栏推倒，卫兵挤散，象潮水一般涌到那断头台脚下来，使得它都摇动了。

每个人都想逼近去看看这皇族的遗体，大家以为皇朝在法国从此是被摧毁了。

然而兵士们在寻找另外的东西：他们找那越过他们警戒线溜

到断头台下面去的那个人影。

两个兵士从那里转来，牵住一个少年人的领带，他的手把一幅染满鲜血的手巾压在自己的心上。

他后面跟着一条西班牙小狗，它啼嚎得很是悲哀。

“杀掉那个贵族！杀掉那个旧党！”有几个人指着那位少年人叫道，“他把他的手巾浸在那奥国女人的血里；杀掉他！”

“伟大的上帝！”穆里斯对罗兰说，“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吗？”

“杀掉那王党！”狂人们再叫道，“抢掉他那张手巾，他想把它留做纪念。拔掉吧，拔掉吧！”

一种骄傲的微笑在这少年的嘴唇边荡漾着，他解开他的内衫，露出他的胸膛，让他的手巾落下。

“先生们，”他说，“这血不是王后的血，却是我自己的血；让我安静地死去吧。”

一条深深的光亮的刀痕在他的左乳下面张开大口地显现出来。

群众大声呼叫向后退缩。

那时，那位少年缓缓地衰弱，跌倒在地上，两眼望着断头台，恰象殉道者望着祭坛一般。

“红屋呀！”罗兰在穆里斯耳边悄悄地说道。

“永别了！”这少年低着头含着一个严肃的微笑悄悄地说，“永别了，宁肯说是再见吧！”

他在骇呆了的兵士们面前断了气。

“在变成了坏的公民以前，罗兰，”穆里斯说，“还有那件事要做。”

小狗在这死尸周围失魂丧魄地哀鸣。

“嘿！这是小黑狗，”手上捏着一根粗棍的人说，“嘿！这是小黑狗；过来，我的小小的老朋友。”

狗向唤它的人走过去；可是它刚刚到了他手所能达的范围，这人举起他的棍子，把它的脑袋打碎，放声大笑起来。

“啊！大坏蛋！”穆里斯叫道。

“闭口！”罗兰止住他悄悄地说，“闭口，否则我们就被毁掉了……这是西蒙。”

五 十

搜 捕

罗兰和穆里斯回到罗兰的家里来。穆里斯为着不要太显然地牵累了他的朋友，养成了一种早出晚归的习惯。

他混迹在人群里，旁观着囚徒们转移到公西尔惹来，因为他不知道让维也芙禁闭在哪一个监狱里，他便这样去探寻她的踪影。

自从他上次拜会了弗几页—丹维尔以来，罗兰给他说得明白，第一次公开的露面就会把他毁掉，那么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还不能给让维也芙以丝毫的帮助，穆里斯但求和他的情妇一起，纵然是立刻失去了自由，因此他的举动不能不谨慎，怕的是永远见不着她了。

所以每天早上他由卞尔姆①走到自由门，由玛德依勒特走到

① 这三个地方都是巴黎的修道院，大革命时改为监狱。

圣·拿扎尔，由拉一弗尔斯[1]走到卢森堡[2]，站立在每个监狱的门边，等候着把被告们带上革命法庭的囚车。他的眼睛扫过那些牺牲者以后，他又跑到另外一所监狱去。

但是他不久就明白：十个人的活动还不够这样去探着巴黎那时所有的三十三个监狱，他于是只好留在法庭边，期待着让维也芙的出庭受审。

他已经开始感到绝望。真的，对于一个已经宣判后被定了刑的人，还有什么办法？有时法院十点钟开庭，到午后四点钟便已判了二十到三十人的死刑；第一个被判了刑的人还可以再活六个钟头；但是最后那一位，在四点欠一刻判刑，到四点半，他的头便落在刀斧之下了。

如果安心地让让维也芙去受这样命运的支配，他感觉是太缺乏和命运斗争的气力了。

啊！如果他在事先知道让维也芙会被监禁……他会怎样地去和那时代盲目的审判玩上一套把戏，他会怎样容易地、迅速地把让维也芙从监狱里救出来！没有什么比越狱逃走更方便的了；可是这类事故在那时候实在是很稀罕。贵族们，一经下了狱，便住在那里，好象住在堡寨里一般，安然地等候着死亡。逃走是躲避决斗的结果：即使是妇女们，也对于以这样的代价获得来的自由，感觉羞愧。

但是穆里斯却没有这样的羞耻的打算。杀几只狗，腐蚀一个司钥人，是再容易没有的事了！况且让维也芙并不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足以引起世界注目的人……她并不因逃走而丧失荣誉，况且……她不是已经玷污了她自己的荣誉了吗！

---

[1] 巴黎的古监狱，九月惨案发生的地方。

[2] 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宫庭与花园。大革命时曾用做监狱。

啊！他辛酸地想到自由门的花园是那样容易地爬过去，玛德依勒特的房间是那样方便地穿到街上去，卢森堡的墙那样矮，卞尔门的走廊那样暗，一个有决心的人是很容易窜进去拨开一扇窗子的呀！

但是让维也芙在这些监狱的哪一所里面呢？

被怀疑所吞蚀、被焦急所挫折的穆里斯，拚命诅咒着迪克斯麦尔；他威胁，他怀恨，他认为迪克斯麦尔假藉对于皇室的忠诚，实行怯懦的报复。

"我也要把他找着，"穆里斯想道，"如果他要救那不幸的女人，他就该露面；如果他要毁她，他就会侮辱她。我一定要把这混蛋找着，那一天，叫他倒霉吧！"

在我们要去叙述的那件事发生的那一天早上，穆里斯出门去，为着要赶上革命法庭那里。罗兰还在睡觉。

他被门上的一阵巨大的响声，掺杂着女人的说话声，步枪的碰撞声，把他惊醒过来了。

他象受了惊的人那样，迅速地向他周围一望，他安心地看见并没有什么牵连着他的事故。

同时，四个队员、两个宪兵、一个警务委员，走进他的屋子里来。

这个拜会是很有意义的，罗兰赶忙穿上衣服。

"你们逮捕我吗？"他说。

"是的，罗兰公民。"

"为什么呢？"

"因为你遭了嫌疑。"

"啊！不错的。"

委员在传票上画上几个字。

“你的朋友在哪里？”他跟着说。

“哪一个朋友呀？”

“穆里斯·林德公民。”

“也许在他家里，”罗兰说。

“不，他住在这里。”

“他吗？呃！去找吧，如果你找着他……”

“请看这告发书，”那委员说，“那上面讲得明白。”

他递给罗兰一张纸，那上面的字迹是可怕的，拼法是费猜的。那张告发书上说得清楚：有人看见那个有命令逮捕的嫌疑犯林德公民，每天早上从罗兰公民的家里出去。”

这告发书上的签署人便是西蒙。

“啊！这样！同时干两桩事的这个鞋匠，就没有功夫干自己的活儿了，”罗兰说，“怎么！做暗探又换靴底！这位西蒙先生真是一位凯撒……”

他于是放声大笑。

“穆里斯公民呢！”委员问，“穆里斯公民在哪里？我们叫你把他交出来。”

“我业已告诉你，他不在这里呀！”

委员走到隔壁房间里去，再爬上罗兰的勤务员所住的栖身处去。最后，他又打开低层的一个房间。可是却找不着穆里斯的踪影。

但是在餐桌上有一封不久以前写好的信，引起了这位委员的注意。这是穆里斯写的，虽然他和罗兰睡在一起，可是他早上离开他的朋友的时候，没有惊醒他，只留下这个字条：

“我上法庭去，”穆里斯写道，“不要等我早餐，我要晚上才回来。”

“公民们，”罗兰说，“纵然我赶忙去服从你们的命令，可是我不能穿着汗衫就跟你们走……请允许我叫我的勤务员给我穿上衣服。”

“贵族啊！”一个声音说，“穿裤子也要人来帮助……”

“啊！我的天，是的！”罗兰说，“我象达哥柏尔①公民。可是你看我并没有说他是君王。”

“嘿，穿吧，”那委员说，“赶快吧。”

勤务员从他的栖身的地方下来，帮助他的主人穿上衣服。

罗兰的用意，并不是一定要他的仆人，而是要他的勤务员亲眼看见这一切经过，以便告诉穆里斯。

“现在，先生们……对不起，公民们……现在，公民们，我预备好了，我跟你们去。但是，我请你们允许我带上德姆斯契页②先生的《给爱尔蜜勒的信》那册书；这是刚出版的，我还没有读过；它可以使我在监狱里消消愁闷。”

“你在监狱里吗？”升任为市府的职员的西蒙，后面跟着四位队员走进屋来，忽然说道。“那不会长久的，你的姓名列在那个想使奥国女人逃走的女人的案件内。她今天受审……你做了证人以后，明天审你。”

“鞋匠，”罗兰严肃地说，“你上你的鞋底，未免太快了吧。”

“是的；可是怎样漂亮的一刀呀！”西蒙带着可恨的微笑回答道，“你看吧，你看吧，我漂亮的掷弹兵呀。”

罗兰耸耸他的肩头。

“呃，我们动身吗？”他说，“我等着你们哩。”

---

① 法国七世纪有名的皇帝。

② 德姆斯契页（1760—1801）：法国文学家。

正当众人转身要下阶的时候，罗兰对着市府职员西蒙很有力地踢了一脚，使得他滚下滑而且硬的阶梯高声嚎叫。

队员们忍不住大笑。罗兰把手插在自己的袋子里。

“在我执行我的职务的时候呀！”西蒙气白了脸说道。

“天呀！”罗兰回答道，“我们大家不是都在执行我们的职务吗？”

大家把他弄上了马车，委员带他到法院里去。

五十一

罗　兰

如果读者愿意跟随着我们再上革命法庭去一次，我们会看见穆里斯仍然在我们原先看见过他的那个地方，只是他变得更苍白、更激动了。

事件使我们不一定是出自意愿地时常到来。当这舞台的幕再度揭开的时候，陪审官们正在讨论刚才审过的一桩案件。两位被告人刚才带着傲慢的气概，讥嘲了审判官一番，他们已经准备好去上断头台，转身去和他们的律师交谈，律师们模糊的言词，正如医生对绝望的病人心情特别暴躁，因此更刺激了陪审官们的严厉。陪审官们受了纺织妇女们①和巴黎市外的居民严密的监视，特别谨慎地工作，如象演员在敌忾的观众面前，特别地卖气力一般。

就是这样，从那天早上十点钟以来，五个被告已经被这批诛

① 纺织妇女：一七九三年参与法国的约法会议平民会议的民间妇女的绰号。

求无厌的陪审官定了死刑。那时坐在被告席上的两个人，正在等待“是”或“非”那个判决，去得着生命或者陷入死亡。

旁观的人们由于每天参与这种悲剧的习惯，变得残暴，把这些恐怖的时光当做消遣。

“瞧，瞧，瞧！瞧那个高个子！”一个纺织妇女说，她没有戴帽子，只在她的髻子上别上一个象手那样大的三色帽章。“瞧！他的脸貌是怎样苍白！大家会说他已经死了！”

被告带着一种轻鄙的微笑瞧着那个批评他的妇人。

“你在讲些什么？”旁边的女人问道，“看，他笑了。”

“是的，但是咬着牙齿地。”

一位巴黎市外的居民瞧他的表。

“什么时候呀？”他的伴侣问他。

“一点欠十分；瞧这桩案子经过了三刻钟。”

“恰象在那灾祸的董弗绒①城一样，正午达到，一点钟便被绞死。”

“那小人，那小人！”另外一个旁观的人说，“瞧瞧他，当他在袋里打嚏②的时候，他将是怎样的丑陋呀！”

“呸！那件事一下子就过去了，你没有时间去看清楚的。”

“哼！我们该向商桑先生要他的脑袋；我们有权利去看他的。”

“瞧他穿上一件好漂亮的蓝袍呀；这些穿好衣服的人被砍头的时候，穷人们就算沾光了。”

真的，象刽子手向王后说的那样，穷人们承继每一个牺牲者

① 董弗绒：距离巴黎二百七十公里的一个小城。

② 即头落在袋里的意思。

的遗物，一经斩决以后，这些遗物便送到救济院去，分配给穷人。王后受刑以后，她的衣裳送到那里去的。

穆里斯听着这些话在他周围瞎扯，却没有去管他们；那时候每一个人都被某种强烈的思想吸引住。几天以来，他的心只在受了某些刺激的时候才跳动；有时一阵恐惧或者一线希望使他停止了呼吸，这种永恒的震撼破坏了他心上的感觉，使他麻木不仁。

陪审官再度出庭，象大家预料到的，审判长将两位被告一齐处死。

他们被人带了出去，步伐是稳定的；那时候大家都很勇敢地面对死亡。

执达吏的声音响亮得既悲惨而又凶恶。

“公诉员公民控告让维也芙、迪克斯麦尔女公民。”

穆里斯浑身上下都抖了起来，汗珠子在他整个脸面上滚动。

被告进口的小门开了，让维也芙出来了。

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裳；她的头发修饰得又迷人又美丽，她把头发艺术地卷推起来，并不象别的女犯那样，把头发剪掉了。

无疑地，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可怜的让维也芙还想在可能看见她情人的眼前，表现她的美貌。

穆里斯看见了让维也芙，他感觉他为这时候鼓起的一切勇气，都消逝了；他老早期待着这一着的，因为十二天以来，他从来没有错过一场审问，而且已经有三次，让维也芙那个名字从公诉人的口里喊出来，打击着他的耳鼓；但是某些绝望的情绪的深切，不是人所能测度的。

看见这样美丽、天真而惨白的女人出现在自已眼前的人，都发出一个叫声；有些是由于忿怒（那时候有人恨恶一切优越

的。美丽和金钱，与天才和出身一样，只要是优越的都是可恨的），有些是由于赞美，更有一些是出自怜悯。

在这一切呼叫中的一个呼叫，在这一切声音中的一个声音，无疑是被让维也芙辨认出来了；因为她掉头向着穆里斯站着的那一边，同时审判长有时一面俯瞰着她，一面翻阅这被告人的卷宗。

她一眼就看见了穆里斯，虽然他的面貌是完全隐藏在他的大帽子的边沿下面的；她于是带着一个温柔的微笑，和更温柔的姿态，把身子转了过去；她把她玫瑰色的、颤栗的双手依靠在她的唇边，藉着一股气把她的整个心灵都放在手掌上，飘飘地送给他茫然的一吻，这人群中只有一人，才有权利去接受着它。

整个法庭上传播着一种关切的细语。让维也芙被人叫名了，转身向着审判官们；但是在这举动里她忽然停住了，她睁大了的眼睛带着一种不可形容的恐怖情绪，向着法庭里穆里斯站着的一点。

穆里斯枉然地立在自己的脚尖上；他什么也看不见，法庭上出现更重要的情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弗几页一丹维尔开始宣读起诉书。

这诉文上说让维也芙·迪克斯麦尔是一位死心踏地的谋逆者的妻子，这位谋逆者在协助死去的红屋骑士屡次打救王后的阴谋上，犯有协助的嫌疑。

况且这女人是在王后的膝前被逮捕的，那时她正恳求王后同她易衣，甘愿代王后去死。诉文更说：这样愚蠢的妄举无疑地足以引起反革命者的称赞；但是今天法国的公民的生命都对国家负有义务，所以为法国的敌人牺牲生命的人，实在犯有双重的谋逆大罪。

让维也芙被问是不是如杜舍伦和吉柏特所报告的，她在王后

的膝前被人逮捕，那时她正恳求王后同她易衣，她只回答道：

“是的！”

“那么，”审判长说，“请你把你的计划和你的希望告诉我们吧。”

让维也芙微笑了一下。

“女人可以怀着希望，”她说，“但是女人不能在象我受害那样的事情上有什么计划。”

“那么，你怎样到了那里？”

“因为我不能自主，我是被人推去的。”

“推你的是谁呢？”公诉人问道。

“那些，如果我不依从，便拿死来威胁我的人。”

那少妇受了刺激的眼光，重新固定在法庭上穆里斯看不见的那一点上。

“可是，为着逃避别人威胁你的死亡，你就要遭受由那件事酿成的法律判决的死亡。”

“如果我不依从，利刃立刻砍在我的胸上，至于断头台的刀斧离我的头还有相当距离。我在眼前的暴力下低了头。”

“为什么你不呼救？一切的好公民都会保护你的。”

“啊唷！先生，”让维也芙回答，声音是那样的愁惨，又那样的温柔，使得穆里斯的心鼓胀得快要爆裂了。“啊唷！那时没有人在我的身旁。”

怜悯的心情靠着关切，正如以前关切的心情起于好奇一般。许多人都低下头去，有些人忍住眼泪，有些人索性哭了出来。

那时穆里斯在他的左边看见一个头仍然是昂着的，一张面貌仍然是无感觉的。

这人便是迪克斯麦尔，他阴沉沉地、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

眼睛没有离开让维也芙，也没有离开庭上的审判官员。

热血涌到少年人的太阳穴上；怒气从心里升到额上，使他整个的心灵里充满了报仇雪恨的意念。他向迪克斯麦尔射出一个充满怒气的眼光，这眼光好象具有电气一般的有力，使得迪克斯麦尔好象被这烧灼的液汁所吸引，回头去和他的仇人面对着面。

这两人的眼光好象火光一般地交叉了。

“把你的主使人的姓名告诉我们吧？”审判长问。

“只有一位，先生。”

“是谁？”

“我的丈夫。”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知道的。”

“告诉我们他藏在哪里。”

“说出他藏匿的地方吧。”

“他可以是无耻的人，但是我不作懦夫；我不能说出他藏匿的地方，那须得由你们去发现它。”

穆里斯瞧着迪克斯麦尔。

迪克斯麦尔一动也不动。一个意念从这少年人脑子里闪过：告发了他，同时也告发了自己；可是他把这意念抑制下去了。

“不，”他说，“他不该这样地死掉。”

“那么，你拒绝协助我们去寻找他了？”审判长说。

“先生，我想我不能够这样做，”让维也芙回答，“我不引起旁人眼里的轻蔑，正如他在我的眼里引起我对他的轻蔑一样。”

“还有别的证人吗？”审判长问。

“还有一个，”执达吏回答。

“传证人。”

“马克西米南·让·罗兰！”执达吏叫道。

“罗兰！”穆里斯叫道。“啊！我的天！出了什么事呀？”

这场官司是在罗兰被捕的当天展开的，所以穆里斯还不知道他的朋友被捕这一件事。

“罗兰！”让维也芙悄悄地说，带着一种痛苦不安的眼光，向着她周围望去。

“为什么证人不回答呼唤呀？”审判长问道。

“审判长公民，”弗几页—丹维尔说，“根据一个新近的告发，证人才在他家里被捕；我们立刻就把他带上庭来。”

穆里斯颤栗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证人，”弗几页继续说，“但是那一个，我们现在还没有逮捕到。”

迪克斯麦尔转过头去，向着穆里斯微笑了一下；也许在情人脑子里转过的意念，也在丈夫的脑子里转了一下。

让维也芙的脸色变成苍白，站立不稳，发出一个悲叹的声音。

这时候，罗兰进来了，跟随着两个警士。

在他后面，一道门上出现了西蒙，他来在旁听席上，带着很熟悉那地方的气概。

“你叫什么姓名？”审判长问。

“马克西米南·让·罗兰。”

“你的职业？”

“自由人。”

“你不会久做自由人了，”西蒙一边说，一边向他挥着拳头。

“你是被告人的亲戚吗？”

“不是；但是我荣幸地是她的朋友。”

“你是不是知道她阴谋劫走王后？”

“你怎样会想我知道那个？”

“她可能向你言说。”

“向我这个火热队的队员吗？……去吧！”

“可是有人看见你有时同她在一起。”

“也许他们甚至时常看见我同她在一起吧。”

“你认识她是一位贵族吗？”

“我认识她是一个硝皮厂主的妻子。”

“她的丈夫并不真的执行他所隐身的那个职业。”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她的丈夫不是我的朋友。”

“对我谈谈她的丈夫。”

“啊！很愿意！他是一个坏蛋……”

“罗兰先生，”让维也芙说，“由于怜惜……”

罗兰无感觉地继续说：

“他牺牲了他可怜的妻子，就是你眼前的这位太太，不是去实现他的政治的主张，而是去满足他私人的仇恨。哼！我看他和西蒙一样的卑贱。”

迪克斯麦尔脸色气得青白。西蒙想要发言，但是审判长向他作了一个手势，禁止他开口。

“你好象很知道这个故事，罗兰公民，”弗几页说，“讲给我们听吧。”

“对不起，弗几页公民，”罗兰站起来说道，“我已经讲了我所知道的了。”

他鞠了躬，重新坐下。

“罗兰公民，”那公诉人继续说，“你有责任使庭上明瞭事

情的真象。”

“叫他们根据我刚才所说的去了解吧。至于这个可怜的女人，让我再说，她是屈服在暴力下面……嘿！瞧吧，象她这样，能是一个阴谋者吗？有人强迫她做出她所做的事，事情显然是这样的。”

“你那样想吗？”

“我万分相信是那样的。”

“根据法律，”弗几页说，“我断定证人罗兰是这女人的同谋者。”

穆里斯发出一声悲叹。

让维也芙把她的面貌藏在双手里去。

西蒙欢喜得大叫起来。

“检查官公民，你才拯救了祖国呀！”

至于罗兰一句话也不回答，跨过栏杆，去坐在让维也芙的旁边；他牵着她的手，恭敬地吻了一下。

“日安，女公民，”他说，带着一个使大家惊异的冷静的态度，“你好吗？”

跟着他重新坐到被告席上去了。

五十二

续　　前

这一幕在穆里斯眼前象幻影那样经过，他呆呆地握住他的剑柄，从来没有释手。他亲眼看见他的朋友，一个一个地坠落在一

去不返的牺牲的深渊里，这深渊的死气对于他是那样的真切，使得他不能不问自己，象他这个许多不幸的人的伙伴，为什么还攀附在这深渊的边沿上，不因一阵昏眩，随他们一道坠落下去呢。

罗兰在跨过栏杆的时候，看见迪克斯麦尔的面容阴沉沉的，带着嘲笑。

如象我们说过的，当罗兰坐在让维也芙旁边的时候，她靠近他的耳朵。

“啊！我的天！”她说，“你知道穆里斯在这里吗？”

“哪里？”

“不要立刻去看；你的眼光会泄露了他的。”

“放心吧。”

“我们后面，离门不远的地方。如果我们判了死刑，对他是怎样的痛苦呀！”

罗兰带着一种温柔的同情瞧着那个少妇。

“我们会被判刑的，”他说，“我请你不要怀疑那个。如果我们还存着希望，失望将是太残酷了。”

“啊！我的天！”让维也芙说，“可怜的朋友，他将孤独地留在这世界上！”

罗兰转身去向着穆里斯，让维也芙也制止不住，向她身旁，向那 少 年 人瞟了一眼。穆里斯双眼盯住他们，把一只手放在心上。

“有一个方法可以救你，”罗兰说。

“真的吗？”让维也芙问，眼睛欢乐得发出光辉。

“啊！那个，我敢保证。”

“如果你能救我，罗兰，我将怎样地祝福你呀！”

“可是这方法……”那少年说。

让维也芙从他的眼睛里了解他的迟疑。

“那么，你见过他？”她说。

“是的，我见过他。你愿得救吗？他来代替你坐在这铁椅上，你就会得着自由。”

无疑地，迪克斯麦尔从罗兰的眼光的表情里猜中他的话语是什么意思，因为迪克斯麦尔首先面色苍白；但是跟着就重新表现出他的镇静、阴沉和恶魔式的微笑。

“不可能，”让维也芙说，“我就不能再恨他了。”

“你想他明白你的慷慨和勇敢的精神吗？”

“无疑地，他很明白他自己，我本人和我们大家。”

“让维也芙，让维也芙，我不及你那样高尚，让我把他拖进来，叫他一齐死掉。”

“不，罗兰，我请求你，让我们不要同这个人走一条路，即使是死亡的道路；我感觉如果我和迪克斯麦尔一道死去，我将对穆里斯不忠实。”

“但是你不会死的，你。”

“他死了，我怎么活得下去呢？”

“啊！”罗兰说，“你真值得穆里斯的爱！你是天使，天使的家在天上。可怜亲爱的穆里斯啊！”

同时西蒙因为不能听见这两位被告所谈的话，拿出极其热切的眼光去捉摸他们面貌上的变化。

“警士公民，”他说，“阻止这两个谋逆的人在革命法庭上继续搞反叛共和国的阴谋。”

“好！”那警士说，“你明白，西蒙公民，人不能在这里谋逆，即使他们谋逆，时间也不会很长的。这两位公民，不过在交谈，既然法律不禁止死囚在殛刑车里讲话，为什么我们要阻止人

在法庭上讲话呢？”

这警士便是吉柏特，他在王后的监牢里就认识这位女犯，由于他为人的正直，不能阻止他对她的勇敢和忠诚表示敬意。

审判长同陪审官商量过了；由于弗几页—丹维尔的请求，他开始审问：

“被告人罗兰，”他问道，“你和迪克斯麦尔女公民中间的关系有怎样的性质？”

“怎样的性质吗，审判长公民？”

“就是。”

纯洁的友谊联系着我们两颗心，
她爱我象哥哥，我爱她象妹妹。

“罗兰公民，”弗几页—丹维尔说，“这节诗的韵脚坏透了。”

“怎么？”罗兰问。

“无疑地是在一颗心上多联了另一颗心。”

“砍掉吧，检察官公民，砍，这本是你的职业呀。”

弗几页—丹维尔冷笑的面貌，因这个可怕的戏谑，也略微灰白起来。

“用什么眼光，”审判长问道，“迪克斯麦尔公民去看他的妻子和一位自称是共和党人的关系呢？”

“啊！”说到那个，我就对你讲不出什么了，我原对你说过，“我不认识迪克斯麦尔公民，而且我也不愿意去认识他。”

“但是，”弗几页—丹维尔说，“你没有说出你的朋友穆里斯·林德公民，是你和另外一位被告人之间的‘纯洁的友谊’的

牵线人呀？”

“我没有说，”罗兰回答，“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该说，而且我觉得你们也该效法我这样做。”

“陪审官公民们，”弗几页—丹维尔说，“对于两位共和党人和一位贵族女人发生奇特的关系这一件事，感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当这位贵族女人在对国家做出最恶毒的阴谋的时候。”

“我怎么会知道你所说的那个阴谋呢，检察官公民？”罗兰反问，他并不被这凶暴的询问所骇倒，而是对它抗拒。

“你认识这个女人，你既然是她的朋友，你不是说：她称你是她的哥哥，你称她是你的妹妹吗，”审判长问道，“怎么可能你不会知道这是她个人所犯的罪行呢？”

“这不是她个人犯的，”罗兰使用审判长所用的术语回答，“因为她告诉了你，因为我告诉了你，而且因为我再告诉你：这是她的丈夫强迫她去做的。”

“那么，你怎样不认识她的丈夫呢，”弗几页—丹维尔说，“因为丈夫是和妻子联系在一道的。”

罗兰只须说出迪克斯麦尔第一次的失踪；罗兰只须说出让维也芙和穆里斯的恋爱；罗兰最后只须使人明白那丈夫逃走而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的计谋，便可将同谋的嫌疑辩白清楚。

可是因此他便须把他两个朋友的秘密泄露，因此他便须使让维也芙在五百人面前丢脸；罗兰摇头，好象对自己说：“不。”

“呃，”审判长问，“你怎样回答检察官公民呀？”

“他的理由是压倒一切的，”罗兰说，“他拿一件事实说服了我，使我不再怀疑了。”

“哪一件？”

“好象我是世间罕见的、最可怕的谋反叛逆的人。”

这句话引起了大家哄堂大笑。甚至陪审官们也禁止不住自己，因为少年人说话时，腔调是那样滑稽。

弗几页领略到这个讥嘲；由于他的不倦的坚忍性，他已办到同被告们本人一样，得了解被告们的一切秘密，他对于罗兰不禁引起一种同情的钦佩。

“呃，”他说，“罗兰公民，讲几句话，为自己辩护一下吧。庭上在听你的话；因为庭上知道你的历史，一个忠勇的共和党人的历史。”

西蒙想说话；审判长做手势叫他闭口。

“说吧，罗兰公民，”他说，“我们在听你的。”

罗兰重新摇头。

“这样沉默便是招认，”审判长说。

“不，”罗兰说，“沉默就是沉默——实在无话可说了。”

“再来一次，”弗几页—丹维尔说，“你讲吗？”

罗兰转身向着听众，拿眼睛去问穆里斯他该怎样做。

穆里斯并没有向罗兰表示讲下去的手势，罗兰便闭了口。

这样他把自己判决了。

弗几页总结了他的控诉；审判长总结了辩论；陪审官们去投票，带回来判词，认定罗兰和让维也芙犯了罪。

审判长把两人都宣判了死刑。

审判厅里的大钟刚敲两下。

审判长宣判所用的时间刚好和钟响的时间一样长。

穆里斯把这两种声音混淆起来，听不清楚。当人声和钟声的双重颤动消灭以后，他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警士们把让维也芙和罗兰带走，他把他的胳臂给她扶住。

这两个人向穆里斯敬礼的方式是很不同的：罗兰微笑，面色

苍白快昏倒的让维也芙伸出她的被眼泪浸湿的手指，送给他最后的一吻。

她到最后的片刻还保存活下去的希望，她哭泣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是为了她的爱情，为了她将随生命而消逝的爱情。

穆里斯快要疯狂了，没有回答他的朋友们的告别的表示；他从他倾倒的地方站了起来，面色苍白，神魂颠倒。他的朋友们已经出去了。

他感到只有一个感觉还在他心里活着：那便是他绞心的仇恨。

他向他周围最后地瞟了一眼，辨认出迪克斯麦尔，他正要同别的观众一道出去，他屈着身子，以便从走廊的弓形的门下走过。

象解放松弛了的弹簧那样迅速，穆里斯从凳子跳过凳子，终于达到了那一道门。

迪克斯麦尔已经穿过了门：他溜到走廊的阴暗里去了。

穆里斯跟着下去。

迪克斯麦尔正脚踏在那所大厅的石板上，穆里斯便用手接触着他的肩头。

五十三

决　斗

那个时代，肩头上被人用手触一下是一件严重的事件。

迪克斯麦尔转过身来，认出了穆里斯。

“呀！日安，共和党人公民，”迪克斯麦尔招呼，没有表现别的情绪，除了一个他立刻制止，没有被人看见的颤栗。

“日安，怯懦的公民，”穆里斯回答，“你在 等 我，不 是吗？”

“错了，我已经不再等你了，”迪克斯麦尔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早等着你了。”

“杀人犯，我也早想和你清算了！”穆里斯再说，声调是轻微得骇人，因为这是他心里的风暴的怒吼，在眼睛里表现出来的一股闪电。

“你眼里向我射出火光，公民，”迪克斯麦尔回答，“有人会认出我们，跟着我们的。”

“是的，你怕被捕，不是吗？你怕被人把你送上断头台？你已经把别人送上了断头台。但愿有人捕了我们，还要好些，我觉得今天只有一个罪人漏了法网。”

“自从你的名字被削掉了以后，恰似光荣榜上漏了 一 个 名字，不是吗？”

“好的！我希望，我们以后再谈那个吧；但是，这时，你已经报复了——向一个女人无耻地报复了。既然你在某地等着我，为什么你从我家偷去让维也芙那一天，你不在我家里等我呢？”

“我想等一个偷儿是你吧。”

“啰，收拾起你的鬼话吧，先生，我不愿意再听你那一套，我从你的行动里，不是从你的言语里，更认清楚了你，你要杀掉我那一天，便是一个证明：那一天你便是真象毕露了。”

“我时常责备我没有听自己的话，”迪克斯麦尔 镇 静 地说道。

“呃，”穆里斯把剑一拍说，“我给你一个报复的机会。”
“如果你愿意，明天吧，不是今天。”
“为什么明天？”
“或今夜晚。”
“为什么不立刻呀？”
“因为五点钟我有事。”
“又是什么无耻的诡计，”穆里斯说：“又是什么阴谋。”
“啊，那么！穆里斯先生，”迪克斯麦尔说，“真的，你不知道感恩。怎么！六个月以来我让你和我的女人恋爱；六个月以来我尊重你们的幽会，容许 你 的 笑颜。你明白点吧，从来没有一个人象我这样的，没有虎威。”
“那是说你以为我能对你有用，你可以玩弄我。”
“自然哟！”迪克斯麦尔沉静地回答道；穆里斯越冒火，他越沉静。“自然哟！你背叛你的共和国的时候，你为着我的女人的顾盼，出卖了你的共和国的时候，你们败名丧节的时候，你叛国、她通奸的时候，我还是我，圣哲而且英雄。我期待着，我胜利了。”
“真可怕呀！”穆里斯说。
“诚然！不是吗？你该明白你的行为，先生。那是可怕的！那是可耻的！”
“你弄错了，先生；你所说的可怕的可耻的行为，是属于那一个人的，一位女人的荣誉信托给他，他发誓去维护这荣誉，使它纯洁、不染上污点，可是他非但不履行这个誓言，而却把她的美貌当做一个无耻的香饵，去捕取一颗软弱的心。总之，先生，你神圣的任务是保护这个女人，而不是去出卖她。”
“我所做的，先生，”迪克斯麦尔回答道，“我解释给你听

吧，我须得拯救我的朋友，同我负起这神圣的任务的朋友。正如我为这任务牺牲了我的财产，我也牺牲了我的荣誉。至于我本人，我完全忘掉了自己，完全消灭了自己。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现在我已没有朋友，我的朋友已经自杀了；现在我已经没有王后，我的王后已经死在断头台上；现在，呃，现在，我只想到复仇。”

“说你想暗杀吧。”

“我不暗杀一个通奸的女人，我惩罚她。”

“这个通奸的女人，是你唆使她的，因此她是合法的。”

“你那样想吗？”迪克斯麦尔带着阴沉的微笑说道，“如果她以为是合法的，问她懊悔不懊悔。”

“惩罚该在光天白日下去做；象你这样并不能算是惩罚，因为你把她推上断头台，却把自己藏了起来。”

“我，逃了吗？我，藏了吗？你怎么会那样想呢，你这蠢才？”迪克斯麦尔问；“我参加她的审判，也算藏起来吗？去到待死室和她诀别，也算逃了吗？”

“你要去看她吗？”穆里斯叫道，“你要去和她诀别吗？”

“嘿，”迪克斯麦尔耸耸肩头回答道，“显然你不是报仇的老手，穆里斯公民。那么，如果你在我的地位，你就会让事情自然发展下去，譬如，你就会想：这通奸的女人既然该死，只要她被我处死了，她和我就算两下清账了。不是这样的，穆里斯公民，我还有更进一步的办法：我还有办法把这女人给我的一切损害尽量归还给她。她爱你，她却远远地离你死去；她恨我，她却要再看见我。瞧，”他再说，从袋里取出一个票夹，“你看见这个票夹吗？那里面有一张纸片，是法院的录事签署过的。我带着那张纸片，就可以进院里去和死囚接近；呃，我就要挨近让维也芙的

身旁，我叫她是奸妇；我看见她的头发在刽子手里剪掉，当她的头发落下来的时候，她将听见我的声音不断地在叫‘奸妇’！我伴着她一直到匦刑车边，当她把脚放在断头台上的时候，她听见的最后一个字还是奸妇。”

“当心啊！她不会有气力来忍受你这般的侮辱，她会告发你的。”

“不！”迪克斯麦尔说，“她恨我到不愿那样做；如果她要告发我，当你的朋友低声地劝她的时候，她已经早告发了；既然她不愿意告发我来救她自己的命，她就不会告发我，来使她同我一道死掉；因为她很了然，如果她告发了我，我就会迟延她的苦刑一天；她很了然如果她告发了我，我就会跟随着她，不但到法院的阶前，而且直到断头台上去；因为她很了然，我不但只是在上车的凳前离开了她，而是同她登上刑车去；因为她很了然在道途上我就不断地说奸妇那个字，而且在断头台上我还是要说，直到她临终的一刻，这控诉才随她一道结局。”

迪克斯麦尔在怒和恨里实在是可怕的；他的手捏着穆里斯的手；他拚命地摇着，气力之大是那少年人所罕见的，可是对他却起了一个相反的效果。迪克斯麦尔越是兴奋，穆里斯越是镇静起来。

“听我讲，”少年人说，“这报复上却缺少了一桩事。”

“哪一桩？”

“那就是你对她说：‘从法庭出来的时候，我碰见你的情人，我已经把他杀了。’”

“弄反了，我宁愿对她说你是活着的，而且在你余下的生活里，你将永远不会忘记她死时的情况。”

“可是你要把我杀掉，”穆里斯说，“否则，”他朝周围瞧

了一下，看看他控制着那时的情况，又加上这一句，“便是我把你杀掉。”

穆里斯急得满脸发白，气得发狂，因为抑制住自己去听迪克斯麦尔宣布他的可怕的阴谋直到最后的措施，他感觉着气势加倍，于是他捏着迪克斯麦尔的喉咙，拖着他到了通向河边的阶梯那里去。

迪克斯麦尔这一面，一经被人捏着，感觉得忿恨如潮水一般涌了上来。

“好，”他说，“你不须使用力量来对待我，我准去。”

“来吧，你带得有武器的。”

“我跟你去。”

“不，走在我的前面；可是，我警告你，只要你做一个手势、只要你做一个姿态，我就一剑把你的脑袋劈开。”

“啊！你很明白我并不害怕，”迪克斯麦尔微笑地说道，他嘴唇的苍白使这微笑可怕极了。

“你怕我的剑，不，”穆里斯喃喃地说道，“可是你怕我报仇。哼，”他又加上，“现在我们两人是面对面了，你可以去和她诀别了。”

真的，他们已经到了河边，即使那时有人看见他们，已经来不及阻止他们进行这一场决斗。

同样的怒气吞噬了这两个人。

他们一面讲话，一面从法院的广场的小阶下来。他们到了河岸，那里是冷落没有行人的；因为那时刚敲过两点钟，审判还在进行，群众还拥在法庭里、走廊上和过道中。迪克斯麦尔好象渴望饮着穆里斯的血，正如穆里斯渴望饮着迪克斯麦尔的血一般。

他们那时来到一个拱形建筑的下面，这是公西尔惹里从地牢

到河边的通道，今天已成了污秽的下水道，昔日却是流血的沟渠，时常有死尸从秘密的监狱里，由这条渠道冲了出来。

穆里斯的地位在河水和迪克斯麦尔当中。

“我看，穆里斯，必然是我杀掉你，”迪克斯麦尔说：“你抖得太厉害了。”

“不然，迪克斯麦尔，”穆里斯边说，一边把剑握在手里，细心地断了一切退路，“我看是我杀掉你，我杀了你之后，在你的票夹里取出法院登录员的通行证。啊！你枉然把你的衣服扣得紧紧的，看，我的剑会把你截开，即使它象古代铜铁所铸成的铠甲。”

“这张纸，”迪克斯麦尔叫道，“你想拿去吗？”

“是的，”穆里斯说，“用这张纸的是我；带着这张纸走近让维也芙身旁的是我；在刑车里坐在她身旁的是我；她还活着的时候，在她身旁喃喃地说‘我爱你’的是我；当我的头落地的时候，我还要说：‘我已经爱过你了’。”

迪克斯麦尔用他的左手，去接住他的右手里的那一张纸，想同票夹一齐扔到河里去。但是，象闪电般那样迅速，象斧子般那样锋利，穆里斯的剑已经砍在那只手上，几乎从手腕那里砍断下来。

带伤的人呼叫了一声，一面摇动他带伤的手，一面警备起来。

于是在这黑暗无人的拱道下面开始着一场可怕的战斗；这两个人关闭在这样窄狭的空间里，刀剑的砍杀很难错过它的对象，他们在阴湿的路上溜滑，靠着这沟渠的墙壁，很难立稳脚跟；战斗双方的情绪那样急切，使得剑锋迅速地挥舞。

迪克斯麦尔感觉流血过多，气力耗竭；他勇猛地向穆里斯攻

击，逼使这少年人不得不向后退缩。在退却的时候，他的左脚滑倒了，敌人的剑锋快插进他的胸上。但是由于一个象思想一般迅速的动作，虽然他还是跪下的，他用左手举起他的剑，将刀尖转向他的敌人，迪克斯麦尔怒汹汹地冲上这斜坡来，可是一下就跌倒下去，而且便跌倒在自己的刀锋上，这利刃直刺入他自己的身体去了。

一阵可怕的诅咒声以后，跟着两个身体都滚到拱道以外去了。

只有一个人爬了起来；那便是穆里斯，他周身是血，是他仇人的血。

他抽回自己的剑，向后退走的时候，迪克斯麦尔的肢体还有一点儿颤动，好象在呼吸他生命里最后的一口气息。

跟着，当他确定他的敌人确是死了的时候，他倾靠在那尸体上去，揭开死者的衣服，拿出那票夹，迅速地离开那里。

他放眼到自己身上一看，才明白他到街上去，走不上四步，便会被人捉住：因为他浑身涂满了血迹。

他走到水边去，扑在河水上面，把他的手和他的衣洗个干净。

跟着他一面迅速地爬上阶梯，一面还向拱道瞧了一下。

一线鲜红还在冒气的血从那里渗透出来，缓缓地向河里流去。

他快到法院的时候，打开票夹，找着了法院登录员签署的那张通行证。

“公正的上帝啊！感谢你！”他喃喃地说。

他迅速爬上通待死室的阶梯。

三点钟刚敲响了。

五十四

待死室

大家还记得：法院的登录员允许迪克斯麦尔抄写囚人的名录，并且同他交往，因有迪克斯麦尔夫人在当中，使得这交谊更是和谐。

当迪克斯麦尔的阴谋暴露以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位登录员的恐怖是怎样的厉害。

真的，他很可能当做他的假同僚的同谋人，和让维也芙一道被判决处死。

弗几页—丹维尔曾经把他叫去。

大家很了然在这检察官的眼里，这位可怜人是怎样的困难证明他是无辜的；他却成功了，这需得感激让维也芙的供招，因为这供词里她否认知道她丈夫的阴谋。他成功了，也应该感激迪克斯麦尔的逃亡；他成功了，最该感激弗几页—丹维尔的维护，因为这人想把他的管辖下的人弄成是纯洁无瑕的。

"公民，"登录员跪着说，"饶恕我吧，我受了欺骗。"

"公民，"检察官回答道，"一位国家的公务员，在这样的时代里，让人去欺骗他，就该送上断头台。"

"但是有时人会变成呆子的，公民，"登录员再说，他很想称呼弗几页—丹维尔是大人。"

"管你呆傻不呆傻，"严酷的检察官再说，"在爱共和国这件事上，没有人该让自己麻木。周必德神殿前的池里的鹅也是

呆傻的，可是因为它们的警觉，救了罗马城。”

在这样的理论下，登录员实在无话可以辩护，只叹了一声气，静静地期待着。

“我饶恕了你，”弗几页说，“我甚至还维护你，因为我不愿意我手下的人是被人怀疑的；但是你记好：只要有半个字再到我的耳里来，只要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你就给我滚蛋。”

我们不须说这位登录员是怎样的急切，去找报纸来读，因为它们总是赶忙去报道它们所知道，和不知道的，哪管会引起十个人头落地。

他到处寻觅迪克斯麦尔，恳求他含默；但是迪克斯麦尔早已搬了家，自然是寻不着了。

让维也芙被带到被告席上，但是她在供词上早已说明她和她的丈夫都没有同谋人。

所以，当他看见她上庭去，在他面前走过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怎样地感激这可怜的女人啊！

可是当她走过以后，他回到登录室去一会，寻找弗几页—丹维尔公民所需的一本卷宗的时候，他忽然看见迪克斯麦尔，安静端庄地向他走来。

这一下把他弄呆了。

“啊！”他好象见了鬼那样叹了一声。

“难道你不认识我吗？”新来的人问道。

“哪里。你是杜朗公民，或者宁肯说是迪克斯麦尔公民。”

“正是他。”

“但是你已经死了呀，公民？”

“还没有，你看得明白。”

“我是说有人要逮捕你。”

“你要谁来逮捕我？没有人认识我。”

“但是我认识你，我只须说出一个字，就会使你上断头台。”

“我呀，我必须说出两个字，就会使你同我一道上断头台。”

“真可恶，你那些话！”

“不，那是很合理的。”

“究竟你要干吗？嘿，讲吧！快，我们在一道讲得愈短，你我冒的危险也愈少。”

“呃，我的妻子要被判决，不是吗？”

“我很怕！可怜的女人！”

“呃，我想最后见她一面，同她诀别。”

“在哪里？”

“在待死室！”

“你敢进那里去？”

“为什么不敢？”

“啊！”登录员叹道，他骇得一身起了鸡皮疙瘩。

“总该有一个办法呀？”迪克斯麦尔继续说。

“进待死室去吗？无疑，是有办法的。”

“哪个办法？”

“就是取得一张卡片。”

“哪里可以取得这张卡片？”

登录员骇得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说：

“这张纸片，你问，在哪里取得吗？”

“我是问在哪里取得，”迪克斯麦尔回答：“问题是明白了，我想。”

“取得，就在……这里。”

“呀！真的；通常是由谁签字？”

“登录员。”

“但是登录员，就是你。”

“无疑，是我。”

“嗨，巧极了！”迪克斯麦尔坐下来再说，“你给我签一张卡片。”

登录员骇得站了起来。

“你要我的脑袋，公民。”他说。

“哪里！我只向你要一张卡片，没有什么。”

“混蛋，我就叫人把你捕了！”登录员鼓起一切勇气说道。

“请吧，”迪克斯麦尔说：“但是，就在我被捕的时候，我告发你是我的同谋人，不只是我一个人进入那著名的待死室去，你也陪着我一道进去。”

登录员面色惨白了。

“嘿！恶棍！”他说。

“这里并没有恶棍，”迪克斯麦尔说：“我须和我的妻子讲话，我请你给我一张卡片，好去到她身旁。”

“呃，你要同她讲话，是那样的必需吗？”

“好象是的，既然我不怕丢掉我的脑袋去干那件事。”

登录员觉得这理由是可称赞的，迪克斯麦尔看见他动摇了。

“呃，”他说，“你放心吧，别人一点也不知道的。见鬼！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先例的呀。”

“很少。很少有这样的先例。”

“呃，怎样，想想别的办法吧。”

“如果有别的办法，那是再好没有了。”

"有一个再好没有的办法：就是从死囚的门进去，从那里进去，便不需要卡片。"当你和你的女人谈完了的时候，你来叫我，我使你出来。"

"呃，不错！"迪克斯麦尔叹道："可是不幸城里曾经传说一个故事。"

"哪一个故事？"

"据说有一个驼背的，他进错了门，他本想进档案局去，可是他跨进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屋子里去了。而且他是从死囚的门而不是由大门进去的；因为他没有那张卡片，证明他的身份，他一经进去了，别人就不让他出来。他们说他既然从死囚的门进来，便应该象别的死囚一样处死。他抗议，赌咒，呼号，总是枉然，没有人相信他，也没有人来帮助他，更没有人使他出来。所以不管他的抗议、誓言和呼叫，刽子手还是先剪掉他的头发，然后割掉他的脑袋。这故事是真的吗，登录员公民？你总该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些呀。"

"啊唷！是的，这是真的！"浑身上下在打抖的登录员说道。

"呃，你看既然有这样一个先例，我真是一个疯子才照样去重复这种砍头的勾当。"

"可是我要在那里，我已经告诉你了！"

"但是如果别人把你叫走，如果你在别的地方有事，如果你忘记了呢？"

迪克斯麦尔特别加重最后这一个字，再说："如果你忘记我在那里呢？"

"但是我既然答应了你……"

"不要这样；而且，那会连累了你：有人会看见你同我讲

话，总之，那对我是不相宜的。所以我宁肯要一张卡片。”

“不可能。”

“那么亲爱的朋友，我就告发了，我们一齐到革命广场去走一趟。”

登录员惊骇得快昏死了。为一位公民签了一张通行证。

迪克斯麦尔赶忙抢了过来，匆匆跑到法庭里，我们曾经看见过他所在的地方去。

大家知道后来的经过了。

从那个时候起，为着避免一切同谋的嫌疑的控诉，他去坐在费几页一丹维尔的身边，把登录的任务交给他的第一助手。

三点十分，穆里斯带着那张卡片，穿过一长列的门监和警卫，没有困难地到了那扇死亡的门边。

我说“死亡的”这个字，也许太夸大了，因为那里原有两扇门的。一扇是大门，具有通行证的从那里进出；一扇是为死囚设的，从那里进去的人，出来时只能走上断头台。

穆里斯刚才进去的那个屋子是分隔成两间的。

一间里面坐着一些公务员，管理登记来人的姓名的，另一间里面只安放了几张木凳，那里拘留着才被捕的人和才判了死刑的人；事实上这两类人并没有多大差异。

屋子里很阴暗，光线只从登记室一个隔板上的窗子射进来。

一个穿着白色衣裳，一半昏迷的女人背靠着墙壁，在一个角落里站着。

一个男子站在她的面前，两臂横交在胸前，间或摇动他的脑袋，不敢和她交谈，怕唤醒了她好象忘怀了的情绪。

在这两个人周围，我们看见死囚们在那里扰嚷，一些在呜咽啼泣，一些在高唱爱国歌曲。

还有一些在大踏步地走动，好象要从吞噬他们的思想里逃走一般。

这真是死亡的接待室，里面的家具使得它真配得上这个称号。

那里有装着干草的棺材，半开着好象招请生人进去：这些是休息的床铺，临时的坟墓。

在窗子对面墙壁下面有一个大的厨柜。

一位囚徒好奇地把它打开，立刻恐怖地向后退缩。

这厨柜里藏着前夕受刑的血衣，到处悬着长长的发辫，如果这些宝贵的遗物，当局不叫焚毁的话，刽子手把它卖给死者的亲戚，从那里取得他们的酒钱。

心惊神散的穆里斯刚一开门进来，一眼就看见这整个场景。

他向屋里走了三步，跪在让维也芙的脚前。

可怜的女人迸出一个呼叫，可是在唇边便被他阻住了。

罗兰一边哭一边把他的朋友抱在臂里；这是他第一次洒出的眼泪。

真奇怪！这不幸的人群，快要一道死去的人群，差不多没有看见他们同路人的动人的这一幕。

每个人已经被自己的感情胶住，更不能再去参与别人的感情了。

这三个朋友在一些时候里，停留在静默、热烈、差不多是欢乐的拥抱里。

罗兰先从这痛苦的一群里摆脱出来。

“你也被判了死刑吗？”他向穆里斯问道。

“是的，”穆里斯回答。

“啊！真幸福！”让维也芙喃喃道。

还有一个钟头活着的人的欢乐，不会经历得很久的。

穆里斯怀着热烈而深邃的爱情，瞧着让维也芙，感谢了她刚才说出的又自私又温柔的话语以后，转身向着罗兰：

“现在，”他一边说，一边把让维也芙的双手握在他的手里，“让我们谈谈吧。”

“啊！是的，我们谈吧，”罗兰回答：“如果还有时候，最好谈一下。你要对我谈什么呢？呃。”

“你因我而被捕，因她而被处死，却没有犯了丝毫的刑律；让维也芙和我是罪有应得，把你也和我们一道拖了进来，实在是不应该。”

“我不明白你的话。”

“罗兰，你是自由的。”

“自由的，我吗？你真是疯了！”罗兰说。

“不，我没有疯，我再对你说你是自由的。瞧，这一张通行证。他们会问你是谁，你就说：你是卡尔门监狱的登录员的助手，你来和法院的登记员谈话，你因好奇，想看看死囚，向他要了一张通行证，现在你已经看了，满意了，走了。”

“你在开玩笑，不是吗？”

“不是，我亲爱的朋友，瞧这张卡片，好好地利用它。你又没有坠入情网，你又不需要为着和你的爱人在一道多消磨几分钟的光阴，再和她进入永恒。”

“呃！穆里斯，”罗兰说，“如果有人能从这里出去，我从来不会相信那个，我敢向你发誓，为什么你不先救这位太太呢？至于你，我们再考虑吧。”

“不可能，”穆里斯带着可怕的悲苦说：“你瞧，卡片上写的是男公民，不是女公民呀；况且让维也芙也不愿意单独出去，

把我留在这里，知道我就要死掉，而她孤单地活着。”

“好呀，如果她不愿意那样做，为什么你要我那样做呢？你以为我的勇气还不及一个女人吗？”

“不是这样，我的朋友，说反了，我知道你是最勇敢的人；但是你在这样的情形下面顽固，是不可以原谅的。去吧，罗兰，利用时机，给我们这个无比的快活，看见你自由而且幸福了。”

“幸福吗，”罗兰叫道，“你是不是在开玩笑？没有你我会幸福吗？……呃！你究竟要我留在这世界上干吗？没有你在巴黎，我的生活便失了常态，不能再看见你，不能拿诗句来和你开玩笑。啊！天呀，怎么可能！不！”

“罗兰，我的朋友。”

“正是这样，因为我是你的朋友，所以我坚执不肯；如果有再同你们两人在一道的希望，即使象我现在这样被拘囚起来，我也要打破墙壁，逃跑出去；可是，要叫我一个人从这里逃了出去，跑到街上去，懊悔地低垂着额头，总感觉有东西在我的耳边不断地呼叫：“穆里斯，让维也芙！”走过某些地区，经过某些住宅的时候，看不见你们本人，只留着你们的幻影；最后使得我讨厌我曾经热爱的巴黎，嘿！我的天，不能，我觉得那些抛弃君王不做的人是有理由的，即使是象达哥伯尔[①]王那样。”

“达哥伯尔王和我们当中经过的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没有关系？这位可怕的暴君不是对他的大臣爱罗瓦说过吗：‘这样好的伙伴，怎么舍得离开呢？’呃，我是一个共和党人！我说：‘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这样好的伙伴折开，即使是断头机；我觉得在这里很好，我就留在这里。’”

---

① 法国国王（655—679）。

“可怜的朋友！可怜的朋友！”穆里斯说。

让维也芙没有讲一句话，她只拿着含泪的眼睛盯着罗兰。

“你留恋生命？”罗兰向穆里斯问道。

“是的，为着她的原故！”

“我呢，不为什么，所以并不留恋，甚至不为那理性女神，我忘记告诉你了，她近来很对不起我，所以她并不会感觉不痛快，我将很平静地、愉快地面对着死亡；我将和在押刑车后面奔跑的流氓大开一顿玩笑；我将给商桑先生凑上一首四行诗，然后和伙伴们告别……就是说：……等待到终局。

罗兰停了一会。

“哑！有了，有了，”他说，“有了，我要出去；我知道我并不爱外边的人；但是我忘记了，我还恨恶某一个人。你的表，穆里斯，什么时候？”

“三点半。”

“我有时候，天呀！还来得及。”

“一定，”穆里斯叫道，“今天还有九个被告要定案，不会在五点钟以前完结的；所以我们前面还有差不多两个钟头。”

“这对我是够了；把你的卡片给我，借给我二十个苏。”

“啊！我的天！你要去干嘛？”让维也芙悄悄说道。

穆里斯捏她的手，他以为要紧的是罗兰出去。

“我有我的想法，”罗兰说。

穆里斯从袋里抽出钱囊来，放在他的朋友的手里。

“现在，通行证，为着对上帝的爱！我是说为着对崇高的圣灵的爱。”

穆里斯把卡片给他。

罗兰吻了让维也芙的手，利用一群判了刑被带进登记室来的

机会，他跨过木凳，到了大门边去。

“嗨！”一个警卫说，“看有一个人要逃走。”

罗兰立定，呈上卡片。

“嘿，”他说，“警士公民，不要认错了人。”

警士认出登录员的签字；可是他是属于素来不信任人的那一类公务员。正在这个时候，登录员从法庭下来，自从他不慎地签了那张卡片，恐惧老是没有离开他的胸怀。

“登录员公民，”警士说，“请看这张卡片，有人想凭它从待死室出去。这卡片，是有效的吗？”

登录员骇得面如死灰，他相信如果他抬头去看，他一定会看见迪克斯麦尔可怕的面孔，他夺过那张卡片，赶忙回答道：

“是的，是的，那确是我的签字。”

“那么，”罗兰说，“如果是你的签字，把它交还给我吧。”

“不，”登录员赶忙把它撕成粉碎，说道：“不！这一类卡片，只能用一次。”

罗兰在那里迟疑了一会儿。

“啊！倒霉，”他说，“总之，我该把他干掉。”

他便从登录室冲了出去。

穆里斯带着一种容易了解的情绪跟随着罗兰，罗兰已经不见了。

“他得救了！”他对让维也芙说，兴奋得好象欢乐起来。“卡片已经撕掉了，他不能再进来了；而且，即使他要进来，法庭已经审毕关门了；五点钟，他转来，我们已经死了。”

让维也芙叹了一口气，颤栗着。

“啊！把我紧抱在你臂里吧，”她说，“我们不要再分离

了……我的天！为什么不可能一刀砍在我们头上，我们同时呼出最后一口气来！”

于是他们退到那暗室里最深的地方，让维也芙坐在穆里斯的身旁，拿她的双臂抱住他的颈项，就是这样搂着，共同地呼吸着，藉着爱的力量，他们忘记了外边的声响、内心的思想，并且忘记了盘旋在他们周围的死亡。

这样又经过了半个钟头。

五十五

罗兰为什么出去

忽然发出一个巨大的响声，警士们从下面的门涌了进来；在他们后面跟着进来的是商桑和带着几大根绳索的助手。

“啊！朋友，朋友！”让维也芙说，“要命的时候到了，我要快昏倒了。”

“你错了，”罗兰响亮的声音说：

真的你是错了。
因为在死亡里你就自由了！

“罗兰！”穆里斯绝望地叫道。

“你觉得我的诗不好，不是吗？我完全同意；自从昨天以来，我总做不好诗……”

“呃，不是那个。你又转来了，不幸的人啊！……你又转来了！……”

“这是按我们的约定，我想，听吧，我要对你讲的，你和太太一样地会感觉兴趣。”

“我的天！我的天！”

“让我说吧，不然，我就没有时候告诉你们那件事了。我的意思是出去到巴芮列尔街去买一把刀。”

“你拿那把刀来干吗？”

“我想用它来干掉那位好迪克斯麦尔先生。”

让维也芙颤栗着。

“我买了刀。请听我怎样对自己说，你就会明白你的朋友具有怎样高度的推理精神。我开始相信我会变成一位数学家，而不是一位诗人。请听我对自己说的，跟着我去理解吧：迪克斯麦尔先生连累了他的太太，迪克斯麦尔先生又来看她受审；迪克斯麦尔先生更不会错过看她踏上殛刑车的快乐，特别是因为有我们陪伴着她。所以我在观众的前列去寻找他，我溜到他的身旁，我要对他说：‘日安，迪克斯麦尔先生，’我便把我的刀插在他的肋下去。”

“罗兰！”让维也芙叫道。

“放心，亲爱的朋友，上天已经好好地安排了。你想那些观众们不照他们的习惯，站在法院门前，而却朝右边转了弯，涌到河边去了。嘿，我对自己说，无疑是淹死了一只狗，为什么迪克斯麦尔不会混在那里呢！一只淹死了的狗，常常是一桩好玩的事。我走到堤边去，我看见沿岸挤满了一堆人，他们把臂举向空中，弯腰在看地下的东西，叫出‘啊唷！’的叹声，会使得塞伦河汛溢一般。我挨身进去……这东西……你猜是什么……”

“那是迪克斯麦尔，”穆里斯带着一个阴沉的声音说。

“是的。你怎样会猜中了呢？那是迪克斯麦尔，亲爱的朋

友，迪克斯麦尔，他独自把肚腹剖开；这混蛋无疑是用自杀来赎罪。”

“啊！”穆里斯带着一个阴沉的微笑说，“你这样想吗？”

让维也芙把双手抱着自己的头，她实在太软柔，经不起这样多接连而来的惊人的事故。

“是的，我这样想，因为他自己的剑染满了血还放在他的身旁；除非……他碰着了对手……”

穆里斯不说什么，利用让维也芙疲劳，不看见的机会，解开自用的衣服，给罗兰看他的内衣和衬衫都染满了血。

“咦！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罗兰说。

他和穆里斯紧紧地握手。

“现在，”他俯身向穆里斯的耳边说道，“因为我进来的时候，冒称是桑松先生的随从，所以没有人搜我，刀还在我的身上，如果断头机使你不愉快的话……”

穆里斯欢乐地夺过武器来。

“不，”他说，“她会太痛苦了。”

他把刀交还给罗兰。

“不错，”罗兰说：“吉洛廷先生的机器① 万岁！吉洛廷先生的机器究竟是什么呢？丹东说那是在脖子上面束一下。这一下又算什么呢？”

他把刀抛向死囚群众中去。

他们当中的一个拿过手来，插进胸膛，立刻倒下死了。

同时让维也芙周身震动，发出叫声。商桑已经把手放在她的肩上了。

---

① 断头机在法文“吉洛提伦”因发明人吉洛廷而得名

五十六

西蒙万岁

穆里斯听见让维也芙的叫声，明白斗争快来了。

爱情可以提高心灵到英雄的气概；爱情可以战胜天然的本能，使贪生的人去寻求死亡；可是爱情不能只是对于痛苦的畏惧。让维也芙自从知道穆里斯要同她一道死去，她显然是更忍耐地、更带着宗教的情绪，去接受死亡；可是安命并不能免掉痛苦，从这世界出去，不单是坠落在大家叫做“未知”的深渊里去，而且在坠落的时候总有一种痛苦的感觉。

穆里斯举目一望当前的景象：

在房间当中有一具死尸，警士急忙从他的胸部拔出那把刀来，怕的是别人又夺过去用。

在他周围有些绝望得沉默的人，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用铅笔在手册上写些断续的字，或者彼此在握手；有些人不断地在唤一个亲爱的名字，或者对着一张照片、一只指环、一条发辫在落泪；还有些人高声地在咒骂暴政——暴政这个被诅咒的字巳经被大家轮番地用得太烂了，有时暴君本人也在用起它来。

在这一切不幸者当中，商桑在活动着，不是因他五十四岁的年龄，而是因他悲惨的职务，把他摧折了。他在他的职务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地温和，尽量地安慰，这里一个劝导，那里一个鼓励，总是带着基督教的语言回答绝望的人或大言的人。

“女公民，”他对让维也芙说，“请你取下围颈巾，竖起或

者剪掉头发。”

让维也芙发抖了。

“嗨，朋友，”罗兰温柔地说，“拿出勇气来吧！”

“我可以竖起太太的头发吗？”穆里斯问道。

“啊！是的，”让维也芙叫道，“他！我恳求你，桑松先生。”

“请做吧，”老人转过头去说。

穆里斯解开她的领巾，那上面还有她颈上的温暖，让维也芙接过来放在唇上。她跪在这少年面前，把这娇媚的头奉献给他；在痛苦里，这张面孔的美丽是在欢乐里所从来没有过的。

穆里斯干了这个凄惨的事以后，他的手颤抖得很厉害，他脸上含蓄那样多的痛苦，使得让维也芙不禁叫道：

“啊！我是有勇气的，穆里斯。”

桑松转过身来。

“我是有勇气的，不是吗，先生？”她说。

“真的，女公民，”刽子手带着被感动了的声音回答道，“真正的勇气。”

在这时候，第一助手读过了弗几页一丹维尔送来的名单。

“十四名，”他说。

桑松数了死囚。

“十五名，如果算了那个死人，”他说：“怎样会搞错了。”

罗兰和让维也芙被同样的思想所引诱，在商桑以后又数了一遍。

“你说只有十四名死囚，可是我们是十五个呀？”她说。

“是十五个，该不是弗几页一丹维尔公民搞错了吧。”

“啊！你撒谎，”让维也芙对穆里斯说，“你并没有被人判决。”

“既然你是今天死，为什么我要等到明天？”穆里斯回答。

“朋友，”她微笑地说，“你给我信心，我现在明白死是容易的事了。”

“罗兰，”穆里斯说，“罗兰，最后一次了……这里没有人认识你……对他们说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对他们说你是错误地被关起来。叫看见你出去那个警士来作证……我这个该死的人，将充当那个真正被判决的人。但是你，我们恳求你，朋友，使我们高兴，活着来纪念我们吧；还有时间，罗兰，我们恳求你！”

让维也芙合着双手，做出恳求的姿态。

罗兰握着少妇的双手，吻它们。

“我已经说了不行，还是不行，”罗兰带着坚定的声音回答：“不要再对我讲那件事，不然，我真的会想到我打扰了你们。”

“十四名，”商桑再说，“可是这里有十五个人！”

跟着他提高了嗓子。

“喂，”他说，“有人鸣冤吗？有人能够提出证明，他是被人错误地关在这里了吗？”

也许有人想张开口来，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些口却闭着没有发言。那些会撒谎的人，却羞愧得不敢撒谎；那个不是撒谎的人又不愿意讲话。

这样地静寂了几分钟，助手们继续履行他们悲惨的任务。

“公民们，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老商桑低沉而严肃的声音叫道。

一些呜咽和一些叹息回答着这个声音。

“呃，”罗兰说，“就是这样！”

为祖国而死，
那是最美的命运呀！……

“不错，人为祖国而死的时候，但是，真的，我才相信我们不是为来看我们死亡开心的人而死的。我的天，穆里斯，我赞成你的意见，我已讨厌这个共和国了。”

“点名了！”一位公务员在门边叫道。

几个警卫进屋来了，堵塞了出口，站在生者与死者当中，害怕死者再回到生者那边去。

点名开始了。

穆里斯曾经看见过用罗兰的刀自杀的那个人受审，当他的姓名被人念到的时候，穆里斯代他回答了。所以那位自杀的人竟成了多余的人了。

有人把他抬了出去。如果他被人认识出来，而且是曾经判决的人，纵然他是死了，也会同别的一样，推上断头机上斩首的。

还活起的，一齐被推到出口那里。

一个一个经过小门的时候，有人把他的手捆在背后。

有十分钟之久，这些不幸人当中没有交谈一句话。

只是刽子手们在说话，在动作。

穆里斯、让维也芙和罗兰已经不能互相握手，只好挤在一起，以免被人分离。跟着，死囚们从公西尔惹被推到庭院里去。

那里，景象是骇人的。

几个人看见殛刑车便昏晕过去。门监们扶着他们上车。

大家听见不关着的门那面人声喧嚣，从声音的混乱，可以猜

到观看的人是众多的。

让维也芙带着相当的气力爬上了车；况且有穆里斯拿肘把她靠着。穆里斯在她后面一纵就上了车。

罗兰并不着急。他选好他的地位，坐在穆里斯的左边。

门开了，前排站的便是西蒙。

这两位朋友认识他，他也看见了他们。

他爬上三乘殛刑车将要经过的柱子上去。

第一车开动了，三位朋友便在那辆车子里面。

“喂！日安，美貌的掷弹兵！”西蒙对罗兰说，“你要去试试我的皮刀，不是吗？”

“是的，”罗兰说，“我不要把它弄钝了，好留下来割你自己的皮。”

另外两辆车随着第一辆也开动了。

一个可怕的暴风雨似的叫嚣声、赞美声、叹息声、诅咒声，在死囚们周围爆发起来。

“勇气，让维也芙，勇气！”穆里斯悄悄地说道。

“啊！”那少妇回答，“我并不留恋生命，因为我同你一道死去。我抱歉手被捆住，不能使我在死前把你抱在怀里。”

“罗兰，”穆里斯说，“罗兰，搜我内衣里的口袋，你可以在那里找着一把小刀。”

“啊！我的天！”罗兰说，“我正需要一把小刀，象小牛那样捆起来杀掉，我真感觉有些委屈。”

穆里斯屈着身子，把袋子放在他的朋友的手那个地位，罗兰在那里面找着那把小刀，籍着两人的合作，他们打开了那把小刀。穆里斯把小刀咬住，割断缚着罗兰的手的绳索。

罗兰被解开了绳索之后，对穆里斯做了相同的事。

“赶快，”那少年人说，“让维也芙快晕过去了。”

真的，为着完成这件事，穆里斯离开那可怜的女人一会，因为她一切的力量都靠他支持，她已经闭上眼睛，让她的头吊在胸前了。

“让维也芙，”穆里斯说，“让维也芙，睁开眼睛，我的朋友，我们只有几分钟在欣赏这个世界了。”

“这绳索捆伤了我，”少妇悄悄地说道。

穆里斯给她解开了束缚。

她刚睁开眼便昂起头来，一种兴奋的气概，使得她的美丽，眩人眼目。

她一只臂抱住穆里斯的脖子，另外一只手牵住罗兰的手，三人站立在车里，另外两个牺牲者倒在他们脚下，被预料的死亡的痛苦骇昏过去了，他昂头向着上苍，它允许他们得自由地彼此扶持着，他们表现出一种感恩的、矜骄的姿态。

暴民们，当他们坐下的时候，咒骂他 们；当 他 们站着的时候，他们就噤声闭口。

断头台已经在望了。

穆里斯和罗兰看见了它，让维也芙却没有看见，因为她的眼睛只停在她情人的身上。

殛刑车停了。

“我爱你，”穆里斯对让维也芙说：“有我爱你！”

“女人在先，女人第一，”千万个人声叫着。

“谢谢，人民，”穆里斯说，“谁说你们是残酷的？！”

他把让维也芙抱在臂里，他的嘴唇吻着她的嘴唇，他把她送到商桑的臂里去。

“勇气啊！”罗兰叫道，“勇气啊！”

“我有，”让维也芙回答，“我有！”

“我爱你！”穆里斯喃喃地说：“我爱你！”

他们不是快死掉的牺牲品，他们是去祝贺出生入死的友谊。

“永别了！”让维也芙向罗兰说。

“再见吧！”他回答。

让维也芙踏上那要命的断头机的杠杆，消逝了。

“我们来了，”罗兰说。

“我们来了，”穆里斯说。

“听！她在叫你！”

真的，让维也芙吐出她最后的呼唤：

“来！”她说。

群众里掀起了一阵震天的叫声：那美丽而温柔的头落下了！

穆里斯向前跃去。

“这真是公道的，”罗兰说，“我们真是按逻辑在办事。穆里斯，你听见吗？”

“听见了！”

“她爱你，他们把她先杀掉，你没有被判刑，所以你该死在第二，至于我，全不相干，一点什么都没有干，所以是第三人中罪恶最重的犯人，应该最后处决。”

> 凭逻辑的帮助，
> 一切都得着了解释。

我的天，商桑公民，我原来答应送你一首四行诗；现在你只好接受这两行了。

“我爱过你！”穆里斯被缚在那死亡板上，向他的朋友的脑

袋微笑着，悄悄地说："我还在爱你……"

刀切断了这句话。

"归我了！"罗兰跳上断头台叫道："快！真的，我在这里就丢掉了脑袋……商桑公民，我还欠你两句诗，但是让我拿欢呼来代替吧。"

商桑把他缚上。

"嘿，"罗兰说，"人要死了的时候，按照时髦，要叫一声什么万岁。从前，有人叫：'君王万岁！'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君王。以后，有人叫：'自由万岁！'可是现在也没有了自由。我的天，让我叫一声'西蒙万岁'吧，感谢他把我们三人联合在一道！"

这慷慨少年的头落在穆里斯的和让维也芙的头的旁边了。

译后记

《红屋骑士》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1802—1870）写的一本历史小说。内容叙述法国大革命时期，愤怒的群众把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推上断头台，红屋骑士千方百计营救王后出险无效的故事。大仲马具有卓越的写作技巧，运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把故事发展的情节写得非常紧张动人。难怪小说刚出版，就改编成戏剧，上演时备受观众欢迎。

作者强调书中人物有坚贞的爱情，如穆朗对王后，穆里斯对让维也芙；有同生死、共患难的伟大的友谊，如罗兰对穆里斯；有愚忠愚孝的，顽固的保皇党，如穆朗、迪克斯麦尔；还有残酷成性的极左分子，如西蒙鞋匠之虐待小王子等等。最末一章，标题“西蒙万岁”，具有讽刺深意，如余音绕梁，缥缈耳际，使人不能忘怀。

红屋骑士穆朗以一个神秘人物出现。书名《红屋骑士》，是大仲马受了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的影响，用理想的笔墨，描绘穆朗的英雄业绩。这个处处能轻而易举地脱离险境，打败敌人的勇敢少年，最后当他所钟情的王后人头落地的时候，他也自杀殉情。

《红屋骑士》虽不如大仲马的名著《基度山伯爵》那么篇幅巨大，人物众多，章章出奇制胜；也不如《三个火枪手》那么剑拔弩张，脍炙人口。但这本书惊险紧凑，变化莫测；曲折扼要，环环相扣，使读者呼吸迫促，不能不一口气读下去。至于书中人物的思想立场，功过是非，请读者凭马列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去判断罢。

大仲马的作品极多极多，自己掌握了一个创作公司，共出版了小说、戏剧、童话一千二百余种。在1860年到1884年之间，后人为大仲马正式出版的全集，亦多至二百七十七册。这许多作品当中，历史小说是他主要的成就。但是在他的笔下，并不忠实于历史，并不深入解剖当时的社会生活和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只专心在塑造人物，使历史配合他惊险故事的需要。这点他和一般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相距岂只十万八千里之遥呀！

罗玉君

一九八〇年十月九日上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红屋骑士
作者=（法）大仲马著
页数=480
SS号=10351670
出版日期=1981年03月第1版